

魯迅全集

第五卷

魯迅全集

第五卷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1948



一九三三年在宋慶齡宅歡迎蕭伯訥時攝

曹白利·一九三五年夏六·全國木刻展覽會在上海開會
 作三光田市立圖書館常務理事。老邱。交稿看這供木刻說。這不
 行。別了。



木刻像與先生題句



影合彦实本山造完山内与年五三九一



（一九三六年）青年会木刻展览会

第五卷

南腔北調集

淮風月談

花邊文學

魯迅全集 第五卷 目次

南腔北調集

題記……………一七

——一九三二年——

『非所計也』……………三

——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二四

✓我們不再受騙了……………二九

『豎琴』前記（文略，見第十九卷本書。）

✓論『第三種人』……………三三

『連環圖畫』辯護	三九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鬪	四五
✓『自選集』自序	四九
『兩地書』序言（文略，見第七卷本書。）	
✓祝中俄文字之交	五三

——一九三三年——

聽說夢	六〇
論『赴難』和『逃難』	六五
學生和玉佛	七〇
✓爲了忘卻的記念	七二
誰的矛盾	八六
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	八九
『蕭伯納在上海』序	九五
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學匪』派考古學之一）	九九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一〇六
、關於女人	一一一
真假堂吉訶德	一二四
『守常全集』題記	一二七
談金聖歎	一三一
✓又論『第三種人』	一三四
『蜜蜂』與『蜜』	一三〇
經驗	一三三
諺語	一三六
大家降一級試試看	一三九
沙	一四二
給『文學社』信	一四五
關於翻譯	一四七
『一個人的受難』序	一五〇

祝『濤聲』	一五八
、上海的少女	一五七
上海的兒童	一六〇
『論語一年』	一六三
小品文的危機	一六九
九一八	一七四
偶成	一八〇
漫興	一八三
世故三昧	一八七
謠言世家	一九一
、關於婦女解放	一九四
火	一九七
論翻印木刻	二〇〇
『木刻創作法』序	二〇五
作文祕訣	二〇八

搗鬼心傳	二二三
家庭爲中國之基本	二二六
『總退卻』序	二二八
答楊邨人先生公關信的公開信	二三一

准風月談

前記	二三五
夜額	二三九
推	二四一
二丑藝術	二四三
偶成	二四五
談蝙蝠	二四七
『抄靶子』	二四九
√『喫白相飯』	二五二
華德保粹優劣論	二五五

華德焚書異同論	二五七
我談『墮民』	二六〇
√ 序的解放	二六三
別一個竊火者	二六六
智識過剩	二六九
詩和豫言	二七一
『推』的餘談	二七四
查舊帳	二七七
晨涼漫記	二八〇
中國的奇想	二八三
豪語的折扣	二八六
踢	二八九
『中國文壇的悲觀』	二九二
秋夜紀遊	二九五
『揩油』	二九七

我們怎樣教育兒童的？	三〇〇
爲翻譯辯護	三〇二
爬和撞	三〇五
各種捐班	三〇八
四庫全書珍本	三一二
新秋雜識	三一四
幫閒法發隱	三一七
登龍術拾遺	三二〇
由聾而啞	三二三
新秋雜識（二）	三二六
男人的進化	三二九
同意和解釋	三三二
文牀秋夢	三三五
電影的教訓	三三八
關於翻譯（上）	三四一

關於翻譯(下).....	三四四
新秋雜識(三).....	三四七
禮.....	三五〇
打聽印象.....	三五二
喫教.....	三五五
喝茶.....	三五七
禁用和自造.....	三六〇
看變戲法.....	三六二
雙十懷古.....	三六四
重三感舊.....	三七二
『感舊』以後(上).....	三七五
【備考】：『莊子』與『文選』(施塾存).....	三七八
『感舊』以後(下).....	三八一
黃禍.....	三八四
衝.....	三八六

『滑稽』例解	三九
外國也有	三九二
撲空	三九五
【備考】：推薦者的立場（施蛰存）	三九九
【同上】：『撲空』正誤（豐之餘）	四〇一
【同上】：突圍（施蛰存）	四〇三
答『兼示』	四〇七
【備考】：致黎烈文先生書（施蛰存）	四〇九
✓ 中國文與中國人	四一四
野獸訓練法	四一七
反芻	四一九
歸厚	四二一
難得糊塗	四二四
古書中尋活字彙	四二七
『商定』文豪	四二九

花邊文學

青年與老子	四三一
後記	四三五
序言	四七九
未來的光榮	四八三
女人未必多說謊	四八五
批評家的批評家	四八七
漫罵	四八九
『京派』與『海派』	四九一
北人與南人	四九三
『如此廣州』讀後感	四九六
過年	四九八
運命	五〇〇
大小驢	五〇二

『小童描駕』	五〇四
古人並不純厚	五〇六
法會和歌劇	五〇八
洋服的沒落	五一一
朋友	五一四
清明時節	五二六
小品文的生機	五二九
刀『式』辯	五三一
化名新法	五二五
讀幾本書	五二五
一思而行	五二八
推己及人	五三〇
偶感	五三三
論秦理齋夫人事	五三五
『……』『□□□□』論補	五三八

誰在沒落？	五四一
倒提	五四三
【附錄】：論『花邊文學』（林默）	五四五
玩具	五五〇
零食	五五三
『此生或彼生』	五五五
正是時候	五五七
論重譯	五五九
再論重譯	五六一
『澈底』的底子	五六五
知了世界	五六八
算帳	五七一
水性	五七三
玩笑只當牠玩笑（上）	五七五
【附錄】：文公直給康伯度的信	五七八

【同上】：康伯度答文公直	五七九
玩笑只當牠玩笑（下）	五八二
✓ 做文章	五八五
看書瑣記（一）	五八七
看書瑣記（二）	五九〇
趨時和復古	五九三
安貧樂道法	五九六
奇怪（一）	五九九
奇怪（二）	六〇一
迎神和咬人	六〇四
看書瑣記（三）	六〇七
『大雪紛飛』	六一〇
✓ 漢字和拉丁化	六一三
『莎士比亞』	六一六
商賈的批評	六一九

中秋二願·····	六三
考場三醜·····	六五
又是『莎士比亞』·····	六六
點句的難·····	六八
奇怪(三)·····	六九
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上)·····	六七
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下)·····	六九
罵殺與捧殺·····	六四
讀書忌·····	六四

南腔北調集

題記

一兩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學家，現在是好像不在這里了，那時候，卻常常拉別人爲材料，來寫她的所謂『素描』。我也沒有被赦免。據說，我極喜歡演說，但講話的時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語，則是南腔北調。前兩點我很驚奇，後一點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而且近幾年來，這缺點還有開拓到文字上去的趨勢；語絲早經停刊，沒有了任意說話的地方，打雜的筆墨，是也得給各個編輯者設身處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劃一不二，可說之處說一點，不能說之處便罷休。即使在電影上，不也有時看得見黑奴怒形于色的時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裏拿着皮鞭的走過來，便趕緊低下頭去麼？我也毫不強橫。

一俯一仰，居然又到年底，鄰近有幾家放鞭爆，原來一過夜，就要『天增歲月人增壽』了。靜着沒事，有意無意的翻出這兩年所作的雜文稿子來，排了一下，看看已經足夠印成一本，同時記得了那上面所說的『素描』裏的話，便名之曰『南腔北調集』，準備和還未成書的將來的『五講三嘯集』配對。我在私塾裏讀書時，對過對，這積習至今沒有洗乾淨，題目上有時就玩些什麼『偶成』、『漫興』、『作文祕訣』、『搗鬼心傳』，這回卻鬧到書名上來了。這是不足為訓的。

其次，就自己想：今年印過一本偽自由書，如果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了一本了。于是自己覺得笑了一笑。這笑，是有些惡意的，因為我這時想到了梁實秋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授，一面編副刊，一位嘍囉兒就在那副刊上說我和美國的門肯（H. T. Mencken）相像，因為每年都要出一本書。每年出一本書就會像每年也出一本書的門肯，那麼，喫大菜而做授授，真可以等于美國的白璧德了。低能好像是也可以傳授似的。但梁教授極不願意因他而牽連白璧德，是據說小人的造謠；不過門肯卻正是和白璧德相反的人，以我比彼，雖出自徒孫之口，骨子裏卻還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指頭一撥，君子就翻一個

筋斗，我覺得我到底也還有手腕和眼睛。

不過這是小事情。舉其大者，則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寫的『非所計也』就好像着了鬼迷，做了惡夢，胡裏胡塗，不久就整兩年。怪事隨時襲來，我們也隨時忘卻，倘不重溫這些雜感，連我自己做過短評的人，也毫不記得了。一年要出一本書，確也可以使學者們搖頭，然而只有這一本，雖然淺薄，卻還藉此存留一點遺聞逸事，以中國之大，世變之亟，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罷。

兩年來所作的雜文，除登在自由談上者外，幾乎都在這裏面；書的序跋，卻只選了自以爲還有幾句可取的幾篇。曾經登載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頭、文學月報、北斗、現代、濤聲、論語、申報月刊、文學等，當時是大抵用了別的筆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沒有發表過。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于上海寓齋記。

一九三二年

「非所計也」

新年第一回的申報（一月七日）用『要電』告訴我們：『聞陳（外交總長印友仁）與芳澤友誼甚深，外交界觀察，芳澤回國任日外長，東省交涉可望以陳之私人感情，得一較好之解決云。』

中國的外交界看慣了在中國什麼都是『私人感情』這樣的『觀察』原也無足怪的。但從這一個『觀察』中，又可以『觀察』出『私人感情』在政府裏之重要。

然而同日的申報上，又用『要電』告訴了我們：『錦州三日失守，連山、綏中續告陷落，日陸戰隊到山海關在車站懸日旗……』

而同日的申報上，又用『要聞』告訴我們『陳友仁對東省問題宣言』云：『……前

日已命令張學良固守錦州，積極抵抗，今後仍堅持此旨，決不稍變，即不幸而挫敗，非所計也……」

然則『友誼』和『私人感情』好像也如『國聯』以及『公理』、『正義』之類一樣的無效，『暴日』似乎不像中國，專講這些的，這真只得『不幸而挫敗，非所計也』了。

也許愛國志士，又要上京請願了罷。當然，『愛國熱忱』是『殊堪嘉許』的，但第一自然要不『越軌』，第二還是自己想一想，和內政部長、衛戍司令諸大人『友誼』怎樣，『私人感情』又怎樣。倘不『甚深』，據內政界觀察，是不但難『得一較好之解決』，而且——請恕我直言——恐怕仍舊要有人『自行失足落水淹死』的。

所以未去之前，最好是擬一宣言，結末道：『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所計也！』然而又要覺悟這說的是真話。

（一月八日。）

✓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

大約總歸是十年以前罷，我因為生了病，到一個外國醫院去請診治，在那待診室裏放着的一本德國星期報（Die Woche）上，看見了一幅關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漫畫，畫着法官，教師，連醫生和看護婦，也都橫眉怒目，捏着手鎗。這是最先看見的關於十月革命的諷刺畫，但也不過心裏想，有這樣凶暴麼，覺得好笑罷了。後來看了幾個西洋人的旅行記，有的說是怎樣好，有的又說是怎樣壞，這纔莫名其妙起來。但到底也是自己斷定：這革命恐怕對於窮人有了好處，那麼對於闊人就一定是壞的，有些旅行者為窮人設想，所以覺得好，倘若替闊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壞處了。

但後來又看見一幅諷刺畫，是英文的，畫着用紙版剪成的工廠、學校、育兒院等等，豎

在道路的兩邊，使參觀者坐着摩托車，從中間駛過。這是針對着做旅行記述說蘇聯的好處的作者們而發的，猶言參觀的時候，受了他們的欺騙。政治和經濟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蘇聯煤油和麥子的輸出，竟弄得資本主義文明國的人們那麼駭怕的事實，卻將我多年的疑團消釋了。我想：假裝面子的國度和專會殺人的人民，是決不會有這麼巨大的生產力的，可見那些諷刺畫倒是無恥的欺騙。

不過我們中國人實在有一點小毛病，就是不大愛聽別國的好處，尤其是清黨之後，提起那日有建設的蘇聯。一提到罷，不是說你意在宣傳，就是說你得了盧布。而且宣傳這兩個字，在中國實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樣子了，人們看慣了什麼闊人的通電，什麼會議的宣言，什麼名人的談話，發表之後，立刻無影無蹤，還不如一個屁的臭得長久，於是漸以為凡有講述遠處或將來的優點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談，所謂宣傳，只是一個爲了自利而漫天說謊的雅號。

自然，在目前的中國，這一類的東西是常有的，靠了欽定或官許的力量，到處推銷無阻，可是讀的人們卻不多，因爲宣傳的事，是必須在現在或到後來有事實來證明的，這纔

可以叫作宣傳。而中國現行的所謂宣傳，則不但後來只有證明這「宣傳」確鑿就是說謊的事實而已，還有一種壞結果，是令人對於凡有記述文字逐漸起了疑心，臨末弄得索性不看。即如我自己就受了這影響，報章上說的什麼新舊三都的偉觀，南北兩京的新氣，固然只要看見標題就覺得肉麻了，而且連講外國的游記，也竟至于不大想去翻動牠。

但這一年內，也遇到了兩部不必用心戒備，居然看完了的書，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記，一就是這蘇聯見聞錄。因為我的辨認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緣故，看下去很費力，但爲了想看看這自說「爲了喫飯問題，不得不去做工」的工人作者的見聞，到底看下去了。雖然中間遇到好像講解統計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覺得枯燥，但好在並不多，到底也看下去了。那原因，就在作者彷彿對朋友談天似的，不用美麗的字眼，不用巧妙的做法，平鋪直敘，說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見所聞的蘇聯，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設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過像了人樣，並沒有什麼希奇古怪。倘要從中獵豔搜奇，自然免不了會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卻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點一世界上的資本主義文明國之定要進攻蘇聯的原因。工農都像了人樣，于資本家和地主是極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殲滅了這工農大眾的模範。蘇聯愈平常，他們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傳廣東的裸體遊行，後來南京、上海又盛傳漢口的裸體遊行，就是但願敵方的不平常的證據。據這書裏面的記述，蘇聯實在使他們失望了。爲什麼呢？因爲不但共妻、殺父、裸體遊行等類的『不平常的事』，確然沒有而已，倒是有了許多極平常的事實，那就是將『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裏湧現而出，幾萬萬的羣衆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這種極平常的事情，是只有『匪徒』纔幹得出來的。該殺者，『匪徒』也。

但作者的到蘇聯，已在十月革命後十年，所以只將他們之『能堅苦耐勞，勇敢與犧牲』告訴我們，而怎樣苦鬥，纔能夠得到現在的結果，那些故事，卻講得很少。這自然是別種著作的任務，不能責成作者全都負擔起來，但讀者是萬不可忽略這一點的，否則，就如印度的譬喻經所說，要造高樓，而反對在地上立柱，據說是因爲他要造的，是離地的高樓。

一樣。

我不加戒備的將這讀完了，即因為上文所說的原因。而我相信這書所說的蘇聯的好處的，也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十來年前，說過蘇聯怎麼不行怎麼無望的所謂文明國人，去年已在蘇聯的煤油和麥子面前發抖。而且我看見確鑿的事實：他們是在吸中國的膏血，奪中國的土地，殺中國的人民。他們是大騙子，他們說蘇聯壞，要進攻蘇聯，就可見蘇聯是好的了。這一部書，正也轉過來是我的意見的實證。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魯迅于上海開北寓樓記。

我們不再受騙了

帝國主義是一定要進攻蘇聯的。蘇聯愈弄得好，牠們愈急于要進攻，因為牠們愈要趨于滅亡。

我們被帝國主義及其侍從們真是騙得長久了。十月革命之後，牠們總是說蘇聯怎麼窮下去，怎麼兇惡，怎麼破壞文化。但現在的事實怎樣？小麥和煤油的輸出，不是使世界喫驚了麼？正面之敵的實業黨的首領，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監禁麼？列寧格勒、墨斯可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不是都沒有被炸掉麼？文學家如綏拉菲摩維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綏甫林娜、唆羅訶夫等，不是西歐、東亞，無不贊美他們的作品麼？關於藝術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據烏曼斯基（K. Umansky）說，一九一九年中，在墨斯可的展覽會就有二十次，列

寧格勃兩次（“*Neue Kunst in Russland*”），則現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

然而謠言家是極無恥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實證明了他的話是撒謊時，他就躲下，另外又來一批。

新近我看見一本小冊子，是說美國的財政有復興的希望，序上說，蘇聯的購領物品，必須排成長串，現在也無異于從前，彷彿他很為排成長串的人們抱不平，發慈悲一樣。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為蘇聯內是正在建設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許多物品，當然不能充足。但我們也聽到別國的失業者，排着長串向飢寒進行；中國的人民，在內戰，在外侮，在水災，在榨取的大羅網之下，排着長串而進向死亡去。

然而帝國主義及其奴才們，還來對我們說蘇聯怎麼不好，好像牠倒願意蘇聯一下子就變成天堂，人們個個享福。現在竟這樣子，牠失望了，不舒服了。——這真是惡鬼的眼淚。

一睜開眼，就露出惡鬼的本相來的，——牠要去懲辦了。

牠一面去懲辦，一面來誑騙。正義、人道、公理之類的話，又要滿天飛舞了。但我們記得，

歐洲大戰時候，飛舞過一回的，驅得我們的許多苦工，到前線去替牠們死，接着是在北京的中央公園裏豎了一塊無恥的，愚不可及的『公理戰勝』的牌坊（但後來又改掉了）。現在怎樣？『公理』在那里？這事還不過十六年，我們記得的。

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牠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癰疽，是牠們的寶貝，那麼，牠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牠們自身正在崩潰下去，無法支持，為挽救自己的末運，便憎惡蘇聯的向上。謠誑，詛咒，怨恨，無所不至，沒有效，終于只得準備動手去打了，一定要滅掉牠纔睡得着。但我們幹什麼呢？我們還會再被騙麼？

『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智識階級就要餓死。』——一位有名的記者曾經這樣警告我。是的，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爲了將來的無階級社會麼？只要你不謀害牠，自然成功就早，階級的消滅也就早，那時就誰也不會『餓死』了。不消說，排長串是一時難免的，但到底會快起來。

帝國主義的奴才們要去打，自己（！）跟着牠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們人民和牠們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牠說着怎

我們不再受騙了

樣甜膩的話頭，裝着怎樣公正的面孔。
這纔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

（五月六日。）

論『第三種人』

這三年來，關於文藝上的論爭是沈寂的，除了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掛着『左翼』的招牌，在馬克斯主義裏發見了文藝自由論，列寧主義裏找到了殺盡共匪說的論客的『理論』之外，幾乎沒有人能夠開口，然而，倘是『爲文藝而文藝』的文藝，卻還是『自由』的，因爲他決沒有收了盧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種人』就是『死抱住文學不放的』，又不免有一種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壇要說他是『資產階級的走狗。』

代表了這一種『第三種人』來鳴不平的，是現代雜誌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蘇汶先生的文章。（我在這裏先應該聲明：我爲便利起見，暫且用了『代表』、『第三種人』這些字眼，雖然明知道蘇先生的『作家之羣』是也如拒絕『或者』、『多少』、『影響』這一

類不十分決定的字眼一樣，不要固定的名稱的，因為名稱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為左翼的批評家，動不動就說作家是『資產階級的走狗』，甚至于將中立者認為非中立，而非中立，便有認為『資產階級的走狗』的可能，號稱『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種人』又要作而不敢，於是文壇上便沒有東西了。然而文藝據說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階級鬭爭之外的，為將來的，就是『第三種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藝。——但可惜，被左翼理論家弄得不敢作了，因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罵的豫感。

我相信這種豫感是會有的，而以『第三種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說，現在很有懂得理論，而感情難變的作家。然而感情不變，則懂得理論的度數，就不免和感情已變或略變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兩樣。蘇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來，是並不正確的。

自然，自從有了左翼文壇以來，理論家曾經犯過錯誤，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蘇汶先生所說，有『左而不作』的，並且還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為民族主義文學的小卒，書坊的

老板，敵黨的探子的，然而這些討厭左翼文壇了的文學家所遺下的左翼文壇，卻依然存在，不但存在，還在發展，克服自己的壞處，向文藝這神聖之地進軍。蘇汶先生問過：克服了三三年，還沒有克服好麼？回答是：是的，還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說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進軍着，不會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後行進那樣的傻事的。但是，蘇汶先生說過『笑話』：左翼作家在從資本家取得稿費；現在我來說一句真話，是左翼作家還在受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法律的壓迫，禁錮，殺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殘，現在非常寥寥，即偶有發表，批評作品的也絕少，而偶有批評作品的，也並未動不動便指作家爲『資產階級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

但現在要問：左翼文壇現在因爲受着壓迫，不能發表很多的批評，倘一旦有了發表的可能，不至于動不動就指『第三種人』爲『資產階級的走狗』麼？我想，倘若左翼批評家沒有宣誓不說，又只從壞處着想，那是有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這還要壞。不過我以爲這種豫測，實在和想到地球也許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殺一樣，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蘇汶先生的『第三種人』卻據說是爲了這未來的恐怖而『擱筆』了。未曾身歷，僅僅因爲心造的幻影而擱筆，『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的擁抱力，又何其弱呢？兩個愛人，有因爲豫防將來的社會上的斥責而不敢擁抱的麼？

其實，這『第三種人』的『擱筆』原因並不在左翼批評的嚴酷。真實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這樣的『第三種人』做不成這樣的人，也就沒有了第三種筆，擱與不擱，還談不到。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着，然而並非因爲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所以雖是『第三種人』卻還是一定超不出階級的，蘇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階級的批評了，作品裏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也一定離不開戰鬥的，蘇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種人』之名提出抗爭了，雖然『抗爭』之名又爲作者所不願受；而且也跳不過現在的，

他在創作超階級的爲將來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這確是一種苦境。但這苦境，是因爲幻影不能成爲實有而來的。即使沒有左翼文壇作梗，也不會有這『第三種人』，何況作品。但蘇汶先生卻又心造了一個橫暴的左翼文壇的幻影，將『第三種人』的幻影不能出現，以至將來的文藝不能發生的罪孽，都推給牠了。

左翼作家誠然是不高超的，連環圖畫，唱本，然而也不到蘇汶先生所斷定那樣的沒出息。左翼也要託爾斯泰、弗羅培爾。但不要『努力去創造一些屬於將來（因爲他們現在是不要的）的東西』的託爾斯泰和弗羅培爾。他們兩個，都是爲現在而寫的，將來是現在的將來，于現在有意義，纔于將來會有意義。尤其是託爾斯泰，他寫些小故事給農民看，也不自命爲『第三種人』。當時資產階級的多少攻擊，終于不能使他『擱筆』。左翼雖然誠如蘇汶先生所說，不至于蠢到不知道『連環圖畫是產生不出託爾斯泰，產生不出弗羅培爾來』，但卻以爲可以產出密開朗該羅、達文希那樣偉大的畫手。而且我相信，從唱本說書裏是可以產生託爾斯泰、弗羅培爾的。現在提起密開朗該羅們的畫來，誰也

沒有非議了，但實際上，那不是宗教的宣傳畫，舊約的連環圖畫麼？而且是爲了那時的「現在」的。

總括起來說，蘇汶先生是主張「第三種人」與其欺騙，與其做冒牌貨，倒還不如努力去創作，這是極不錯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氣，纔會有工作的勇氣！」這尤其是對的。

然而蘇汶先生又說，許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種人」們，卻又因爲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論家的批評而「擱筆」了！

「怎麼辦呢？」

（十月十日。）

「連環圖畫」辯護

我自己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小小的經驗。有一天，在一處筵席上，我隨便的說：用活動電影來教學生，一定比教員的講義好，將來恐怕要變成這樣的。話還沒有說完，就埋葬在一陣哄笑裏了。

自然，這話裏，是埋伏着許多問題的，例如，首先第一，是用的是怎樣的電影。倘用美國式的發財結婚故事的影片，那當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卻的確另外聽過採用影片的細菌學講義，見過全部照相，只有幾句說明的植物學書。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學，就是歷史地理，也可以這樣辦。

然而許多人的隨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筆，牠能夠將粉塗在對手的鼻子上，使他的

話好像小丑的打諢。

前幾天，我在現代上看見蘇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中立的文藝論者的立場，將『連環圖畫』一筆抹殺了。自然，那不過是隨便提起的，並非討論繪畫的專門文字，然而在青年藝術學徒的心中，也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再來說幾句。

我們看慣了繪畫史的插圖上，沒有『連環圖畫』，名人的作品的展覽會上，不是『羅馬夕照』就是『西湖晚涼』，便以為那是一種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若走進意大利的教皇宮——我沒有游歷意大利的幸福，所走進的自然只是紙上的教皇宮——去，就能看見凡有偉大的壁畫，幾乎都是舊約、耶穌傳、聖者傳的連環圖畫，藝術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書上，題之曰『亞當的創造』、『最後之晚餐』，讀者就不覺得這是下等，這在宣傳了，然而那原畫，卻明明是宣傳的連環圖畫。

在東方也一樣。印度的阿強陀石窟，經英國人摹印了壁畫以後，在藝術史上發光了；中國的『孔子聖蹟圖』，只要是明版的，也早為收藏家所寶重。這兩樣，一是佛陀的本生，一是孔子的事迹，明明是連環圖畫，而且是宣傳。

書籍的插畫，原意是在裝飾書籍，增加讀者的興趣的，但那力量，能補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種宣傳畫。這種畫的幅數極多的時候，即能只靠圖像，悟到文字的內容，和文字一分開，也就成了獨立的連環圖畫。最顯著的例子是法國的陀萊（Gustave Doré），他是插圖版畫的名家，最有名的是神曲、失樂園、吉訶德先生，還有十字軍記的插畫，德國都有單印本，（前二種在日本也有印本，）只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書的梗概。然而有誰說陀萊不是藝術家呢？

宋人的『唐風圖』和『耕織圖』現在還可找到印本和石刻；至于仇英的『飛燕外傳圖』和『會真記圖』則翻印本就在文明書局發賣的。凡這些也都是當時和現在的藝術品。

自十九世紀後半以來，版畫復興了，許多作家，往往喜歡刻印一些以幾幅畫彙成一帖的『連作』（Blattfolge）。這些連作，也有並非一個事件的。現在為青年的藝術學徒計，我想寫出幾個版畫史上已經有了地位的作家和有連續事實的作品在下面：

首先應該舉出來的是德國的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夫人。她除了為霍普德

曼的織匠(Die Weber)而刻的六幅版畫外，還有三種，有題目，無說明——

- 一、『農民鬪爭』(Bauernkrieg)，金屬版七幅；
- 二、『戰爭』(Der Krieg)，木刻七幅；
- 三、『無產者』(Proletariat)，木刻三幅。

以士敏土的版畫，為中國所知道的梅斐爾德(Carl Meffert)，是一個新進的青年作家，他曾為德譯本斐格納爾的獵俄皇記(Die Jagd nach Zaren von Vera Figner)刻過五幅木版圖，又有兩種連作——

- 一、『你的姊妹』(Deine Schwester)，木刻七幅，題詩一幅；
- 二、『養護的門徒』(原名未詳)，木刻十三幅。

比國有一個麥綏萊勒(Frans Masereel)，是歐洲大戰時候，像羅曼羅蘭一樣，因為非戰而逃出過外國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書，只有書名，連小題目也沒有。現在德國印出了普及版(Bei Kurt Wolff, München)，每本三馬克半，容易到手了。我所見過的，是這幾種——

- 一、『理想』(Die Idee)木刻八十三幅；
- 二、『我的禱告』(Mein Stundenbuch)木刻一百六十五幅；
- 三、『沒字的故事』(Geschichte one Worte)木刻六十幅；
- 四、『太陽』(Die Sonne)木刻六十三幅；
- 五、『工作』(Das Werk)木刻，幅數失記；
- 六、『一個人的受難』(Die Passion eines Menschen)木刻二十五幅。

美國作家的作品，我曾見過希該爾木刻的『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 A Story in Pictures by William Siegel)是紐約的約翰李特社(John Reed Club)出版的。還有一本石版的格羅沛爾(W. Gropper)所畫的書，據趙景深教授說，是『馬戲的故事』另譯起來，恐怕要『信而不順』只好將原名照抄在下面——

“Alay-Oop” (Life and Love among the Acrobats.)

英國的作家我不大知道，因為那作品定價貴。但曾經有一本小書，只有十五幅木刻和不到二百字的說明，作者是有名的吉賓斯(Robert Gibbins)，限印五百部，英國紳

士是死也不肯重印的，現在恐怕已將絕版，每本要數十元了罷。那書是——

『第七人』(The 7th Man)。

以上，我的意思是總算舉出事實，證明了連環圖畫不但可以成爲藝術，並且已經坐在『藝術之宮』的裏面了。至于這也和其他的文藝一樣，要有好的內容和技術，那是不能說得的。

我並不勸青年的藝術學徒蔑棄大幅的油畫或水彩畫，但是希望一樣看重並且努力于連環圖畫和書報的插圖；自然應該研究歐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國舊書上的繡像和畫本，以及新的單張的花紙。這些研究和由此而來的創作，自然沒有現在的所謂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們的照例的歎賞，然而我敢相信：對於這，大眾是要看的，大眾是感激的！

(十月二十五日。)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

——致文學月報編輯的一封信——

起應兄：

前天收到文學月報第四期，看了一下。我所覺得不足的，並非因為牠不及別種雜誌的五花八門，乃是總還不能比先前充實。但這回提出了幾位新的作家來，是極好的，作品的好壞我且不論，最近幾年的刊物上，倘不是姓名曾經排印過的作家，就很有不能登載的趨勢，這麼下去，新的作者要沒有發表作品的機會了。現在打破了這局面，雖然不過是一種月刊的一期，但究竟也掃去一些沈悶，所以我以為是一種好事情。但是，我對於芸生先生的一篇詩，卻非常失望。

這詩，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別德納衣的諷刺詩而作的。然而我們來比一比罷，別德納衣的詩雖然自認爲『惡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過是笑罵。這詩怎麼樣？有辱罵，有恐嚇，還有無聊的攻擊：其實是大可以不必作的。

例如罷，開首就是對於姓的開玩笑。一個作者自取的別名，自然可以窺見他的思想，譬如『鐵血』、『病鴉』之類，固不妨由此開一點小玩笑。但姓氏籍貫，卻不能決定本人的功罪，因爲這是從上代傳下來的，不能由他自主。我說這話還在四年之前，當時會有人評我爲『封建餘孽』，其實是捧住了這樣的題材，欣欣然自以爲得計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不過這種風氣，近幾年頗少見了，不料現在竟又復活起來，這確不能不說是一個退步。

尤其不堪的是結末的辱罵。現在有些作品，往往並非必要而偏在對話裏寫上許多罵語去，好像以爲非此便不是無產者作品，罵詈愈多，就愈是無產者作品似的。其實好的工農之中，並不隨口罵人的多得很，作者不應該將上海流氓的行爲，塗在他們身上的。即使有喜歡罵人的無產者，也只是一種壞脾氣，作者應該由文藝加以糾正，萬不可再來展

開；使將來的無階級社會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鬧得不可開交。況且既是筆戰，也就如別的兵戰或拳鬪一樣，不妨伺隙乘虛，以一擊制敵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國志演義』式戰法，至于罵一句爹娘，揚長而去，還自以為勝利，那簡直是『阿Q』式的戰法了。

接着又是什麼『剖西瓜』之類的恐嚇，這也是極不對的，我想。無產者的革命，乃是爲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並非因爲要殺人，即使是正面的敵人，倘不死于戰場，就有大衆的裁判，決不是一個詩人所能提筆判定生死的。現在雖然很有什麼『殺人放火』的傳聞，但這只是一種誣陷。中國的報紙上看不出實話，然而只要一看別國的例子，就可以恍然：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雖然沒有成功）並沒有亂殺人；俄國不是連皇帝的宮殿都沒有燒掉麼？而我們的作者，卻將革命的工農用筆塗成一個嚇人的鬼臉，由我看來，真是鹵莽之極了。

自然，中國歷來的文壇上，常見的是誣陷，造謠，恐嚇，辱罵，翻一翻大部的歷史，就往往可以遇見這樣的文章，直到現在，還在應用，而且更加厲害。但我想，這一份遺產，還是都讓

給叭兒狗文藝家去承受罷，我們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拋棄了牠，是會和他們成爲『一丘之貉』的。

不過我並非主張要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我只是說，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于『論爭』；倘在詩人，則因爲情不可遏而憤怒，而笑罵，自然也無不可。但必須止于嘲笑，止于熱罵，而且要『喜笑怒罵，皆成文章』，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爲，觀者也不以爲污穢，這纔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

剛纔想到了以上的一些，便寫出寄上，也許于編輯上可供參考。總之，我是極希望此後的文學月報上不再有那樣的作品的。

專此布達，並問

好。

魯迅。

十二月十日。

『自選集』自序

我做小說，是開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的。這一種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爲文學史上的陳迹了，但在那時，卻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然而我那時對於『文學革命』其實並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民族主義的文學家在今年的一種小報上說，『魯迅多疑』是不錯的，我正在疑心這批人們也並非真的民族主義文學者，變化正未可限量呢。不過我卻又懷疑于自己的失望，因爲

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有限得很的，這想頭，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

『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既不是直接對於『文學革命』的熱情，又爲什麼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爲了對於熱情者們的同感。這些戰士，我想，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也來喊幾聲助威罷。首先，就是爲此。自然，在這中間，也不免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但爲達到這希望計，是必須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我于是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後來結集起來的吶喊，一共有十四篇。

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陞，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隨便談談。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

誇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後印成一本，謂之野草。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因為成了游勇，佈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鬥的意氣卻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里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於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篇作品，謂之彷徨，願以後不再這模樣。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不料這大口竟誇得無影無蹤。逃出北京，躲進廈門，只在大樓上寫了幾則故事新編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後者則只是回憶的記事罷了。

此後就一無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強稱爲創作的，在我至今只有這五種，本可以頃刻讀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選一本集。推測起來，恐怕因為這麼一辦，一者能夠節省讀者的費用，二則，以爲由作者自選，該能比別人格格外明白罷。對於第一層，我沒有異議；至第二層，我卻覺得也很難。因為我向來就沒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懶的作品，所以也沒有自以爲特別高妙，配得上提拔出來的作品。沒有法，就將材料，寫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讀者參考的東西，取出二十二篇來，湊

成了一本，但將給讀者一種『重壓之感』的作品，卻特地竭力抽掉了。這是我現在自有我的想頭的：

『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

然而這又不似做那吶喊時候的故意的隱瞞，因為現在我相信，現在和將來的青年是不會有這樣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魯迅于上海寓居記。

祝中俄文字之交

十五年前，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十五年以來，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這裏的所謂『勝利』，是說：以牠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並且給與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牠在中國，也沒有出于這例子之外。

我們曾在梁啟超所辦的時務報上，看見了福爾摩斯包探案的變幻，又在新小說上，看見了焦士威奴 (Jules Verne) 所做的號稱科學小說的海底旅行之類的新奇。後來林琴南大譯英國哈葛德 (H. Rider Haggard) 的小說了，我們又看見了倫敦小姐之

纏綿和非洲野蠻之古怪。至于俄國文學，卻一點不知道——但有幾位也許自己心裏明白，而沒有告訴我們的『先覺』先生，自然是例外。不過在別一方面，是已經有了感應的。那時較爲革命的青年，誰不知道俄國青年是革命的，暗殺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蘇菲亞，雖然大半也因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現在的國貨的作品中，還常有『蘇菲』一類的名字，那淵源就在此。

那時——十九世紀末——的俄國文學，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託爾斯泰的作品，已經很影響了德國文學，但這和中國無關，因為那時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關係的是英、美帝國主義者，他們一面也翻譯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託爾斯泰、契訶夫的選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給印度人讀的讀本來教我們的青年以拉瑪和吉利瑟那（*Rama and Krishna*）的對話，然而因此也攜帶了閱讀那些選集的可能。包探，冒險家，英國姑娘，非洲野蠻的故事，是只能當醉飽之後，在發脹的身體上搔搔癢癢的，然而我們的一部分的青年卻已經覺得壓迫，只有痛楚，他要掙扎，用不着癢癢的撫摩，只在尋切實的指示了。

那時就看見了俄國文學。

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裏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裏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從現在看來，這是誰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時，卻是一個大發見，正不亞于古人的發見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東西。

俄國的作品，漸漸的紹介進中國來了，同時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共鳴，只是傳佈開去。零星的譯品且不說罷。成爲大部的就有俄國戲曲集十種和小說月報增刊的俄國文學研究一大本，還有被壓迫民族文學號兩本，則是由俄國文學的啓發，而將範圍擴大到一切弱小民族，並且明明點出『被壓迫』的字樣來了。

于是也遭了文人學士的討伐，有的主張文學的『崇高』說描寫下等人是鄙俗的勾當，有的比創作爲處女，說翻譯不過是媒婆，而重譯尤令人討厭。的確，除了俄國戲曲集以外，那時所有的俄國作品幾乎都是重譯的。

但俄國文學只是介紹進來，傳佈開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們雖然從安特來夫 (I. Andreev) 的作品裏遇到了恐怖，阿爾志跋綏夫 (M. Artsybashev) 的作品裏看見了絕望和荒唐，但也從珂羅連珂 (V. Korolenko) 學得了寬宏，從戈理基 (Maxim Gorky) 感受了反抗。讀者大眾的共鳴和熱愛，早不是幾個論客的自私的曲說所能掩蔽，這偉力，終於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兒 (John Masefield) 的紳士也重譯了都介涅夫 的父與子，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譯着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了。

這之間，自然又遭了文人學士和流氓警犬的聯軍的討伐。對於介紹者，有的說是爲了盧布，有的說是意在投降，有的笑爲『破鑼』，有的指爲共黨，而實際上的對於書籍的禁止和沒收，還因爲是祕密的居多，無從列舉。

但俄國文學只是介紹進來，傳佈開去。

有些人們，也譯了莫索里尼傳，也譯了希特拉傳，但他們介紹不出一冊現代意國或德國的白色的大作品，戰後是不屬於希特拉的卍字旗下的，死的勝利又只好以『死』

自傲。但蘇聯文學在我們卻已有了里培進斯基的一週間，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非摩微支的鐵流；此外中篇短篇，還多得很。凡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鑰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讀者大眾的懷裏去，給一一知道了變革，戰鬥，建設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對於蘇聯的『輿論』，剎時都轉變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許多報章，總要提起幾點蘇聯的好處，有時自然也涉及文藝上：『復交』之故也。然而，可祝賀的卻並不在這里。自利者一淹在水裏面，將要滅頂的時候，只要抓得着，是無論『破鑼』破鼓，都會抓住的，他決沒有所謂『潔癖』。然而無論他終於滅亡或幸而爬起，始終還是一個自利者。隨手來舉一個例子罷，上海稱爲『大報』的申報，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張着『組織蘇聯考察團』（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時評），而一面又將林克多的蘇聯聞見錄稱爲『反動書籍』（同二十七日新聞）麼？

可祝賀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開始雖然比中英、中法遲，但在近十年中，兩國的絕交也好，復交也好，我們的讀者大眾卻不因此而進退；譯本的放任也好，禁壓也好，我們的讀者也決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擴大；不但雖絕交和禁壓還是如常，而且雖絕交

和禁壓而更加擴大。這可見我們的讀者大眾，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勢利眼』來看俄國文學的。我們的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裏，要生長出什麼東西來，而這『黑土』卻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鬥，變革，戰鬥，建設，戰鬥，成功。

在現在，英國的蕭，法國的羅蘭，也都成爲蘇聯的朋友了。這，也是當我們中國和蘇聯在歷來不斷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擴大而與世界結成真的『文字之交』的開始。

這是我們應該祝賀的。

（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三三年

聽說夢

做夢，是自由的，說夢，就不自由。做夢，是做真夢的，說夢，就難免說謊。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東方雜誌新年特大號，臨末有新年的夢想，問的是『夢想中的未來中國』和『個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記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爲言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而且與其說所謂真話之假，不如來談談夢話之真，我高興的翻了一下，知道記者先生卻大大的失敗了。

當我還未得到這本特大號之前，就遇到過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見印本，自說他的答案已被資本家刪改了，他所說的夢其實並不如此。這可見資本家雖然還沒法禁止人們做夢，而說了出來，倘爲權力所及，卻要干涉的，決不給你自由。這一點，已是記者的大

失敗。

但我們且不去管這改夢案子，只來看寫着的夢境罷，誠如記者所說，來答覆的幾乎全部是智識分子。首先是誰也覺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許多人夢想着將來的好社會，『各盡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軌』氣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記者並沒有說）。

但他後來就有點『癡』起來，他不知從那里拾來了一種學說，將一百多個夢分爲兩大類，說那些夢想好社會的都是『載道』之夢，是『異端』，正宗的夢應該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個空洞無物的東西。然而，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終于贊成僧點者，就因爲其『志』合于孔子之『道』的緣故也。

其實是記者的所以爲『載道』的夢，那裏面少得很。文章是醒着的時候寫的問題，又近于『心理測驗』，遂致對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適宜于目下自己的職業、地位、身分的夢來，（已被刪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樣『載道』，但爲將來的好社會『宣傳』的意思，是沒有的。所以，雖然夢『大家有飯喫』者有人，夢『無階級社會』

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鬭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裏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麼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空頭的夢，說了出來，也無非教人都進這空頭的夢境裏面去。

然而要實現這『夢』境的人們是有的，他們不是說，而是做，夢着將來，而致力于達到這一種將來的現在。因為有這事實，這纔使許多智識分子不能不說好像『載道』的夢，但其實並非『載道』，乃是給『道』載了一下，倘要簡潔，應該說是『道載』的。

為什麼會給『道載』呢？曰：為目前和將來的喫飯問題而已。

我們還受着舊思想的束縛，一說到喫，就覺得近乎鄙俗。但我是毫沒有輕視對答者諸公的意思的。東方雜誌記者在『讀後感』裏，也曾引佛洛伊特的意見，以為『正宗』的夢，是『表現各人的心底的祕密而不帶着社會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壓抑為夢的根柢——人為什麼被壓抑的呢？這就和社會制度，習慣之類連結了起來，單是做夢不打緊，一說，一問，一分析，可就不妥當了。記者沒有想到這一層，于是就一頭撞在資本家的硃筆上。但引『壓抑說』來釋夢，我想，大家必已經不以為忤了罷。

不過，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幾文錢，喫得飽飽的罷，所以沒有感到喫飯之難，只注意于性慾。有許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也就轟然的拍起手來。誠然，他也告訴過我們，女兒多愛父親，兒子多愛母親，即因為異性的緣故。然而嬰孩出生不多久，無論男女，就尖起嘴唇，將頭轉來轉去。莫非它想和異性接吻麼？不，誰都知道：是要喫東西！

食慾的根柢，實在比性慾還要深，在目下開口愛人，閉口情書，並不以為肉麻的時候，我們也大可以不必諱言要喫飯。因為是醒着做的夢，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為題目究竟是『夢想』而且如記者先生所說，我們是『物質的需要遠過於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着 *Consorts*（也引用佛洛伊特語）的監護好像解除了之際，便公開了一部分。其實也是在『夢中貼標語，喊口號』不過不是積極的罷了，而且有些也許倒和表面的『標語』正相反。

時代是這麼變化，飯碗是這樣艱難，想想現在和將來，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說夢，同是小資產階級，（雖然也有人定我為『封建餘孽』或『土著資產階級』）但我自己姑且定為屬於這階級，很能够彼此心照，然而也無須祕而不宣的。

至于另有些夢爲隱士，夢爲漁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實也只是豫感飯碗之脆，而卻想將喫飯範圍擴大起來，從朝廷而至園林，由洋場及于山澤，比上面說過的那些志向要大得遠，不過這里不來多說了。

(二月二日。)

論「赴難」和「逃難」

——寄濤聲編輯的一封信——

編輯先生：

我常常看濤聲，也常常叫『快哉！』但這回見了周木齋先生那篇罵人與自罵，其中說北平的大學生『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應不逃難』而致慨于五四運動時代式鋒芒之銷盡，卻使我如骨鯁在喉，不能不說幾句話。因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張正相反，以為『倘不能赴難，就應該逃難』屬於『逃難黨』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爲北平的應驗』我想，一半是對的。那時的北京，還掛着『共和』的假面，學生嚷嚷還不妨事；那時的執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團體

爲他開了『上海各界歡迎段公芝老大會』的段祺瑞先生，他雖然是武人，卻還沒有看過莫索理尼傳。然而，你瞧，來了呀。有一回，對着請願的學生畢畢剝剝的開鎗了，兵們最愛瞄準的是女學生，這用精神分析學來解釋，是說得過去的，尤其是剪髮的女學生，這用整頓風俗的學說來解說，也是說得過去的。總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學子』。然而還可以開追悼會；還可以游行過執政府之門，大叫『打倒段祺瑞』。爲什麼呢？因爲這時又還掛着『共和』的假面。然而，你瞧，又來了呀。現爲黨國大教授的陳源先生，在現代評論上哀悼死掉的學生，說可惜他們爲幾個盧布送了性命；語絲反對了幾句，現爲黨國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報上發表一封信，說這些言動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這實在已經有了北平氣味了。

後來，北伐成功了，北京屬於黨國，學生們就都到了進研究室的時代，五四式是不對了。爲什麼呢？因爲這很容易爲『反動派』所利用的。爲了矯正這種壞脾氣，我們的政府、軍人、學者、文豪、警察、偵探，實在費了不少的苦心。用誥諭，用刀鎗，用書報，用煅煉，用逮捕，用拷問，直到去年請願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連追悼會也不開的時候爲止，

這纔顯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關，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內而後可以攘外。』但可恨的是外患來得太快一點，太繁一點，日本人太不爲中國諸公設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責難。

看周先生的主張，似乎最好是『赴難。』不過，這是難的。倘使早先有了組織，經過訓練，前線的軍人力戰之後，人員缺少了，副司令下令召集，那自然應該去的。無奈據去年的事實，則連火車也不能白坐，而況平日所學的又是債權論，土耳其文學史，最小公倍數之類。去打日本，一定打不過的。大學生們曾經和中國的兵警打過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現在中國的兵警尙且不抵抗，大學生能抵抗麼？我們雖然也看見過許多慷慨激昂的詩，什麼用死屍堵住敵人的礮口呀，用熱血膠住倭奴的刀鎗呀，但是，先生，這是『詩』呵！事實並不這樣的，死得比螞蟻還不如，礮口也堵不住，刀鎗也膠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我並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過覺得這話是對的，我也正是反對大學生『赴難』的一個。

那麼，『不逃難』怎樣呢？我也是完全反對。自然，現在是『敵人未到』的，但假使一到，大學生們將赤手空拳，罵賊而死呢，還是躲在屋裏，以圖倖免呢？我想，還是前一着堂皇些，將來也可以有一本烈士傳。不過于大局依然無補，無論是一個或十萬個，至多也只能又向『國聯』報告一聲罷了。去年十九路軍的某某英雄怎樣殺敵，大家說得眉飛色舞，因此忘卻了全線退出一百里的大事情，可是中國其實還是輸了的。而況大學生們連武器也沒有。現在中國的新聞上大登『滿洲國』的虐政，說是不准私藏軍器，但我們大中華民國人民來藏一件護身的東西試試看，也會家破人亡——先生，這是很容易『爲反動派所利用』的呵。

施以獅虎式的教育，他們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們到萬分危急時還會用一對可憐的角。然而我們所施的是什麼式的教育呢，連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則大難臨頭，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見得安穩，誰都說不出那里是安穩之處來，因爲到處繁殖了獵狗，詩曰：『趨趨兔，遇犬獲之』，此之謂也，然則三十六計，固仍以『走』爲上計耳。

總之，我的意見是：我們不可看得大學生太高，也不可責備他們太重，中國是不能專靠大學生的；大學生逃了之後，卻應該想想此後怎樣纔可以不至于單是逃，脫出詩境，踏上實地去。

但不知先生以爲何如？能給在濤聲上發表，以備一說否？謹聽裁擇，並請文安。

羅懋頓首。

一月二十八夜。

再：頃聞十來天之前，北平有學生五十多人因開會被捕，可見不逃的還有，然而罪名是『藉口抗日，意圖反動，』又可見雖『敵人未到，』也大以『逃難』爲是也。

二十九日補記。

學生和玉佛

一月二十八日中報號外載二十七日北平專電曰：『故宮古物即起運，北寧、平漢兩路已奉令備車，團城白玉佛亦將南運。』

二十九日號外又載二十八日中央社電傳教育部電平各大學，略曰：『據各報載，關於告緊之際，北平各大學中頗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均經調查確實。查大學生爲國民中堅份子，詎容妄自驚擾，敗壞校規，學校當局迄無呈報，跡近寬縱，亦屬非是，仰該校等迅將學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詳報核辦，並將下學期上課日期，併報爲要。』

三十日，『墮落文人』周動軒先生見之，有詩歎曰：

寂寞空城在， 倉皇古董遷，
頭兒誇大口， 面子靠中堅。

南腔北調集

驚擾詎云安？

奔逃只自憐：

所嗟非玉佛

不值一文錢

爲了忘卻的記念

—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記念幾個青年的作家。這並非爲了別的，只因爲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藉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鬆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

兩年前的此時，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遇害的時候。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願，或不屑載這件事，只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裏，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記，中間說：

「他做好些詩，又譯過匈牙利詩人彼得斐的幾首詩，當時的奔流的編輯者魯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來信要和他會面，但他卻是不願見名人的人，結果是魯迅自己跑來找他，竭力鼓勵他作文學的工作，但他終於不能坐在亭子間裏寫，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這里所說的我們的事情其實是不確的。白莽並沒有這麼高慢，他曾經到過我的寓所來，但也不是因為我要求和他會面；我也沒有這麼高慢，對於一位素不相識的投稿者，會輕率的寫信去叫他。我們相見的原因很平常，那時他所投的是從德文譯出的彼得斐傳，我就發信去討原文，原文是載在詩集前面的，郵寄不便，他就親自送來了。看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顏色是黑黑的，當時的談話我已經忘卻，只記得他自說姓徐，象山人；我問他為什麼代你收信的女士是這麼一個怪名字，（怎麼怪法，現在也忘卻了，）他說她就喜歡起得這麼怪，羅曼諦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對勁了。就只剩了這一點。

夜裏，我將譯文和原文粗粗的對了一遍，知道除幾處誤譯之外，還有一個故意的曲

譯。他像是不喜歡『國民詩人』這個字的，都改成『民衆詩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來信，說很悔和我相見，他的話多，我的話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種威壓似的。我便寫一封回信去解釋，說初次相會，說話不多，也是人之常情，並且告訴他不應該由自己的愛憎，將原文改變。因爲他的原書留在我這裡了，就將我所藏的兩本集子送給他，問他可能再譯幾首詩，以供讀者的參看。他果然譯了幾首，自己拿來了，我們就談得比第一回多一些。這傳和詩，後來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裏。

我們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面，彼此都不禁失笑。這時他纔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里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只好這麼出汗。我想，這大約就是林莽先生說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釋，就趕緊付給稿費，使他可以買一件夾衫，但一面又很爲我的那兩本書痛惜：落在捕房的手裏，真是明珠投暗了。那兩本書，原是極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

詩集據德文譯者說這是他搜集起來的雖在匈牙利本國也還沒有這麼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萊克朗氏萬有文庫 (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 中，倘在德國，就隨處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錢。不過在我是一種寶貝，因為這是三十年前，正當我熱愛彼得斐的時候，特地託丸善書店從德國去買來的，那時還恐怕因為書極便宜，店員不肯經手，開口時非常惴惴。後來大抵帶在身邊，只是情隨事遷，已沒有翻譯的意思了，這回便決計送給這也如我的那一時樣，熱愛彼得斐的詩的青年，算是給牠尋得了一個好着落。所以還鄭重其事，託柔石親自送去的。誰料竟會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裏的呢，這豈不冤枉！

二

我的決不邀投稿者相見，其實也並不完全因為謙虛，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歷來的經驗，我知道青年們，尤其是文學青年們，十之九是感覺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極容易得到誤解，所以倒是故意迴避的時候多。見而尚且怕，更不必說敢有託付了。但那時我在上海，也有一個惟一的不但敢于隨便談笑，而且還敢于託他辦點

私事的人，那就是送書去給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見，不知道是何時，在那里。他彷彿說過，曾在北京聽過我的講義，那麼，當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記了在上海怎麼來往起來，總之，他那時住在景雲里，離我的寓所不過四五家門面，不知怎麼一來，就來往起來了。大約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訴我，是姓趙，名平復。但他又曾談起他家鄉的豪紳的氣燄之盛，說是有一個紳士，以爲他的名字好，要給兒子用，叫他不要用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穩而有福，纔正中鄉紳的意，對於『復』字卻未必有這麼熱心。他的家鄉，是台州的寧海，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

他躲在寓裏弄文學，也創作，也翻譯，我們往來了許多日，說得投合起來了，於是另外約定了幾個同意的青年，設立朝華社。目的是在介紹東歐和北歐的文學，輸入外國的版畫，因爲我們都以爲應該來扶植一點剛健質樸的文藝。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印藝苑朝華，算都在循着這條線，只有其中的一本落谷虹兒畫選，是爲了埽

蕩上海灘上的『藝術家』，即戮穿葉靈鳳這紙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除買紙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雜務都是歸他做，如跑印刷局，製圖，校字之類。可是往往不如意，說起來皺着眉頭。看他舊作品，都很有悲觀的氣息，但實際上並不然，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麼？——不至于此罷……』

不過朝花社不久就倒閉了，我也不想說清其中的原因，總之是柔石的理想的頭，先碰了一個大釘子，力氣固然白化，此外還得去借一百塊錢來付紙帳。後來他對於我那『人心惟危』說的懷疑減少了，有時也歎息道，『真會這樣的麼……』但是他仍然相信人們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將自己所應得的朝花社的殘書送到明日書店和光華書局去，希望還能夠收回幾文錢，一面就拚命的譯書，準備還借款，這就是賣給商務印書館的丹麥短篇小說集和戈理基作的長篇小說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但我想，這些譯稿，也許去年已被

兵火燒掉了。

他的迂漸漸的改變起來，終於也敢和女性的同鄉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離，卻至少總有三四尺的。這方法很不好，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後或左右有一個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會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面也爲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大家都倉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喫力，因而自己也喫力。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他終於決定地改變了，有一回，曾經明白的告訴我，此後應該轉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我說：這怕難罷，譬如使慣了刀的，這回要他耍棍，怎麼能行呢？他簡潔的答道：只要學起來！

他說的並不是空話，真也在從新學起來了，其時他曾經帶了一個朋友來訪我，那就是馮鏗女士。談了一些天，我對於她終於很隔膜，我疑心她有點羅曼諦克，急于事功；我又

疑心柔石的近來要做大部的小說，是發源于她的主張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許是柔石的先前的斬釘截鐵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所以不自覺地遷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實也並不比我所怕見的神經過敏而自尊的文學青年高明。她的體質是弱的，也並不美麗。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之後，我纔知道我所認識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詩的殷夫。有一次大會時，我便帶了一本德譯的，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所做的中國游記去送他，這不過以為他可以由此練習德文，另外並無深意。然而他沒有來。我只得又託了柔石。

但不久，他們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書，又被沒收，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裏了。

四

明日書店要出一種期刊，請柔石去做編輯，他答應了；書店還想印我的譯著，託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將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裏一塞，忽忽的走了。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裏還藏着我那印書的合同，聽說官廳因此正在找尋我。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願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記得說岳全傳裏講過一個高僧，當追捕的差役剛到寺門之前，他就『坐化』了，還留下什麼『何立從東來，我向西方走』的偈子。這是奴隸所幻想的脫離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劍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沒有涅槃的自由，卻還有生之留戀，我于是就逃走。

這一夜，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個客棧裏。不幾天，即聽得外面紛紛傳我被捕，或是被殺了，柔石的消息卻很少。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到明日書店裏，問是否是編輯；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往北新書局去，問是否是柔石，手上上

了鏘，可見案情重是的。但怎樣的案情，卻誰也不明白。

他在囚繫中，我見過兩次他寫給同鄉的信，第一回是這樣的——

『我與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的）於昨日到龍華。并於昨夜上了鏘，開政治犯從未上鏘之紀錄。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爲我代辦之。現亦好，且跟殷夫兄學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幾次問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諸望勿念。祝好！』

趙少雄 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鐵飯碗，要二三只

如不能見面，可將東西

望轉交趙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並未改變，想學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記念我，像在馬路上行走時候一般。

但他信裏有些話是錯誤的，政治犯而上錄，並非從他們開始，但他向來看得官場還太高，以爲文明至今，到他們纔開始了嚴酷。其實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詞非常慘苦，且說馮女士的面目都浮腫了，可惜我沒有抄下這封信。其時傳說也更加紛繁，說他可以贖出的也有，說他已經解往南京的也有，毫無確信；而用函電來探問我的消息的也多起來，連母親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發信去更正，這樣的大約有二十天。

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鎗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原來如此！……

在一個深夜裏，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着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沈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沈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沈靜中擡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

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但末二句，後來不確了，我終於將這寫給了一個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確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我記得柔石在年底會回故鄉，住了好些時，到上海後很受朋友的責備。他悲憤的對我說，他的母親雙眼已經失明了，要他多住幾天，他怎麼能夠就走呢？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當北斗創刊時，我就想寫一點關於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夠，只得選了一幅珂勒惠支 (Käthe Kollwitz) 夫人的木刻，名曰『犧牲』，是一個母親悲哀地獻出她的兒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個人心裏知道的柔石的記念。

同時被難的四個青年文學家之中，李偉森我沒有會見過，胡也頻在上海也只見過一次面，談了幾句天。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經和我通過信，投過稿，但現在尋起來，一無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統統燒掉了，那時我還沒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詩集卻在的，翻了一遍，也沒有什麼，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邊，有鋼筆寫的四行譯文道：

『生命誠實貴，

愛情價更高；

若爲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又在第二葉上，寫着『徐培根』三個字，我疑心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裏，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礮聲中逃在英租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纔坐在舊寓裏，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沈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沈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沈靜中擡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寫下去，在中國的現在，還是沒有寫處的。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爲什麼只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爲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覩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篇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三月七——八日。）

誰的矛盾

蕭 (George Bernard Shaw) 並不在周游世界，是在歷覽世界上新聞記者們的嘴臉，應世界上新聞記者們的口試，——然而落了第。

他不願意受歡迎，見新聞記者，卻偏要歡迎他，訪問他，訪問之後，卻又都多少講些俏皮話。

他躲來躲去，卻偏要尋來尋去，尋到之後，大做一通文章，卻偏要說他自己善于登廣告。

他不高興說話，偏要同他去說話，他不多談，偏要拉他來多談，談得多了，報上又不敢照樣登載了，卻又怪他多說話。

他說的是真話，偏要說他是在說笑話，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己倒不笑。

他說的是直話，偏要說他是諷刺，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以為聰明。

他本不是諷刺家，偏要說他是諷刺家，而又看不起諷刺家，而又用了無聊的諷刺想來諷刺他一下。

他本不是百科全書，偏要當他百科全書，問長問短，問天問地，聽了回答，又鳴不平，好像自己原來比他還明白。

他本是來玩玩的，偏要逼他講道理，講了幾句，聽的又不高興了，說他是來『宣傳赤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為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然而倘是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為他不去做工人，然而倘若做工人，就不會到上海，看不起他的人可就看不見他了。

有的又看不起他，因為他不是實行的革命者，然而倘是實行者，就會和牛蘭一同關

在牢監裏，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願提他了。

他有錢，他偏講社會主義，他偏不去做工，他偏來游歷，他偏到上海，他偏講革命，他偏談蘇聯，他偏不給人們舒服……

于是乎可惡。

身子長也可惡，年紀大也可惡，鬚髮白也可惡，不愛歡迎也可惡，逃避訪問也可惡，連和夫人的感情好也可惡。

然而他走了，這一位被人們公認為『矛盾』的蕭。

然而我想，還是熬一下子，姑且將這樣的蕭，當作現在的世界的文豪罷，嘮嘮叨叨，鬼祟祟，是打不倒文豪的。而且爲給大家可以嘮叨起見，也還是有他在着的好。

因爲矛盾的蕭沒落時，或蕭的矛盾解決時，也便是社會的矛盾解決的時候，那可不是玩意兒也。

（二月十九夜。）

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

我是喜歡蕭的。這並不是因為看了他的作品或傳記，佩服得喜歡起來，僅僅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一點警句，從什麼人聽說他往往撕掉紳士們的假面，這就喜歡了他了。還有一層，是因為中國也常有模倣西洋紳士的人物的，而他們卻大抵不喜歡蕭。被我自己所討厭的人們所討厭的人，我有時會覺得他就是好人物。

現在，這蕭就要到中國來，但特地搜尋着去看一看的意思倒也並沒有。

十六日的午後，內山完造君將改造社的電報給我看，說是去見一見蕭怎麼樣。我就決定說，有這樣地要我去見一見，那就見一見罷。

十七日的早晨，蕭該已在上海登陸了，但誰也不知道他躲着的處所。這樣地過了好

半天，好像到底不會看見似的。到了午後，得到蔡先生的信，說蕭現就在孫夫人的家裏喫午飯，教我趕緊去。

我就跑到孫夫人的家裏去。一走進客廳隔壁的一間小小的屋子裏，蕭就坐在圓桌的上首，和別的五個人在喫飯。因為早就在什麼地方見過照相，聽說是世界的名人的，所以便電光一般覺得是文豪，而其實是什麼標記也沒有。但是，雪白的鬚髮，健康的血色，和氣的面貌，我想，倘若作為肖像畫的模範，倒是很出色的。

午餐像是喫了一半了。是素菜，又簡單。白俄的新聞上，曾經猜有無數的侍者，但只有一個廚子在搬菜。

蕭喫得並不多，但也許開始的時候，已經很喫了一通了也難說。到中途，他用起筷子來了，很不順手，總是夾不住。然而令人佩服的是他竟逐漸巧妙，終于緊緊的夾住了一塊什麼東西，于是得意的遍看着大家的臉，可是誰也沒有看見這成功。

在喫飯時候的蕭，我毫不覺得他是諷刺家。談話也平平常常。例如說：朋友最好，可以久遠的往還，父母和兄弟都不是自己自由選擇的，所以非離開不可之類。

午餐一完，照了三張相。並排一站，我就覺得自己的矮小了。雖然心裏想，假如再年青三十年，我得來做伸長身體的體操……。

兩點光景，筆會（Pen Club）有歡迎。也趁了摩托車一同去看時，原來是在叫作世界學院的大洋房裏。走到樓上，早有爲文藝的文藝家，民族主義文學家，交際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約五十個人在那里了。合起圍來，向他質問各色各樣的事，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

蕭也演說了幾句：諸君也是文士，所以這玩藝兒是全都知道的。至于扮演者，則因爲是實行的，所以比起自己似的只是寫寫的人來，還要更明白。此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總之，今天就如看看動物園裏的動物一樣，現在已經看見了，這就可以了罷。云云。

大家都哄笑了，大約又以爲這是諷刺。

也還有一點梅蘭芳博士和別的名人的問答，但在這裏，略之。

此後是將贈品送給蕭的儀式。這是由有着美男子之譽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是泥土做的戲子的臉譜的小模型，收在一個盒子裏。還有一種，聽說是演戲用的衣裳，但因爲

是用紙包好了的，所以沒有見。蕭很高興的接受了。據張若谷君後來發表出來的文章，則蕭還問了幾句話，張君也刺了他一下，可惜蕭不聽見云。但是，我實在也沒有聽見。

有人問他菜食主義的理由。這時很有幾個人來照照相的人，我想，我這煙捲的煙景不行的，便走到外面的屋子去了。

還有面會新聞記者的約束，三點光景便又回到孫夫人的家裏來。早有四五十個人，在等候了，但放進的卻只有一半。首先是木村毅君和四五個文士，新聞記者是中國的六人，英國的一人，白俄一人，此外還有照相師三四個。

在後園的草地上，以蕭為中心，記者們排成半圓陣，替代着世界的周遊，開了記者的嘴臉展覽會。蕭又遇到了各色各樣的質問，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

蕭似乎並不想多話。但不說，記者們是決不干休的，於是終於說起來了，說得一多，這回是記者那面的筆記的分量，就漸漸的減少了下去。

我想，蕭並不是真的諷刺家，因為他就會說得那麼多。

試驗是大約四點半鐘完結的。蕭好像已經很疲倦，我就和木村君都回到內山書店

裏去了。

第二天的新聞，卻比蕭的話還要出色得遠。在同一的時候，同一的地方，聽着同一的話，寫了出來的記事，卻是各不相同的。似乎英文的解釋，也會由于聽者的耳朵，而變換花樣。例如，關於中國的政府罷，英字新聞的蕭，說的是中國人應該挑選自己們所佩服的人，作為統治者；日本字新聞的蕭，說的是中國政府有好幾個；漢字新聞的蕭，說的是凡是好政府，總不會得人民的歡心的。

從這一點看起來，蕭就並不是諷刺家，而是一面鏡。

但是，在新聞上的對於蕭的評論，大體是壞的。人們是各各去聽自己所喜歡的，有益的諷刺去的，而同時也給聽了自己所討厭的，有損的諷刺。于是就各各用了諷刺來諷刺道，蕭不過是一個諷刺家而已。

在諷刺競賽這一點上，我以為還是蕭這一面偉大。

我對於蕭，什麼都沒有問；蕭對於我，也什麼都沒有問。不料木村君卻要我寫一篇蕭的印象記。別人做的印象記，我是常看的，寫得彷彿一見便窺見了那人的真心一般，我實

在佩服其觀察之銳敏。至于自己，卻連相書也沒有翻閱過，所以即使遇見了名人罷，倘要我滔滔的來說印象，可就窮矣了。

但是，因為是特地從東京到上海來要我寫的，我就只得寄一點這樣的東西，算是一個對付。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夜。）

（三月二十五日，許霞譯自改造四月特輯，更由作者校定。）

「蕭伯納在上海」序

現在的所謂『人』，身體外面總得包上一點東西，綢緞，氈布，紗葛都可以。就是窮到做乞丐，至少也得有一條破褲子；就是被稱爲野蠻人的，小肚前後也多有了一排草葉子。要是在大庭廣衆之前自己脫去了，或是被人撕去了，這就叫作不成人樣子。

雖然不像樣，可是還有人要看，站着看的也有，跟着看的也有，紳士淑女們一齊掩住了眼睛，然而從手指縫裏偷瞥幾眼的也有，總之是要看看別人的赤條條，卻小心着自己的整齊的衣褲。

人們的講話，也大抵包着綢緞以至草葉子的，假如將這撕去了，人們就也愛聽，也怕聽。因爲愛，所以圍攏來，因爲怕，就特地給牠起了一個對於自己們可以減少力量的名目，

稱說這類的話的人曰『諷刺家。』

伯納·蕭一到上海，熱鬧得比泰戈爾還利害，不必說畢力涅克 (Boris Piniak) 和穆杭 (Paul Morand)了，我以為原因就在此。

還有一層，是『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但這是英國的事情，古來只能『道路以目』的人們是不敢的。不過時候也到底不同了，就要聽洋諷刺家來『幽默』一回，大家哈哈一下子。

還有一層，我在這裡不想提。

但先要提防自己的衣褲。于是各人的希望就不同起來了。蹙腳願意他主張拿拐杖，癩子希望他贊成戴帽子，塗了脂粉的想他諷刺黃臉婆，民族主義文學者要靠他來壓服了日本的軍隊。但結果如何呢？結果只要看嘮叨的多，就知道不見得十分圓滿了。

蕭的偉大可又在這地方。英系報，日系報，白俄系報，雖然造了一些謠言，而終于全都攻擊起來，就知道他決不為帝國主義所利用。至于有些中國報，那是無須多說的，因為原是洋大人的跟了。這跟也跟得長久了，只在『不抵抗』或『戰略關係』上，這纔走在他

們軍隊的前面。

蕭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這麼多，倘是別的文人，恐怕不見得會這樣的。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這一本書，也確是重要的文獻。在前三個部門之中，就將文人、政客、軍閥、流氓、叭兒的各式各樣的相貌，都在一個平面鏡裏映出來了。說蕭是凹凸鏡，我也不以爲確鑿。

餘波流到北平，還給大英國的記者一個教訓：他不高興中國人歡迎他。二十日路透社說北平報章多登關於蕭的文章，是『足證華人傳統的不感覺苦痛性。』胡適博士尤其超脫，說是不加招待，倒是最高尙的歡迎。

『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這真是一面大鏡子，真是令人們覺得好像一面大鏡子的大鏡子，從去照或不願去照裏，都裝模作樣的顯出了藏着的原形。在上海的一部分，雖然用筆和舌的還沒有北平的外國記者和中國學者的巧妙，但已經有不少的花樣。舊傳的臉譜本來也有限，雖有未曾收錄的，或後來發表的東西，大致恐怕總在這譜裏的了。

序『海上在納伯蕭』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燈下，魯迅。

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

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學匪』派考古學之一）

古之儒者不作興談女人，但有時總喜歡談到女人。例如『纏足』罷，從明朝到清朝的帶些考據氣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關於這事起源的遲早的文章。爲什麼要考究這樣下等事呢，現在不說他也罷，總而言之，是可以分爲兩大派的，一派說起源早，一派說起源遲。說早的一派，看他的語氣，是贊成纏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連孟子的母親，也是小腳婦人的證據來。說遲的一派卻相反，他不大恭維纏足，據說，至早，亦不過起于宋朝的末年。

其實，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過不纏之足，樣子卻還要古，學者應該『貴古而賤

今，『斥纏足者，愛古也。但也有先懷了反對纏足的成見，假造證據的，例如前明才子楊升菴先生，他甚至於替漢朝人做雜事祕辛，來證明那時的腳是『底平趾斂。』

于是又有人將這用作纏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說既然『趾斂』可見是纏的了。但這是自甘于低能之談，這里不加評論。

照我的意見來說，則以上兩大派的話，是都錯，也都對的。現在是古董出現的多了，我們不但能看見漢、唐的圖畫，也可以看到晉、唐古墳裏發掘出來的泥人兒。那些東西上所表現的女人的腳上，有圓頭履，有方頭履，可見是不纏足的。古人比今人聰明，她決不至于纏小腳而穿大鞋子，裏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漢朝就確已有一種『利屣』，頭是尖尖的，平常大約未必穿罷，舞的時候，卻非此不可。不但走着爽利，『潭腿』似的踢開去之際，也不至于爲裙子所礙，甚至于踢下裙子來。那時太太們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爲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着『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斂』的。然而伎女的裝束，是閨秀們的大成至聖先師，這在現在還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于現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儼然居炎漢『摩登女郎』之列，

于是乎雖是名門淑女，腳尖也就不免尖了起來。先是倡伎尖，後是摩登女郎尖，再後是大家閨秀尖，最後纔是『小家碧玉』一齊尖。待到這些『碧玉』們成了祖母時，就入于利屣制度統一腳壇的時代了。

當民國初年，『不佞』觀光北京的時候，聽人說，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蓋卽今之所謂『摩登』也）的時候，是從腳起，上看到頭的。所以男人的鞋襪，也得留心，腳樣更不消說，當然要弄得齊齊整整，這就是天下之所以有『包腳布』的原因。倉頡造字，我們是知道的，誰造這布的呢，卻還沒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張鷟作的朝野僉載罷，他說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將腳裹得窄窄的，人們見了都發笑。可見盛唐之世，就已有了一種玩意兒，不過還不是很極端，或者還沒有很普及。然而好像終于普及了。由宋至清，絲絲不絕，民元革命以後，革了與否，我不知道，因為我是專攻考『古』學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處似略失學者態度，）女士們之對於腳，尖還不夠，並且勒令她『小』起來了，最高模範，還竟至于以三寸爲度。這麼一來，可以不必兼

買利屣和方頭履兩種，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是不算壞的，可是從衛生的觀點來看，卻未免有些『過火』，換一句話，就是『走了極端』了。

我中華民族雖然常常的自命爲愛『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實是頗不免于過激的。譬如對於敵人罷，有時是壓服不夠，還要『除惡務盡』，殺掉不夠，還要『食肉寢皮』。但有時候，卻又謙虛到『侵略者要進來，讓他們進來。也許他們會殺了十萬中國人。不要緊，中國人有的是，我們再有人上去。』這真教人會猜不出是真癡還是假呆。而女人的腳尤其是一個鐵證，不小則已，小則必求其三寸，寧可走不成路，擺擺搖搖。慨自辮子肅清以後，纏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黨的母親們，鑒于自己在皮鞋裏塞棉花之麻煩，一時也確給她的女兒留了天足。然而我們中華民族是究竟有些『極端』的，不多久，老病復發，有些女士們已在別想花樣，用一枝細黑柱子將腳跟支起，叫牠離開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腳變把戲不可。由過去以測將來，則四朝（假如仍舊有朝代的話）之後，全國女人的腳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線，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則聖人爲什麼大呼『中庸』呢？這正因爲大家並不中庸的緣故。人必有所缺，

這纔想起他所需。窮教員養不活老婆了，於是覺到女子自食其力說之合理，並且附帶地向男女平權論點頭；富翁胖到要發哮喘病了，纔去打高而富球，從此主張運動的緊要。我們平時，是決不記得自己有一個頭，或一個肚子，應該加以優待的，然而一旦頭痛肚瀉，這纔記起了他們，並且大有休息要緊，飲食小心的議論。倘有誰聽了這些議論之後，便貿貿然決定這議論者為衛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億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衛生家，議論衛生，正是他向來的不衛生的結果的表現。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以孔子交游之廣，事實上沒法子只好尋狂狷相與，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沒有錯，那麼，我們就可以進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規矩，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條令卻有些稀奇。他並非百萬富翁或能收許多版稅的文學家，想不至于這麼奢侈的，除了只爲衛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別無解法。況且『不撤薑食，』又簡直是省不掉暖胃藥了。何必如此獨厚于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說：坐在家裏，不大走動的人們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遊歷國，運動王公，該可以不生病證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錯誤。蓋當時花旗白麪，尙未輸入，土磨麥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較今麪爲重；國道尙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緊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車兩馬。胃裏袋着沈重的麪食，坐在車子裏走着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顛一頓，一掀一墜，胃就被墜得大起來，消化力隨之減少，時時作痛；每餐非喫『生姜』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該是『胃擴張』；那時候，則是『晚年』約在周敬王十年以後。

以上的推定，雖然簡略，卻都是『讀書得間』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測，卽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謬誤。例如罷，二月十四日申報載南京專電云：『中執委會令各級黨部及人民團體製「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匾額，懸掛禮堂中央，以資啓迪。』看了之後，切不可便推定爲各要人譏大家爲『忘八』；三月一日大晚報載新聞云：『孫總理夫人宋慶齡女士自歸國寓滬後，關於政治方面，不聞不問，惟對社會團體之組織非常熱心。據本報記者所得報告，前日有人由郵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詐信口（自按：原缺）件，業經本市當局派駐郵局檢查處檢查員查獲，當將索詐信截留，轉輾呈報市府。』看了之後，也切

不可便推定雖爲總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郵局被當局派員所檢查。

蓋雖『學匪派考古學』亦當不離于『學』而以『考古』爲限的。

(三月四日夜。)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這來由，已經在吶喊的序文上，約略說過了。這里還應該補敘一點的，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並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擡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紹，在翻譯，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着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卻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介紹的材料。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

爲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介紹給中國。和學問之類，是絕不相干的。

因爲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于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N. Gogol）和波蘭的顯克微支（H. Sienckiewic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

回國以後，就辦學校，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這樣的有五六年。爲什麼又開手了呢？——這也已經寫在吶喊的序文裏，不必說了。但我的來做小說，也並非自以爲有做小說的才能，只因爲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裏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裏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個。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爲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

着十多年前的『啓蒙主義』以爲必須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爲『閒書』而且將『爲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閒』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够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可什麼陪襯拖帶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後，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幾個字，一定要牠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寧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只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這一節，許多批評家之中，只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爲Stylist。所寫的事迹，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爲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有人說，我

的那一篇是罵誰，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

不過這樣的寫法，有一種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一氣寫下去，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盡了他的任務。但倘有什麼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許久之後再來寫，性格也許就變了樣，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的文章，心裏很不以為然，於是小說裏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媧的兩腿之間來，不但不必有，且將結構的宏大毀壞了。但這些處所，除了自己，大概沒有人會覺到的，我們的批評大家咸枋吾先生，還說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專用一個人做骨幹，就可以沒有這弊病的，但自己沒有試驗過。

忘記是誰說的了，總之是，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我以為這話是極對的，倘若畫了全副的頭髮，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我常在學學這一種方法，可惜學不好。

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但這是因為我那時別有收

入，不靠賣文爲活的緣故，不能作爲通例的。

還有一層，是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種的批評。因爲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裏，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纔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國的批評文章，因爲他于我沒有恩怨嫉恨，雖然所評的是別人的作品，卻很有可以借鏡之處。但自然，我也同時一定留心這批評家的派別。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後並無所作，也沒有長進，編輯先生要我做一點這類的文章，怎麼能呢。拉雜寫來，不過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燈下）

關於女人

國難期間，似乎女人也特別受難些。一些正人君子責備女人愛奢侈，不肯光顧國貨。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關的，都成了罪狀。彷彿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進了修道院，國難就會得救似的。

其實那不是女人的罪狀，正是她的可憐。這社會制度把她擠成了各種各式的奴隸，還要把種種罪名加在她頭上。西漢末年，女人的『墮馬髻』、『愁眉啼妝』也說是亡國之兆。其實亡漢的何嘗是女人！不過，只要看有人出來唉聲歎氣的不滿意女人的妝束，我們就知道當時統治階級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種社會崩潰腐化的現象，決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會，本來把

女人也常做私產，當做商品。一切國產，一切宗教都有許多稀奇古怪的規條，把女人看做一種不吉利的動物，威嚇她，使她奴隸般的服從；同時又要她做高等階級的玩具。正像現在的正人君子，他們罵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維持風化，而同時正在偷偷地欣賞着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剌伯的一個古詩人說：『地上的天堂是在聖賢的經書上，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這句話倒是老實的供狀。

自然，各種各式的賣淫總有女人的份。然而買賣是雙方的。沒有買淫的嫖男，那里會有賣淫的娼女。所以問題還在買淫的社會根源。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動的買者存在一天，那所謂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會消滅。男人是私有主的時候，女人自身也不過是男人的所有品。也許是因此罷，她的愛惜家財的心或者比較的差些，她往往成了『敗家精。』何況現在買淫的機會那麼多，家庭裏的女人直覺地感覺到自己地位的危險。民國初年我就聽說，上海的時髦是從長三么二傳到姨太太之流，從姨太太之流再傳到太太、奶奶、小姐。這些『人家人，』多數是不自覺地在和娼妓競爭——自然，她們就要

竭力修飾自己的身體，修飾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這修飾的代價是很貴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貴起來，不但是物質上的，而且還有精神上的。

美國一個百萬富翁說：『我們不怕共匪，（原文無匪字，謹遵功令改譯，）我們的妻女就要使我們破產，等不及工人來沒收。』中國也許是惟恐工人『來得及，』所以高等華人的男女這樣趕緊的浪費着，享用着，暢快着，那里還管得到國貨不國貨，風化不風化。然而口頭上是必須維持風化，提倡節儉的。

（四月十一日。）

真假堂吉訶德

西洋武士道的沒落產生了堂·吉訶德那樣的蠢大。他其實是個十分老實的書獃子。看他在黑夜裏仗着寶劍和風車開仗，的確傻相可掬，覺得可笑可憐。

然而這是真正的吉訶德。中國的江湖派和流氓種子，卻會愚弄吉訶德式的老實人，而自己又假裝着堂·吉訶德的姿態。儒林外史上的幾位公子，慕遊俠劍仙之為人，結果是被這種假吉訶德騙去了幾百兩銀子，換來了一顆血淋淋的豬頭——那豬算是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訶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訶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給別人看，想要剝削別人的愚蠢。

可是中國的老百姓未必都還這麼蠢笨，連這點兒手法也看不出來。

中國現在的假吉訶德們，何嘗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國，他們卻偏要舞弄着，每天『殺敵幾百幾千』的亂嚷，還有人『特製鋼刀九十九，去贈送前敵將士』。可是，爲着要殺豬起見，又捨不得飛機捐，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傳，一面作爲節節退卻或者『誘敵深入』的解釋，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殺豬經費。可惜前有慈禧太后，後有袁世凱，——清末的興復海軍捐建設了頤和園。民四的『反日』愛國儲金，增加了討伐當時革命軍的軍需，——不然的話，還可以說現在發現了一個新發明。

他們何嘗不知道『國貨運動』振興不了什麼民族工業，國際的財神爺扼住了中國的喉嚨，連氣也透不出，甚麼『國貨』都跳不出這些財神的手掌心。然而『國貨年』是宣布了，『國貨商場』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彷彿抗日救國全靠一些戴着假面具的買辦多賺幾個錢。這錢還是從豬狗牛馬身上剝削來的。不聽見『增加生產力』、『勞資合作共赴國難』的呼聲麼？原本不把小百姓當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豬狗牛馬還是要負『救國責任』！結果，豬肉供給假吉訶德喫，而豬頭還是要斫下來，掛出去，以爲『搗

亂後方』者戒。

他們何嘗不知道什麼『中國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國主義，無論唸幾千萬遍『不仁不義』或者金光明咒，也不會觸發日本地震，使牠陸沈大海。然而他們故意高喊恢復『民族精神』彷彿得了什麼祖傳祕訣。意思其實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頭治心，多讀修身教科書。這固有文化本來毫無疑義：是岳飛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是聽命國聯爺爺的孝，是斫豬頭，喫豬肉，而又遠庖廚的仁愛，是遵守賣身契約的信義，是『誘敵深入』的和平。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麼『學術救國』引證西哲菲希德之言等類的居心，又何嘗不是如此。

假吉詞德的這些傻相，真教人哭笑不得；你要是把假癡假呆當做真癡真呆，當真認為可笑可憐，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藥了。

（四月十一日。）

『守常全集』題記

我最初看見守常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不知道他其時是否已是共產主義者。總之，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鬪，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後來，絕對的不是。

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這樣的商人，我在南邊沒有看見過，北京卻有的，是舊書店或箋紙店的掌櫃。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們鎗擊徒手請願的學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羣衆中，給一個兵抓住了，問他是何等樣人。答說是『做賣買的。』兵道：『那麼，到這里來幹什麼？』

是殺戮了他的將軍！

那麼，公然下葬的寬典，該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報章上，又看見北平當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聞。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但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了罷。倘其果然，則鐵鑄一般的反證，實在來得更加神速：看罷，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軍呢還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驅者的血，現在已經並不希奇了。單就我自己說罷，七年前爲了幾個人，就發過不少激昂的空論，後來聽慣了電刑，鎗斃，斬決，暗殺的故事，神經漸漸麻木，毫不喫驚，也無言說了。我想，就是報上所記的『人山人海』去看梟首示衆的頭顱的人們，恐怕也未必覺得更興奮于看賽花燈的罷。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過熱血之外，守常先生還有遺文在。不幸對於遺文，我卻很難講什麼話。因爲所執的業，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時代，我雖以他爲站在同一戰線上的伙伴，卻並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騎馬不必注意于造橋，礮兵無須分神于馭馬，那時自以爲尙非錯誤。所以現

在所能說的，也不過一、是他的理論，在現在看起來，當然未必精當的；二、是雖然如此，他的遺文卻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騙子的一疊疊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來，連商人也『不顧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麼？

以過去和現在的鐵鑄一般的事實來測將來，洞若觀火！

○ ○ ○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夜，魯迅謹記。

這一篇，是T先生要我做的，因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關係的G書局出版。我誼不容辭，只得寫了這一點，不久，便在濤聲上登出來。但後來，聽說那遺集稿子的有權者另託C書局去印了，至今沒有出版，也許是暫時不會出版的罷，我雖然很後悔亂作題記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裏存留，記此一件公案。

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識。

談金聖歎

講起清朝的文字獄來，也有人拉上金聖歎，其實是很不合適的。他的哭廟，用近事來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據三民主義以自辯，並無不同，但不特撈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殺頭，則是因為他早被官紳們認為壞貨了的緣故。就事論事，倒是冤枉的。

清中葉以後的他的名聲，也有些冤枉。他擡起小說傳奇來，和『左傳』『杜詩』並列，實不過拾了袁宏道輩的唾餘；而且經他一批，原作的誠實之處，往往化為笑談，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這餘蔭，就使有一批人，墮入了對於紅樓夢之類，總在尋求伏線，挑剔破綻的泥塘。

自稱得到古本，亂改西廂字句的案子且不說罷，單是截去水滸的後小半，夢想有一

個『嵇叔夜』來殺盡宋江們，也就昏庸得可以。雖說因爲痛恨流寇的緣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紳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對於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記得民元革命以後，我在故鄉，不知怎地縣知事常常掉換了。每一掉換，農民們便愁苦着相告道：『怎麼好呢？又換了一隻空肚鴨來了！』他們雖然至今不知道『慾壑難填』的古訓，卻很明白『成則爲王，敗則爲賊』的成語，賊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賊也，要說得簡單一點，那就是『坐寇』。中國百姓一向自稱『蟻民』，現在爲便于譬喻起見，姑陞爲牛罷，鐵騎一過，茹毛飲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們自然是總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們自嚼野草，苟延殘喘，擠出乳來將這些『坐寇』喂得飽飽的，後來能够比較的不復狼吞虎嚥，則他們就以爲如天之福。所區別的只在『流』與『坐』，卻並不在『寇』與『王』。試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時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際的利害的。

宋江據有山寨，雖打家劫舍，而劫富濟貧，金聖歎卻道應該在童貫、高俅輩的爪牙之

前，一個個俯首受縛，他們想不懂。所以水滸傳縱然成了斷尾巴蜻蜓，鄉下人卻還要
看『武松獨手擒方臘』這些戲。

不過這還是先前的事，現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經驗了。聽說四川有一隻民謠，大略是『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的意思。汽車飛艇，價值既遠過于大轎馬車，租界和外國銀行，也是海通以來新添的物事，不但剃盡毛髮，就是刮盡筋肉，也永遠填不滿的。正無怪小百姓將『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事實既然教給了這些，僅存的路，就當然使他們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五月三十一日。）

又論『第三種人』

戴望舒先生遠遠的從法國給我們一封通信，敘述着法國 A. F. A. R.（革命文藝家協會）得了紀德的參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會，猛烈的反抗德國法西斯諦的情形，並且介紹了紀德的演說，發表在六月號的現代上。法國的文藝家，這樣的仗義執言的舉動是常有的：較遠，則如左拉爲德來孚斯打不平，法朗士當左拉改葬時候的講演；較近，則有羅曼羅蘭的反對戰爭。但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歡欣，因爲問題是當前的問題，而我也正是憎惡法西斯諦的一個。不過戴先生在報告這事實的同時，一併指明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軍閥一般的橫暴，我卻還想來說幾句話。但希望不要誤會，以爲意在辯解，希圖中國也從所謂『第三種人』得到對於德國的被壓迫者一般的聲

援，——並不是的。中國的焚禁書報，封閉書店，囚殺作者，實在還遠在德國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過世界的革命的文藝家的抗議了。我現在要說的，不過那通信裏的必須指出的幾點。

那通信敘述過紀德的加入反抗運動之後，說道——

『在法國文壇中，我們可以說紀德是「第三種人」……自從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現在為止，他始終是一個忠實於他的藝術的人。然而，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法國的革命作家沒有這種愚蒙的見解，（或者不如說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熱烈的歡迎之中，紀德便在羣衆之間發言了。』

這就是說：『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就是『第三種人，』而中國的革命作家，卻『愚蒙』到指這種人爲全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現在已經由紀德證實，是『不一定』的了。』

這裏有兩個問題應該解答。

第一是中國的左翼理論家是否真指『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爲全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據我所知道，卻並不然。左翼理論家無論如何愚蒙，還不至于不明白『爲藝術的藝術』在發生時，是對於一種社會的成規的革命，但待到新興的戰鬥的藝術出現之際，還拿着這老招牌來明明暗暗阻礙他的發展，那就成爲反動，且不只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了。至于『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卻並未視同一律。因爲不問那一階級的作家，都有一個『自己』，這『自己』就都是他本階級的一分子，忠實于他自己的藝術的人，也就是忠實于他本階級的作者，在資產階級如此，在無產階級也如此。這是極顯明粗淺的事實，左翼理論家也不會不明白的。但這位——戴先生用『忠實於自己的藝術』來和『爲藝術的藝術』掉了一個包，可真顯得左翼理論家的『愚蒙』透頂了。

第二，是紀德是否真是中國所謂的『第三種人』？我沒有讀過紀德的書，對於作品，沒有加以批評的資格。但我相信：創作和演說，形式雖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決不會兩樣的。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介紹的演說裏的兩段來——

「有人會對我說：『在蘇聯也是這樣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卻是完全兩樣的，而且，爲了要建設一個新社會起見，爲了把發言權給與那些一向做着受壓迫者，一向沒有發言權的人們起見，不得已的矯枉過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爲什麼並怎樣會在這裏贊同我在那邊所反對的事呢？那就是因爲我在德國的恐怖政策中，見到了最可歎最可憎的過去底再演，在蘇聯的社會創設中，我卻見到一個未來的無限的允約。」

這說得清清楚楚，雖是同一手段，而他卻因目的之不同而分爲贊成或反抗。蘇聯十月革命後，側重藝術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這團體，也被稱爲「同路人」，但他們卻並沒有這麼積極。中國關於「第三種人」的文字，今年已經彙印了一本專書，我們可以查一查，凡自稱爲「第三種人」的言論，可有絲毫近似這樣的意見的麼？倘其沒有，則我不敢決定地說，「不可以說紀德是「第三種人」。」

然而正如我說紀德不像中國的「第三種人」一樣，戴望舒先生也覺得中國的左

翼作家和法國的大有賢愚之別了。他在參加大會，爲德國的左翼藝術家同伸義憤之後，就又想起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蠢橫暴的行爲。于是他臨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國對於德國法西斯諦的暴行有沒有什麼表示。正如我們的軍閥一樣，我們的文藝者也是勇于內戰的。在法國的革命作家們和紀德攜手的時候，我們的左翼作家想必還在把所謂「第三種人」當作唯一的敵手吧！」

這里無須解答，因爲事實具在：我們這里也會經有一點表示，但因爲和在法國兩樣，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見什麼「把所謂「第三種人」當作唯一的敵手」的文章，不再內戰，沒有軍閥氣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國的左翼作家，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國左翼作家一樣賢明了麼？我以為並不這樣，而且也不應該這樣的。如果聲音還沒有全被消除的時候，對於「第三種人」的討論，還極有從新提起和展開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國革命作家們的隱衷，覺得在這危急時，和「第三種人」攜手，也許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為單靠「策略」是沒有用的，有真切的見解，纔有精明的行爲，只要看紀德的講演，就知道他並不超然于政治

之外，決不能貿貿然稱之爲『第三種人』加以歡迎，是不必別具隱衷的。不過在中國的所謂『第三種人』卻還複雜得很。

所謂『第三種人』原意只是說：站在甲乙對立或相關之外的人。但在實際上，是不能有的。人體有胖和瘦，在理論上，是該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種人的，然而事實上卻並沒有，一加比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藝上的『第三種人』也一樣，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罷，其實是總有些偏向的，平時有意的或無意的遮掩起來，而一遇切要的事故，牠便會分明的顯現。如紀德，他就顯出左向來了；別的人，也能從幾句話裏，分明的顯出。所以在這混雜的一羣中，有的能和革命前進，共鳴；有的也能乘機將革命中傷，軟化，曲解。左翼理論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務的。

如果這就等于『軍閥』的內戰，那麼，左翼理論家就必須更加繼續這內戰，而將營壘分清，拔去了從背後射來的毒箭！

（六月四日。）

『蜜蜂』與『蜜』

陳思先生：

看了濤聲上批評『蜜蜂』的文章後，發生了兩個意見，要寫出來，聽聽專家的判定。但我不再來辯論，因為濤聲並不是打這類官司的地方。

村人火燒蜂羣，另有緣故，並非階級鬭爭的表現，我想，這是可能的。但蜜蜂是否會于蟲媒花有害，或去害風媒花呢，我想，這也是可能的。

昆蟲有助于蟲媒花的受精，非徒無害，而且有益，就是極簡略的生物學上也都這樣說，確是不錯的。但這是在常態時候的事。假使蜂多花少，情形可就不同了，蜜蜂爲了採粉或者救飢，在一花上，可以有數匹甚至十餘匹一湧而入，因爲爭，將花瓣弄傷，因爲餓，將花

心咬掉，聽說日本的果園，就有遭了這種傷害的。牠的到風媒花上去，也還是因為飢餓的緣故。這時釀蜜已成次要，牠們是喫花粉去了。

所以，我以為倘花的多少，足供蜜蜂的需求，就天下太平，否則，便會『反動』。譬如蟻是養護蚜蟲的，但倘將牠們關在一處，又不另給食物，蟻就會將蚜蟲喫掉；人是喫米或麥的，然而遇着饑饉，便喫草根樹皮了。

中國向來也養蜂，何以並無此弊呢？那是極容易回答的：因為少。近來以養蜂為生財之大道，幹這事的愈多。然而中國的蜜價，遠遜歐美，與其賣蜜，不如賣蜂。又因報章鼓吹，思養蜂以獲利者輩出，故買蜂者也多于買蜜。因這緣故，就使養蜂者的目的，不在於使釀蜜而在于使繁殖了。但種植之業，卻並不與之俱進，遂成蜜多花少的現象，鬧出上述的亂子來了。

總之，中國倘不設法擴張蜂蜜的用途，及同時開闢果園農場之類，而一味出賣蜜種以圖目前之利，養蜂事業是不久就要到了絕路的。此信甚希發表，以冀有心者留意也。專此，順請

「蜜」與「蜂 蜜」

著安。

羅
傑。

六月十一日

經驗

古人所傳授下來的經驗，有些實在是極可寶貴的，因為牠曾經費去許多犧牲，而留給後人很大的益處。

偶然翻翻本草綱目，不禁想起了這一點。這一部書，是很普通的書，但裏面卻含有豐富的寶藏。自然，捕風捉影的記載，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藥品的功用，卻由歷久的經驗，這纔能夠知道到這程度，而尤其驚人的是關於毒藥的敘述。我們一向喜歡恭維古聖人，以為藥物是由一個神農皇帝獨自嘗出來的，他曾經一天遇到過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沒有毒死。這種傳說，現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們大抵已經知道一切文物，都是歷來的無名氏所逐漸的造成。建築，烹飪，漁獵，耕種，無不如此；醫藥也如此。這麼一想，這事情

可就大起來了：大約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這樣嘗一點，那樣嘗一點，喫了毒的就死，喫了不相干的就無效，有的竟喫到了對證的就好起來，于是知道這是對於某一種病痛的藥。這樣地累積下去，乃有草創的紀錄，後來漸成爲龐大的書，如本草綱目就是。而且這書中的所記，又不獨是中國的，還有阿剌伯人的經驗，有印度人的經驗，則先前所用的犧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也有經過許多人經驗之後，倒給了後人壞影響的，如俗語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傷，一不小心，向來就很容易被人所誣陷，而還有一種壞經驗的結果的歌訣，是『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于是人們就只要事不干己，還是遠遠的站開乾淨。我想，人們在社會裏，當初是並不這樣彼此漠不相關的，但因豺狼當道，事實上因此出過許多犧牲，後來就自然的都走到這條道路上了。所以，在中國，尤其是在都市裏，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車摔傷的人，路人圍觀或甚至于高興的人儘有，肯伸手來扶助一下的人卻是極少的。這便是犧牲所換來的壞處。

總之，經驗的所得的結果無論好壞，都要很大的犧牲，雖是小事，也免不掉要付驚

人的代價。例如近來有些看報的人，對於什麼宣言，通電，講演，談話之類，無論牠怎樣駢四儷六，崇論宏議，也不去注意了，甚而還至于不但不注意，看了倒不過做做嘻笑的資料。這那里有『始制文字，乃服衣裳』一樣重要呢，然而這一點點結果，卻是犧牲了一大片地面，和許多人的生命財產換來的。生命，那當然是別人的生命，倘是自己，就得不到這經驗了。所以一切經驗，是只有活人纔能有的，我的決不上別人譏刺我怕死，就去自殺或拚命的當，而必須寫出這一點來，就爲此。而且這也是小小的經驗的結果。

（六月十二日。）

諺語

粗略的一想，諺語固然好像一時代一國民的意思的結晶，但其實，卻不過是一部分的人們的意思。現在就以『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來做例子罷，這乃是被壓迫者們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納稅，輸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閒事；而壓迫者是不算在內的。

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爲，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孫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晉之後，簡直像一個幫閒；宋徽宗在位時，不可一世，而被擄後偏會含垢忍辱。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爲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

所以被壓制時，信奉着『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

得勢，足以凌人的時候，他的行爲就截然不同，變爲『各人不掃門前雪，卻管他家瓦上霜』了。

二十年來，我們常常看見：武將原是練兵打仗的，且不問他這兵是用以安內或攘外，總之他的『門前雪』是治軍，然而他偏來干涉教育，主持道德；教育家原是辦學的，無論他成績如何，總之他的『門前雪』是學務，然而他偏去膜拜『活佛』，紹介國醫。小百姓隨軍充伙，童子軍沿門募款。頭兒胡行于上，蟻民亂碰于下，結果是各人的門前都不成樣，各家的瓦上也一團糟。

女人露出了臂膊和小腿，好像竟打動了賢人們的心，我記得會有許多人絮絮叨叨，主張禁止過，後來也確有明文禁止了。不料到得今年，卻又『衣服蔽體已足，何必前拖後曳，消耗布匹……顧念時艱，後患何堪設想』起來，四川的象山縣長于是就令公安局派隊一一剪掉行人的長衣的下截。長衣原是累贅的東西，但以爲不穿長衣，或剪去下截，卽于『時艱』有補，卻是一種特別的經濟學。漢書上有一句云，『口含天憲』此之謂也。

某一種人，一定只有這某一種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階級之外。說起來，好

像又在提倡什麼犯諱的階級了，然而事實是如此的。謠諺並非全國民的意思，就爲了這緣故。古之秀才，自以爲無所不曉，于是有『秀才不出門，而知天下事』這自負的漫天大謊，小百姓信以爲真，也就漸漸的成了諺語，流行開來。其實是『秀才雖出門，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頭腦和秀才眼睛，對於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清末，因爲想『維新』，常派些『人才』出洋去考察，我們現在看看他們的筆記罷，他們最以爲奇的是什麼館裏的蠟人能夠和活人對面下棋。南海聖人康有爲，佼佼者也，他周游十一國，一直到得巴爾幹，這纔悟出外國之所以常有『弑君』之故來了，曰：因爲宮牆太矮的緣故。

（六月十三日。）

大家降一級試試看

文學第一期的圖書評論所評文學書部分的清算，是很有趣味，很有意義的一篇帳。這圖書評論不但是『我們唯一的批評雜誌』也是我們的教授和學者們所組成的唯一的聯軍。然而文學部分中，關於譯注本的批評卻占了大半，這除掉那『清算』裏所指出的各種之外，實在也還有一個切要的原因，就是在我們學術界、文藝界作工的人員，大抵都比他的實力憑空跳高一級。

校對員一面要通曉排版的格式，一面要多認識字，然而看現在的出版物，『己』與『巳』、『戮』與『戳』、『刺』與『刺』，在很多的眼睛裏是沒有區別的。版式原是排字工人的事情，因為他不管，就壓在校對員的肩膀上，如果他再不管，那就成爲和大家不

相干。作文的人首先也要認識字，但在文章上，往往以『戰慄』爲『戰慄』，以『已竟』爲『已經』，『非常頑豔』是因妬殺人的情形；『年已鼎盛』的意思，是說這人已六十多歲了。至于譯注的書，那自然，不是『硬譯』就是誤譯，爲了訓斥與指正，竟占去了九本圖書評論中文學部分的書數的一半，就是一個不可動搖的證明。

這些錯誤的書的出現，當然大抵是因爲看準了社會上的需要，忽忽的來投機，但一面也實在爲了勝任的人，不肯自貶聲價，來做這用力多而獲利少的工作的緣故。否則，這些譯注者是只配埋首大學，去謹聽教授們的指示的。只因爲能夠不至于誤譯的人們潔身遠去，出版界上空蕩蕩了，遂使小兵也來掛着帥印，辱沒了翻譯的天下。

但是，勝任的譯注家那里去了呢？那不消說，他也跳了一級，做了教授，成爲學者了。『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于是只配做學生的胚子，就乘着空虛，託庇變了譯注者。而事同一律，只配做個譯注者的胚子，卻踞着高座，昂然說法了。杜威教授有他的實驗主義，白璧德教授有他的人文主義，從他們那里零零碎碎販運一點回來的就變了中國的訶斥八極的學者，不也是一個不可動搖的證明麼？

愉快，也還是一個沒有把握的問題。
要澄清中國的翻譯界，最好是大家都降下一級去，雖然那時候是否真是都能勝任

(七月七日。)

沙

近來的讀書人，常常歎中國人好像一盤散沙，無法可想，將倒楣的責任，歸之于大家。其實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國人的。小民雖然不學，見事也許不明，但知道關於本身利害時，何嘗不會團結。先前有跪香，民變，造反；現在也還有請願之類。他們的像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來說，就是『治績』。

那麼，中國就沒有沙麼？有是有的，但並非小民，而是大小統治者。

人們又常常說：『陞官發財。』其實這兩件事是不並列的，其所以要陞官，只因爲要發財，陞官不過是一種發財的門徑。所以官僚雖然依靠朝廷，卻並不忠于朝廷，吏役雖然依靠衙署，卻並不愛護衙署，頭領下一個清廉的命令，小嘍囉是決不聽的，對付的方法有

「朦蔽。」他們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時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稱尊處就稱尊。有些人譯俄皇爲「沙皇」，移贈此輩，倒是極確切的尊號。財何從來？是從小民身上刮下來的。小民倘能團結，發財就煩難，那麼，當然應該想盡方法，使他們變成散沙纔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國就成爲「一盤散沙」了。

然而沙漠以外，還有團結的人們在，他們「如入無人之境」的走進來了。

這就是沙漠上的大事變。當這時候，古人會有兩句極切貼的比喻，叫作「君子爲猿鶴，小人爲蟲沙。」那些君子們，不是像白鶴的騰空，就如猢猻的上樹，「樹倒猢猻散。」另外還有樹，他們決不會喫苦。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螻蛄和泥沙，要踐踏殺戮都可以，他們對沙皇尙且不敵，怎能敵得過沙皇的勝者呢？

然而當這時候，偏又有人搖筆鼓舌，向着小民提出嚴重的質問道：「國民將何以自處」呢，「問國民將何以善其後」呢？忽然記得了「國民」，別的什麼都不說，只又要他們來填虧空，不是等于向着縛了手脚的人，要求他去捕盜麼？

但這正是沙皇治績的後盾，是猿鳴鶴唳的尾聲，稱尊肥己之餘，必然到來的末

沙

一着。

(七月十二日。)

給『文學社』信

編輯先生：

文學第二號，伍實先生寫的休士在中國中，開首有這樣的一段——

『……蕭翁是名流，自配我們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這才使魯迅先生和梅蘭芳博士有千載一時的機會得聚首於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

我們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種名流，且還加上一層膚色上的顧忌！』

是的，見蕭的不只我一個，但我見了一回蕭，就被大小文豪一直笑罵到現在，最近的就是這回因此就併我和梅蘭芳爲一談的名文。然而那時是招待者邀我去的。這回的招待休士，我並未接到通知，時間地址，全不知道，怎麼能到？即使邀而不到，也許有別種的原

因，當口誅筆伐之前，似乎也須略加考察。現在並未相告，就責我不到，因這不到，就斷定我看不起黑種。作者是相信的罷，讀者不明事實，大概也可以相信的，但我自己還不相信我竟是這樣一個勢利卑劣的人！

給我以誣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並不爲奇：慣了。但那是小報，是敵人。略具識見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學是掛着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爲什麼無端虛構事迹，大加奚落，至于到這地步呢？莫非缺一個勢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學戲臺上跳舞一下，以給觀衆開心，且催嘔吐麼？我自信還不至于是這樣的腳色，我還能夠從此跳下這可怕的戲臺。那時就無論怎樣誣辱嘲罵，彼此都沒有矛盾了。

我看伍實先生其實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夠入座。不過他如果和上海的所謂文壇上的那些狐鼠有別，則當施行人身攻擊之際，似乎應該略負一點責任，宣布出和他的本身相關聯的姓名，給我看看真實的嘴臉。這無關政局，決無危險，況且我們原曾相識，見面時倒是裝作十分客氣的也說不定的。

臨末，我要求這封信就在文學三號上發表。

魯迅。

七月廿九日。

關於翻譯

今年是『國貨年』，除『美麥』外，有些洋氣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雖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長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卻因為討厭洋服而記得了袍子和馬褂。翻譯也倒了運，得到一個籠統的頭銜是『硬譯』和『亂譯』。但據我所見，這些『批評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譯』者，卻一個也沒有的。

創作對於自己人的確要比翻譯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發生『硬作』、『亂作』的毛病，而這毛病，卻比翻譯要壞得多。我們的文化落後，無可諱言，創作力當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較的薄弱，是勢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時時取法于外國。所以翻譯和創作，應該一同提倡，決不可壓抑了一面，使創作成爲一時的驕子，反因容縱而脆弱起

來。我還記得先前有一個排貨的年頭，國貨家販了外國的牙粉，搖鬆了兩瓶，裝作三瓶，貼上商標，算是國貨，而購買者卻多損失了三分之一；還有一種痲子藥水，模樣和洋貨完全相同，價錢卻便宜一半，然而牠有一個大缺點，是搽了之後，毫無功效，于是購買者便完全損失了。

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進和鼓勵着創作。但幾年以前，就有了攻擊『硬譯』的『批評家』，搔下他舊瘡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藥上的麝香一樣，因為少，就自以為是奇珍。而這風氣竟傳佈開來了，許多新起的論者，今年都在開始輕薄着販來的洋貨。比起武人的大買飛機，市民的拚命捐款來，所謂『文人』也者，真是多麼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譯』。理由還在中國有許多讀者層，有着並不全是騙人的東西，也許總有人會多少吸收一點，比一張空盤較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來感謝着翻譯的，例如關於蕭的毀譽和現在正在提起的題材的積極性的問題，在洋貨裏，是早有了明確的解答的。關於前者，德國的尉特甫格（Karl Witt-

vogel）在蕭伯納是丑角裏說過——

『至于說到蕭氏是否有意于無產階級的革命，這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也並不希望法國的大革命。雖然如此，然而他們都是引導着必至的社會變更的那種精神崩潰的重要勢力。』（劉大杰譯，蕭伯納在上海所載。）

關於後者，則恩格勒在給明那·考茨基（*Minna Kautsky*）就是現存的考茨基的母親）的信裏，已有極明確的指示，對於現在的中國，也是很有意義的——

『還有，在今日似的條件之下，小說是大抵對於布爾喬亞層的讀者的，所以，由我看來，只要正直地敘述出現實的相互關係，毀壞了置在那上面的作偽的幻影，使布爾喬亞世界的樂觀主義動搖，使對於現存秩序的永遠的支配起疑，則社會主義的傾向的文學，也就十足地盡了牠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這時並未提出什麼特定的解決，或者有時連作者站在那一邊也不很明白。』（日本上田進原譯，思想百三十四號所載。）

（八月二日。）

『一個人的受難』序

『連環圖畫』這名目，現在已經有些用熟了，無須更改；但其實是應該稱爲『連續圖畫』的，因爲牠並非『如環無端』而是有起有訖的畫本。中國古來的所謂『長卷』如『長江無盡圖卷』如『歸去來辭圖卷』也就是這一類，不過聯成一幅罷了。

這種畫法的起源真是早得很。埃及石壁所雕名王的功績，『死書』所畫冥中的情形，已就是連環圖畫。別的民族，古今都有，無須細述了。這于觀者很有益，因爲一看卽可以大概明白當時的若干的情形，不比文辭，非熟習的不能領會。到十九世紀末，西歐的畫家，有許多很喜歡作這一類畫，立一個題，製成畫帖，但並不一定連貫的。用圖畫來敘事，又比較的後起，所作最多的就是麥綏萊勒。我想，這和電影有極大的因緣，因爲一面是用圖畫

來替文字的故事，同時也是用連續來代活動的電影。

麥綏萊勒(Frans Masereel)是反對歐戰的一人；據他自己說，以一八九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生于弗蘭兌倫的勃蘭勘培克(Blankenberghe in Flandern)，幼小時候是很幸福的，因為玩的多，學的少。求學時代是在干德(Gent)，在那里的藝術學院裏學了小半年；後來就漫游德、英、瑞士、法國去了，而最愛的是巴黎，稱之為『人生的學校』。在瑞士時，常投畫稿于日報上，摘發社會的隱病，羅曼羅蘭比之于陀密埃(Dumier)和戈耶(Goya)。但所作最多的是木刻的書籍上的插圖，和全用圖畫來表現的故事。他是酷愛巴黎的，所以作品往往浪漫，奇詭，出于人情，因以收得驚異和滑稽的效果。獨有這『一個人的受難』(Die Passion eines Mannschen)乃是寫實之作，和別的圖畫故事都不同。

這故事二十五幅中，也並無一字的說明，但我們一看就知道：在桌椅之外，一無所有的屋子裏，一個女子懷着孕了(一)，生產之後，即被別人所斥逐，不過我不知道斥逐她的僱主，還是她的父親(二)，于是她只好在路上彷徨(三)，終于跟了別人；先前的孩子，便進了野孩子之羣，在街頭搗亂(四)。稍大，去學木匠，但那麼重大的工作，幼童是不勝任的。

(五)到底免不了被人踢出，像打跑一條野狗一樣(六)。他爲飢餓所逼，就去偷麪包(七)，而立刻被維持秩序的巡警所捕獲(八)，關進監牢裏去了(九)。罰滿釋出(十)，這回卻輪到他在熱鬧的路上彷徨(十一)，但幸而也竟找得了修路的工作(十二)。不過，終日揮着鶴嘴鋤，是會覺得疲勞的(十三)，這時乘機而入的卻是惡友(十四)，他受了誘惑，去會妓女(十五)，去玩跳舞了(十六)。但歸途中又悔恨起來(十七)，決計進廠做工，而且一早就看書自習(十八)；在這環境裏，這纔遇到了真的相愛的同人(十九)。但勞資兩方衝突了，他登高呼號，聯合了工人，和資本家戰鬥(二十)，於是奸細窺探于前(二十一)，兵警彈壓于後(二十二)，奸細又從中離間，他被捕了(二十三)。在受難的『神之子』耶穌像前，這『人之子』就受着裁判(二十四)；自然是死刑，他站着，等候着兵們的開鎗(二十五)！

耶穌說過，富翁想進天國，比駱駝走過針孔還要難。但說這話的人，自己當時卻受難(Passion)了。現在是歐美的一切富翁，幾乎都是耶穌的信奉者，而受難的就輪到了窮人。

這就是『一個人的受難』中所敘述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魯迅記。

祝『濤聲』

濤聲的壽命有這麼長，想起來實在有點奇怪的。

大前年和前年，所謂作家也者，還有什麼什麼會，標榜着什麼什麼文學，到去年就渺渺茫茫了，今年是大抵化名辦小報，賣消息；消息那里有這麼多呢，於是造謠言。先前的所謂作家還會聯成黑幕小說，現在是聯也不會聯了，零零碎碎的塞進讀者的腦裏去，使消息和祕聞之類成爲他們的全部大學問。這功績的褒獎是稿費之外，還有消息獎，『掛羊頭賣狗肉』也成了過去的事，現在是在『賣人肉』了。

于是不『賣人肉』的刊物及其作者們，便成爲被賣的貨色。這也是無足奇的，中國是農業國，而麥子卻要向美國定購，獨有出賣小孩，只要幾百錢一斤，則古文明國中的文

藝術家，當然只好賣血，尼采說過：『我愛血寫的書』呀。

然而濤聲尚存，這就是我所謂『想起來實在有點奇怪。』

這是一種幸運，也是一個缺點。看現在的景況，凡有勅准或默許其存在的，倒往往會被一部分人們搖頭。有人批評過我，說，只要看魯迅至今還活着，就足見不是一個什麼好人。這是真的，自民元革命以至現在，好人真不知道被害死了多少了，不過誰也沒有記一筆准帳。這事實又教壞了我，因為我知道即使死掉，也不過給他們大賣消息，大造謠言，說我的被殺，其實是爲了金錢或女人關係。所以，名列于該殺之林則可，懸梁服毒，是不來的。

濤聲上常有赤膊打仗，拚死拚活的文章，這脾氣和我很相反，並不是倖存的原因。我想，那幸運而且也是缺點之處，是在總喜歡引古證今，帶些學究氣。中國人雖然自誇『四千餘年古國古』，可是十分健忘的，連民族主義文學家，也會認成吉斯汗爲老祖宗，則不宜與之談古也可見。上海的市僧們更不需要這些，他們感到興趣的只是今天開獎，鄰右爭風；眼光遠大的也不過要知道名公如何游山，闊人和誰要好之類；高尙的就看什麼學界瑣聞，文壇消息。總之，是已將生命割得零零碎碎了。

這可以使濤聲的銷路不見得好，然而一面也使濤聲長壽。文人學士是清高的，他們現在也更加聰明，不再恭維自己的主子，來着痕迹了。他們只是排好暗箭，拿定糞帚，監督着應該俯伏着的奴隸們，看有誰擡起頭來的，就射過去，洒過去，結果也許會終于使這人被綁架或被暗殺，由此使民國的國民一律『平等』。濤聲在銷路上的不大出頭，也正給他逃了暫時的性命，不過，也還是很難說，因為『不測之威』也是古來就有的。

我是愛着濤聲的，並且以為這樣也就好。然而看近來，不談政治呀，仍談政治呀，似乎更加不大安分起來，則我的那些忠告，對於『烏鴉爲記』的刊物，恐怕也不見得有效。

那麼，『祝』也還是『白祝』，我也只好看一張，算一張了。昔人詩曰，『喪亂死多門，』
信夫！

（八月六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濤聲上，果然發出休刊辭來，開首道：『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本刊奉令繳還登記證，「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我們準備休息一些時了。』

……這真是康有爲所說似的『不幸而吾言中』，豈不奇而不奇也哉。十二月三十一夜，補記。

上海的少女

在上海生活，穿時髦衣服的比土氣的便宜。如果一身舊衣服，公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格外認真的檢查入門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門丁會不許你走正門。所以，有些人寧可居斗室，喂臭蟲，一條洋服褲子卻每晚必須壓在枕頭下，使兩面褲腿上的摺痕天天有稜角。

然而更便宜的是時髦的女人。這在商店裏最看得出：挑選不完，決斷不下，店員也還是很能忍耐的。不過時間太長，就須有一種必要的條件，是帶着一點風騷，能受幾句調笑。否則，也會終于引出普通的白眼來。

慣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覺着這種自己所具的光榮，同時也明白着

這種光榮中所含的危險。所以凡有時髦女子所表現的神氣，是在招搖，也在固守，在羅致，也在抵禦，像一切異性的親人，也像一切異性的敵人，她在喜歡，也正在惱怒。這神氣也傳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們有時會看見她們在店鋪裏購買東西，側着頭，佯嗔薄怒，如臨大敵。自然，店員們是能像對於成年的女性一樣，加以調笑的，而她也早明白着這調笑的意義。總之：她們大抵早熟了。

然而我們在日報上，確也常常看見誘拐女孩，甚而至于凌辱少女的新聞。

不但是西遊記裏的魔王，喫人的時候，必須童男和童女而已，在人類中的富戶豪家，也一向以童女爲侍奉，縱慾，鳴高，尋仙，採補的材料，恰如食品的饜足了普通的肥甘，就想乳豬芽茶一樣。現在這現象並且已經見于商人和工人裏面了，但這乃是人們的生活不能順遂的結果，應該以飢民的掘食草根樹皮爲比例，和富戶豪家的縱恣的變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但是，要而言之，中國是連少女也進了險境了。

這險境，更使她們早熟起來，精神已是成人，肢體卻還是孩子。俄國的作家梭羅古勃

曾經寫過這一種類型的少女，說是還是小孩子，而眼睛卻已經長大了。然而我們中國的作家是另有一種稱讚的寫法的：所謂『嬌小玲瓏』者就是。

（八月十二日。）

上海的兒童

上海越界築路的北四川路一帶，因為打仗，去年冷落了大半年，今年依然熱鬧了，店鋪從法租界搬回，電影院早經開始，公園左近也常見攜手同行的愛侶，這是去年夏天所沒有的。

倘若走進住家的衙堂裏去，就看見便溺器，喫食擔，蒼蠅成羣的在飛，孩子成隊的在鬧，有劇烈的搗亂，有發達的罵詈，真是一個亂烘烘的小世界。但一到大路上，映進眼簾來的卻只是軒昂活潑地玩着走着的外國孩子，中國的兒童幾乎看不見了。但也並非沒有，只因爲衣褲郎當，精神萎靡，被別人壓得像影子一樣，不能醒目了。

中國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兩種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點也不管，罵人固可，

打人亦無不可，在門內或門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網的蜘蛛一般，立刻毫無能力。其二，是終日給以冷遇或訶斥，甚而至于打撲，使他畏葸退縮，彷彿一個奴才，一個傀儡，然而父母卻美其名曰『聽話』，自以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來，則如暫出樊籠的小禽，他決不會飛鳴，也不會跳躍。

現在總算中國也有印給兒童看的畫本了，其中的主角自然是兒童，然而畫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帶着橫暴冥頑的氣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樣的，過度的惡作劇的頑童，就是鉤頭聳背，低眉順眼，一副死板板的臉相的所謂『好孩子』。這雖然由于畫家本領的欠缺，但也是取兒童為範本的，而從此又以作供給兒童做效的範本。我們試一看別國的兒童畫罷，英國沈着，德國粗豪，俄國雄厚，法國漂亮，日本聰明，都沒有一點中國似的衰憊的氣象。觀民風是不但可以由詩文，也可以由圖畫，而且可以由不為人們所重的兒童畫的。

頑劣鈍滯，都足以使人沒落滅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我們的新人物，講戀愛，講小家庭，講自立，講享樂了，但很少有人為兒女提出家庭教育的問題，學校教育的問題，社會改革的問題。先前的人，只知道『為兒孫作馬牛』，固然是錯誤的，但只顧現在，不

童兒的海上

想將來，『任兒孫作馬牛，』卻不能不說是一個更大的錯誤。

（八月十二日。）

「論語一年」

——借此又談蕭伯納——

說是『論語』辦到一年了，語堂先生命令我做文章。這實在好像出了『學而一章』的題目，叫我做一篇白話八股一樣。沒有法，我只好做開去。

老實說罷，他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先前，是對於『費厄潑賴』現在呢，就是『幽默』。我不愛『幽默』並且以為這是只有愛開圓桌會議的國民纔鬧得出來的玩意兒，在中國，卻連意譯也辦不到。我們有唐伯虎，有徐文長；還有最有名的金聖歎，『殺頭，至痛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大奇！』雖然不知道這是真話，是笑話；是事實，還是謠言。但總之一來，是聲明了聖歎並非反抗的叛徒；二來，是將屠戶的凶殘，使大家化爲一笑，收場

大吉。我們只有這樣的東西，和『幽默』是並無什麼瓜葛的。

況且作者姓氏一大篇，動手者寥寥無幾，乃是中國的古禮。在這種禮制之下，要每月說出兩本『幽默』來，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氣息。這氣息令人悲觀，加以不愛，就使我不大熱心于『論語』了。

然而，蕭的專號是好的。

牠發表了別處不肯發表的文章，揭穿了別處故意顛倒的談話，至今還使名士不平，小官懷恨，連喫飯睡覺的時候都會記得起來。憎惡之久，憎惡者之多，就是效力之大的證據。

莎士比亞雖然是『劇聖』，我們不大人提起他。五四時代介紹了一個易卜生，名聲倒還好，今年介紹了一個蕭，可就糟了。至今還有人肚子在發脹。

爲了他笑嘻嘻，辨不出是冷笑，是惡笑，是嬉笑麼？並不是的。爲了他笑中有刺，刺着了別人的病痛麼？也不全是的。列維它夫說得很分明：就因爲易卜生是偉大的疑問號（？），而蕭是偉大的感歎號（！）的緣故。

他們的看客，不消說，是紳士淑女們居多。紳士淑女們是頂愛面子的人種。易卜生雖然使他們登場，雖然也揭發一點隱蔽，但並不加上結論，卻從容的說道：「想一想罷，這到底是什麼呢？」紳士淑女們的尊嚴，確也有一些動搖了，但究竟還留着搖搖擺擺的退走，回家去想的餘裕，也就保存了面子。至于回家之後，想了也未，想得怎樣，那就不成什麼問題，所以他被紹介進中國來，四平八穩，反對的比贊成的少。蕭可不這樣了，他使他們登場，撕掉了假面具，闊衣裝，終于拉住耳朵，指給大家道：「看哪，這是蛆蟲！」連磋商的工夫，掩飾的法子也不給人有一點。這時候，能笑的就只有並無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這一點上，蕭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遠。

這怎麼辦呢？仍然有一定的古法在。就是：大家沸沸揚揚的嚷起來，說他有錢，說他裝假，說他『名流』，說他『狡猾』，至少是和自己們差不多，或者還要壞。自己是生活在小茅廁裏的，他卻從大茅廁裏爬出，也是一隻蛆蟲，紹介者胡塗，稱讚的可惡。然而，我想，假使蕭也是一隻蛆蟲，卻還是一隻偉大的蛆蟲，正如可以同有許多感歎號，而惟獨他是『偉大的感歎號』一樣。譬如有一堆蛆蟲在這里罷，一律即即足足，自以為是紳士淑女，文人

學士，名宦高人，互相點頭，雍容揖讓，天下太平，那就是全體沒有什麼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蟲。但是，如果有一隻驀地跳了出來，大喝一聲道：『這些其實都是蛆蟲！』那麼，——自然，牠也是從茅廁裏爬出來的，然而我們非認牠為特別的偉大的蛆蟲則不可。

蛆蟲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生物在進化，被達爾文揭發了，使我們知道了我們的遠祖和猴子是親戚。然而那時的紳士們的方法，和現在是一模一樣的：他們大家倒叫達爾文為猴子的子孫。羅廣廷博士在廣東中山大學的『生物自然發生』的實驗尚未成功，我們姑且承認人類是猴子的親戚罷，雖然並不十分體面。但這同是猴子的親戚中，達爾文又不能不說是偉大的了。那理由很簡單而且平常，就因為他以猴子親戚的家世，卻並不忌諱，指出了人們是猴子的親戚來。

猴子的親戚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但達爾文善于研究，卻不善于罵人，所以被紳士們嘲笑了小半世。給他來鬪爭的是自稱為『達爾文的咬狗』的赫胥黎，他以淵博的學識，警闢的文章，東衝西突，攻陷了自

以爲亞當和夏娃的子孫們的最後的堡壘。現在是指人爲狗，變爲摩登了，也算是一句惡罵。但是，便是狗罷，也不能一例而論的，有的食肉，有的拉橇，有的爲軍隊探敵，有的幫警署捉人，有的在張園賽跑，有的跟化子要飯。將給闊人開心的吧兒和在雪地裏救人的猛犬一比較，何如？如赫胥黎，就是一匹有功人世的好狗。

狗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但要明白，首先就要辨別。『幽默處俏皮與正經之間』（語堂語。）不知俏皮與正經之辨，怎麼會知道這『之間？』我們雖掛孔子的門徒招牌，卻是莊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與非不想辨；『不知周之夢爲蝴蝶歟，蝴蝶之夢爲周歟？』夢與覺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鑿起七竅來呢？莊子曰：『七日而混沌死。』

這如何容得感歎號？

而且也容不得笑。私塾的先生，一向就不許孩子憤怒，悲哀，也不許高興。皇帝不肯笑，奴隸是不准笑的。他們會笑，就怕他們也會哭，會怒，會鬧起來。更何況坐着有版稅可抽，而一年之中，竟『祇聞其騷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呢？

這可見「幽默」在中國是不會有的。

這也可見我對於「論語」的悲觀，正非神經過敏。有版稅的尙且如此，還能希望那些炸彈滿空，河水漫野之處的人們來說「幽默」麼？恐怕連「騷音怨音」也不會有，「盛世元音」自然更其談不到。將來圓桌會議上也許有人列席，然而客人主賓之間，用不着「幽默」。甘地一回一回的不肯喫飯，而主人所辦的報章上，已有說應該給他鞭子的了。

這可見在印度也沒有「幽默」。

最猛烈的鞭撻了那主人們的是蕭伯納，而我們中國的有些紳士淑女們可又憎惡他了，這真是伯納「以無意得之，大奇」！然而也正是辦起「孝經」來的好文字：「此士大夫之孝也。」

「中庸」、「大學」都已新出，「孝經」是一定就要出來的；不過另外還要有「左傳」。在這樣的年頭，「論語」那里會辦得好；二十五本，已經要算是「不亦樂乎」的了。

（八月二十二日。）

小品文的危機

彷彿記得一兩月之前，曾在一種日報上見到記載着一個人的死去的文章，說他是收集『小擺設』的名人，臨末還有依稀的感喟，以為此人一死，『小擺設』的收集者在中國怕要絕迹了。

但可惜我那時不很留心，竟忘記了那日報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現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麼是『小擺設』了。但如果他出身舊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則只要不很破落，未將覺得沒用的東西賣給舊貨擔，就也許還能在塵封的廢物之中，尋出一個小小的鏡屏，玲瓏剔透的石塊，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動物，鏽得發綠的銅鑄的三腳癩蝦蟆：這就是所謂『小擺設』。先前，牠們陳列在書房

裏的時候，是各有其雅號的，譬如那三腳癩蝦蟆，應該稱爲『蟾蜍硯滴』之類，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現在呢，可要和牠的光榮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決不是窮人的東西，但也不是達官富翁家的陳設，他們所要的，是珠玉紮成的盆景，五彩繪畫的磁瓶。那只是所謂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須有幾十畝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須有幾間幽雅的書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較爲安閒，在客棧裏有一間長包的房子，書桌一頂，煙榻一張，癡足心閒，摩挲賞鑑。然而這境地，現在卻已經被世界的險惡的潮流沖得七顛八倒，像狂濤中的小船似的了。

然而就是在所謂『太平盛世』罷，這『小擺設』原也不是什麼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蘭亭序，至今還有『藝術品』之稱，但倘將這掛在萬里長城的牆頭，或供在雲岡的丈八佛像的足下，牠就渺小得看不見了，即使熱心者竭力指點，也不過令觀者生一種滑稽之感。何況在風沙撲面，狼虎成羣的時候，誰還有這許多閒工夫，來賞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呢。他們即使要悅目，所要的也是聳立于風沙中的大建築，要堅固而偉大，不必怎樣精；即使要滿意，所要的也是七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着什

麼雅。

美術上的『小擺設』的要求，這幻夢是已經破掉了，那日報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覺的地知道。然而對於文學上的『小擺設』——『小品文』的要求，卻正在越加旺盛起來，要求者以為可以靠着低訴或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這就是想別人一心看着六朝文絮，而忘記了自己是抱在黃河決口之後，淹得僅僅露出水面的樹梢頭。但這時卻只用得着掙扎和戰鬥。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掙扎和戰鬥的。晉朝的清言，早和牠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諷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榻胡塗的泥塘裏的光彩和鋒鏘。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卻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這種作風，也觸着了滿洲君臣的心病，費去許多助虐的武將的刀鋒，幫閒的文臣的筆鋒，直到乾隆年間，這纔壓制下去了。以後呢，就來了『小擺設』。

『小擺設』當然不會有大發展。到五四運動的時候，纔又來了一個展開，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之中，自然含着掙扎和戰鬥，但因為常常取法于英國的隨筆（*Essay*），所以也帶一點幽默和雍容；寫法也有漂亮和縝密的，這是爲了對于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爲特長者，白話文學也並非做不到。以後的路，本來明明更分明的掙扎和戰鬥，因為這原是萌芽于『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現在的趨勢，卻在特別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密，就是要牠成爲『小擺設』，供雅人的摩挲，並且想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由粗暴而變爲風雅了。

然而現在已經更沒有書桌；鴉片雖然已經公賣，煙具是禁止的，吸起來還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戰地或災區裏的人們來鑒賞罷——誰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夢。這種小品，上海雖正在盛行，茶話酒談，徧滿小報的攤子上，但其實是正如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衙堂裏拉扯她的生意，只好塗脂抹粉，在夜裏蹙到馬路上來了。

小品文就這樣的走到了危機。但我所謂危機，也如醫學上的所謂『極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復。麻醉性的作品，是將與麻醉者

和被麻醉者同歸于盡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牠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痺，牠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

（八月二十七日。）

九一八

陰天，晌午大風雨。看晚報，已有紀念這紀念日的文章，用風雨作材料了。明天的日報上，必更有千篇一律的作品。空言不如事實，且看看那些記事罷——

戴季陶講如何救國

（中央社）

南京十八日——國府十八日晨舉行紀念週，到林森、戴季陶、陳紹寬、朱家驊、呂超、魏懷賢國府職員等四百餘人，林主席領導行禮，繼戴講如何救國，略謂本日係九一八兩週年紀念，吾人於沈痛之餘，應想法達到救國目的，救國之道甚多，如道德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最近又有所謂航空運動及節約運動，前者之動機在於國防與交通上建設，此後吾人應從根本上設法增強國力，不應

只知向外國購買飛機，至於節約運動須一面消極的節省消費，一面積極的將金錢用於生產方面。在此國家危急之秋，吾人應該各就自己的職務上盡力量，根據總理的一貫政策，來做整個三民主義的實施。

吳敬恆講紀念意義

（中央社）

南京十八日——中央十八日晨八時舉行九一八二週年紀念大會，到中委汪兆銘、陳果夫、邵元冲、陳公博、朱培德、賀耀祖、王祺等暨中央工作人員共六百餘人，汪主席，由吳敬恆演講以精誠團結充實國力，為紀念九一八之意義，闡揚甚多，並指正愛國之道，詞甚警惕，至九時始散。

漢口靜默停止娛樂

（日聯社）

漢口十八日——漢口九一八紀念日華街各戶均揭半旗，省市兩黨部上午十時舉行紀念會，各戲院酒館等一律停業，上午十一時全市人民默禱五分鐘。

廣州禁止民衆遊行

（路透社）

廣州十八日——各公署與公共團體今晨均舉行九一八國恥紀念，中山紀

念堂晨間行紀念禮，演說者均抨擊日本對華之侵略，全城汽笛均大鳴，以警告民衆，且有飛機於行禮時散發傳單，惟民衆大游行，爲當局所禁，未能實現。

東京紀念祭及犬馬

(日聯社)

東京十八日——東京本日舉行九一八紀念日，下午一時在日比谷公會堂舉行陣亡軍人遺族慰安會，築地本願寺舉行軍馬軍犬軍鴿等之慰靈祭，在鄉軍人於下午六時開大會，靖國神社舉行陣亡軍人追悼會。

但在上海怎樣呢？先看租界——

雨絲風片倍覺消沈

今日之全市，既因雨絲風片之侵襲，愁雲慘霧之籠罩，更顯黯淡之象，但駕車遍遊全市，則殊難得見九一八特殊點綴，似較諸去年今日，稍覺消沈，但此非中國民衆之已漸趨於麻木，或者爲中國民衆已覺悟於過去標語口號之不足恃，祇有埋頭苦做之一道乎？所以今日之南市開北以及租界區域，情形異常平安，道途之間，除警務當局多派警探在衝要之區，嚴密戒備外，簡直無甚可以紀

述者。

以上是見于大美晚報的，很爲中國人祝福。至華界情狀，卻須看大晚報的記載了——

今日九一八

華界戒備

公安局據密報防反動

今日爲『九一八』日本侵略東北國難二週紀念，市公安局長文鴻恩，昨據密報，有反動份子，擬藉國難紀念爲由，秘密召集無知工人，乘機開會，企圖煽惑搗亂秩序等語，文局長核報後，即訓令各區所隊，仍照去年『九一八』實施特別戒備辦法，除通告該局各科處於今晨十時許，在局長辦公廳前召集全體職員，及警察總隊第三中隊警士，舉行『九一八』國難紀念，同時併行紀念週外，並飭督察長李光曾派全體督察員，男女檢查員，分赴中華路，民國路，方浜路，南陽橋，唐家灣，斜橋等處，會同各區所警士，在各要隘街衢，及華租界接壤之處，自上午八時至十一時半，中午十一時半至三時，下午三時至六時半，分三班輪

流檢查行人。南市大吉路公共體育場，滬西曹家渡三角場，閘北譚子灣等處，均派大批巡邏警士，禁止集會遊行。製造局路之西，徐家匯區域內主要街道，尤宜特別注意，如遇發生事故，不能制止者，即向麗園路報告市保安處第二團長處置，凡工廠林立處所，加派雙崗駐守，紅色車巡隊，沿城環行駛巡，形勢非常壯嚴。該局偵緝隊長盧英，飭偵緝領班陳光炎，陳才福，唐炳祥，夏品山，各率偵緝員，分頭密赴曹家渡，白利南路，膠州路及南市公共體育場等處，嚴密暗探反動份子行動，以資防範，而遏亂萌。公共租界暨法租界兩警務處，亦派中西探員出發搜查，以防反動云。

『紅色車』是囚車，中國人可坐，然而從中國人看來，卻覺得『形勢非常壯嚴』云。記得前兩天（十六日）出版的生活所載的兩年的教訓裏，有一段說——

『第二，我們明白誰是友誰是仇了。希特勒在德國民族社會黨大會中說：「德國的仇敵，不在國外，而在國內。」北平整委會主席黃郛說：「和共抗日之說，實為謬論；剿共和外方為救時救黨上策。」我們卻要說「民族的仇敵，不僅

是帝國主義，而是出賣民族利益的帝國主義走狗們。」民族反帝的真正障礙在那裏，還有比這過去兩年的事實指示得更明白嗎？

現在再來一個切實的註腳：分明的鐵證還有上海華界的『紅色車』是一天裏的大教訓！

年年的這樣的情狀，都被時光所埋沒了，今夜作此，算是紀念文，倘中國人而終不至被害盡殺絕，則以貽我們的後來者。

（是夜，記。）

偶 成

九月二十日的申報上，有一則嘉善地方的新聞，摘錄起來，就是——

『本縣大窰鄉沈和聲與子林生，被著匪石塘小弟綁架而去，勒索三萬元。沈姓家以中人之產，遷延未決。詎料該幫股匪乃將沈和聲父子及蘇境方面綁來肉票，在丁棚北，北蕩灘地方，大施酷刑。法以布條遍貼背上，另用生漆塗敷，俟其稍乾，將布之一端，連皮揭起，則痛澈心肺，哀號呼救，慘不忍聞。時為該處居民目覩，惻然心傷，盡將慘狀報告沈姓，速即往贖，否則恐無生還。幫匪手段之酷，洵屬駭聞。』

『酷刑』的記載，在各地方的報紙上是時時可以看到的，但我們只在看見時覺得『酷』，不久就忘記了，而實在也真是記不勝記。然而酷刑的方法，卻決不是突然就會發

明，一定都有牠的師承或祖傳，例如這石塘小弟所采用的，便是一個古法，見于士大夫未必肯看，而下等人卻大抵知道的說岳全傳一名精忠傳上，是秦檜要岳飛自認『漢奸』逼供之際所用的方法，但使用的材料，卻是麻條和魚鱗。我以為生漆之說，是未必的確的，因為這東西很不容易乾燥。

『酷刑』的發明和改良者，倒是虎吏和暴君，這是他們唯一的事業，而且也有工夫來考究。這是所以威民，也所以除奸的，然而老子說得好，『為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有被刑的資格的也就來玩一個『剪竊』。張獻忠的剝人皮，不是一種駭聞麼？但他之前已有一位剝了『逆臣』景清的皮的永樂皇帝在。

奴隸們受慣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對人應該用酷刑。

但是，對於酷刑的效果的意見，主人和奴隸們是不一樣的。主人及其幫閒們，多是智識者，他能推測，知道酷刑施之于敵對，能夠給與怎樣的痛苦，所以會精心結撰，進步起來。奴才們卻一定是愚人，他不能『推己及人』，更不能推想一下，就『感同身受』。只要有權，會采用成法自然也難說，然而他的主意，是沒有智識者所測度的那麼慘厲的。綏

拉菲摩維支在鐵流裏寫農民殺掉了一個貴人的小女兒，那母親哭得很淒慘，他卻詫異道，哭什麼呢，我們死掉多少小孩子，一點也沒哭過。他不是殘酷，他一向不知道人命會這麼寶貴，他覺得奇怪了。

奴隸們受慣了豬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們無異于豬狗。

用奴隸或半奴隸的幸福者，向來只怕『奴隸造反』，真是無怪的。

要防『奴隸造反』就更加用『酷刑』，而『酷刑』卻因此更到了末路。在現代，鎗斃是早已不足為奇了，梟首陳屍，也只能博得民衆暫時的鑒賞，而搶劫，綁架，作亂的還是不減少，並且連綁匪也對於別人用起酷刑來了。酷的教育，使人們見酷而不再覺其酷，例如無端殺死幾個民衆，先前是大家就會嚷起來的，現在卻只如見了日常茶飯事。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沒有感覺的癩象一樣了，但正因為成了癩皮，所以又會踏着殘酷前進，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還是毫無辦法的。

（九月二十日。）

漫與

地質學上的古生代的秋天，我們不大明白了，至于現在，卻總是相差無幾。假使前年是肅殺的秋天，今年就成了淒涼的秋天，那麼，地球的年齡，怕比天文學家所豫測的最短的數目還要短得多多罷。但人事卻轉變得真快，在這轉變中的人，尤其是詩人，就感到了不同的秋，將這感覺，用悲壯的，或淒惋的句子，傳給一切平常人，使彼此可以應付過去，而天地間也常有新詩存在。

前年實在好像是一個悲壯的秋天，市民捐錢，青年拚命，笳鼓的聲音也從詩人的筆下湧出，彷彿真要『投筆從戎』似的。然而詩人的感覺是銳敏的，他未始不知道國民的赤手空拳，所以只好讚美大家的殉難，因此在悲壯裏面，便埋伏着一點空虛。我所記得的，

是邵冠華先生的醒起來罷同胞（民國日報所載）裏的一段——

「同胞，醒起來罷，

踢開了弱者的心，

踢開了弱者的腦，

看，看，

看同胞們的血噴出來了，

看同胞們的肉割開來了，

看同胞們的屍體掛起來了。」

鼓聲之聲要在前線，當進軍的時候，是「作氣」的，但尙且要「再而衰，三而竭」，倘在並無進軍的準備的處所，那就完全是「散氣」的靈丹了，倒使別人的緊張的心情，由此轉成弛緩。所以我曾比之于「嚎喪」，是送死的妙訣，是喪禮的收場，從此使生人又可以，在別一境界中，安心樂意的活下去。歷來的文章中，化「敵」爲「皇」，稱「逆」爲「我朝」，這樣的悲壯的文章就是其間的「蝴蝶鉸」，但自然，作手是不必同出于一人的。然

而從詩人看來，據說這些話乃是一種『狂吠。』

不過事實真也比評論更其不留情面，僅在這短短的兩年中，昔之義軍，已名『匪徒』，而有些『抗日英雄』卻早已僑寓姑蘇了，而且連捐款也發生了問題。九一八的紀念日，則華界但有囚車隨着武裝巡捕梭巡，這囚車並非『意圖』拘禁敵人或漢奸，而是專爲『意圖乘機搗亂』的『反動分子』所豫設的寶座。天氣也真是陰慘，狂風驟雨，報上說是『颶風』，是天地在爲中國飲泣，然而在天地之間——人間，這一日卻『平安』的過去了。

于是就成了雖然有些慘淡，卻很『平安』的秋天，正是一個喪家屈了除服之期的景象。但這景象，卻又與詩人非常適合的，我在醒起來罷同胞的同一作家的『秋』的『黃昏』（九月二十五日時事新報所載）裏，聽到了幽咽而舒服的聲調——

『我到了秋天，便會傷感；到了秋天的黃昏，便會流淚，我已很感覺到我的傷感，是受着秋風的波動而興奮地展開，同時自己又像會發現自己的環境是最適合於秋天，細細地撫摩着秋天在自然裏發出的音波，我知道我的命運使我

成爲秋天的人……」

釘梢，現在中國所流行的，是無賴子對於摩登女郎，和偵探對於革命青年的釘梢，而對於文人學士們，卻還很少見。假使追躡幾月或幾年試試罷，就會看見許多怎樣的情隨事遷，到底頭頭是道的詩人。

一個活人，當然是總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隸，也還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隸，打熬着，並且不平着，掙扎着，一面『意圖』掙脫以至實行掙脫的，即使暫時失敗，還是套上了鐐銬罷，他卻不過是單單的奴隸。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別人永遠安住于這生活。就因爲奴羣中有這一點差別，所以使社會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別，而在文學上，就分明的顯現了麻醉的和戰鬥的的不同。

（九月二十七日。）

世故三昧

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據我的經驗，得到『深于世故』的惡諛者，卻還是因為『不通世故』的緣故。現在我假設以這樣的話，來勸導青年人——

『如果你遇見社會上有不平事，萬不可挺身而出，講公道話，否則，事情倒會移到你的頭上來，甚至于會被指作反動分子的。如果你遇見有人被冤枉，被誣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萬不可挺身而出，去給他解釋或分辯，否則，你就會被人說是他的親戚，或得了

他的賄賂；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爲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較有名，那便是黨羽。例如我自己罷，給一個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人們就說她是我的小姨；紹介一點科學的文藝理論，人們就說得了蘇聯的盧布。親戚和金錢，在目下的中國，關係也真是大，事實給與了教訓，人們看慣了，以爲人人都脫不了這關係，原也無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實也並不真相信，只是說着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爲了謠言，弄得凌遲碎剮，像明末的鄭鄴那樣了，和自己也並不相干，總不如有趣有趣的緊要。這時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掃興，結果還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個經驗。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裏做「官僚」，常聽得同事說，某女學校的學生，是可以叫出來嫖的，連機關的地址門牌，也說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過這條街，一個人對於壞事情，是記性好一點的，我記起來了，便留心着那門牌，但這一號，卻是一塊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間很破爛的小屋，是幾個山東人住着賣水的地方，決計做不了別用。待到他們又在談着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我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後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我事後纔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致，是不應該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問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開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連臉上也不顯出心裏的是非的模樣來……』

這是處世法的精義，只要黃河不流到腳下，炸彈不落在身邊，可以保管一世沒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話爲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許要以爲我是在教壞了他們的子弟。嗚呼，那麼，一片苦心，竟是白費了。

然而倘說中國現在正如唐虞盛世，卻又未免是『世故』之談。耳聞目覩的不算，單是看看報章，也就可以知道社會上有多少不平，人們有多少冤抑。但對於這些事，除了有時或有同業，同鄉，同族的人們來說幾句呼籲的話之外，利害無關的人的義憤的聲音，我們是很少聽到的。這很分明，是大家不開口；或者以爲和自己不相干；或者連『以爲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沒有。『世故』深到不自覺其『深于世故』，這纔真是『深于世故』的了。這是中國處世法的精義中的精義。

而且，對於看了我的勸導青年人的話，心以爲非的人物，我還有一下反攻在這里。他是我爲狡猾的。但是，我的話裏，一面固然顯示着我的狡猾，而且無能，但一面也顯示着

社會的黑暗。他單責個人，正是最穩妥的辦法，倘使兼責社會，可就得站出去戰鬥了。責人的『深于世故』而避開了『世』不談，這是更『深于世故』的玩藝，倘若自己不覺得，那就更深更深了，離三味境蓋不遠矣。

不過凡事一說，即落言筌，不再能得三味。說『世故三味』者，即非『世故三味』。三味真諦，在行而不言；我現在一說『行而不言』，卻又失了真諦，離三味境蓋益遠矣。

一切善知識，心知其意可也，噯！

（十月十三日。）

謠言世家

雙十佳節，有一位文學家大名湯增敦先生的，在時事新報上給我們講光復時候的杭州的故事。他說那時杭州殺掉許多駐防的旗人，辨別的方法，是因為旗人叫『九』爲『鈎』的，所以要他說『九百九十九』一露馬腳，刀就砍下去了。

這固然是頗武勇，也頗有趣的。但是，可惜是謠言。

中國人裏，杭州人是比較的文弱的人。當錢大王治世的時候，人民被刮得衣褲全無，只用一片瓦掩着下部，然而還要追捐，除被打得麁一般叫之外，並無貳話。不過這出于宋人的筆記，是謠言也說不定的。但宋明的末代皇帝，帶着沒落的闖人，和暮氣一同滔滔的逃到杭州來，卻是事實，苟延殘喘，要大家有剛決的氣魄，難不難。到現在，西子湖邊還多是

搖搖擺擺的雅人；連流氓也少有浙東似的『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打架。自然，倘有軍閥做着後盾，那是也會格外的撒潑的，不過當時實在並無敢于殺人的風氣，也沒有樂于殺人的人們。我們只要看舉了老成持重的湯贛仙先生做都督，就可以知道是不會流血的了。

不過戰事是有的。革命軍圍住旗營，開鎗打進去，裏面也有時打出來。然而圍得並不緊，我有一個熟人，白天在外面逛，晚上卻自進旗營睡覺去了。

雖然如此，駐防軍也終于被擊潰，旗人降服了，房屋被充公是有的，卻並沒有殺戮。口糧當然取消，各人自尋生計，開初倒還好，後來就遭災。

怎麼會遭災的呢？就是發生了謠言。

杭州的旗人一向優游于西子湖邊，秀氣所鍾，是聰明的，他們知道沒有了糧，只好做生意，于是賣糕的也有，賣小菜的也有。杭州人是客氣的，並不歧視，生意也還不壞。然而祖傳的謠言起來了，說是旗人所賣的東西，裏面都藏着毒藥。這一下子就使漢人避之惟恐不遠，但倒是怕旗人來毒自己，並不是自己想去害旗人。結果是他們所賣的糕餅小菜，毫

無生意，只得在路邊出賣那些不能下毒的家具。家具一完，塗窮路絕，就一敗塗地了。這是杭州駐防旗人的收場。

笑裏可以有刀，自稱酷愛和平的人民，也會有殺人不見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謠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古時候無須提起了，即在近五十年來，甲午戰敗，就說是李鴻章害的，因為他兒子是日本的駙馬，罵了他小半世；庚子拳變，又說洋鬼子是挖眼睛的，因為造藥水，就亂殺了一大通。下毒學說起于辛亥光復之際的杭州，而復活于近來排日的時候。我還記得每有一回謠言，就總有誰被誣為下毒的好細，給誰平白打死了。

謠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謠言殺人，也以謠言被殺的。

至于用數目來辨別漢滿之法，我在杭州倒聽說是出于湖北的荆州的，就是要他們數一二三四，數到『六』字，讀作上聲，便殺卻。但杭州離荆州太遠了，這還是一種謠言也難說。

我有時也不大能够分清那句是謠言，那句是真話了。

（十月十三日。）

關於婦女解放

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女子與小人歸在一類裏，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親。後來的道學先生們，對於母親，表面上總算是敬重的了，然而雖然如此，中國的爲母的女性，還受着自己兒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輕蔑。

辛亥革命後，爲了參政權，有名的沈佩貞女士曾經一腳踢倒過議院門口的守衛。不過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們男人去踢罷，他一定會還踢你幾腳。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還有，現在有些太太們，可以和闊男人並肩而立，在碼頭或會場上照一個照相；或者當汽船飛機開始行動之前，到前面去敲碎一個酒瓶（這或者非小姐不可也說不定，我不知道那詳細了），也還是做女子的便宜的地方。此外，又新有了各樣的職業，

除女工，爲的是她們工錢低，又聽話，因此爲廠主所樂用的不算外，別的就大抵只因爲是女子，所以一面雖然被稱爲『花瓶』，一面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榮的廣告。男子倘要這麼突然的飛黃騰達，單靠原來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變狗不可。

這是五四運動後，提倡了婦女解放以來的成績。不過我們還常常聽到職業婦女的痛苦的呻吟，評論家的對於新式女子的譏笑。她們從閨閣走出，到了社會上，其實是又成爲給大家開玩笑，發議論的新資料了。

這是因爲她們雖然到了社會上，還是靠着別人的『養』；要別人『養』，就得聽人的嘮叨，甚至至于侮辱。我們看看孔夫子的嘮叨，就知道他是爲了要『養』而『難』，『近之』、『遠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緣故。這也是現在的男子漢大丈夫的一般的歎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沒有消滅『養』和『被養』的界限以前，這歎息和苦痛是永遠不會消滅的。

這並未改革的社會裏，一切單獨的新花樣，都不過一塊招牌，實際上和先前並無兩樣。拿一匹小鳥關在籠中，或給站在竿子上，地位好像改變了，其實還只是一樣的在給別

人做玩意，一飲一啄，都聽命于別人。俗語說：『受人一飯，聽人使喚，』就是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經濟權，我以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話。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別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別，然而地位卻應該同等。必須地位同等之後，纔會有真的女人和男人，纔會消失了歎息和苦痛。

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戰鬥。但我並非說，女人應該和男人一樣的拿鎗，或者只給自己的孩子吸一隻奶，而使男子去負擔那一半。我只以為應該不自苟安于目前暫時的位置，而不斷的為解放思想、經濟等等而戰鬥。解放了社會，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單為了現存的惟婦女所獨有的桎梏而鬪爭，也還是必要的。

我沒有研究過婦女問題，倘使必須我說幾句，就只有這一點空話。

（十月二十一日。）

火

普洛美修斯偷火給人類，總算是犯了天條，貶入地獄。但是，鑽木取火的燧人氏卻似乎沒有犯竊盜罪，沒有破壞神聖的私有財產——那時候，樹木還是無主的公物。然而燧人氏也被忘卻了，到如今只見中國人供火神菩薩，不見供燧人氏的。

火神菩薩只管放火，不管點燈。凡是火着就有他的份。因此，大家把他供養起來希望他少作惡。然而如果他不作惡，他還受得着供養麼，你想？

點燈太平凡了。從古至今，沒有聽到過點燈出名的名人，雖然人類從燧人氏那里學會了點火已經有五六千年的時間。放火就不然。秦始皇放了一把火——燒了書沒有燒人；項羽入關又放了一把火——燒的是阿房宮不是民房（？——待考）……羅馬的

一個什麼皇帝卻放火燒百姓了；中世紀正教的僧侶就會把異教徒當柴火燒，間或還灌上油。這些都是一世之雄。現代的希特拉就是活證人。如何能不供養起來。何況現今是進化時代，火神菩薩也代代跨竈的。

譬如說罷，沒有電燈的地方，小百姓不顧什麼國貨年，人人都要買點洋貨的煤油，晚上就點起來：那麼幽黯的黃澄澄的光線映在紙窗上，多不大方！不准，不准這麼點燈！你們如果要光明的話，非得禁止這樣『浪費』煤油不可。煤油應當扛到田地裏去，灌進噴筒，呼啦呼啦的噴起來……一場大火，幾十里路的延燒過去，稻禾，樹木，房舍——尤其是草棚——一會兒都變成飛灰了。還不夠，就有燃燒彈，硫磺彈，從飛機上面扔下來，像上海一二八的大火似的，够燒幾天幾晚。那纔是偉大的光明呵。

火神菩薩的威風是這樣的。可是說起來，他又不承認：火神菩薩據說原是保佑小民的，至于火災，卻要怪小民自不小心，或是爲非作歹，縱火搶掠。

誰知道呢？歷代放火的名人總是這樣說，卻未必總有人信。

我們只看見點燈是平凡的，放火是雄壯的，所以點燈就被禁止，放火就受供養。你不

見海京伯馬戲團歷：宰了耕牛餵老虎，原是這年頭的『時代精神』

(十一月二日。)

論翻印木刻

麥綏萊勒的連環圖畫四種出版並不久，日報上已有了種種的批評，這是向來的美術書出版後未能遇到的盛況，可見讀書界對於這書，是十分注意的。但議論的要點，和去年已不同：去年還是連環圖畫是否可算美術的問題，現在卻已經到了看懂這些圖畫的難易了。

出版界的進行可沒有評論界的快。其實，麥綏萊勒的木刻的翻印，是還在證明連環圖畫確可以成爲藝術這一點的。現在的社會上，有種種讀者層，出版物自然也就有種種，這四種是供給智識者層的圖畫。然而爲什麼有許多地方很難懂得呢？我以爲是由于經歷之不同。同是中國人，倘使曾經見過飛機救國或『下蛋』則在圖上看見這東西，卽刻

就懂，但若歷來未嘗躬逢這些盛典的人，恐怕只能看作風箏或蜻蜓罷了。

有一種自稱『中國文藝年鑑社』而實是匿名者們所編的中國文藝年鑑在牠的所謂『鳥瞰』中，曾經說我所發表的連環圖畫辯護雖將連環圖畫的藝術價值告訴了蘇汶先生，但『無意中卻把要是德國板畫那類藝術作品搬到中國來，是否能爲一般大衆所理解，即是否還成其爲大衆藝術的問題忽略了過去，而且這種解答是對大衆化的正題沒有直接意義的。』這真是倘不是能編中國文藝年鑑的選家，就不至于說出口來的聰明話，因爲我本也『不』在討論將『德國板畫搬到中國來，是否爲一般大衆所理解；』所辯護的只是連環圖畫可以成爲藝術，使青年藝術學徒不被曲說所迷，敢于創作，並且逐漸產生大衆化的作品而已。假使我真如那編者所希望，『有意的』來說德國板畫是否就是中國的大衆藝術，這可至少也得歸入『低能』一類裏去了。

但是，假使一定要問：『要是德國板畫那類藝術作品搬到中國來，是否能爲一般大衆所理解』呢？那麼，我也可以回答：假使不是立方派，未來派等等的古怪作品，大概該能够理解一點。所理解的可以比看一本中國文藝年鑑多，也不至于比看一本『西湖十景』

少。風俗習慣，彼此不同，有些當然是莫明其妙的，但這是人物，這是屋宇，這是樹木，卻能够懂得，到過上海的，也就懂得畫裏的電燈，電車，工廠。尤其合式的是所畫的是故事，易于講通，易于記得。古之雅人，曾謂婦人俗子，看畫必問這是什麼故事，大可笑。中國的雅俗之分，就在此：雅人往往說不出他以為好的畫的內容來，俗人卻非問內容不可。從這一點看，連環圖畫是宜于俗人的，但我在連環圖畫辯護中，已經證明了牠是藝術，傷害了雅人的高
超了。

然而，雖然只對於智識者，我以為介紹了麥綏萊的作品也還是不夠的。同是木刻，也有刻法之不同，有思想之不同，有加字的，有無字的，總得翻印好幾種，纔可以窺見現代外國連環圖畫的大概。而翻印木刻畫，也較易近真，有益于觀者。我常常想，最不幸的是在中國的青年藝術學徒了，學外國文學可看原書，學西洋畫卻總看不到原畫。自然，翻板是有的，但是，將一大幅壁畫縮成明信片那麼大，怎能看出真相？大小是很有關係的，假使我們將象縮小如豬，老虎縮小如鼠，怎麼還會令人覺得原先那種氣魄呢。木刻卻小品居多，所以翻刻起來，還不至于大相遠。

但這還僅就介紹給一般智識者的讀者層而言，倘爲藝術學徒設想，鋅板的翻印也還不夠。太細的線，鋅板上是容易消失的，即使是粗線，也能因強水浸蝕的久暫而不同，少浸太粗，久浸就太細，中國還很少製板適得其宜的名工。要認真，就只好來用玻璃板，我翻印的『士敏土之圖』二百五十本，在中國便是首先的試驗。施蛰存先生在大晚報附刊的火炬上說：『說不定他是像魯迅先生印珂羅版本木刻圖一樣的是私人精印本，屬於罕見書之列，』就是在譏笑這一件事。我還親自聽到過一位青年在這『罕見書』邊說，寫着只印二百五十部，是騙人的，一定印的很多，印多報少，不過想擡高那書價。

他們自己沒有做過『私人精印本』的可笑事，這些笑罵是都無足怪的。我只因爲想供給藝術學徒以較可靠的木刻翻本，就用原畫來製玻璃版，但製這版，是每製一回只能印三百幅的，多印即須另製，假如每製一幅則只印一張或多至三百張，製印費都是三元，印三百以上到六百張即需六元，九百張九元，外加紙張費。倘在大書局，大官廳，即使印一萬二千本原也容易辦，然而我不過一個『私人』並非繁銷書，而竟來『精印』，那當然不免爲財力所限，只好單印一板了。但幸而還好，印本已經將完，可知還有人看見；至于

爲一般的讀者，則早已用鋅板複製，插在譯本士敏土裏面了，然而編輯兼批評家卻不屑道。

人不嚴肅起來，連指導青年也可以當作開玩笑，但僅印十來幅圖，認真地想過幾回的人卻也有的，不過自己不多說。我這回寫了出來，是在向青年藝術學徒說明珂羅板一板只印三百部，是製板上普通的事，並非故意要造『罕見書』並且希望有更多好事的『私人』不爲不負責任的話所欺，大家都來製造『精印本』

（十一月六日。）

『木刻創作法』序

地不問東西，凡木刻的圖版，向來是畫管畫，刻管刻，印管印的。中國用得最早，而照例也久經衰退；清光緒中，英人傅蘭雅氏編印格致彙編，插圖就已非中國刻工所能刻，精細的必需由英國運了圖版來。那就是所謂『木口木刻』也。即『複製木刻』和用在編給印度人讀的英文書，後來也就移給中國人讀的英文書上的插畫，是同類的。那時我還是一個兒童，見了這些圖，便震驚于牠的精工活潑，當作寶貝看。到近幾年，纔知道西洋還有一種由畫家一手造成的版畫，也就是原畫，倘用木版，便叫作『創作木刻』，是藝術家直接的創作品，毫不假手于刻者和印者的。現在我們所要介紹的，便是這一種。

爲什麼要介紹呢？據我個人的私見，第一是因爲好玩。說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經，

但我們鈔書寫字太久了，誰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會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掛在牆壁上的畫，那豈不是更其好？倘有得到名畫的力量的人物，自然是無須乎此的，否則，一張什麼複製縮小的東西，實在遠不如原版的木刻，既不失真，又省耗費。自然，也許有人要指爲『要以「今雅」立國』的，但比起『古雅』來，不是已有『古』『今』之別了麼？

第二，是因爲簡便。現在的金價很貴了，一個青年藝術學徒想畫一幅畫，畫布顏料，就得化一大批錢；畫成了，倘使沒法展覽，就只好請自己看。木刻是無需多化錢的，只用幾把刀在木頭上劃來劃去——這也許未免說得太容易了——就如印人的刻印一樣，可以成爲創作，作者也由此得到創作的歡喜。印了出來，就能將同樣的作品，分給別人，使許多人一樣的受到創作的歡喜。總之，是比別種作法的作品，普遍性大得遠了。

第三，是因爲有用。這和『好玩』似乎有些衝突，但其實也不盡然的，要看所玩的是什麼。打馬將恐怕是終于沒有出息的了；用火藥做花砲玩，推廣起來卻就可以造鎗礮。大礮，總算是實用不過的罷，而安特萊夫一有錢，卻將牠裝在自己的庭園裏當玩藝。木刻原是小富家兒藝術，然而一用在刊物的裝飾，文學或科學書的插畫上，也就成了大家的東

西，是用不着多說的。

這實在是正合于現代中國的一種藝術。

但是至今沒有一本講說木刻的書，這纔是第一本。雖然稍簡略，卻已經給了讀者一個大意。由此發展下去，路是廣大得很。題材會豐富起來的，技藝也會精鍊起來的，採取新法，加以中國舊日之所長，還有開出一條新的路徑來的希望。那時作者各將自己的本領和心得，貢獻出來，中國的木刻界就會發生光燄。這書雖然因此要成爲不過一粒星星之火，但也够有歷史上的意義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魯迅記。

作文秘訣

現在竟還有人寫信來問我作文的秘訣。

我們常常聽到：拳師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學全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讓他稱雄。在實際上，這樣的事情也並非全沒有，逢蒙殺羿就是一個前例。逢蒙遠了，而這種古氣是沒有消盡的，還加上了後來的『狀元癮』，科舉雖然久廢，至今總還要爭『唯一』，爭『最先』。遇到有『狀元癮』的人們，做教師就危險，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這位新拳師來教徒弟時，卻以他的先生和自己爲前車之鑒，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于三四手，于是拳術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還有，做醫生的有秘方，做廚子的有祕法，開點心鋪子的有祕傳，爲了保全自家的衣

食，聽說這還只授兒婦，不教女兒，以免流傳到別人家裏去。『秘』是中國非常普遍的東西，連關於國家大事的會議，也總是『內容非常秘密』，大家不知道。但是，作文卻好像偏偏並無祕訣，假使有，每個作家一定是傳給子孫的了，然而祖傳的作家很少見。自然，作家的孩子們，從小看慣書籍紙筆，眼格也許比較的可以大一點罷，不過不見得就會做。目下的刊物上，雖然常見什麼『父子作家』『夫婦作家』的名稱，彷彿真能從遺囑或情書中，密授一些什麼祕訣一樣，其實乃是肉麻當有趣，妄將做官的關係，用到作文上去了。

那麼，作文真就毫無祕訣麼？卻也並不。我曾經講過幾句做古文的祕訣，是要通篇都有來歷，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個人其實並沒有說什麼；也就是『事出有因』而又『查無實據』。到這樣，便『庶幾乎免于大過也矣』了。簡而言之，實不過要做得『今天天氣，哈哈……』而已。

這是說內容。至于修辭，也有一點祕訣：一要蒙朧，二要難懂。那方法，是縮短句子，多用難字。譬如罷，作文論秦朝事，寫一句『秦始皇乃始燒書』，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須翻譯一下，使牠不容易一目了然纔好。這時就用得着爾雅、文選了，其實是只要不給別人知道，查

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動手來改，成爲『始皇始焚書』就有有些『古』起來，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簡直有了班馬氣，雖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這樣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稱爲『學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雜誌上投稿。

我們的古之文學大師，就常常玩着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龍聲，餘分閭位』就將四句長句，縮成八字的；楊雄先生的『蠢迪檢柙』就將『動由規矩』這四個平常字，翻成難字的。『綠野仙蹤』記塾師詠『花』有句云：『媳釵俏矣兒書廢，哥罐聞焉嫂棒傷。』自說意思是兒婦折花爲釵，雖然俏麗，但恐兒子因而廢讀；下聯較費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來，沒有花瓶，就插在瓦罐裏，以嗅花香，他嫂嫂爲防微杜漸起見，竟用棒子連花和罐一起打壞了。這算是對於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實是和楊班並無不合的，錯只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這一個所謂『錯』就使文選之類在遺老遺少們的心眼裏保住了威靈。

做得蒙朧，這便是所謂『好』麼？答曰：也不盡然，其實是不過掩了醜。但是，『知恥近

乎勇，』掩了醜，也就彷彿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頭髮，中年婦人罩上面紗，就都是蒙朧術。人類學家解釋衣服的起源有三說：一說是因爲男女知道了性的羞恥心，用這來遮羞；一說卻以爲倒是用這來刺激；還有一種是說因爲老弱男女，身體衰瘦，露着不好看，蓋上一些東西，藉此掩掩醜的。從修辭學的立場上看起來，我贊成後一說。現在還常有駢四儷六，典麗堂皇的祭文、輓聯、宣言、通電，我們倘去查字典，翻類書，剝去牠外面的裝飾，翻成白話文，試看那剩下的是怎樣的東西呵！

不懂當然也好的。好在那里呢？即好在『不懂』中。但所慮的是好到令人不能說好醜，所以還不如做得牠『難懂』：有一點懂，而下一番苦功之後，所懂的也比較的多起來。我們是向來很有崇拜『難』的脾氣的，每餐喫三碗飯，誰也不以爲奇，有人每餐要喫十八碗，就鄭重其事的寫在筆記上；用手穿針沒有人看，用腳穿針就可以搭帳篷賣錢；一幅畫片，平淡無奇，裝在匣子裏，挖一個洞，化爲西洋鏡，人們就張着嘴熱心的要看了。況且同是一事，費了苦功而達到的，也比並不費力而達到的的可貴。譬如到什麼廟裏去燒香罷，到山上的，比到平地上的可貴；三步一拜纔到廟裏的廟，和坐了轎子一徑擡到的廟，即使

同是這廟，在到達者的心裏的可貴的程度是大有高下的。作文之貴乎難懂，就是要使讀者三步一拜，這纔能夠達到一點目的的妙法。

寫到這里，成了所講的不但只是做古文的祕訣，而且是做騙人的古文的祕訣了。但我想，做白話文也沒有什麼大兩樣，因為牠也可以夾些僻字，加上蒙朧或難懂，來施展那變戲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調，就是『白描』。

『白描』卻並沒有祕訣。如果要說有，也不過是和障眼法反一調：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而已。

（十一月十日。）

搗鬼心傳

中國人又很有些喜歡奇形怪狀，鬼鬼祟祟的脾氣，愛看古樹發光比大麥開花的多，其實大麥開花他向來也沒有看見過。於是怪胎畸形，就成爲報章的好資料，替代了生物學的常識的位置了。最近在廣告上所見的，有像所謂兩頭蛇似的兩頭四手的胎兒，還有從小肚上生出一隻腳來的三腳漢子。固然，人有怪胎，也有畸形，然而造化的本領是有限，他無論怎麼怪，怎麼畸，總有一個限制：孿兒可以連背，連腹，連臀，連脅，或竟駢頭，卻不會將頭生在屁股上；形可以駢拇，枝指，缺肢，多乳，卻不會兩腳之外添出一隻腳來，好像『買兩送一』的買賣。天實在不及人之能搗鬼。

但是，人的搗鬼，雖勝于天，而實際上本領也有限。因爲搗鬼精義，在切忌發揮，亦即必

須含蓄。蓋一加發揮，能使所搗之鬼分明，同時也生限制，故不如含蓄之深遠，而影響卻又因而模糊了。『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之所謂『有限』者以此。

清朝人的筆記裏，常說羅兩峯的鬼趣圖，真寫得鬼氣拂拂；後來那圖由文明書局印出來了，卻不過一個奇瘦，一個矮胖，一個臃腫的模樣，並不見得怎樣的出奇，還不如只看筆記有趣。小說上的描摹鬼相，雖然竭力，也都不足以驚人，我覺得最可怕的還是晉人所記的臉無五官，渾淪如雞蛋的山中厲鬼。因為五官不過是五官，縱使苦心經營，要牠兇惡，總也逃不出五官的範圍，現在使牠渾淪得莫名其妙，讀者也就怕得莫名其妙了。然而其『弊』也是印象的模糊。不過較之寫些『青面獠牙』、『口鼻流血』的笨伯，自然聰明得遠。

中華民國人的宣布罪狀大抵是十條，然而結果大抵是無效。古來儘多壞人，十條不過如此，想引人的注意以至活動是決不會的。駱賓王作討武曌檄，那『入宮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這幾句，恐怕是很費點心機的了，但相傳武后看到這里，不過微微一笑。是的，如此而已，又怎麼樣呢？聲罪致討的明文，那力量往往遠不如交頭

接耳的密語，因爲一是分明，一是莫測的。我想假使當時駱賓王站在大衆之前，只是攢眉搖頭，連稱『壞極壞極』，卻不說出其所謂壞的實例，恐怕那效力會在文章之上的罷。『狂飈文豪』高長虹攻擊我時，說道劣迹多端，倘一發表，便即身敗名裂，而終于並不發表，是深得搗鬼正脈的；但也竟無大效者，則與廣泛俱來的『模胡』之弊爲之也。

明白了這兩例，便知道治國平天下之法，在告訴大家以有法，而不可明白切實的說出何法來。因爲一說出，即有言，一有言，便可與行相對照，所以不如示之以不測。不測的威稜使人萎傷，不測的妙法使人希望——饑荒時生病，打仗時做詩，雖若與治國平天下不相干，但在莫明其妙中，卻能令人疑爲跟着自有治國平天下的妙法在——然而其『弊』也，卻還是照例的也能在模胡中疑心到所謂妙法，其實不過是毫無方法而已。

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

（十一月二十二日。）

家庭爲中國之基本

中國的自己能釀酒，比自己來種鴉片早，但我們現在只聽說許多人躺着吞雲吐霧，卻很少見有人像外國水兵似的滿街發酒瘋。唐宋的踢球，久已失傳，一般的娛樂是躲在家裏徹夜又麻雀。從這兩點看起來，我們在從露天下漸漸的躲進家裏去，是無疑的。古之上海文人，已嘗慨乎言之，曾出一聯，索人屬對道：『三鳥害人鴉雀鴿，』『鴿』是彩票，雅號獎券，那時卻稱爲『白鴿票』的。但我不知道後來有人對出了沒有。

不過我們也並非滿足于現狀，是身處斗室之中，抽鴉片者享樂着幻境，又麻雀者心儀于好牌。簷下放起爆竹，是在將月亮從天狗嘴裏救出；劍仙坐在書齋裏，哼的一聲，一道白光，千萬里外的敵人可被殺掉了，不過飛劍還是回家，鑽進原先的鼻孔。

去，因為下次還要用。這叫做千變萬化，不離其宗。所以學校是從家庭裏拉出子弟來，教成社會人才的地方，而一關到不可開交的時候，還是『交家長嚴加管束』云。

『骨肉歸于土，命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一個人變了鬼，該可以隨便一點了罷，而活人仍要燒一所紙房子，請他住進去，闊氣的還有打牌桌，鴉片盤。成仙，這變化是很大的，但是劉太太偏捨不得老家，定要運動到『拔宅飛昇』，連雞犬都帶了上去而後已，好依然的管家務，飼狗，餵雞。

我們的古今人，對於現狀，實在也願意有變化，承認其變化的，變鬼無法，成仙更佳，然而對於老家，卻總是死也不肯放。我想，火藥只做爆竹，指南針只看墳山，恐怕那原因就在此。

現在是火藥蛻化為轟炸彈，燒夷彈，裝在飛機上面了，我們卻只能坐在家裏等他落下來。自然，坐飛機的人是頗有了的，但他那里是遠征呢，他為的是可以快點回到家裏去。家是我們的生處，也是我們的死所。

（十二月十六日。）

「總退卻」序

中國久已稱小說之類爲「閒書」，這在五十年前爲止，是大概真實的，整日價辛苦做活的人，就沒有工夫看小說。所以凡看小說的，他就得有餘暇，既有餘暇，可見是不必怎樣辛苦做活的了，成仿吾先生曾經斷之曰：「有閒，卽是有錢！」者以此。誠然，用經濟學的眼光看起來，在現制度之下，「閒暇」恐怕也確是一種「富」。但是，窮人們也愛小說，他們不識字，就到茶館裏去聽「說書」，百來回的大部書，也要每天一點一點的聽下去。不過比起整天做活的人們來，他們也還是較有閒暇的。要不然，又那有工夫上茶館，那有閒錢做茶錢呢？

小說之在歐美，先前又何嘗不這樣。後來生活艱難起來了，爲了維持，就缺少餘暇，不

再能那麼悠悠忽忽。只是偶然也還想借書來休息一下精神，而又耐不住嘮叨不已，破費工夫，于是就使短篇小說交了桃花運。這一種洋文壇上的趨勢，也跟着古人之所謂『歐風美雨』衝進中國來，所以『文學革命』以後，所產生的小說，幾乎以短篇爲限。但作者的才力不能構成鉅製，自然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而且書中的主角也變換了。古之小說，主角是勇將策士，俠盜賊官，妖怪神仙，佳才子，後來則有妓女嫖客，無賴奴才之流。『五四』以後的短篇裏卻大抵是新的智識者登了場，因爲他們是首先覺到了在『歐風美雨』中的飄搖的，然而總還不脫古之英雄和才子氣。現在可又不同了，大家都已感到飄搖，不再要聽一個特別的人的運命。某英雄在柏林拊髀看天，某天才在泰山捶胸泣血，還有誰會轉過臉去呢？他們要知道，感覺得更廣大，更深邃了。

這一本集子就是這一時代的出產品，顯示着分明的蛻變，人物並非英雄，風光也不旖旎，然而將中國的眼睛點出來了。我以爲作者的寫工廠，不及她的寫農村，但也許因爲我先前較熟于農村，否則，是作者較熟于農村的緣故罷。

序『卻退總』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夜，魯迅記。

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

文化列車破格的開到我的書桌上，是十二月十日開車的第三期，託福使我知道了近來有這樣一種雜誌，並且使我看見了楊邨人先生給我的公開信，還要求着答覆。對于這一種公開信，本沒有一定給以答覆的必要的，因為牠既是公開，那目的其實是在給大家看，對我個人倒還在其次。但是，我如果要回答也可以，不過目的也還是在給大家看，要不然，不是只要直接寄給個人就完了麼？因為這緣故，所以我在回答之前，應該先將原信重抄在下面——

魯迅先生：

讀了李儵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李又燃先生，抑或曹聚仁先生的筆名）的

「讀偽自由書」一文，近末一段說：

「讀着魯迅：偽自由書，便想到魯迅先生的人。那天，見魯迅先生吃飯，咀嚼時牽動着筋肉，連胸肋骨也拉拉動的，魯迅先生是老了！我當時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記得從前看到父親的老態時有過這樣的情緒，現在看了魯迅先生的老態又重溫了一次。這都是使司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況旁邊早變心了魏延。」（這末一句照原文十個字抄，一字無錯，確是妙文！）

不禁令人起了兩個感想：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爲什麼是諸葛亮？先生的『旁邊』那裏來的『早變心了魏延？』無產階級大衆何時變成了阿斗？

第一個感想使我惶恐萬分！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這是多麼令人驚心動魄的事！記得『吶喊』在北京最初出版的時候，（大概總在十年前，）我拜讀之後，景仰不置，曾爲文介紹頌揚，揭登于張東蓀先生編的『學燈』，在當時我的敬愛先生甚于敬愛創造社四君子。其後一九二八年『語絲』上先生爲文

譏諷我們，雖然兩方論戰絕無感情，可是論戰是一回事，私心敬愛依然如昔。一九三〇年秋先生五十壽辰的慶祝會上，我是參加慶祝的一個，而且很親切地和先生一起談天，私心很覺榮幸。左聯有一次大會在一個日本同志家裏開着，我又和先生見面，十分快樂。可是今年我脫離共產黨以後，在左右夾攻的當兒，『藝術新聞』與『出版消息』都登載着先生要『噓』我的消息，說是書名定爲：『北平五講與上海三噓』將對我『用噓的方式加以襲擊』而且將我與梁實秋、張若谷同列，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纔有『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裏頭只說先生出陣交戰用的是大刀一詞加以反攻的諷刺而已。其中引文的情緒與態度都是敬愛先生的。文中的意義卻是以爲先生對我加以『噓』的襲擊未免看錯了敵人吧了。到了拜讀大著『兩地書』以後爲文介紹，筆下也十分恭敬并沒半點謾罵的字句，可是先生於『我的種痘』一文裏頭卻有所誤會似地順筆對我放了兩三枝冷箭兒，特別地說是有人攻擊先生的老，在我呢，並沒有覺得先生老了，而且那篇文

章也沒有攻擊先生的老，先生自己認爲是老了吧了。伯納蕭的年紀比先生還大，伯納蕭的鬚毛比先生還白如絲吧，伯納蕭且不是老了，先生怎麼這樣就以爲老了呢？我是從來沒感覺到先生老了的，我只感覺到先生有如青年而且希望先生永久年青。然而，讀了李儵先生的文章，我惶恐，我驚訝，原來先生真的老了。李儵先生因爲看了先生老了而『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有如看他的令尊的老態的時候有過的情緒，我雖然也時常想念着我那年老的父親，但並沒有如人家攻擊我那樣地想做一個『孝子』，不過是天性所在有時未免興感而想念着吧了，所以我看了李儵先生的文章並沒有聯想到我的父親上面去。然而先生老了，我是惶恐與驚訝。我惶恐與驚訝的是，我們敬愛的文壇前輩老了，他將因爲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這敬愛的心理與觀念上，我將今年來對先生的反感打個粉碎，竭誠地請先生訓誨。可是希望先生以嚴肅的態度出之，如『噓』如放冷箭兒等卻請慎重，以令對方心服。

第二個感想使我……因爲那是李儵先生的事，這裏不願有擾清聽。

假如這信是先生覺得有答覆的價值的話，就請寄到這裏文化列車的編者將牠發表，否則希望先生爲文給我一個嚴正的批判也可以。發表的地方我想隨處都歡迎的。

專此并竭誠地恭敬地問了一聲安好并祝

康健。

楊邨人謹啓。

一九三三，一二，三。

末了附帶聲明一句，我作這信是出諸至誠，并非因爲鬼兒子罵我和先生打筆墨官司變成小鬼以後向先生求和以……『大鬼』的意思。邨人又及。

以下算是我的回信。因爲是信的形式，所以開頭照例是——

邨人先生：

先生給我的信是沒有答覆的價值的。我並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無須我批

判，因為近二年來的文字，已經將自己的形像畫得十分分明了。自然，我決不會相信『鬼兒子』們的胡說，但我也相信先生。

這並非說先生的話是一樣的叭兒狗式的狺狺；恐怕先生是自以為永久誠實的罷，不過因為急促的變化，苦心的躲閃，弄得左支右絀，不能自圓其說，終於變成廢話了，所以在聽者的心中，也就失去了重量。例如先生的這封信，倘使略有自知之明，其實是不必寫的。

先生首先問我『爲什麼是諸葛亮？』這就問得稀奇。李儵先生我曾經見過面，並非曹聚仁先生，至于是否李又燃先生，我無從確說，因為又燃先生我是沒有豫先見過的。我『爲什麼是諸葛亮』呢？別人的議論，我不能，也不必代爲答覆，要不然，我得整天的做答案了。也有人說我是『人羣的蠱賊』的。『爲什麼？』——我都由牠去。但據我所知道，魏延變心，是在諸葛亮死後，我還活着，諸葛亮的頭銜是不能加到我這里來的，所以『無產階級大衆何時變成了阿斗？』的問題也就落了空。那些廢話，如果還記得三國志演義或吳稚暉先生的話，是不至于說出來的，書本子上及別人，並未說過人民是阿斗。現在請放

心罷。但先生站在『小資產階級文學革命』的旗下，還是什麼『無產階級大眾，』自己的眼睛看見了這些字，不覺得可羞或可笑麼？不要再提這些字，怎麼樣呢？

其次是先生『驚心動魄』于我的老，可又『驚心動魄』得很稀奇。我沒有修煉仙丹，自然的規則，一定要使我老下去，絲毫也不足為奇的，請先生還是鎮靜一點的好。而且我後來還要死呢，這也是自然的規則，豫先聲明，請千萬不要『驚心動魄』否則，逐漸就要神經衰弱，愈加滿口廢話了。我即使老，即使死，卻決不會將地球帶進棺材裏去，牠還年青，牠還存在，希望正在將來，目前也還可以插先生的旗子。這一節我敢保證，也請放心工作罷。

于是就要說到『三噓』問題了。這事情是有的，但和新聞上所載的有些兩樣。那時是在一個飯店裏，大家閒談，談到有幾個人的文章，我確曾說：這些都只要以一噓了之，不值得反駁。這幾個人們中，先生也在內。我的意思是：先生在那冠冕堂皇的『自白』裏，明白的告白了農民的純厚，小資產階級的智識者的動搖和自私，卻又要來豎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就自己打着自己的嘴。不過也並未說出，走散了就算完結了。但不知道

是輾轉傳開去的呢，還是當時就有新聞記者在座，不久就張大其辭的在報上登了出來，並請讀者猜測。近五六年來，關於我的記載多極了，無論爲毀爲譽，是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爲我沒有聘定律師，常登廣告的鉅款，也沒有徧看各種刊物的工夫。況且新聞記者爲要哄動讀者，會弄些誇張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于還全盤捏造。例如先生還在做『革命文學家』的時候，用了『小記者』的筆名，在一種報上說我領到了南京中央黨部的文學獎金，大開筵宴，祝孩子的週年，不料引起了郁達夫先生對於亡兒的記憶，悲哀了起來。這真說得栩栩如生，連出世不過一年的嬰兒，也和我一同被噴滿了血汗。然而這事實的全出于創作，我知道，達夫先生知道，記者兼作者的您楊邨人先生當然也不會不知道的。

當時我一聲不響。爲什麼呢？革命者爲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爲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爲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于咬着牙關忍受。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裏，自己舔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別人傅藥。但是，人非聖人，爲了麻煩而激動起來的時候也有的，我誠然譏誚過先生『們』這些文章，後來都收在三

「閒集中，一點也不刪去，然而和先生『們』的造謠言和攻擊文字的數量來比一比罷，不是不到十分之一麼？不但此也，在講演裏，我有時也會嘲笑葉靈鳳先生或先生，先生們以『前衛』之名，雄赳赳出陣的時候，我是祭旗的犧牲，則戰不數合便從火線上爬了開去之際，我以為實在也難以禁絕我的一笑。無論在階級的立場上，在個人的立場上，我都有一笑的權利的。然而我從未傲然的假借什麼『良心』或『無產階級大眾』之名，來凌壓敵手，我接着一定聲明：這是因為我和他有些個人的私怨的。先生，這還不够退讓麼？

但爲了不能使我負責的新聞記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來了，然而仍蒙破格的優待，在新儒林外史裏，還賞我拿一柄大刀。在禮儀上，我是應該致謝的，但在實際上，卻也如大張筵宴一樣，我並無大刀，只有一枝筆，名曰『金不換』。這也並不是在廣告不收虛布的意思，是我從小用慣，每枝五分的便宜筆。我確曾用這筆碰着了先生，不過也只如運用古典一樣，信手拈來，涉筆成趣而已，並不特別含有報復的惡意。但先生卻又給我掛上『三枝冷箭』了。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為這只是陳源教授的餘唾。然而，即使算是在報復罷，由上面所說的原因，我也還不至于走進『以怨報德』的隊伍裏面去。

至于所謂『北平五講與上海三噓』其實是至今沒有寫，聽說北平有一本五講出版，那可並不是我做的，我也沒有見過那一本書。不過既然鬧了風潮，將來索性寫一點也難說，如果寫起來，我想名爲『五講三噓集』，但後一半也未必正是報上所說的三位先生似乎羞與梁實秋、張若谷兩位先生爲伍，我看是排起來倒也並不怎樣辱沒了先生，只是張若谷先生比較的差一點，淺陋得很，連做一『噓』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換一位的。

對於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見，寫起來恐怕也不會怎麼壞。我以爲先生雖是革命場中的一位小販，卻並不是奸商。我所謂奸商者，一種是國共合作時代的闊人，那時頌蘇聯，讚共產，無所不至，一到清黨時候，就用共產青年，共產嫌疑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闊人，時勢變了，而不變其闊；一種是革命的驍將，殺土豪，倒劣紳，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稱爲『棄邪歸正』，罵『土匪』，殺同人，也激烈得很，主義改了，而仍不失其驍。先生呢，據『自白』，革命與否以親之苦樂爲轉移，有些投機氣味是無疑的，但並沒有反過來做大批的買賣，僅在竭力要化爲『第三種人』，來過比革命黨較好的生活。既從革命陣線上退回

來，爲辯護自己，做穩『第三種人』起見，總得有一點零星的懺悔，對於統治者，其實是頗有些益處的，但竟還至于遇到『左右夾攻的當兒』者，恐怕那一方面，還嫌先生門面太小的緣故罷，這和銀行僱員的看不起小錢店伙計是一樣的。先生雖然覺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種人』的存在不獨是左翼，卻因先生的經驗而益明了，這也是一種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論，先生是不算失敗的，雖然自己覺得被『夾攻』，但現在只要沒有馬上殺人之權的人，有誰不遭人攻擊。生活當然是辛苦的罷，不過比起被殺戮，被囚禁的人們來，真有天淵之別；文章也隨處能夠發表，較之被封鎖，壓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遠了。和闊人驕將比，那當然還差得很遠，這就因爲先生並不是奸商的緣故。這是先生的苦處，也是先生的好處。

話已經說得太多了，就此完結。總之，我還是和先前一樣，決不肯造謠說謊，特別攻擊先生，但從此改變另一種態度，卻也不見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請先生也不要因爲我的『將因爲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諒我，爲幸。

專此奉答，並請

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

著
安。

魯
迅。

一九三三，一二，二八。

淮風月談

前 記

自從中華民國建國二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談的編者刊出了『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的啓事以來，很使老牌風月文豪搖頭幌腦的高興了一大陣，講冷話的也有，說俏皮話的也有，連只會做『文探』的叭兒們也翹起了牠尊貴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談風月就談風月罷，雖然仍舊不能正如尊意。

想從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能夠的。假如出一個『學而時習之』的試題，叫遺少和車夫來做八股，那做法就決定不一樣。自然，車夫做的文章可以說是不通，是胡說，但這不通或胡說，就打破了遺少們的一統天下。古話裏也有過：柳下惠看見糖水，說『可以養老，』盜跖見了，卻道可以粘門門。他們是弟兄，所見的又是同一的東西，想到的

用法卻有這麼天差地遠。『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風雅之至，舉手贊成。但同是涉及風月的『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呢，這不明明是——一聯古詩麼？

我的談風月也終於談出了亂子來，不過也並非爲了主張『殺人放火。』其實，以爲『多談風月，』就是『莫談國事』的意思，是誤解的。『漫談國事』倒並不要緊，只是要『漫』發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些人物的鼻梁，因爲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

從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種種的筆名了，一面固然爲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罵讀者們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然而這麼一來，卻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視覺，專靠嗅覺的『文學家』疑神疑鬼，而他們的嗅覺又沒有和全體一同進化，至于看見一個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對我嗚嗚不已，有時簡直連讀者都被他們鬧得莫名其妙了。現在就將當時所用的筆名，仍舊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負着應負的責任。

還有一點和先前的編法不同的，是將刊登時被刪改的文字大概補上去了，而且旁加黑點，以清眉目。這刪改，是出于編輯或總編輯，還是出于官派的檢查員的呢，現在已經無從辨別，但推想起來，改點句子，去些諱忌，文章卻還能連接的處所，大約是出于編輯的，

而胡亂刪削，不管文氣的接不接，語意的完不完，便是欽定的文章。

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刪之處，是留着空白，或加虛線，使讀者能夠知道的。中國的檢查官卻不許留空白，必須接起來，於是讀者就看不見檢查刪削的痕迹，一切含糊和恍忽之點，都歸在作者身上了。這一種辦法，是比日本大有進步的，我現在提出來，以存中國文網史上極有價值的故實。

去年的整半年中，隨時寫一點，居然在不知不覺中又成一本了。當然，這不過是一些拉雜的文章，爲『文學家』所不屑道。然而這樣的文字，現在卻也並不多，而且『拾荒』的人們，也還能從中檢出東西來，我因此相信這書的暫時的生存，並且作爲集印的緣故。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于上海記。

夜 頌

游 光

愛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獨者，有閒者，不能戰鬥者，怕光明者。

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燈前，常常顯得兩樣。夜是造化所織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們溫暖，安心，不知不覺的自己漸漸脫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條條地裹在這無邊際的黑絮似的大塊裏。

雖然是夜，但也有明暗。有微明，有昏暗，有伸手不見掌，有漆黑一團糟。愛夜的人要有聽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君子們從電燈下走入暗室中，伸開了他的懶腰；愛侶們從月光下走進樹陰裏，突變了他的眼色。夜的降臨，抹殺了一切文人學士們當光天化日之下，寫在耀眼的白紙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憐，

討好，撒謊，騙人，吹牛，搗鬼的夜氣，形成一個燦爛的金色的光圈，像見于佛畫上面似的，籠罩在學識不凡的頭腦上。

愛夜的人于是領受了夜所給與的光明。

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馬路邊的電光燈下，開闔的走得很起勁，但鼻尖也閃爍着一點油汗，在證明她是初學的時髦，假如長在明晃晃的照耀中，將使她碰着『沒落』的命運。一大排關着的店鋪的昏暗助她一臂之力，使她放緩開足的馬力，吐一口氣，這時纔覺得沁人心脾的夜裏的拂拂的涼風。

愛夜的人和摩登女郎，于是同時領受了夜所給與的恩惠。

一夜已盡，人們又小心翼翼的起來，出來了；便是夫婦們，面日和五六點鐘之前也何其兩樣。從此就是熱鬧，喧囂。而高牆後面，大廈中間，深閨裏，黑獄裏，客室裏，祕密機關裏，卻依然瀰漫着驚人的真的大黑暗。

現在的光天化日，熙來攘往，就是這黑暗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只有夜還算是誠實的。我愛夜，在夜間作夜頌。

（六月八日。）

推

豐之餘

兩三月前，報上好像登過一條新聞，說有一個賣報的孩子，踏上電車的踏腳去取報錢，誤踹住了一個下來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車下，電車又剛剛走動，一時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推倒孩子的人，卻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會被踹住，可見穿的是長衫，即使不是「高等華人」，總該是屬於上等的。

我們在上海路上走，時常會遇見兩種橫衝直撞，對於對面或前面的行人，決不稍讓的人物。一種是不用兩手，卻只將直直的長腳，如入無人之境似的踏過來，倘不讓開，他就會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沒有華人那樣上下的區別。一

一種就是彎上他兩條臂膊，手掌向外，像蠍子的兩個鉗一樣，一路推過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裏。這就是我們的同胞，然而『上等』的，他坐電車，要坐二等所改的三等車，他看報，要看專登黑幕的小報，他坐着看得嚙唾沫，但一走動，又是推。

上車，進門，買票，寄信，他推；出門，下車，避禍，逃難，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跟踉蹌蹌，跌倒了，他就從活人上踏過，跌死了，他就從死屍上踏過，走出外面，用舌頭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麼也不覺得。舊歷端午，在一家戲場裏，因為一句失火的謠言，就又是推，把十多個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屍擺在空地上，據說去看的又有萬餘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推了的結果，是嘻開嘴巴，說道：『阿唷，好白相來希呀！』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與踏，是不能的，而且這推與踏也還要廓大開去。要推倒一切下等華人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華人。這時就只剩了高等華人頌祝着——

『阿唷，真好白相來希呀。爲保全文化起見，是雖然犧牲任何物質，也不應該顧惜的——這些物質有什麼重要性呢！』

二丑藝術

豐之餘

浙東的有一處的戲班中，有一種腳色叫作『二花臉』譯得雅一點，那麼，『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橫行無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勢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的是保護公子的拳師，或是趨奉公子的清客。總之：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卻比小丑壞。

義僕是老生扮的，先以諫諍，終以殉主；惡僕是小丑扮的，只會作惡，到底滅亡。而二丑的本領卻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臺下的看客指

出他公子的缺點，搖着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可要倒楣哩！

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為他沒有義僕的愚笨，也沒有惡僕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閒，所以當受着豢養，分着餘炎的時候，也得裝着和這貴公子並非一伙。

二丑們編出來的戲本上，當然沒有這一種腳色的，他那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們編出來的戲本，也不會有，因為他們只看見一面，想不到的。這二花臉，乃是小百姓看透了這一種人，提出精華來，製定了的腳色。

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我們只要取一種刊物，看他一個星期，就會發見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頌揚戰爭，忽而譯蕭伯納演說，忽而講婚姻問題；但其間一定有時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對於國事的不滿：這就是用出末一手來了。

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並不是幫閒，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類型在戲臺上出現了。

（六月十五日。）

偶 成

葦 索

善于治國平天下的人物，真能隨處看出治國平天下的方法來，四川正有人以爲長衣消耗布疋，派隊剪除；上海又有名公要來整頓茶館了，據說整頓之處，大略有三：一是注意衛生，二是制定時間，三是施行教育。

第一條當然是很好的；第二條，雖然上館下館，一一搖鈴，好像學校裏的上課，未免有些麻煩，但爲了要喝茶，沒有法，也不算壞。

最不容易是第三條。『愚民』的到茶館來，是打聽新聞，閒談心曲之外，也來聽聽包包公案一類東西的，時代已遠，真偽難明，那邊妄言，這邊妄聽，所以他坐得下去。現在倘若改爲『某公案』就恐怕不相信，不要聽；專講敵人的祕史，黑幕罷，這邊之所謂敵人，未必就是

他們的敵人，所以也難免聽得不大起勁。結果是茶館主人遭殃，生意清淡了。

前清光緒初年，我鄉有一班戲班，叫作『羣玉班』。然而名實不符，戲做得非常壞，竟弄得沒有人要看了。鄉民的本領並不亞于大文豪，曾給他編過一支歌：

『臺上羣玉班，

臺下都走散。

連忙關廟門，

兩邊牆壁都爬塌（平聲），

連忙扯得牢，

只剩下一擔餛飩擔。』

看客的取捨，是沒法強制的，他若不要看，連拖也無益。即如有幾種刊物，有錢有勢，本可以風行天下的了，然而不但看客有限，連投稿也寥寥，總要隔兩月才出一本。諷刺已是前世紀的老人的夢囈，非諷刺的好文藝，好像也將是後世紀的青年的出產了。

（六月十五日。）

談 蝙蝠

游 光

人們對於夜裏出來的動物，總不免有些討厭他，大約因為他偏不睡覺，和自己的習慣不同，而且在昏夜的沉睡或『微行』中，怕他會窺見什麼秘密罷。

蝙蝠雖然也是夜飛的動物，但在中國的名譽卻還算好的。這也並非因為他吞食蚊虻，于人們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這麼一副尊容而能寫入畫圖，實在就靠着名字起得好。還有，是中國人本來願意自己能飛的，也設想過別的東西都能飛。道士要羽化，皇帝想飛昇，有情的願作比翼鳥兒，受苦的恨不得插翅飛去。想到老虎添翼，便毛骨聳然，然而青蚨飛來，則眉眼莞爾。至于墨子的飛鳶終于失傳，飛機非募款到外國去購買不可，則是因為太重了精神文明的緣故，勢所必至，理有固然，毫不足怪的。但雖然

不能夠做，卻能夠想，所以見了老鼠似的東西生着翅子，倒也並不詫異，有名的文人還要收爲詩料，謔出什麼『黃昏到寺蝙蝠飛』那樣的佳句來。

西洋人可就沒有這麼高情雅量，他們不喜歡蝙蝠。推源禍始，我想，恐怕是應該歸罪于伊索的。他的寓言裏，說過鳥獸各開大會，蝙蝠到獸類裏去，因爲他有翅子，獸類不收，到鳥類裏去，又因爲他是四足，鳥類不納，弄得他毫無立場，于是大家就討厭這作爲騎牆的象徵的蝙蝠了。

中國近來拾一點洋古典，有時也奚落起蝙蝠來。但這種寓言，出于伊索，是可喜的，因爲他的時代，動物學還幼稚得很。現在可不同了，鯨魚屬于什麼類，蝙蝠屬于什麼類，就是小學生也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倘若還拾一些希臘古典，來作正經話講，那就只足表示他的智識，還和伊索時候，各開大會的兩類紳士淑女們相同。

大學教授梁實秋先生以爲橡皮鞋是草鞋和皮鞋之間的東西，那智識也相仿，假使他生在希臘，位置是說不定會在伊索之下的，現在真可惜得很，生得太晚一點了。

（六月十六日。）

『抄靶子』

旅 華

中國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國度，對於人，是一向非常重視的。至于偶有凌辱誅戮，那是因為這些東西並不是人的緣故。皇帝所誅者，『逆』也，官軍所剿者『匪』也，劊子手所殺者『犯』也，滿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這樣的淳風，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賜改稱爲『阿其那』與『塞思黑』，我不懂滿洲話，譯不明白，大約是『豬』和『狗』罷。黃巢造反，以人爲糧，但若說他喫人，是不對的，他所喫的物事，叫作『兩腳羊』。

時候是二十世紀，地方是上海，雖然骨子裏永是『素重人道』，但表面上當然會有些不同的。對於中國的有一部分並不是『人』的生物，洋大人如何賜諡，我不得而知，我

僅知道洋大人的下屬們所給與的名目。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時總會遇見幾個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異胞（也往往沒有這一位），用手鎗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種，是不會指住的；黃種呢，如果被指的說是日本人，就放下手鎗，請他走過去；獨有文明最古的黃帝子孫，可就『則不得免焉』了。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還不算很失了體統，然而上海則竟謂之『抄靶子』。

抄者，搜也，靶子是該用鎗打的東西，我從前年九月以來，才知道這名目的的確。四萬萬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私心在徼倖的只是還沒有被打着。洋大人的下屬，實在給他的同胞們定了絕好的名稱了。

然而我們這些『靶子』們，自己互相推舉起來的時候卻還要客氣些。我不是『老上海』，不知道上海灘上先前的相罵，彼此是怎樣賜諛的了。但看看記載，還不過是『曲辮子』、『阿木林』、『壽頭碼子』雖然已經是『豬』的隱語，然而究竟還是隱語，含有寧『雅』而不『達』的高誼。若夫現在，則只要被他認為對於他不大恭順，他便圓睜了

綻着紅筋的兩眼，擠尖喉嚨，和口角的白沫同時噴出兩個字來道：豬猡！

（六月十六日。）

「喫白相飯」

旅 集

要將上海的所謂「白相」改作普通話，只好是「玩耍」；至于「喫白相飯」那恐怕還是用文言譯作「不務正業，游蕩爲生」對於外鄉人可以比較的明白些。

游蕩可以爲生，是很奇怪的。然而在上海問一個男人，或向一個女人問她的丈夫的職業的時候，有時會遇到極直截的回答道：「喫白相飯的。」

聽的也並不覺得奇怪，如同聽到了說「教書」、「做工」一樣。倘說是「沒有什麼職業」他倒會有些不放心了。

「喫白相飯」在上海是這麼一種光明正大的職業。

我們在上海的報章上所看見的，幾乎常是這些人物的功績；沒有他們，本埠新聞是

決不會熱鬧的。但功績雖多，歸納起來也不過是三段，只因為未必全用在一件事情上，所以看起來好像五花八門了。

第一段是欺騙。見貪人就用利誘，見孤憤的就裝同情，見倒霉的則裝慷慨，但見慷慨的卻又會裝悲苦，結果是席捲了對手的東西。

第二段是威壓。如果欺騙無效，或者被人看穿了，就臉孔一翻，化爲威嚇，或者說人無禮，或者誣人不端，或者賴人欠錢，或者並不說什麼緣故，而這也謂之『講道理』，結果還是席捲了對手的東西。

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面的一段或兼用了兩段而成功了，就一溜烟走掉，再也尋不出蹤跡來。失敗了，也是一溜烟走掉，再也尋不出蹤跡來。事情鬧得大一點，則離開本埠，避過了風頭再出現。

有這樣的職業，明明白白，然而人們是不以爲奇的。

『白相』可以喫飯，勞動的自然就要餓肚，明明白白，然而人們也不以爲奇。

但『喫白相飯』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為他還直直落落的告訴人們說，

「飯相白喫」

「喫白相飯的！」

（六月二十六日。）

華德保粹優劣論

靈 牛

希特拉先生不許德國境內有別的黨，連屈服了的國權黨也難以倖存，這似乎頗感動了我們的有些英雄們，已在稱讚其『大刀闊斧。』但其實這不過是他老先生及其之流的一面。別一面，他們是也很細針密縷的。有歌爲證：

跳蚤做了大官了，

帶着一伙各處走。

皇后宮嬪都害怕，

誰也不敢來動手。

即使咬得發了癢罷，

要擠爛牠也怎麼能够。

噯哈哈，噯哈哈，哈哈，噯哈哈！

這是大家知道的世界名曲『跳蚤歌』的一節，可是在德國已被禁止了。當然，這決不是爲了尊敬跳蚤，乃是因爲牠諷刺大官；但也不是爲了諷刺是『前世紀的老人的嚙語』，卻是爲着這歌曲是『非德意志的』。華德大小英雄們，總不免偶有隔膜之處。

中華也是誕生細針密縷人物的所在，有時真能够想得入微，例如今年北平社會局呈請市政府查禁女人養雄犬文云：

『……查雌女雄犬相處，非僅有礙健康，更易發生無恥穢聞，揆之我國禮義之邦，亦爲習俗所不許，謹特通令嚴禁，除門犬獵犬外，凡婦女帶養之雄犬，斬之無赦，以爲取締。』

兩國的立腳點，是都在『國粹』的，但中華的氣魄卻較爲宏大，因爲德國不過大家不能唱那一齣歌而已，而中華則不但『雌女』難以蓄犬，連『雄犬』也將砍頭。這影響于叭兒狗，是很大的。由保存自己的本能，和應時勢之需要，牠必將變成『門犬獵犬』模樣。

（六月二十六日。）

華德焚書異同論

儒 牛

德國的希特拉先生們一燒書，中國和日本的論者們都比之于秦始皇。然而秦始皇實在冤枉得很，他的喫虧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幫閒們都替新主子去講他的壞話了。

不錯，秦始皇燒過書，燒書是爲了統一思想。但他沒有燒掉農書和醫書；他收羅許多別國的『客卿』並不尊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種的思想的。秦人重小兒；始皇之母，趙女也，趙重婦人，所以我們從『劇秦』的遺文中，也看不見輕賤女人的痕迹。

希特拉先生們卻不同了，他所燒的首先是『非德國思想』的書，沒有容納客卿的魄力；其次是關於性的書，這就是毀滅以科學來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結果必將使婦人和小兒沈淪在往古的地位，見不到光明。而可比于秦始皇的車同軌，書同文……之類的大

事業，他們一點也做不到。

阿刺伯人攻陷亞歷山德府的時候，就燒掉了那里的圖書館，那理論是：如果那些書籍所講的道理，和可蘭經相同，則已有可蘭經，無須留了；倘使不同，則是異端，不該留了。這才是希特拉先生們的嫡派祖師——雖然阿刺伯人也是『非德國的』——和秦的燒書，是不能比較的。

但是結果往往和英雄們的豫算不同。始皇想皇帝傳至萬世，而偏偏二世而亡，赦免了農書和醫書，而秦以前的這一類書，現在卻偏偏一部也不剩。希特拉先生一上臺，燒書，打猶太人，不可一世，連這裏的黃臉乾兒們，也聽得興高彩烈，向被壓迫者大加嘲笑，對諷刺文字放出諷刺的冷箭來——到底還明白的冷冷的訊問道：你們究竟要自由不要？不自由，無寧死。現在你們爲什麼不去拚死呢？

這回是不必二世，只有半年，希特拉先生的門徒們在奧國一被禁止，連黨徽也改成三色玫瑰了。最有趣的是因爲不准叫口號，大家就以手遮嘴，用了『掩口式』。

這真是一個大諷刺。刺的是誰，不問也罷，但可見諷刺也還不是『夢囈』質之黃臉

乾兒們，不知以爲何如？

(六月二十八日。)

我談「墮民」

越 客

六月二十九日的『自由談』裏，唐弢先生曾經講到浙東的墮民，並且據『墮民猥談』之說，以為是宋將焦光瓚的部屬，因為降金，為時人所不齒，至明太祖，乃榜其門曰『丐戶』，此後他們遂在悲苦和被人輕蔑的環境下過着日子。

我生于紹興，墮民是幼小時候所常見的人，也從父老的口頭，聽到過同樣的他們所以成為墮民的緣起。但後來我懷疑了。因為我想，明太祖對於元朝，尚且不肯放肆，他是決不會來管隔一朝代的降金的宋將的；況且看他們的職業，分明還有『教坊』或『樂戶』的餘痕，所以他們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樂皇帝的忠臣義士也說不定。還有一層，是好人的子孫會喫苦，賣國者的子孫卻未必變成墮民的，舉出最近便的例子來，則

岳飛的後裔還在杭州看守岳王墳，可是過着很窮苦悲慘的生活，然而秦檜，嚴嵩……的後人呢？……

不過我現在並不想翻這樣的陳年賬。我只要說，在紹興的墮民，是一種已經解放了的奴才，這解放就在雍正年間罷，也說不定。所以他們是已經都有別的職業的了，自然是賤業。男人們是收舊貨，賣雞毛，捉青蛙，做戲；女的則每逢過年過節，到她所認為主人的家裏去道喜，有慶弔事情就幫忙，在這里還留着奴才的皮毛，但事畢便走，而且有頗多的犒賞，就可見是曾經解放過的了。

每一家墮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隨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兒媳婦去，傳給後代，恰如遺產的一般；必須非常貧窮，將走動的權利賣給了別人，這才和舊主人斷絕了關係。假使你無端叫她不要來了，那就是等于給與她重大的侮辱。我還記得民國革命之後，我的母親曾對一個墮民的女人說，『以後我們都一樣了，你們可以不要來了。』不料她卻勃然變色，憤憤的回答道：『你說的是什麼話？……我們是千年萬代，要走下去的！』就是爲了一點點犒賞，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還要做更廣泛的奴才，還得出錢去買

做奴才的權利，這是墮民以外的自由人所萬想不到的罷。

(七月三日。)

序的解放

桃 椎

一個人做一部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是封建時代的事，早已過去了。現在是二十世紀過了三十二年，地方是上海的租界上，做買辦立刻享榮華，當文學家怎不馬上要名利，于是乎有術存焉。

那術，是自己先決定自己是文學家，並且有點兒遺產或津貼。接着就自開書店，自辦雜誌，自登文章，自做廣告，自報消息，自想花樣……然而不成，詩的解放，先已有人，詞的解放，只好騙鳥，于是乎『序的解放』起矣。

夫序，原是古已有之，有別人做的，也有自己做的。但這未免太迂，不合于『新時代』的『文學家』的胃口。因為自序難于吹牛，而別人來做，也不見得定規拍馬，那自然只好

解放解放，即自己替別人來給自己的東西作序，術語曰『摘錄來信』，真說得好像錦上添花。『好評一束』還須附在後頭，代序卻一開卷就看見一大番頌揚，彷彿名角一登場，滿場就大喝一聲采，何等有趣。倘是戲子，就得先買許多留聲機，自己將『好』叫進去，待到上臺時候，一面一齊開起來。

可是這樣的玩意兒給人戳穿了又怎麼辦呢？也有術的。立刻裝出『可憐』相，說自己既無黨派，也不借主義，又沒有幫口，『向來不敢狂妄』，『毫沒有』座談』時候的搖頭擺尾的得意忘形的氣味兒了，倒好像別人乃是反動派，殺人放火主義，青幫紅幫，來欺侮了這位文弱而有天才的公子哥兒似的。

更有效的是說，他的被攻擊，實乃因為『能力薄弱，無法滿足朋友們之要求。』我們倘不知道這位『文學家』的性別，就會疑心到有許多有黨派或幫口的人們，向他屢次的借錢，或向她使勁的求婚或什麼，『無法滿足』，遂受了冤枉的報復的。

但我希望我的話仍然無損于『新時代』的『文學家』也『摘』出一條『好評』來，作為『代跋』罷：

「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早已過去了。二十世紀，有術存焉，詞的解放，解放解放，錦上添花，何等有趣？可是別人乃是反動派，來欺侮這位文弱而有天才的公子，實乃因為「能力薄弱，無法滿足朋友們的要求，」遂受了冤枉的報復的，無損于「新時代」的「文學家」也。」

七月五日。

別一個竊火者

丁 萌

火的來源，希臘人以爲是普洛美修斯從天上偷來的，因此觸了大神宙斯之怒，將他鎖在高山上，命一隻大鷹天天來啄他的肉。

非洲的土人瓦仰安提族也已經用火，但並不是由希臘人傳授給他們的。他們另有一個竊火者。

這竊火者，人們不能知道他的姓名，或者早被忘卻了。他從天上偷了火來，傳給瓦仰安提族的祖先，因此觸了大神大拉斯之怒，這一段，是和希臘古傳相像的。但大拉斯的辦法卻兩樣了，並不是鎖他在山巔，卻祕密的將他鎖在暗黑的地窖子裏，不給一個人知道。派來的也不是大鷹，而是蚊子，跳蚤，臭蟲，一面吸他的血，一面使他皮膚腫起來。這時還有

蠅子們，是最善于尋覓創傷的腳色，嗡嗡的叫，拚命的吸吮，一面又拉許多蠅糞在他的皮膚上，來證明他是怎樣地一個不乾淨的東西。

然而瓦仰安提族的人們，並不知道這一個故事。他們單知道火乃酋長的祖先所發明，給酋長作燒死異端和燒掉房屋之用的。

幸而現在交通發達了，非洲的蠅子也有些飛到中國來，我從牠們的嗡嗡營營聲中，聽出了這一點點。

（七月八日。）

智識過剩

虞明

世界因爲生產過剩，所以鬧經濟恐慌。雖然同時有三千萬以上的工人挨餓，但是糧食過剩仍舊是『客觀現實』。否則美國不會賒借麥粉給我們，我們也不會『豐收成災』。

然而智識也會過剩的，智識過剩，恐慌就更大了。據說中國現行教育在鄉間提倡愈甚，則農村之破產愈速。這大概是智識的豐收成災了。美國因爲棉花賤，所以在剷棉田了。中國卻應當剷智識。這是西洋傳來的妙法。

西洋人是能幹的。五六年前，德國就嚷着大學生太多了，一些政治家和教育家，大聲疾呼的勸告青年不要進大學。現在德國是不但勸告，而且實行剷除智識了：例如放火燒燬一些書籍，叫作家把自己的文稿吞進肚子去，還有，就是把一羣羣的大學生關在營房

裏做苦工，這叫做『解決失業問題。』中國不是也嚷着文法科的大學生過剩嗎？其實何止文法科。就是中學生也太多了。要用『嚴厲的』會考制度，像鐵掃帚似的——刷，刷，刷，把大多數的智識青年刷回『民間』去。

智識過剩何以會鬧恐慌？中國不是百分之八九十人還不識字嗎？然而智識過剩始終是『客觀現實』，而由此而來的恐慌，也是『客觀現實』。智識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軟。心活就會胡思亂想，心軟就不肯下辣手。結果，不是自己不鎮靜，就是妨害別人的鎮靜。於是災禍就來了。所以智識非剷除不可。

然而單是剷除還是不夠的。必須予以適合實用之教育，第一，是命理學——要樂天知命，命雖然苦，但還是應當樂。第二，是識相學——要『識相點』，知道點近代武器的利害。至少，這兩種適合實用的學問是要趕快提倡的。提倡的方法很簡單——古代一個哲學家反駁唯心論，他說，你要是懷疑這碗麥飯的物質是否存在，那最好請你喫下去，看飽不飽。現在譬如說罷，要叫人懂得電學，最好是使他觸電，看痛不痛；要叫人知道飛機等類的效用，最好是在他頭上駕起飛機，擲下炸彈。看死不死……

有了這樣的實用教育，智識就不過剩了。亞門！

（七月十二日。）

詩和豫言

虞 明

豫言總是詩，而詩人大半是豫言家。然而豫言不過詩而已，詩卻往往比豫言還靈。例如辛亥革命的時候，忽然發現了：

『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方罷手。』

這幾句『推背圖』裏的豫言，就不過是『詩』罷了。那時候，何嘗只有九十九把鋼刀？還是洋鎗大礮來得利害：該着洋鎗大礮的後來畢竟佔了上風，而只有鋼刀的卻喫了大虧。況且當時的『胡兒』不但並未『殺盡』，而且還受了優待，以至于現在還有『偽』溥儀出風頭的日子。所以當做豫言看，這幾句歌訣其實並沒有應驗。——死板的照着這類豫言去幹，往往要碰壁，好比前些時候，有人特別打了九十九把鋼刀，去送給前線的戰

士，結果，只不過在古北口等處流流血，給人證明國難的不可抗性。——倒不如把這種豫言歌訣當做『詩』看，還可以『以意逆志，自謂得之。』

至于詩裏面，卻的確有着極深刻的豫言。我們要找豫言，與其讀『推背圖』，不如讀詩人的詩集。也許這個年頭又是應當發現什麼的時候了罷，居然找着了這麼幾句：

『此輩封狼從瘵狗，生平獵人如獵獸，

萬人一怒不可回，會看太白懸其首。』

汪精衛著『雙照樓詩詞稿』譯魯俄之『共和二年之戰士』

這怎麼叫人不『拍案叫絕』呢？這裏『封狼從瘵狗』自己明明是畜生，卻偏偏把人當做畜生看待；畜生打獵，而人反而被獵！『萬人』的憤怒的確是不可挽回的了。魯俄這詩，是說的一七九三年（法國第一共和二年）的帝制黨，他沒有料到一百四十年之後還會有這樣的應驗。

汪先生譯這幾首詩的時候，不見得會想到二三十年之後中國已經是白話的世界。現在，懂得這種文言詩的人越發少了，這很可惜。然而豫言的妙處，正在似懂非懂之間，叫

人在事情完全應驗之後，方才『恍然大悟。』這所謂『天機不可洩漏也。』

(七月二十日。)

「推」的餘談

豐之餘

看過了『第三種人的推』，使我有感：的確，現在『推』的工作已經加緊，範圍也擴大了。三十年前，我也常坐長江輪船的統艙，卻還沒有這樣的『推』得起勁。

那時候，船票自然是要買的，但無所謂『買鋪位』，買的時候也有，然而另外一回事。假如你怕佔不到鋪位，一早帶着行李下船去罷，統艙裏全是空鋪，祇有三五個人們。但要將行李擱下空鋪去，可就窒礙難行了，這里一條扁擔，那里一束繩子，這邊一捲破席，那邊一件背心，人們中就跑出一個人來說，這位置是他所佔有的。但其時可以開會議，崇和平，買他下來，最高的價值大抵是八角。假如你是一位戰鬥的英雄，可就容易對付了，只要一響不響，坐在左近，待到銅鑼一響，輪船將開，這些地盤主義者便抓了扁担破席之類，一

溜烟都逃到岸上去，拋下了賣剩的空鋪，一任你悠悠然擱上行李，打開睡覺了。倘或人浮于鋪，沒法容納，我們就睡在鋪旁船尾，『第三種人』是不來『推』你的。只有歇在房艙門外的人們，當賬房查票時卻須到統艙裏去避一避。

至于沒有買票的人物，那是要被『推』無疑的。手續是沒收物品之後，弔在桅杆或什麼柱子上，作要打之狀，但據我的目擊，真打的時候是極少的，這樣的到了最近的碼頭，便把他『推』上去。據茶房說，也可以『推』入貨艙，運回他下船的原處，但他們不想這麼做，因為『推』上最近的碼頭，他究竟走了一個碼頭，一個一個的『推』過去，雖然喫些苦，後來也就到了目的地了。

古之『第三種人』好像比現在的仁善一些似的。

生活的壓迫，令人煩冤，胡塗中看不清冤家，便以為家人路人，在阻礙了他的路，于是乎『推』。這不但是保存自己，而且是憎惡別人了，這類人物一闊氣出來的時候是要『清道』的。

我並非眷戀過去，不過說現在『推』的工作已經加緊，範圍也擴大了罷了。但願未

談 餘 的 「 推 」

來的闊人，不至于把我『推』上『反動』的碼頭去——則幸甚矣。

(七月二十四日。)

查舊帳

旅 集

這幾天，聽濤社出了一本肉食者言，是現在的在朝者，先前還是在野時候的言論，給大家『聽其言而觀其行，』知道先後有怎樣的不同。那同社出版的週刊濤聲裏，也常有同一意思的文字。

這是查舊賬，翻開帳簿，打起算盤，給一個結算，問一問前後不符，是怎麼的，確也是一種切實分明，最令人騰挪不得的辦法。然而這辦法之在現在，可未免太『古道』了。

古人是怕查這種舊帳的，蜀的韋莊窮困時，做過一篇慷慨激昂文字較爲通俗的『秦婦吟』，真弄得大家傳誦，待到他顯達之後，卻不但不肯編入集中，連人家的鈔本也想設法消滅了。當時不知道成績如何，但看清朝末年，又從敦煌的山洞中掘出了這詩的

鈔本，就可見是白用心機了的，然而那苦心卻也還可以想見。

不過這是古之名人。常人就不同了，他要抹殺舊帳，必須砍下腦袋，再行投胎。斬犯綁赴法場的時候，大叫道，『過了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爲了另起爐竈，從新做人，非經過二十年不可，真是麻煩得很。

不過這是古今之常人。今之名人就不同了，他要抹殺舊帳，從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來，遲速真有郵信和電報之別。不怕迂緩一點的，就出一回洋，造一個寺，生一場病，游幾天山；要快，則開一次會，唸一卷經，演說一通，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覺，做一首詩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兩個嘴巴，淌幾滴眼淚，也照樣能夠另變一人，和『以前之我』絕無關係。淨壇將軍搖身一變，化爲鯽魚，在女妖們的大腿間鑽來鑽去，作者或自以爲寫得出神入化，但從現在看起來，是連新奇氣息也沒有的。

如果這樣變法，還覺得麻煩，那就白一白眼，反問道：『這是我的帳？』如果還嫌麻煩，那就眼也不白，問也不問，而現在所流行的卻大抵是後一法。

『古道』怎麼能再行于今之世呢？竟還有人主張讀經，真不知是什麼意思？然而過

了一夜，說不定會主張大家去當兵的，所以我現在經也沒有買，恐怕明天兵也未必當。

（七月二十五日。）

晨涼漫記

儒牛

關於張獻忠的傳說，中國各處都有，可見是大家都很以他為奇特的，我先前也便是很以他為奇特的人們中的一個。

兒時見過一本書，叫作無雙譜，是清初人之作，取歷史上極特別無二的人物，各畫一像，一面題些詩，但壞人好像是沒有的。因此我後來想到可以擇歷來極其特別，而其實是代表着中國人性質之一種的人物，作一部中國的『人史』，如英國嘉勒爾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國亞瑟的偉人論那樣。惟須好壞俱有，有嚼雪苦節的蘇武，捨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後已』的王莽，有半當真半取笑的變法的王安石；張獻忠當然也在內。但現在是毫沒有動筆的意思了。

『蜀碧』一類的書，記張獻忠殺人的事頗詳細，但也頗散漫，令人看去彷彿他是像『爲藝術而藝術』的一樣，專在『爲殺人而殺人』了。他其實是別有目的的。他開初並不很殺人，他何嘗不想做皇帝。後來知道李自成進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關，自己只剩了沒落這一條路，于是就開手殺，殺……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沒有自己的東西，現在是在毀壞別人的東西了，這和有些末代的風雅皇帝，在死前燒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書籍古董寶貝之類的心情，完全一樣。他還有兵，而沒有古董之類，所以就殺，殺，殺人，殺……

但他還要維持兵，這實在不過是維持殺。他殺得沒有平民了，就派許多較爲心腹的人到兵們中間去，設法竊聽，偶有怨言，即躍出執之，戮其全家。（他的兵像是有家眷的，也許就是擄來的婦女。）以殺治兵，用兵來殺，自己是完了，但要這樣的達到一同滅亡的末路。我們對於別人的或公共的東西，不是也不很愛惜的麼？

所以張獻忠的舉動，一看雖然似乎古怪，其實是極平常的。古怪的倒是那些被殺的人們，怎麼會總是束手伸頸的等他殺，一定要清朝的肅王來射死他，這纔作爲奴才而得救，而還說這是前定，就是所謂『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但我想，這豫言詩是後人造

出來的，我們不知道那時的人們真是怎麼想。

（七月二十八日。）

中國的奇想

游 光

外國人不知道中國，常說中國人是專重實際的。其實並不，我們中國人是最有奇想的人民。

無論古今，誰都知道，一個男人有許多女人，一味縱慾，後來是不但天天喝三鞭酒也無效，簡直非『壽（？）終正寢』不可的。可是我們古人有一個大奇想，是靠了『御女』反可以成仙，例子是彭祖有多少女人而活到幾百歲。這方法和鍊金術一同流行過，古代書目上還剩着各種的書名。不過實際上大約還是到底不行罷，現在似乎再沒有什麼人們相信了，這對於喜歡漁色的英雄，真是不幸得很。

然而還有一種小奇想。那就是哼的一聲，鼻孔裏放出一道白光，無論路的遠近，將鱗

人或敵人殺掉。白光可又回來了，摸不着是誰殺的，既然殺了人，又沒有麻煩，多麼舒適自在。這種本領，前年還有人想上武當山去尋求，直到去年，這才用大刀隊來替代了這奇想的位置。現在是連大刀隊的名聲也寂寞了。對於愛國的英雄，也是十分不幸的。

然而我們新近又有了一個大奇想。那是一面救國，一面又可以發財，雖然各種彩票，近似賭博，而發財也不過是『希望』。不過這兩種已經關聯起來了卻是真的。固然，世界上也有靠聚賭抽頭來維持的摩那科王國，但就常理說，則賭博大概是小則敗家，大則亡國；救國呢，卻總不免有一點犧牲，至少，和發財之路總是相差很遠的。然而發見了一致之點的是我們現在的中國，雖然還在試驗的途中。

然而又還有一種小奇想。這回不用一道白光了，要用幾回啓事，幾封匿名的信件，幾篇化名的文章，使鱗頭落地，而血點一些也不會濺着自己的洋房和洋服。並且映帶之下，使自己成名獲利。這也還在試驗的途中，不知道結果怎麼樣，但翻翻現成的文藝史，看不見半個這樣的人物，那恐怕也還是枉用心機的。

狂賭救國，縱慾成仙，袖手殺敵，造謠買田，倘有人要續編龍文鞭影的，我以為不妨添

淮 風 月 談

上這四句。

(八月四日。)

豪語的折扣

鞏 索

豪語的折扣其實也就是文學上的折扣，凡作者的自述，往往須打一個扣頭，連白白其可憐和無用也還是並非『不二價』的，更何況豪語。

仙才李太白的善作豪語，可以不必說了；連留長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長吉，也說『見買若耶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公』起來，簡直是毫不自量，想學刺客了。這應該折成零，證據是他到底並沒有去。南宋時候，國步艱難，陸放翁自然也是慷慨黨中的一個，他有一回說：『老子猶堪絕大漠，諸君何至泣新亭。』他其實是去不得的，也應該折成零。——但我手頭無書，引詩或有錯誤，也先打一個折扣在這裡。

其實，這故作豪語的脾氣，正不獨文人爲然，常人或市儈，也非常發達。市上甲乙打架，

輸的大抵說：『我認得你的！』這是說，他將如伍子胥一般，誓必復讎的意思。不過總是不來的居多，倘是智識分子呢，也許另用一些陰謀，但在粗人，往往這就是鬪爭的結局，說的是有口無心，聽的也不以為意，久成爲打架收場的一種儀式了。

舊小說家也早已看穿了這局面，他寫暗娼和別人相爭，照例攻擊過別人的偷漢之後，就自序道：『老娘是指頭上站得人，臂膊上跑得馬……』底下怎樣呢？他任別人去打扣。他知道別人是決不那麼胡塗，會十足相信的，但仍得這麼說，恰如賣假藥的，包紙上一定印着『存心欺世，雷殛火焚』一樣，成爲一種儀式了。

但因時勢的不同，也有立刻自打折扣的。例如在廣告上，我們有時會看見自說『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真要驀地發生一種好像見了七俠五義中人物一般的敬意，但接着就是『縱令有時用其他筆名，但所發表文章，均自負責』，卻身子一扭，土行孫似的不見了。予豈好『用其他筆名』哉？予不得已也。上海原是中國的一部分，當然受着孔子的教化的。便是商家，櫃內的『不二價』的金字招牌也時時和屋外『大廉價』的大旗互相輝映，不過他總有一個緣故：不是提倡國貨，就是紀念開張。

所以，自打折扣，也還是沒有打足的，凡『老上海』必須再打牠一下。

(八月四日。)

踢

豐之餘

兩月以前，曾經說過『推』，這回卻又來了『踢』。

本月九日『申報』載六日晚間，有漆匠劉明山，楊阿坤，顧洪生三人在法租界黃浦灘太古碼頭納涼，適另有數人在左近聚賭，由巡邏警察上前驅逐，而劉，顧兩人，竟被俄捕弄到水裏去，劉明山竟淹死了。由俄捕說，自然是『自行失足落水』的。但據顧洪生供，卻道：『我與劉，楊三人，同至太古碼頭乘涼，劉坐鐵凳下地板上……我立在旁邊……俄捕來先踢劉一腳，劉已立起要避開，又被踢一腳，以致跌入浦中，我要拉救，已經不及，乃轉身拉住俄捕，亦被用手一推，我亦跌下浦中，經人救起的。』推事問：『爲什麼要踢他？』答曰：『不知。』

『推』還要抬一抬手，對付下等人是犯不着如此費事的，于是乎有『踢』而上海也真有『踢』的專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現在還添了白俄巡捕，他們將沙皇時代對猶太人的手段，到我們這里來施展了。我們也真是善于『忍辱負重』的人民，只要不『落浦』就大抵用一句滑稽化的話道：『喫了一隻外國火腿，』一笑了之。

苗民大敗之後，都往山裏跑，這是我們的先帝軒轅氏趕他的。南宋敗殘之餘，就往海邊跑，這據說也是我們的先帝成吉思汗趕他的，趕到臨了，就是陸秀夫背着小皇帝，跳進海裏去。我們中國人，原是古來就要『自行失足落水』的。

有些慷慨家說，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氣給與窮人。此說其實是不確的，窮人在實際上，那里能够得到和大家一樣的水和空氣。即使在碼頭上乘乘涼，也會無端被『踢』送掉性命的。落浦要救朋友，或拉住凶手罷，『也被用手一推』也落浦。如果大家來相幫，那就有『反帝』的嫌疑了，『反帝』原未為中國所禁止的，然而要豫防『反動分子乘機搗亂』，所以結果還是免不了『踢』和『推』，也就是終于是落浦。

時代在進步，輪船飛機，隨處皆是，假使南宋末代皇帝而生在今日，是決不至于落海

的了，他可以跑到外國去，而小百姓以『落浦』代之。

這理由雖然簡單，卻也複雜，故漆匠顧洪生曰：『不知。』

(八月十日)

『中國文壇的悲觀』

旅 集

文雅書生中也真有特別善于下淚的人物，說是因爲近來中國文壇的混亂，好像實閱割據，便不禁『嗚呼』起來了，但尤其痛心誣陷。

其實是作文『藏之名山』的時代一去，而有一個『壇』，便不免有鬪爭，甚而至于謾罵，誣陷的。明末太遠，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實齋和袁子才，李蕤客和趙撝叔，就如火水之不可調和；再近些，則有民報和新民叢報之爭，『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爭，也都非常猛烈。當初又何嘗不使局外人搖頭歎氣呢，然而勝負一明，時代漸遠，戰血爲雨露洗得乾乾淨淨，後人便以爲先前的文壇是太平了。在外國也一樣，我們現在大抵只知道囂俄和霍普德曼是卓卓的文人，但當時他們的劇本開演的時候，就在戲場裏捉人，打架，較詳的文

學史上，還載着打架之類的圖。

所以，無論中外古今，文壇上是總歸有些混亂，使文雅書生看得要『悲觀』的。但也總歸有許多所謂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滅亡，只有配存在者終于存在，以證明文壇也總歸還是乾淨的處所。增加混亂的倒是有些悲觀論者，不施考察，不加批評，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論調，將一切作者，詆爲『一丘之貉。』這樣子，擾亂是永遠不會收場的。然而世間卻並不都這樣，一定會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別，我們試想一想，林琴南攻擊文學革命的小說，爲時並不久，現在那里去了？

只有近來的誣陷，倒像是頗爲出色的花樣，但其實也並不比古時候更利害，證據是清初大興文字之獄的遺聞。況且鬧這樣玩意的，其實並不完全是文人，十中之九，乃是掛了招牌，而無貨色，只好化爲黑店，出賣人肉饅頭的小盜；即使其中偶然有曾經弄過筆墨的人，然而這時卻正是露出原形，在告白他自己的沒落，文壇決不因此混亂，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來了。

歷史決不倒退，文壇是無須悲觀的。悲觀的由來，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關

【觀悲的壇文國中】

心于文壇，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沒落的營盤裏。

(八月十日。)

秋夜紀遊

游 光

秋已經來了，炎熱也不比夏天小，當電燈替代了太陽的時候，我還是在馬路上漫遊。危險？危險令人緊張，緊張令人覺到自己生命的力。在危險中漫遊，是很好的。

租界也還有悠閒的處所，是住宅區。但中等華人的窟穴卻是炎熱的，喫食擔，胡琴，麻將，留聲機，垃圾桶，光着的身子和腿。相宜的是高等華人或無等洋人住處的門外，寬大的馬路，碧綠的樹，淡色的窗幔，涼風，月光，然而也有狗子叫。

我生長農村中，愛聽狗子叫，深夜遠吠，聞之神怡，古人之所謂『犬聲如豹』者就是。倘或偶經生疏的村外，一聲狂鳴，巨獒躍出，也給人一種緊張，如臨戰鬥，非常有趣的。

但可惜在這裡聽到的是吧兒狗。牠躲躲閃閃，叫得很脆：汪汪！

我不愛聽這一種叫。

我一面漫步，一面發出冷笑，因為我明白了使牠閉口的方法，是只要去和牠主子的管門人說幾句話，或者拋給牠一根肉骨頭。這兩件我還能做的，但是我不做。

牠常常要汪汪。

我不愛聽這一種叫。

我一面漫步，一面發出惡笑了，因為我手裏拿着一粒石子，惡笑剛斂，就舉手一擲，正中牠的鼻梁。

鳴的一聲，牠不見了。我漫步着，漫步着，在少有的寂寞裏。

秋已經來了，我還是漫步着。叫呢，也還是有的，然而更加躲躲閃閃了，聲音也和先前不同，距離也隔得遠了，連鼻子都看不見。

我不再冷笑，不再惡笑了，我漫步着，一面舒服的聽着牠那很脆的聲音。

（八月十四日。）

「揩油」

韋 索

「揩油」是說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錢」因為這是一種祕密；但也不是偷竊，因為在原則上，所取的實在是微乎其微。因此也不能說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謂之「舞弊」罷。然而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闊人、洋商的東西，而且所取又不過一點點，恰如從油水汪洋的處所，揩了一下，于人無損，于揩者卻有益的，並且也不失為損富濟貧的正道。設法向婦女調笑幾句，或乘機摸一下，也謂之「揩油」；這雖然不及對於金錢的名正言順，但無大損于被揩者則一也。

表現得最分明的是電車上的賣票人。純熟之後，他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

心着突來的查票，眼光都練得像老鼠和老鷹的混合物一樣。付錢而不給票，客人本該索取的，然而很難索取，也很少見有人索取，因為他所措的是洋商的油，同是中國人，當然有幫忙的義務，一索取，就變成幫助洋商了。這時候，不但賣票人要報你憎惡的眼光，連同車的客人也往往不免顯出以為你不識時務的臉色。

然而彼一時，此一時，如果三等客中有時偶缺一個銅元，你卻只好在目的地以前下車，這時他就不肯通融，變成洋商的忠僕了。

在上海，如果同巡捕、門丁、西崽之類閒談起來，他們大抵是憎惡洋鬼子的，他們多是愛國主義者。然而他們也像洋鬼子一樣，看不起中國人，棍棒和拳頭和輕蔑的眼光，專注在中國人的身上。

『措油』的生活有福了。這手段將更加展開，這品格將變成高尚，這行為將認為正當，這將算是國民的本領，和對於帝國主義的復讎。打開天窗說亮話，其實，所謂『高等華人』也者，也何嘗逃得出這模子。

但是，也如『喫白相飯』朋友那樣，賣票人是還有他的道德的。倘被查票人查出他

收錢而不給票來了，他就默然認罰，決不說沒有收過錢，將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

(八月十四日。)

我們怎樣教育兒童的？

旅 集

看見了講到『孔乙己』就想起中國一向怎樣教育兒童來。

現在自然是各式各樣的教科書，但在村塾裏也還有『三字經』和『百家姓』。清朝末年，有些人讀的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神童詩』，誇着『讀書人』的光榮；有些人讀的是『混沌初開，乾坤始奠，輕清者上浮而爲天，重濁者下凝而爲地』的『幼學瓊林』，教着做古文的濫調。再上去我可不知道了，但聽說，唐末宋初用過『公家教』，久已失傳，後來才從敦煌石窟中發現，而在漢朝，是讀『急就篇』之類的。

就是所謂『教科書』，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變化了多少。忽而這麼說，忽而那麼說，今天是這樣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樣的主張，不加『教育』則已，一加『教育』就從學校

裏造成了許多矛盾衝突的人，而且因為舊的社會關係，一面也還是『混沌初開，乾坤始奠』的老古董。

中國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學究。倘有人作一部歷史，將中國歷來教育兒童的方法，用書，作一個明確的記錄，給人明白我們的古人以至我們，是怎樣的被薰陶下來的，則其功德，當不在禹（雖然他也許不過是一條蟲）下。

自由談的投稿者，常有博古通今的人，我以為對於這工作，是很有勝任者在的。不知亦有意于此者乎？現在提出這問題，蓋亦知易行難，遂只得空口說白話，而望墾關於健者也。

（八月十四日。）

爲翻譯辯護

洛文

今年是圍剿翻譯的年頭。

或曰『硬譯，』或曰『亂譯，』或曰『聽說現在有許多翻譯家……翻開第一行就譯，對於原作的理解，更無從談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

這種現象，在翻譯界確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搶先。』中國人原是喜歡『搶先』的人民，上落電車，買火車票，寄掛號信，都願意是一到便是第一個。翻譯者當然也逃不出這例子的。而書店和讀者，實在也沒有容納同一原本的兩種譯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種譯稿，別一譯本就沒有書店肯接收出版了，據說是已經有了，怕再沒有人要買。

舉一個例在這里；現在已經成了古典的達爾文的物種由來，日本有兩種翻譯本，先

出的一種頗多錯誤後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國只有一種馬君武博士的翻譯，而他所根據的卻是日本的壞譯本，實有另譯的必要。然而那里還會有書店肯出版呢？除非譯者同時是富翁，他來自己印。不過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盤，再也不來弄什麼翻譯了。

還有一層，是中國的流行，實在也過去得太快，一種學問或文藝介紹進中國來，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大抵就烟消火滅。靠翻譯為生的翻譯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來，則到他脫稿時，社會上早已無人過問。中國大嚷過託爾斯泰，屠格納夫，後來又大嚷過辛克萊，但他們的選集卻一部也沒有。去年雖然還有以郭沫若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戰爭與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讀書和出版界的惰氣，勢必至于讀者也厭倦，譯者也厭倦，出版者也厭倦，歸根結蒂是不會完結的。

翻譯的不行，大半的責任固然該在翻譯家，但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評家，也應該分負若干的責任。要救治這類運，必須有正確的批評，指出壞的，獎勵好的，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然而這怎麼能呢？指摘壞翻譯，對於無拳無勇的譯者，是不要緊的，倘若觸犯了別有來歷的人，他就會給你帶上一頂紅帽子，簡直要你的性命。這現象，就使批評家也

不得不含糊了。

此外，現在最普通的對於翻譯的不滿，是說看了幾十行也還是不能懂。但這是應該加以區別的。倘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那樣的書，則即使德國人來看原文，他如果並非一個專家，也還是一時不能看懂。自然，「翻開第一行就譯」的譯者，是太不負責任了，然而漫無區別，要無論什麼譯本都翻開第一行就懂的讀者，卻也未免太不負責任了。

（八月十四日。）

爬和撞

荀 繼

從前梁實秋教授曾經說過：窮人總是要爬，往上爬，爬到富翁的地位。不但窮人，奴隸也是要爬的，有了爬得上的機會，連奴隸也會覺得自己是神仙，天下自然太平了。

雖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個個以為這正是他自己。這樣自然都安分的去耕田，種地，揀大糞或是坐冷板凳，克勤克儉，背着苦惱的命運，和自然奮鬥着，拚命的爬，爬，爬。可是爬的人那麼多，而路只有一條，十分擁擠。老實的照着章程規規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聰明人就會推，把別人推開，推倒，踏在腳底下，踹着他們的肩膀和頭頂，爬上去了。大多數人卻還只是爬，認定自己的冤家並不在上面，而只在旁邊——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們大都忍耐着一切，兩腳兩手都着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擠下來，擠下來又挨上去，沒

有休止的。

然而爬的人太多，爬得上的太少，失望也會漸漸的侵蝕善良的人心，至少，也會發生跪着的革命。於是爬之外，又發明了撞。

這是明知道你太辛苦了，想從地上站起來，所以在你的背後猛然的叫一聲：撞罷。一個個發麻的腿還在抖着，就撞過去。這比爬要輕鬆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蓋也不必移動，只要橫着身子，晃一晃，就撞過去。撞得好就是五十萬元大洋，妻，財，子，祿都有了。撞不好，至多不過跌一交，倒在地下。那又算得什麼呢？——他原本是伏在地上的，他仍舊可以爬。何況有些人不過撞着玩罷了，根本就不怕跌交的。

爬是自古有之。例如從童生到狀元，從小癩三到康白度。撞卻似乎是近代的發明。要考據起來，恐怕只有古時候『小姐拋綵球』有點像給人撞的辦法。小姐的綵球將要拋下來的時候，——一個個想喫天鵝肉的男子漢仰着頭，張着嘴，饞涎拖得幾尺長……可惜，古人究竟獸笨，沒有要這些男子漢拿出幾個本錢來，否則，也一定可以收着幾萬萬的。爬得上的機會越少，願意撞的人就越多，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們，就天天替你們

製造撞的機會，叫你們化些小本錢，而豫約着你們名利雙收的神仙生活。所以撞得好的機會，雖然比爬得上的還要少得多，而大家都願意來試試的。這樣，爬了來撞，撞不着再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八月十六日。）

各種捐班

洛文

清朝的中葉，要做官可以捐，叫做『捐班』的便是這一夥。財主少爺喫得油頭光臉，忽而忙了幾天，頭上就有一粒水晶頂，有時還加上一枝藍翎，滿口官話，說是『今天天氣好』了。

到得民國，官總算說是沒有了捐班，然而捐班之塗，實際上倒是開展了起來，連『學士文人』也可以由此弄得到頂戴。開宗明義第一章，自然是要有錢。只要有錢，就什麼都容易辦了。譬如，要捐學者罷，那就收買一批古董，結識幾個清客，並且僱幾個工人，拓出古董上面的花紋和文字，用玻璃板印成一部書，名之曰『什麼集古錄』或『什麼考古錄』。李富孫做過一部金石學錄，是專載研究金石的人們的，然而這倒成了『作俑』使清客

們可以一續再續，並且推而廣之，連收藏古董，販賣古董的少爺和商人，也都一榻括子的收進去了，這就叫作『金石家』。

捐做『文學家』也用不着什麼新花樣。只要開一隻書店，拉幾個作家，僱一些幫閒，出一種小報，『今天天氣好』是也須會說的，就寫了出來，印了上去，交給報販，不消一年半載，包管成功。但是，古董的花紋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應該代以電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為這才是新時代的美術。『愛美』的人物在中國還多得很，而『文學家』或『藝術家』也就這樣的起來了。

捐官可以希望刮地皮，但捐學者文人也不會折本。印刷品固然可以賣現錢，古董將來也會有洋鬼子肯出大價的。

這又叫作『名利雙收』。不過先要能『投資』，所以平常人做不到，要不然，文人學士也就不大值錢了。

而現在還值錢，所以也還會有人忙着做人名辭典，造文藝史，出作家論，編自傳。我想，倘作歷史的著作，是應該像將文人分爲羅曼派，古典派一樣，另外分出一種『捐班』派。

各 種 捐 班

來的，歷史要「真」，招些忌恨也只好硬挺，是不是？

（八月二十四日。）

四庫全書珍本

豐之餘

現在除兵爭政爭等類之外，還有一種倘非閒人，就不大注意的影印四庫全書中的「珍本」之爭。官商要照原式，及早印成，學界卻以為庫本有刪改，有錯誤，如果有別本可得，就應該用別的「善本」來替代。

但是，學界的主張，是不會通過的，結果總非依照欽定四庫全書不可。這理由很分明，就因為要趕快。四省不見，九島出脫，不說也罷，單是黃河的出軌舉動，也就令人覺得岌岌乎不可終日，要做生意就得趕快。況且「欽定」二字，至今也還有一點威光，「御醫」「貢緞」就是與眾不同的意思。便是早已共和了的法國，拿破崙的藏書在拍賣場上還是比平民的藏書值錢；歐洲的有些著名的「支那學者」講中國就會引用欽定圖書集

成，這是中國的考據家所不肯玩的玩藝。但是，也可見印了『欽定』過的『珍本』在外國，生意總可以比『善本』好一些。

即使在中國，恐怕生意也還是『珍本』好。因為這可以做擺飾，而『善本』卻不過能合于實用。能買這樣的書的，決非窮措大也可想，則買去之後，必將供在客廳上也亦可知。這類的買主，會買一個商周的古鼎，擺起來；不得已時，也許買一個假古鼎，擺起來；但他決不肯買一個沙鍋或鐵鑊，擺在紫檀桌子上。因為他的目的是在『珍』而並不在『善』，更不在是否能合于實用的。

明末人好名，刻古書也是一種風氣，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為錯字，隨手亂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錯了，所以使後來的考據家為之搖頭歎氣，說是『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這回的四庫全書中的『珍本』是影印的，決無改錯的弊病，然而那原本就有無意的錯字，有故意的刪改，並且因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沒下去，將來的認真讀者如果偶爾得到這樣的本子，恐怕總免不了要有搖頭歎氣第二回。

然而結果總非依照欽定四庫全書不可。因為『將來』的事，和現在的官商是不相

准 風 月 談

干了。

(八月二十四日。)

新秋雜識

旅集

門外的有限的一方泥地上，有兩隊螞蟻在打仗。

童話作家愛羅先珂的名字，現在是已經從讀者的記憶上漸漸淡下去了，此時我卻記起了他的一種奇異的憂愁。他在北京時，曾經認真的告訴我：我害怕，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有人發明一種方法，只要怎麼一來，就能使人們都成爲打仗的機器的。

其實是這方法早經發明了，不過較爲煩難，不能「怎麼一來」就完事。我們只要看外國爲兒童而作的書籍、玩具，常常以指教武器爲大宗，就知道這正是製造打仗機器的設備，製造是必須從天真爛漫的孩子們入手的。

不但人們，連昆蟲也知道。螞蟻中有一種武士蟻，自己不造窠，不求食，一生的事業，是

專在攻擊別種螞蟻，掠取幼蟲，使成奴隸，給牠服役的。但奇怪的是牠決不掠取成蟲，因為已經難施教化。牠所掠取的一定只限于幼蟲和蛹，使在盜窟裏長大，毫不記得先前，永遠是愚忠的奴隸，不但服役，每當武士蟻出去劫掠的時候，牠還跟在一起，幫着搬運那些被侵略的同族的幼蟲和蛹去了。

但在人類，卻不能這麼簡單的造成一律。這就是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

然而製造者也決不放手。孩子長大，不但失掉天真，還變得呆頭呆腦，是我們時時看見的。經濟的彫敝，使出版界不肯印行大部的學術文藝書籍，不是教科書，便是兒童書，黃河決口似的向孩子們滾過去。但那裏面講的是什麼呢？要將我們的孩子們造成什麼東西呢？卻還沒有看見戰鬪的批評家論及，似乎已經不大有注意將來了。

反戰會議的消息不很在日報上看到，可見打仗也還是中國人的嗜好，給牠一個冷淡，正是違反了我們的嗜好的證明。自然，仗是要打的，跟着武士蟻去搬運敗者的幼蟲，也還不失爲一種爲奴的勝利。但是，人究竟是「萬物之靈，」這樣那里能就够。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製造打仗機器的蟻塚，打掉毒害小兒的藥餌，打掉陷沒將來的陰謀：這才是

人的戰士的任務。

(八月二十八日。)

幫閒法發隱

桃 惟

吉開迦爾是丹麥的憂鬱的人，他的作品，總是帶着悲憤。不過其中也有很有趣味的，我看見了這樣的幾句——

『戲場裏失了火。丑角站在戲臺前，來通知了看客。大家以為這是丑角的笑話，喝采了。丑角又通知說是火災。但大家越加哄笑，喝采了。我想，人世是要完結

在當作笑話的開心的人們的大家歡迎之中的罷。』

不過我的所以覺得有趣的並不專在本文，是在由此想到了幫閒們的伎倆。幫閒，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兇作惡，那自然也就是幫兇。但他的幫法，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迹，也沒有血腥氣的。

譬如罷，有一件事，是要緊的，大家原也覺得要緊，他就以丑角身份而出現了，將這件事變為滑稽，或者特別張揚了不關緊要之點，將人們的注意拉開去，這就是所謂『打諢』。如果是殺人，他就來講當場的情形，偵探的努力；死的是女人呢，那就更好了，名之曰『豔屍』或介紹她的日記。如果是暗殺，他就來講死者的生前的故事，戀愛呀，遺聞呀……人們的熱情原不是永不弛緩的，但加上些冷水，或者美其名曰清茶，自然就冷得更加迅速了，而這位打諢的脚色，卻變成了文學者。

假如有一個人，認真的在告警，于兇手當然是有害的，只要大家還沒有僵死。但這時他就又以丑角身份而出現了，仍用打諢，從旁裝着鬼臉，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裏也化爲丑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邊都化爲笑話。聳肩裝窮，以表現對方之闊，卑躬歎氣，以暗示對方之傲；使大家心裏想：這告警者原來都是虛偽的。幸而幫閒們還多是男人，否則牠簡直會說告警者曾經怎樣調戲牠，當衆羅列淫辭，然後作自殺以明恥之狀也說不定。周圍搗着鬼，無論如何嚴肅的說法也要減少力量的，而不利于兇手的事情卻就在這疑心和笑聲中完結了。牠呢？這回牠倒是道德家。

當沒有這樣的事件時，那就七日一報，十日一談，收羅廢料，裝進讀者的腦子裏去，看過一年半載，就滿腦都是某闊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開心是自然也開心的。但是，人世卻也要完結在這些歡迎開心的開心的人們之中的罷。

(八月二十八日。)

登龍術拾遺

羣 索

章克標先生做過一部文壇登龍術，因為是預約的，而自己總是悠悠忽忽，竟失去了拜誦的幸運，只在論語上見過廣告，解題和後記。但是，這真不知是那里來的『烟士披里純』，『解題的開頭第一段，就有了絕妙的名文——』

『登龍是可以當作乘龍解的，於是登龍術便成了乘龍的技術，那是和騎馬駕車相類似的東西了。但平常乘龍就是女壻的意思，文壇似非女性，也不致於會要招女壻，那麼這樣解釋似乎也有引起別人誤會的危險。』……

確實，查看廣告上的目錄，並沒有『做女壻』這一門，然而這卻不能不說是『智者千慮』的一失，似乎該有一點增補才好，因為文壇雖然『不致於會要招女壻』，但女壻

卻是會要上文壇的。

術曰：要登文壇，須闊太太，遺產必需，官司莫怕。窮小子想爬上文壇去，有時雖然會僥倖，終究是很費力氣的；做些隨筆或茶話之類，或者也能够撈幾文錢，但究竟隨人俯仰。最好是富岳家，有關太太，用賠嫁錢，作文學資本，笑罵隨他笑罵，惡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頭銜自來，贅壻雖能被婦家所輕，但一登文壇，即聲價十倍，太太也就高興，不至于自打麻將，連眼梢也一動不動了，這就是『交相爲用』。但其爲文也，又必須是唯美派，試看王爾德遺照，盤花鈕扣，鑲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見猶憐，而況令闈。可惜他的太太不行，以至濫交頑童，窮死異國，假如有錢，何至于此。所以倘欲登龍，也要乘龍，『書中自有黃金屋，』早成古話，現在是『金中自有文學家』當令了。

但也可以從文壇上去做女壻。其術是時時留心，尋一個家裏有些錢，而自己能寫幾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報，尊之爲『女詩人』。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電影上那樣的屈一膝跪下，說道『我的生命呵，阿呀呀，我悲哀呀！』——則由登龍而乘龍，又由乘龍而更登龍，十分美滿。然而富女詩人未必一定愛窮男文士，所

登龍術拾遺

以要有把握也很難，這一法，在這裡只算是登龍術拾遺的附錄，請勿輕用為幸。

（八月二十八日。）

由聾而啞

洛 文

醫生告訴我們：有許多啞子，是並非喉舌不能說話的，只因為從小就耳朵聾，聽不見大人的言語，無可師法，就以爲誰也不過張着口嗚嗚啞啞，他自然也只好嗚嗚啞啞了。所以勃蘭兌斯斯丹麥文學的衰微時，曾經說：文學的創作，幾乎完全死滅了。人間的或社會的無論怎樣的問題，都不能提起感興，或則除在新聞和雜誌之外，絕不能惹起一點論爭。我們看不見強烈的獨創的創作。加以對於獲得外國的精神生活的事，現在幾乎絕對的不加顧及。于是精神上的『聾』，那結果，也就招致了『啞』來。（十九世紀文學的主潮第一卷自序）

這幾句話，也可以移來批評中國的文藝界，這現象，並不能全歸罪于壓迫者的壓迫，

五四運動時代的啓蒙運動者和以後的反對者，都應該分負責任的。前者急于事功，竟沒有譯出什麼有價值的書籍來，後者則故意遷怒，至罵翻譯者爲媒婆，有些青年更推波助瀾，有一時期，還至于連人地名下注一原文，以便讀者參考時，也就詆之曰『衒學。』

今竟何如？三開間店面的書鋪，四馬路上還不算少，但那裏面滿架是薄薄的小本子，倘要尋一部巨冊，真如披沙揀金之難。自然，生得又高又胖並不就是偉人，做得多而且繁也決不就是名著，而況還有『剪貼。』但是，小小的一本『什麼ABC』裏，卻也決不能包羅一切學術文藝的。一道濁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乾淨而澄明，但蒸溜了濁流的一部分，卻就有許多杯淨水在。

因爲多年買空賣空的結果，文界就荒涼了，文章的形式雖然比較的整齊起來，但戰鬥的精神卻較前有退無進。文人雖因捐班或互捧，很快的成名，但爲了出力的吹，殼子大了，裏面反顯得更加空洞。于是誤認這空虛爲寂寞，像煞有介事的說給讀者們；其甚者還至于擺出他心的腐爛來，算是一種內面的寶貝。散文，在文苑中算是成功的，但試看今年的選本，便是前三名，也即令人有『貂不足，狗尾續』之感。用糝穀來養青年，是決不會壯

大的，將來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樣，可看尼采所描寫的『末人。』

但紹介國外思潮，翻譯世界名作，凡是運輸精神的糧食的航路，現在幾乎都被聾啞的製造者們堵塞了，連洋人走狗，富戶贅郎，也會來哼哼的冷笑一下。他們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聾而啞，枯涸渺小，成爲『末人，』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兒和小癩三所賣的春宮，不肯罷手。甘爲泥土的作者和譯者的奮鬥，是已經到了萬不可緩的時候了，這就是竭力運輸些切實的精神的糧食，放在青年們的周圍，一面將那些聾啞的製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門裏面去。

（八月二十九日。）

新秋雜識(二)

旅 隼

八月三十的夜裏，遠遠近近，都突然劈劈拍拍起來，一時來不及細想，以爲「抵抗」又開頭了，不久就明白了那是放爆竹，這才定了心。接着又想：大約又是什麼節氣了罷……待到第二天看報紙，才知道原來昨夜是月蝕，那些劈劈拍拍，就是我們的同胞、異胞（我們雖然大家自稱爲黃帝子孫，但蚩尤的子孫想必也未嘗死絕，所以謂之「異胞」）在示威，要將月亮從天狗嘴裏救出。

再前幾天，夜裏也很熱鬧。街頭巷尾，處處擺着桌子，上面有麵食、西瓜；西瓜上面叮着蒼蠅、青蟲、蚊子之類，還有一桌和尚，口中念念有詞：「迴猪羅普米呀吽！唵呀吽吽！」這是在放餓口，施餓鬼。到了盂蘭盆節了，餓鬼和非餓鬼，都從陰間跑出，來看上海這大世面，善

男信女們就在這時盡地主之誼，託和尚「唵呀吽」的彈出幾粒白米去，請牠們都飽飽的喫一通。

我是一個俗人，向來不大注意什麼天上和陰間的，但每當這些時候，卻也不能不感到我們的還在人間的同胞們和異胞們的思慮之高超和妥帖。別的不必說，就在這不到兩整年中，大則四省，小則九島，都已變了旗色了，不久還有八島。不但救不勝救，即使想要救罷，一開口，說不定自己就危險（這兩句，印後成了『于勢也有所未能』）所以最妥當是救月亮，那怕爆竹放得震天價響，天狗決不至于來咬，月亮裏的會長（假如有會長的話）也不會出來禁止，目為反動的。救人也一樣，兵災，旱災，蝗災，水災……災民們不計其數，幸而暫免于災殃的小民，又怎麼能有一個救法？那自然遠不如救魂靈，事省功多，和大人先生的打醮造塔同其功德。這就是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而『君子務其大者遠者』亦此之謂也。

而況『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也是古聖賢的明訓，國事有治國者在，小民是用不着吵鬧的。不過歷來的聖帝明王，可又並不卑視小民，倒給與了更高超的

自由和權利，就是聽你專門去救宇宙和魂靈。這是太平的根基，從古至今，相沿不廢，將來想必也不至先便廢。記得那是去年的事了，滬戰初停，日兵漸漸的走上兵船和退進營房裏面去，有一夜也是這麼劈劈拍拍起來，時候還在『長期抵抗』中，日本人又不明白我們的國粹，以為又是第幾路軍前來收復失地了，立刻放哨，出兵……亂烘烘的鬧了一通，才知道我們是在救月亮，他們是在見鬼。『哦哦！成程（Naruhoto）原來如此！』驚歎和佩服之餘，于是恢復了平和的原狀。今年呢，連哨也沒有放，大約是已被中國的精神文明感化了。

現·在·的·侵·略·者·和·壓·制·者·還·有·像·古·代·的·暴·君·一·樣·竟·連·奴·才·們·的·發·昏·和·做·夢·也·不·准·的·麼·？……

（八月三十一日。）

男人的進化

虞 明

說禽獸交合是戀愛未免有點褻瀆。但是，禽獸也有性生活，那是不能否認的。牠們在春情發動期，雌的和雄的碰在一起，難免『卿卿我我』的來一陣。固然，雌的有時候也會裝腔做勢，逃幾步又回頭看，還要叫幾聲，直到實行『同居之愛』為止。禽獸的種類雖然多，牠們的『戀愛』方式雖然複雜，可是有一件事是沒有疑問的：就是雄的不見得有什麼特權。

人爲萬物之靈，首先就是男人的本領大。最初原是馬馬虎虎的，可是因爲『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緣故，娘兒們曾經『統治』過一個時期，那時的祖老太太大概比後來的族長還要威風。後來不知怎的，女人就倒了霉：項頸上，手上，腳上，全都鎖上了練條，扣上了

圈兒，環兒，——雖則過了幾千年這些圈兒環兒大都已经變成了金的銀的，鑲上了珍珠寶鑽，然而這些項圈，鐲子，戒指等等，到現在還是女奴的象徵。既然女人成了奴隸，那就男人不必徵求她的同意再去「愛」她了。古代部落之間的戰爭，結果俘虜會變成奴隸，女俘虜就會被強姦。那時候，大概春情發動期早就「取消」了，隨時隨地男主人可以強姦女俘虜，女奴隸。現代強盜惡棍之流的不把女人當人，其實是大有酋長式武士道的遺風的。

但是，強姦的本領雖然已經是人比禽獸「進化」的一步，究竟還只是半開化。你想，女的哭哭啼啼，扭手扭腳，能有多大興趣？自從金錢這寶貝出現之後，男人的進化就真的了不得了。天下的一切都可以買賣，性慾自然並非例外。男人化幾個臭錢，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東西。而且他可以給她說：我並非強姦你，這是你自願的，你願意拿幾個錢，你就得如此這般，百依百順，咱們是公平交易！蹂躪了她，還要她說一聲「謝謝你，大少。」這是禽獸幹得來的麼？所以嫖妓是男人進化的頗高的階段了。

同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卻要比嫖妓更高明。這制度之下，男人得到永

久的終身的活財產當新婦被人放到新郎的牀上的時候她只有義務她連講價錢的自由也沒有，何況戀愛。不管你愛不愛，在周公孔聖人的名義之下，你得從一而終，你得守貞操。男人可以隨時使用她，而她卻要遵守聖賢的禮教，即使『只在心裏動了惡念，也要算犯奸淫』的。如果雄狗對雌狗用起這樣巧妙而嚴厲的手段來，雌的一定急急得『跳牆』。然而人卻只會跳井，當節婦，貞女，烈女去。禮教婚姻的進化意義，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男人會用『最科學的』學說，使得女人雖無禮教，也能心甘情願地從一而終，而且深信性慾是『獸慾』，不應當作為戀愛的基本條件；因此發明『科學的貞操』——那當然是文明進化的頂點了。

嗚呼，人——男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

自註：這篇文章是衛道的文章。

（九月三日。）

同意和解釋

虞明

上司的行動不必徵求下屬的同意，這是天經地義。但是，有時候上司會對下屬解釋。新進的世界聞人說：『原人時代就有威權，例如人對動物，一定強迫牠們服從人的意志，而使牠們拋棄自由生活，不必徵求動物的同意。』這話說得透徹。不然，我們那里有牛肉喫，有馬騎呢？人對人也是這樣。

日本耶教會主教最近宣言日本是聖經上說的天使：『上帝要用日本征服向來屠殺猶太人的白人……以武力解放猶太人，實現舊約上的豫言。』這也顯然不徵求白人的同意的，正和屠殺猶太人的白人並未徵求過猶太人的同意一樣。日本的大人老爺在『中國製造『國難』』也沒有徵求中國人民的同意。——至于有些地方的紳董，卻去徵求

日本大人的同意，請他們來維持地方治安，那卻又當別論。總之，要自由自在的喫牛肉騎馬等等，就必須宣布自己是上司，別人是下屬；或是把人比做動物，或是把自己作為天使。

但是，這里最要緊的還是『武力』，並非理論。不論是社會學或是基督教的理論，都不能夠產生什麼威權。原人對於動物的威權，是產生于弓箭等類的發明的。至于理論，那不過是隨後想出來的解釋。這種解釋的作用，在于製造自己威權的宗教上，哲學上，科學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據，使得奴隸和牛馬恍然大悟這世界的公律，而拋棄一切翻案的夢想。

當上司對於下屬解釋的時候，你做下屬的切不可誤解這是在徵求你的同意，因為即使你絕對的不同意，他還是幹他的。他自有他的夢想，只要金銀財寶和飛機大砲的力量還在他手裏，他的夢想就會實現；而你的夢想卻終于只是夢想——萬一實現了，他還說你抄襲他的動物主義的老文章呢。

據說現在的世界潮流，正是龐大權力的政府的出現，這是十九世紀人士所夢想不到的。意大利和德意志不用說了；就是英國的國民政府，牠的實權也完全屬於保守黨。

一黨。『美國新總統所取得的措置經濟復興的權力，比戰爭和戒嚴時期還要大得多。』大家做動物，使上司不必徵求什麼同意，這正是世界的潮流。懿歟！盛哉！這樣的好榜樣，那能不學？

不過，我這種解釋還有點美中不足：中國自己的秦始皇，帝焚書坑儒，中國自己的韓退之等說：『民不出米粟麻絲以事其上，則誅。』這原是國貨，何苦違背着民族主義，引用外國的學說和事實——長他人威風，滅自己志氣呢？

（九月三日。）

文牀秋夢

游光

春夢是顛顛倒倒的。『夏夜夢』呢？看沙士比亞的劇本，也還是顛顛倒倒。中國的秋夢，照例卻應該『肅殺』，民國以前的死囚，就都是『秋後處決』的，這是順天時。天教人這麼着，人就不能不這麼着。所謂『文人』當然也不至于例外，喫得飽飽的睡在牀上，食物不能消化完，就做夢；而現在又是秋天，天就教他的夢威嚴起來了。

二卷三十一期（八月十二日出版）的濤聲上，有一封自名為『林丁』先生的給編者的信，其中有一段說——

『……之爭，孰是孰非，殊非外人所能詳道。然而彼此摧殘，則在傍觀人看來，却不能不承是整個文壇的不幸。……我以為各人均應先打屁股百下以儆效

尤，餘事可一概不提……」

前兩天，還有某小報上的不署名的社談，牠對於早些日子余、趙的剪竊問題之爭，也非常氣憤——

「……假使我一朝大權在握，我一定把這般東西捉了來，判他們罰作苦工，讀書十年；中國文壇，或尚有乾淨之一日。」

張獻忠自己要沒落了，他的行動就不問「孰是孰非」，只是殺。清朝的官員，對於原被兩造，不問青紅皂白，各打屁股一百或五十的事，確也偶爾會有的，這是因為滿洲還想要奴才，供搜刮，就是「林丁」先生的舊夢。某小報上的無名子先生可還要比較的文明，至少，牠是已經知道了上海工部局「判罰」下等華人的方法的了。

但第一個問題是在怎樣才能够「一朝大權在握」？文弱書生死樣活氣，怎麼做得到權臣？先前，還可以希望招駙馬，一下子就飛黃騰達，現在皇帝沒有了，即使滿臉塗着雪花膏，也永遠遇不到公主的青睞；至多，只可以希圖做一個富家的姑爺而已。而捐官的辦法，又早經取消，對於「大權」還是只能像狐狸的遇着高處的葡萄一樣，仰着白鼻子看

看。文壇的完整和乾淨，恐怕實在也到底很渺茫。

五四時候，曾經在出版界上發現了『文丐』，接着又發現了『文氓』，但這種威風凜凜的人物，卻是我今年秋天在上海新發見的，無以名之，姑且稱爲『文官』罷。看文學史，文壇是常會有完整而乾淨的時候的，但誰曾見過這文壇的澄清，會和這類的『文官』們有絲毫關係的呢。

不過，夢是總可以做的，好在沒有什麼關係，而寫出來也有趣。請安息罷，候補的少大人們！

（九月五日。）

電影的教訓

孺牛

當我在家鄉的村子裏看中國舊戲的時候，是還未被教育成「讀書人」的時候，小朋友大抵是農民。愛看的是翻筋斗，跳老虎，一把烟燄，現出一個妖精來；對於劇情，似乎都不大和我們有關係。大面和老生的爭城奪地，小生和正旦的離合悲歡，全是他們的事，捏鋤頭柄人家的孩子，自己知道是決不會登壇拜將，或上京赴考的。但還記得有一齣給了感動的戲，好像是叫作「斬木誠」。一個大官蒙了不白之冤，非被殺不可了，他家裏有一個老家丁，面貌非常相像，便代他去「伏法」。那悲壯的動作和歌聲，真打動了看客的心，使他們發見了自己的好模範。因為我的家鄉的農人，農忙一過，有些是給大戶去幫忙的。為要做得像，臨刑時候，主母照例的必須去「抱頭大哭」，然而被他踢開了，雖在此時，名

分也得嚴守，這是忠僕，義士，好人。

但到我在上海看電影的時候，卻早是成爲『下等華人』的了，看樓上坐着白人和闊人，樓下排着中等和下等的『華胄』，銀幕上現出白色兵們打仗，白色老爺發財，白色小姐結婚，白色英雄探險，令看客佩服，羨慕，恐怖，自己覺得做不到。但當白色英雄探險非洲時，卻常有黑色的忠僕來給他開路，服役，拚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待到他豫備第二次探險時，忠僕不可再得，便又記起了死者，臉色一沈，銀幕上就現出一個他記憶上的黑色的面貌。黃臉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臉色一沈：他們被感動了。

幸而國產電影也在掙扎起來，聳身一跳，上了高牆，舉手一揚，擲出飛劍，不過這也和十九路軍一同退出上海，現在是正在準備開映屠格納夫的春潮和矛盾的春蠶了。當然，這是進步的。但這時候，卻先來了一部竭力宣傳的『搖山豔史』。

這部片子，主題是『開化搖民』，機鍵是『招駙馬』，令人記起『四郎探母』以及『雙陽公主追狄』這些戲本來。中國的精神文明主宰全世界的偉論，近來不大聽到了，要想去開化，自然只好退到苗搖之類的裏面去，而要成這種大事業，卻首先須『結親』。

黃帝子孫，也和黑人一樣，不能和歐亞大國的公主結親，所以精神文明就無法傳播。這是大家可以由此明白的。

（九月七日。）

關於翻譯（上）

洛文

因為我的一篇短文，引出了穆木天先生的「從「為翻譯辯護」談到樓譯「二十世紀之歐洲文學」」（九日自由談所載）這在我，是很以為榮幸的，並且覺得凡所指摘，也恐怕都是實在的錯誤。但從那作者的案語裏，我卻又想起一個隨便講講，也許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問題來了。那是這樣的一段——

「在一百九十九頁，有「在這種小說之中，最近由學術院（譯者：當係指著者所屬的俄國共產主義學院）所選的魯易倍爾德蘭的不朽的諸作，為最優秀。」在我以為此地所謂「Academie」者，當指法國翰林院。蘇聯雖稱學藝發達之邦，但不會為帝國主義作家作選集罷？我不知為什麼樓先生那樣地濫下

註解

究竟是那一國的 *Academia* 呢？我不知道。自然，看作法國的翰林院，是萬分近理的，但我們也不能決定蘇聯的大學院就『不會爲帝國主義作家作選集。』倘在十年以前，是決定不會的，這不但爲物力所限，也爲了要保護革命的嬰兒，不能將滋養的，無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無區別的亂放在他前面。現在卻可以了，嬰兒已經長大，而且強壯，聰明起來，即使將鴉片或嗎啡給他看，也沒有什麼大危險，但不消說，一面也必須有先覺者來指示，說吸了就會上癮，而上癮之後，就成一個廢物，或者還是社會上的害蟲。

在事實上，我曾經見過蘇聯的 *Academia* 新譯新印的阿剌伯的一千一夜，意大利的十日談，還有西班牙的吉訶德先生，英國的魯濱孫漂流記；在報章上，則記載過在爲託爾斯泰印選集，爲歌德編全集——更完全的全集。倍爾德蘭不但是加特力教的宣傳者，而且是王朝主義的代言人，但比起十九世紀初德意志布爾喬亞的文豪歌德來，那作品也不至于更加有害。所以我想，蘇聯來給他出一本選集，實在是很可能的。不過在這些書籍之前，想來一定有詳序，加以仔細的分析和正確的批評。

凡作者，和讀者因緣愈遠的，那作品就于讀者愈無害。古典的，反動的，觀念形態已經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動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確的指示，）倒反可以從中學學描寫的本領，作者的努力。恰如大塊的砒霜，欣賞之餘，所得的是知道牠殺人的力量和結晶的模樣；藥物學和礦物學上的知識了。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間，使青年不知不覺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謂「革命文學」故作激烈的所謂「唯物史觀的批評」就是這一類。這倒是應該防備的。

我是主張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國主義者」的作品的，這就是古語的所謂「知己知彼。」青年爲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裏去固然是獸子，但因爲虎狼可怕，連用鐵柵圍起來了的動物園裏也不敢去，卻也不能不說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學的鐵柵是什麼呢？批評家就是。

（九月十一日。）

補記：這一篇沒有能够刊出。

（九月十五日。）

關於翻譯(下)

洛文

但我在那爲翻譯辯護中，所希望于批評家的，實在有三點：一、指出壞的；二、獎勵好的；三、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而穆木天先生所實做的是第一句。以後呢，可能有別的批評家來做其次的文章，想起來真是一個大疑問。

所以我要再來補充幾句：倘連較好的也沒有，則指出壞的譯本之後，並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還可以于讀者有益處。

此後的譯作界，恐怕是還要退步下去的。姑不論民窮財盡，即看地面和人口，四省是給日本拿去了，一大塊在水淹，一大塊在旱，一大塊在打仗，只要略略一想，就知道讀者是減少了許許多了。因爲銷路的少，出版界就要更投機，欺騙，而拿筆的人也因此只好更投

機，欺騙。即有不願意欺騙的人，爲生計所壓迫，也總不免比較的粗製濫造，增出些先前所沒有的缺點來。走過租界的住宅區鄰近的馬路，三間門面的水果店，晶瑩的玻璃窗裏是鮮紅的蘋果，通黃的香蕉，還有不知名的熱帶的果物。但略站一下就知道：這地方，中國人是很少進去的，買不起。我們大抵只好到同胞擺的水果攤上去，化幾文錢買一個爛蘋果。

蘋果一爛，比別的水果更不好喫，但是也有人買的，不過我們另外還有一種相反的脾氣：『首飾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點，有時就全部都不要了。愛人身上生幾個瘡，固然不至于就請律師離婚，但對於作者，作品，譯品，卻總歸比較的嚴緊，蕭伯納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個作家，也不好；譯者是『大學教授，下職官員，』更不好。好的又不出來，怎麼辦呢？我想，還是請批評家用喫爛蘋果的方法，來救一救急罷。

我們先前的批評法，是說，這蘋果有爛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拋掉。然而買者的金錢有限，豈不是大冤枉，而況此後還要窮下去。所以，此後似乎最好還是添幾句，倘不是穿心爛，就說：這蘋果有着爛疤了，然而這幾處沒有爛，還可以喫得。這麼一辦，譯品的好壞是明白了，而讀者的損失也可以小一點。

但這一類的批評，在中國還不大有，即以自由談所登的批評爲例，對於二十世紀之歐洲文學，就是專指爛疤的；記得先前有一篇批評鄒韜奮先生所編的高爾基的短文，除掉指出幾個缺點之外，也沒有別的話。前者我沒有看過，說不出另外可有什麼可取的地方，但後者卻曾經翻過一遍，覺得除批評者所指摘的缺點之外，另有許多記載作者的勇敢的奮鬥，胥吏的卑劣的陰謀，是很有益于青年作家的，但也因爲有了爛疤，就被拋在筐子外面了。

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評家來做剝爛蘋果的工作，這正如「拾荒」一樣，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

(九月十一日。)

新秋雜識(三)

旅 隼

『秋來了！』

秋真是來了，晴的白天還好，夜裏穿着洋布衫就覺得涼颼颼。報章上滿是關於『秋』的大小文章：迎秋，悲秋，哀秋，責秋……等等。爲了趨時，也想這麼的做一點，然而總是做不出。我想，就是想要『悲秋』之類，恐怕也要福氣的，實在令人羨慕得很。

記得幼小時，有父母愛護着我的時候，最有趣的是生點小毛病，大病卻生不得，既痛苦，又危險的。生了小病，懶懶的躺在牀上，有些悲涼，又有些嬌氣，小苦而微甜，實在好像秋的诗境。嗚呼哀哉，自從流落江湖以來，靈感捲逃，連小病也不生了。偶然看看文學家的名文，說是秋花爲之慘容，大海爲之沈默云云，只是愈加感到自己的麻木。我就從來沒有見

過秋花爲了我在悲哀，忽然變了顏色；只要有風，大海是總在呼嘯的，不管我愛鬧還是愛靜。

冰瑩女士的佳作告訴我們：「晨是學科學的，但在這一剎那，完全忘掉了他的志趣，存在他腦海中的只也一個盡量地享受自然美景的目的……」這也是一種福氣。科學我學的很淺，只讀過一本生物學教科書，但是，牠那些教訓，花是植物的生殖機關呀，蟲鳴鳥嘯，是在求偶呀之類，就完全忘不掉了。昨夜閒逛荒場，聽到蟋蟀在野菊花下鳴叫，覺得好像是美景，詩興勃發，就做了兩句新詩——

野菊的生殖器下面，

蟋蟀在吊膀子。

寫出來一看，雖然比粗人們所唱的俚歌要高雅一些，而對於新詩人的由「煙士披離純」而來的詩，還是「相形見絀。」寫得太科學，太真實，就不雅了，如果改作舊詩，也許不至于這樣。生殖機關，用嚴又陵先生譯法，可以謂之「性官；」「吊膀子」呢，我自己就不懂那語源，但據老于上海者說，這是因西洋人的男女挽臂同行而來的，引伸爲誘惑或

追求異性的意思。弔者，掛也，亦即相挾持。那麼，我的詩就譯出來了——

野菊性官下，

鳴蛩在懸肘。

雖然很有些費解，但似乎也雅得多，也就是好得多。人們不懂，所以雅，也就是所以好，現在也還是一個做文豪的祕訣呀。質之『新詩人』邵洵美先生之流，不知以為何如？

（九月十四日。）

禮

· 筆 索

看報，是有益的，雖然有時也沈悶。例如罷，中國是世界上國恥紀念最多的國家，到這一天，報上照例得有幾塊記載，幾篇文章。但這事真也鬧得太重疊，太長久了，就很容易千篇一律，這一回可用，下一回也可用，去年用過了，明年也許還可用，祇要沒有新事情。即使有了，成文恐怕也仍然可以用，因為反正總祇能說這幾句話。所以倘不是健忘的人，就會覺得沈悶，看不出新的啓示來。

然而我還是看。今天偶然看見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鄧文的記事，首先是報告，其次是演講，最末，是『禮成，奏樂散會。』

我于是得了新的啓示：凡紀念，『禮』而已矣。

中國原是『禮義之邦』，關於禮的書，就有三大部，連在外國也譯出了我真特別佩服儀禮的翻譯者。事君，現在可以不談了；事親，當然要盡孝，但歿後的辦法，則已歸入祭禮中，各有儀，就是現在的拜忌日，做陰壽之類。新的忌日添出來，舊的忌日就淡一點，『新鬼大，故鬼小』也。我們的紀念日也是對於舊的幾個比較的不起勁，而新的幾個之歸于淡漠，則祇好以俟將來，和人家的拜忌辰是一樣的。有人說，中國的國家以家族為基礎，真是有識見。

中國又原是『禮讓為國』的，既有禮，就必能讓，而愈能讓，禮也就愈繁了。總之，這一節不說也罷。

古時候，或以黃老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現在呢，恐怕是入于以禮治天下的時期了，明乎此，就知道責備民衆的對於紀念日的淡漠是錯的，『禮』曰：『禮不下庶人』，捨不得物質上的什麼東西也是錯的，孔子不云乎，『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靜靜的等着別人的『多行不義，必自斃，』禮也。

（九月二十日。）

打聽印象

桃 推

五四運動以後，好像中國人就發生了一種新脾氣，是倘有外國的名人或闊人新到，就喜歡打聽他對於中國的印象。

羅素到中國講學，急進的青年們開會歡譙，打聽印象。羅素道：『你們待我這麼好，就是要說壞話，也不好說了。』急進的青年憤憤然，以為他滑頭。

蕭伯納周遊過中國，上海的記者羣集訪問，又打聽印象。蕭道：『我有什麼意見，與你們都不相干。假如我是個武人，殺死個十萬條人命，你們才會尊重我的意見。』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憤憤然，以為他刻薄。

這回是瑞典的卡爾親王到上海了，記者先生也發表了他的印象：『……足跡所經，

均蒙當地官民殷勤招待，感激之餘，異常愉快。今次游覽觀感所得，對於貴國政府及國民，有極度良好之印象，而永遠不能磨滅者也。」這最穩妥，我想，是不至于招出什麼是非來的。

其實是，羅蕭兩位，也還不算滑頭和刻薄的，假如有這麼一個外國人，遇見有人問他印象時，他先反問道：『你先生對於自己中國的印象怎麼樣？』那可真是一篇難以下筆的文章。

我們是生長在中國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見也好；而意見又怎麼說呢？說我們像渾水裏的魚，活得胡裏胡塗，莫名其妙罷，不像意見。說中國好得很罷，恐怕也難。這就是愛國者所悲痛的所謂『失掉了國民的自信』，然而實在也好像失掉了，向各人打聽印象，就恰如求籤問卜，自己心裏先自狐疑着了的緣故。

我們裏面，發表意見的固然也有的，但常見的是無拳無勇，未曾『殺死十萬條人命』，倒是自稱『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見也無人『尊重』，也就是和大家『不相干』。至于有位有勢的大人物，則在野時候，也許是很急進的罷，但現在呢，一聲不響，中國『待我

這麼好，就是要說壞話，也不好說了。」看當時歡譙羅素，而憤憤于他那答話的，由新潮社而發迹的諸公的現在，實在令人覺得羅素並非滑頭，倒是一個先知的諷刺家，將十年後的心思豫先說去了。

這是我的印象，也算一篇擬答案，是從外國人的嘴上抄來的。

（九月二十日。）

喫教

豐之餘

達一先生在文統之夢裏，因劉勰自謂夢隨孔子，乃始論文，而後來做了和尚，遂譏其「貽羞往聖。」其實是中國自南北朝以來，凡有文人學士，道士和尚，大抵以「無特操」為特色的。晉以來的名流，每一個人總有三種小玩意，一是論語和孝經，二是老子，三是維摩詰經，不但採作談資，並且常常做一點註解。唐有三教辯論，後來變成大家打諢，所謂名儒，做幾篇伽藍碑文，也不算什麼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竊取禪師的語錄。清呢，去今不遠，我們還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應篇和文昌帝君陰騭文，並且會請和尚到家裏來拜懺。

耶穌教傳入中國，教徒自以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卻都叫他們是「喫教」的。這

兩個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數的儒釋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許多『喫革命飯』的老英雄。

清朝人稱八股文爲『敲門磚』，因爲得到功名，就如打開了門，磚卽無用。近年則有雜誌上的所謂『主張』，現代評論之出盤，不是爲了迫壓，倒因爲這派作者的飛騰；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員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離遠起來了。這種東西，我們爲要和『敲門磚』區別，稱之爲『上天梯』罷。

『教』之在中國，何嘗不如此。講革命，彼一時也；講忠孝，又一時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時也；造塔藏主義，又一時也。有宜于專喫的時代，則指歸應定于一尊，有宜合喫的時代，則諸教亦本非異致，不過一碟是全鴨，一碟是雜拌兒而已。劉勰亦然，蓋僅由『不撤薑食』一變而爲喫齋，于胃臟裏的分量原無差別，何況以和尙而注論語孝經或老子，也還是不失爲一種『天經地義』呢？

（九月二十七日。）

喝茶

豐之餘

某公司又在廉價了，去買了二兩好茶葉，每兩洋二角。開首泡了一壺，怕牠冷得快，用棉襖包起來，卻不料鄭重其事的來喝的時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顏色也很重濁。

我知道這是自己錯誤了，喝好茶，是要用蓋碗的，于是用蓋碗。果然，泡了之後，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確是好茶葉。但這是須在靜坐無爲的時候的，當我正寫着喫教的中途，拉來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覺的滑過去，像喝着粗茶一樣了。

談月風准

有好茶喝，會喝好茶，是一種『清福。』不過要享這『清福』首先就須有工夫，其次是練習出來的特別的感覺。由這一極瑣屑的經驗，我想，假使是一個使用筋力的工人，在

喉乾欲裂的時候，那麼，即使給他龍井芽茶，珠蘭窰片，恐怕他喝起來也未必覺得和熱水有什麼大區別罷。所謂『秋思』其實也是這樣的，騷人墨客，會覺得什麼『悲哉秋之爲氣也』，風雨陰晴，都給他一種刺戟，一方面也就是一種『清福』，但在老農，卻只知道每年的此際，就要割稻而已。

于是有人以爲這種細膩銳敏的感覺，當然不屬於粗人，這是上等人的牌號。然而我恐怕也正是這牌號就要倒閉的先聲。我們有痛覺，一方面是使我們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們能够自衛。假如沒有，則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將茫無知覺，直到血盡倒地，自己還不明白爲什麼倒地。但這痛覺如果細膩銳敏起來呢，則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覺得，連衣服上的接縫，線結，布毛都要覺得，倘不穿『無縫天衣』，他便要終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裝銳敏的，自然不在此例。

感覺的細膩和銳敏，較之麻木，那當然算是進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進化爲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礙，那就是進化中的病態，不久就要收梢。我們試將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較，就明白究竟是誰活得下去。喝過茶，望着秋天，我于

是想不識好茶，沒有秋思，倒也罷了。

(九月三十日。)

禁用和自造

儒牛

據報上說，因為鉛筆和墨水筆進口之多，有些地方已在禁用，改用毛筆了。

我們且不說飛機大礮，美棉、美麥，都非國貨之類的迂談，單來說紙筆。

我們也不說寫大字，畫國畫的名人，單來說真實的辦事者。在這類人，毛筆卻是很不便當的。硯和墨可以不帶，改用墨汁罷，墨汁也何嘗有國貨。而且據我的經驗，墨汁也並非可以常用的東西，寫過幾千字，毛筆便被膠得不能施展。倘若安硯磨墨，展紙舔筆，則即以學生的抄講義而論，速度恐怕總要比用墨水筆減少三分之一，他只好不抄，或者要教員講得慢，也就是大家的時間，被白費了三分之一了。

所謂『便當』並不是偷懶，是說在同一時間內，可以由此做成較多的事情。這就是

節省時間，也就是使一個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長了人的生命。古人說，『非人磨墨墨磨人，』就在悲憤人生之消磨于紙墨中，而墨水筆之製成，是正可以彌這缺憾的。

但牠的存在，卻必須在寶貴時間，寶貴生命的地方。中國不然，這當然不會是國貨。進出口貨，中國是有了帳簿的了，人民的數目卻還沒有一本帳簿。一個人的生養教育，父母化去的是多少物力和氣力呢，而青年男女，每每不知所終，誰也不加注意。區區時間，當然更不成什麼問題了，能活着弄弄毛筆的，或者倒是幸福也難說。

和我們中國一樣，一向用毛筆的，還有一個日本。然而在日本，毛筆幾乎絕跡了，代用的是鉛筆和墨水筆，連用這些筆的習字帖也很多，爲什麼呢？就因爲這便當，省時間。然而他們不怕『漏卮』麼？不，他們自己來製造，而且還要運到中國來。

優良而非國貨的時候，中國禁用，日本做造，這是兩國截然不同的地方。

（九月三十日。）

看變戲法

游光

我愛看『變戲法。』

他們是走江湖的，所以各處的戲法都一樣。爲了斂錢，一定有兩種必要的東西：一隻黑熊，一個小孩子。

黑熊餓得真瘦，幾乎連動彈的力氣也快沒有了。自然，這是不能使牠強壯的，因爲一強壯，就不能駕馭。現在是半死不活，卻還要用鐵圈穿了鼻子，再用索子牽着做戲。有時給喫一點東西，是一小塊水泡的饅頭皮，但還將勺子擎得高高的，要牠站起來，伸頭張嘴，許多工夫纔得落肚，而變戲法的則因此集了一些錢。

這熊的來源，中國沒有人提到過。據西洋人的調查，說是從小時候，由山裏捉來的；大

的不能用，因爲一大，就總改不了野性。但雖是小的，也還須『訓練』，這『訓練』的方法是『打』和『餓』；而後來，則是因虐待而死亡。我以為這話是的確的，我們看牠還在活着做戲的時候，就癩得連熊氣息也沒有了，有些地方，竟稱之爲『狗熊』，其被蔑視至于如此。

孩子在場面上也要喫苦，或者大人踏在他肚子上，或者將他的兩手扭過來，他就顯出很苦楚，很爲難，很喫重的相貌，要看客解救。六個，五個，再四個，三個……而變戲法的就又集了一些錢。

他自然也曾經訓練過，這苦痛是裝出來的，和大人串通的勾當，不過也無礙于賺錢。下午敲鑼開場，這樣的做到夜，收場，看客走散，有化了錢的，有終于不化錢的。

每當收場，我一面走，一面想：兩種生財傢伙，一種是要被虐待至死的，再尋幼小的來；一種是大了之後，另尋一個小孩子和一隻小熊，仍舊來變照樣的戲法。

事情真是簡單得很，想一下，就好像令人索然無味。然而我還是常常看。此外叫我看什麼呢，諸君？

（十月一日。）

雙十懷古

史 癖

——民國二十二年看十九年秋——

小引

要做『雙十』的循例的文章，首先必須找材料。找法有二，或從腦子裏，或從書本中。我用的是後一法。但是，翻完『描寫字典』裏面無之；覓遍『文章作法』其中也沒有。幸而『吉人自有天相』，竟在破紙堆裏尋出一捲東西來，是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種大報小報的拔萃。去今已經整整的三個年頭了，剪貼着做什麼用的呢，自己已經記不清；莫非就給我今天做材料的麼，一定未必是。但是，『廢物利用』——既經檢出，就抄些目錄在這裡罷。不過爲節省篇幅計，不再註明廣告、記事、電報之分，也略去

了報紙的名目，因為那些文字，大抵是各報都有的。

看了什麼用呢？倒也說不出。倘若一定要我說，那就說是譬如看自己三年前的照相罷。

十月三日

江灣賽馬。

中國紅十字會籌募湖南遼西各省急振。

中央軍克陳留。

遼寧方面籌組副司令部。

禮縣土匪屠城。

六歲女孩受孕。

辛博森傷勢沈重。

汪精衛到太原。

盧興邦接洽投誠。

加派師旅入贛剿共。

裁釐展至明年一月。

墨西哥拒僑胞，五十六名返國。

墨索里尼提倡藝術。

譚延闓軼事。

戰士社代社員徵婚。

十月四日

齊天大舞臺始創傑構積極改進『西遊記』准中秋節開幕。

前進的，民族主義的，唯一的，文藝刊物前鋒月刊創刊號准雙十節出版。

空軍將再炸滬。

剿匪聲中一趣史。

十月五日

蔣主席電國府請大赦政治犯。

程豔秋登臺盛況。

衛樂園之保證金。

十月六日

樊迪文講演小記。

諸君閱至此，請虔頌南無阿彌陀佛……

大家錯了，中秋是本月六日。

查封趙戴文財產問題。

鄂省黨部祝賀克復許汴。

取締民間妄用黨國旗。

十月七日

響應政府之廉潔運動。

津浦全線將通車。

平津黨部行將恢復。

法輪毆斃棧夥交涉。

王士珍舉殯記。

馮閣部下全解體。

湖北來鳳苗放雙穗。

冤魂爲厲，未婚夫索命。

鬼擊人背。

十月八日

閩省戰事仍烈。

八路軍封鎖柳州交通。

安德思考古隊自蒙古返北平。

國貨時裝展覽。

閩動南洋之蕭信庵案。

學校當注重國文論。

追記鄭州飛機劫。

譚宅輓聯擇尤錄。

汪精衛突然失蹤。

十月九日

西北軍已解體。

外部發表英退庚款換文。

京衛戍部鎗決人犯。

辛博森漸有起色。

國貨時裝展覽。

上海空前未有之跳舞游藝大會。

十月十日

舉國歡騰慶祝雙十。

叛逆削平，全國歡祝國慶，蔣主席昨凱旋參與盛典。

津浦路暫仍分段通車。

首都鎗決共犯九名。

林埭被匪洗劫。

老陳圩匪禍慘酷。

海盜騷擾豐利。

程豔秋慶祝國慶。

蔣麗霞不忘雙十。

南昌市取締赤足。

傷兵怒斥孫祖基。

今年之雙十節，可欣可賀，尤甚從前。

結語

我也說『今年之雙十節，可欣可賀，尤甚從前』罷。

(十月一日。)

附記：這一篇沒有能夠刊出，大約是被誰抽去了的，蓋雙十盛典，『傷今』固難，『懷古』也不易了。

(十月十三日。)

重三感舊

豐之餘

——一九三三年憶光緒朝末——

我想讚美幾句一些過去的人，這恐怕並不是『骸骨的迷戀』。

所謂過去的人，是指光緒末年的所謂『新黨』，民國初年，就叫他們『老新黨』。甲午戰敗，他們自以為覺悟了，于是『維新』便是三四十歲的中年人，也看學算筆談，看化學鑑原；還要學英文，學日文，硬着舌頭，怪聲怪氣的朗誦着，對人毫無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書』。看洋書的緣故是要給中國圖『富強』，現在的舊書攤上，還偶有『富強叢書』出現，就如目下的『描寫字典』『基本英語』一樣，正是那時應運而生的東西。連八股出身的張之洞，他託繆荃孫代做的書目答問也竭力添進各種譯本去，可見這『維新』

風潮之烈了。

然而現在是別一種現象了。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黨』相反，八股毒是絲毫沒有染過的，出身又是學校，也並非國學的專家，但是，學起篆字來了，填起詞來了，勸人看莊子、文選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詩也寫成方塊了，除掉做新詩的嗜好之外，簡直就如光緒初年的雅人一樣，所不同者，缺少辮子和有時穿穿洋服而已。

近來有一句常談，是『舊瓶不能裝新酒。』這其實是不確的。舊瓶可以裝新酒，新瓶也可以裝舊酒，倘若不信，將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蘭地互換起來試試看，五加皮裝在白蘭地瓶子裏，也還是五加皮。這一種簡單的試驗，不但明示着『五更調』『攢十字』的格調，也可以放進新的內容去，且又證實了新式青年的軀殼裏，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謬種』或『選學妖孽』的嘍囉。

『老新黨』們的見識雖然淺陋，但是有一個目的：圖富強。所以他們堅決，切實；學洋話雖然怪聲怪氣，但是有一個目的：求富強之術。所以他們認真，熱心。待到排滿學說播布開來，許多人就成了革命黨了，還是因為要給中國圖富強，而以為此事必自排滿始。

排滿久已成功，五四早經過去，于是篆字，詞，莊子，文選，古式信封，方塊新詩，現在是我們又有了新的企圖，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間了。假使真能立足，那倒是給『生存競爭』添一條新例的。

（十月一日。）

『感舊』以後(上)

豐之餘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舊，就引出了一篇施蟄存先生的莊子與文選來，以為我那些話，是為他而發的，但又希望並不是為他而發的。

我願意有幾句聲明：那篇感舊，是並非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裏面。倘使專對個人而發的話，照現在的摩登文例，應該調查了對手的籍貫，出身，相貌，甚而至于他家鄉有什麼出產，他老子開過什麼鋪子，影射他幾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裏，可是毫無有這些的。內中所指，是一大隊遺少羣的風氣，並不指定着誰和誰；但也因為所指的是一羣，所以被觸着的當然也不會少，即使不是整個，也是那里的一肢一節，即使並不永遠屬於那一隊，但有時是屬於那一隊的。現在施先生自說了勸過青年去讀莊子與

文選，『爲文學修養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點相關，但以爲這文爲他而作，卻誠然是『神經過敏，』我實在並沒有這意思。

不過這是在施先生沒有說明他的意見之前的話，現在卻連這『相關』也有些疎遠了，因爲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較頑固的遺少羣，標準還要高一點。

現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釋，（一）才知道他當時的情形，是因爲稿紙太小了，『倘再寬闊一點的話，』他『是想多寫幾部書進去的；』（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歷，是『從國文教員轉到編雜誌，』覺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彙太小』了，所以推舉了這兩部古書，使他們去學文法，尋字彙，『雖然其中有許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只好去尋覓。我想，假如莊子生在今日，則被劈棺之後，恐怕要勸一切有志于結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傳的罷。

還有一點另外的話——

（一）施先生說我用瓶和酒來比『文學修養』是不對的，但我並未這麼比方過，我是說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我也以爲『新文學』和

「舊文學」這中間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蛻變，有比較的偏向，而且正因為不能以「何者爲分界」，所以也沒有了「第三種人」的立場。

(二)施先生說寫篆字等類，都是個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強別人也做一樣的事情就好，這似乎是很對的。然而中學生和投稿者，是他們自己個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彙太少，卻並沒有勉強別人都去做字彙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爲什麼竟大有所感，因此來勸『有志於文學的青年』該看莊子與文選了呢？做了考官，以詞取士，施先生是不以爲然的，但一做教員和編輯，卻以莊子與文選勸青年，我真不懂這中間有怎樣的分界。

(三)施先生還舉出一個『魯迅先生』來，好像他承接了莊子的新道統，一切文章，都是讀莊子與文選讀出來的一般。『我以為這也有點武斷的。』他的文章中，誠然有許多字爲莊子與文選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類，但這些字眼，想來別的書上也不見得沒有罷。再說得露骨一點，則從這樣的書裏去找活字彙，簡直是胡塗蟲，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

【備考】

『莊子』與『文選』

施藝存

上個月大晚報的編輯寄了一張印着表格的郵片來，要我填註兩項：（一）目下在讀什麼書，（二）要介紹給青年的書。

在第二項中，我寫着：莊子，文選，並且附加了一句註腳：『為青年文學修養之助。』

今天看見自由談上豐之餘先生的感舊一文，不覺有點神經過敏起來，以為豐先生這篇文章是為我而作的了。

但是現在我並不想對於豐先生有什麼辯難，我祇想趁此機會替自己作一個解釋。

第一，我應當說明我為什麼希望青年人讀莊子和文選。近數年來，我的生活，從國文教師轉到編雜誌，與青年人的文章接觸的機會實在太多了。我總感覺

到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彙太小，所以在大晚報編輯寄來的狹狹的行格裏推薦了這兩部書。我以為從這兩部書中可以參悟一點做文章的方法，同時也可以擴大一點字彙（雖然其中有許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當然並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莊子，文選一類的『古文』。

第二，我應當說明我祇是希望有志於文學的青年能夠讀一讀這兩部書。我以為每一個文學者必須要有所借助於他上代的文學，我不懂得『新文學』和『舊文學』這中間究竟是以何者為分界的。在文學上，我以為『舊瓶裝新酒』與『新瓶裝舊酒』這譬喻是不對的。倘若我們把一個人的文學修養比之為酒，那麼我們可以這樣說：酒瓶的新舊沒有關係，但這酒必須是釀造出來的。

我勸文學青年讀莊子與文選，目的在要他們『釀』，倘若大晚報編輯寄來的表格再寬闊一點的話，我是想再多寫幾部書進去的。

這裏，我們不妨舉魯迅先生來說，像魯迅先生那樣的新文學家，似乎可以算

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純粹的白蘭地嗎？我就不能相信。沒有經過古文學的修養，魯迅先生的新文章決不會寫到現在那樣好。所以，我敢說：在魯迅先生那樣的瓶子裏，也免不了有許多五加皮或紹興老酒的成分。

至於豐之餘先生以爲寫篆字填詞，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於學校，或國學專家們的事情，我以爲這也有點武斷。這些其實祇是個人的事情，如果寫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寫信，如果填詞的人做了官不以詞取士，如果用自刻印板的人不勉強別人也去刻一個專用信封，那也無須豐先生口誅筆伐地去認爲『謬種』和『妖孽』了。

新文學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羅藏書票，以駢體文爲白話書信作序，甚至寫字臺上陳列了小擺設的，照豐先生的意見說來，難道他們是『要以『今雅』立足於天地之間』嗎？我想他們也未必有此企圖。

臨了，我希望豐先生那篇文章並不是爲我而作的。

（十月八日，自由談。）

『感舊』以後(下)

豐之餘

還要寫一點。但得聲明在先，這是由施蟄存先生的話所引起，卻並非爲他而作的。對于個人，我原稿上常是舉出名字來，然而一到印出，卻往往化爲『某』字，或是一切闊人姓名，危險字樣，生殖機關的俗語的共同符號『××』了。我希望這一篇中的有幾個字，沒有這樣變化，以免誤解。

我現在要說的是：說話難，不說亦不易。弄筆的人們，總要寫文章，一寫文章，就難免惹災禍，黃河的水向薄弱的堤上攻，于是露臂膊的女人和寫錯字的青年，就成了嘲笑的對象了，他們也真是無拳無勇，只好忍受，恰如鄉下人到上海租界，除了拚出被稱爲『阿木林』之外，沒有辦法一樣。

然而有些是冤枉的，隨手舉一個例，就是登在論語二十六期上的劉半農先生『自註自批』的桐花芝豆堂詩集這打油詩。北京大學招考，他是閱卷官，從國文卷子上發見一個可笑的錯字，就來做詩，那些人被挖苦得真是要鑽地洞，那些剛畢業的中學生，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都不至于不對的，不過我以為有些卻還可有磋商的餘地。集中有一個『自註』道——

『有寫「倡明文化」者，余曰：倡即「娼」字，凡文化發達之處，娼妓必多，謂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

娼妓的娼，我們現在是不寫作『倡』的，但先前兩字通用，大約劉先生引據的是古書。不過要引古書，我記得詩經裏有一句『倡予和女』好像至今還沒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來應和別人』的意思。所以那一個錯字，錯而已矣，可笑可鄙卻不屬於牠的。還有一句是——

『幸「萌科學思想之芽。」』

『萌』字和『芽』字旁邊都加着一個夾圈，大約是指明着可笑之處在這里的罷，

但我以為「萌芽」、「萌蘗」固然是名詞，而「萌動」、「萌發」就成了動詞，將「萌」字作動詞用，似乎也並無錯誤。

五四運動時候，提倡（劉先生或者會解作「提起婊子」來的罷）白話的人們，寫錯幾個字，用錯幾個古典，是不以為奇的，但因為有些反對者說提倡白話者都是不知古書，信口胡說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幾句古文，以塞他們的嘴。但自然，因為從舊壘中來，積習太深，一時不能擺脫，因此帶着古文氣息的作者，也不能說是沒有的。

當時的白話運動是勝利了，有些戰士，還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為爬了上去，就不再為白話戰鬥，並且將牠踏在腳下，拿出古字來嘲笑後進的青年了，因為還正在用古書古字來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書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為應該模仿的格式，不再從新的道路上去企圖發展，打出新的局面來了。

現在有兩個人在這裏：一個是中學生，文中寫「留學生」為「流學生」，錯了一個字；一個是大學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詩，曰：「先生犯了彌天罪，罰往西天把學流，應是九流加一等，麵筋熬盡一鍋油。」我們看罷，可笑是在那一面呢？

（十月十二日。）

· 黃 禍

尤 剛

現在的所謂『黃禍』我們自己是在指黃河決口了，但三十年之前，並不如此。

那時是解作黃色人種將要席捲歐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聽到了這句話，恰如聽得被白人恭維爲『睡獅』一樣，得意了好幾年，準備着去做歐洲的主子。

不過『黃禍』這故事的來源，卻又和我們所幻想的不同，是出于德皇威廉的。他還畫了一幅圖，是一個羅馬裝束的武士，在抵禦着由東方西來的一個人，但那並不是孔子，倒是佛陀，中國人實在是空歡喜。所以我們一面在做『黃禍』的夢，而有一個人在德國治下的青島所見的現實，卻是一個苦孩子弄髒了電柱，就被白色巡捕提着腳，像中國人的對付鴨子一樣，倒提而去了。

現在希特拉的排斥非日耳曼民族思想，方法是和德皇一樣的。

德皇的所謂『黃禍』我們現在是不再夢想了，連『睡獅』也不再提起，『地大物博，人口衆多』文章上也不很看見。倘是獅子，自誇怎樣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豬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頭。我不知道我們自己覺得現在好像是什麼了？

我們似乎不再想，也尋不出什麼『象徵』來，我們正在看海京伯的猛獸戲，賞鑒獅虎喫牛肉，聽說每天要喫一隻牛。我們佩服國聯的制裁日本，我們也看不起國聯的不能制裁日本；我們贊成軍縮的『保護和平』，我們也佩服希特拉的退出軍縮；我們怕別國要以中國作戰場，我們也憎惡非戰大會。我們似乎依然是『睡獅』。

『黃禍』可以一轉而爲『福』，醒了的獅子也會做戲的。當歐洲大戰時，我們有替人拚命的工人，青島被佔了，我們有可以倒提的孩子。

但倘說，二十世紀的舞臺上沒有我們的份，是不合理的。

（十月十七日。）

衝

旅 集

『推』和『踢』只能死傷一兩個，倘要多，就非『衝』不可。

十三日的新聲上載着貴陽通信說，九一八紀念，各校學生集合游行，教育廳長譚星閣臨事張皇，乃派兵分據街口，另以汽車多輛，向行列衝去，於是發生慘劇，死學生二人，傷四十餘，其中以正誼小學學生爲最多，年僅十齡上下耳……

我先前只知道武將大抵通文，當『枕戈待旦』的時候，就會做駢體電報，這回纔明白雖是文官，也有深諳韜略的了。田單曾經用過火牛，現在代以汽車，也確是二十世紀。

『衝』是最爽利的戰法，一隊汽車，橫衝直撞，使敵人死傷在車輪下，多麼簡截；『衝』也是最威武的行爲，機關一扳，風馳電掣，使對手想回避也來不及，多麼英雄。各國的兵營

喜歡用水龍衝，俄皇曾用哥薩克馬隊衝，都是快舉。各地租界上我們有時會看見外國兵的坦克車在出巡，這就是倘不恭順，便要來衝的傢伙。

汽車雖然並非衝鋒的利器，但幸而敵人卻是小學生，一匹疲驢，真上戰場是萬萬不行的，不過在嫩草地上飛跑，騎士坐在上面暗鳴叱咤，卻還很能勝任愉快，雖然有些人見了，難免覺得滑稽。

十齡上下的孩子會造反，本來也難免覺得滑稽的。但我們中國是常出神童的地方，一歲能畫，兩歲能詩，七齡童做戲，十齡童從軍，十幾齡童做委員，原是常有的事實；連七八歲的女孩也會被凌辱，從別人看來，是等于『年方花信』的了。

況且『衝』的時候，倘使對面是能够有些抵抗的人，那就汽車會弄得不爽利，衝者也就不英雄，所以敵人總須選得嫩弱。流氓欺鄉下老，洋人打中國人，教育廳長衝小學生，都是善于克敵的豪傑。

『身當其衝』先前好像不過一句空話，現在卻應驗了，這應驗不但在成人，而且到了小孩子。『嬰兒殺戮』算是一種罪惡，已經是過去的事，將乳兒拋上空中去，接以槍尖，

不過看作一種玩把戲的日子，恐怕也就不遠了罷。

(十月十七日。)

『滑稽』例解

韋 索

研究世界文學的人告訴我們：法人善于機鋒，俄人善于諷刺，英美人善于幽默。這大概是真確的，就都爲社會狀態所制限。慨自語堂大師振興『幽默』以來，這名詞是很通行，但一普遍，也就伏着危機，正如軍人自稱佛子，高官忽掛念珠，而佛法就要涅槃一樣。倘若油滑，輕薄，猥褻，都蒙『幽默』之號，則恰如『新戲』之入『×世界』，必已成爲『文明戲』也無疑。

這危險，就因爲中國向來不大有幽默。祇是滑稽是有的，但這和幽默還隔着一大段，日本人曾譯『幽默』爲『有情滑稽』，所以別于單單的『滑稽』，卽爲此。那麼，在中國，祇能尋得滑稽文章了？卻又不。中國之自以爲滑稽文章者，也還是油滑，輕薄，猥褻之談，和

真的滑稽有別。這『狸貓換太子』的關鍵，是在歷來的自以為正經的言論和事實，大抵滑稽者多，人們看慣，漸漸以為平常，便將油滑之類，誤認為滑稽了。

在中國要尋求滑稽，不可看所謂滑稽文，倒要看所謂正經事，但必須想一想。

這些名文是俯拾即是的，譬如報章上正正經經的題目，什麼『中日交涉漸入佳境』呀，『中國到那裏去』呀，就都是的，咀嚼起來，真如橄欖一樣，很有些回味。

見于報章上的廣告的，也有的是。我們知道有一種刊物，自說是『輿論界的新權威』，『說出一般人所想說而沒有說的話』，而一面又在向別一種刊物『聲明誤會，表示歉意』，但又說是『按雙方均為社會有聲譽之刊物，自無互相攻訐之理』。『新權威』而善于『誤會』，『誤會』了而偏『有聲譽』，『一般人所想說而沒有說的話』卻是誤會和道歉：這要不笑，是必須不會思索的。

見于報章的短評上的，也有的是。例如九月間自由談所載的登龍術拾遺上，以做富家女婿為『登龍』之一術，不久就招來了一篇反攻，那開首道：『狐狸喫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對於一切有富岳家的人發生了妬嫉，妬嫉的結果是

攻擊。』這也不能想一下。一想『的結果，』便分明是這位作者在表明他知道『富妻子』的味道是甜的了。

諸如此類的妙文，我們也嘗見于冠冕堂皇的公文上：而且並非將牠漫畫化了的，卻是牠本身原來是漫畫。論語一年中，我最愛看『古香齋』這一欄，如四川營山縣長禁穿長衫令云：『須知衣服蔽體已足，何必前拖後曳，消耗布匹？且國勢衰弱，……顧念時艱，後患何堪設想？』又如北平社會局禁女人養雄犬文云：『查雌女雄犬相處，非僅有礙健康，更易發生無恥穢聞，揆之我國禮義之邦，亦為習俗所不許。謹特通令嚴禁……凡婦女帶養之雄犬，斬之無赦，以為取締！』這那里是滑稽作家所能憑空寫得出來的？

不過『古香齋』裏所收的妙文，往往還傾于奇詭，滑稽卻不如平淡，惟其淡，也就更加滑稽，在這一標準上，我推選『甜葡萄』說。

（十月十九日。）

外國也有

符 靈

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

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但西洋也有臭蟲；日本人笑中國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樣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狄昆希吸鴉片；陀思妥夫斯基賭得發昏。斯惠夫德帶枷，馬克斯反動。林白大佐的兒子，就給綁匪綁去了。而裹腳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見得有多麼遠。

只有外國人說我們不問公益，只知自利，愛金錢，卻還是沒法辯解。民國以來，有過許多總統和閣官了，下野之後，都是面團團的，或賦詩，或看戲，或唸佛，喫着不盡，真也好像給批評者以證據。不料今天卻被我發見了：外國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電——避居加拿大之古巴前總統麥查度……在古巴之產業，計值八百萬美元，凡能對渠擔保收回此項財產者，無論何人，渠願與以援助。又一消息，謂古巴政府已對麥及其舊僚屬三十八人下逮捕令，並扣押渠等之財產，其數達二千五百萬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財產一共祇有這區區二千五百萬美元，手段雖不能謂之高，但有些近乎發財卻總是確鑿的，這已足為我們的『上峯』雪恥。不過我還希望他們在外國買有地皮，在外國銀行裏另有存款，那麼，我們和外人折衝樽俎的時候，就更加振振有辭了。

假使世界上祇有一家有臭蟲，而遭別人指摘的時候，實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來卻也真費事。況且北京有一種學說，說臭蟲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盡了，又有什麼價值呢，不過是一種消極的辦法。最好還是希望別家也有臭蟲，而竟發見了就更好。發見，這是積極的事業。哥崙布與愛迪生，也不過有了發見或發明而已。

與其勞心勞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國也有的，巴黎就有許多跳舞場和咖啡店。

有·
的!

即·使·連·中·國·都·不·見·了·，
也·何·必·大·驚·小·怪·呢·，
君·不·聞·迦·勒·底·與·馬·基·頓·乎·？
——外·國·也·

(十月十九日。)

撲 空

豐之餘

自從自由談上發表了我的感舊和施蟄存先生的莊子與文選以後，大晚報的火炬便在徵求展開的討論。首先徵到的是施先生的一封信，題目曰推薦者的立場。注云『莊子與文選的論爭。』

但施先生又並不願意『論爭』，他以為兩個人作戰，正如弧光燈下的拳擊手，無非給看客好玩。這是很聰明的見解，我贊成這一肢一節。不過更聰明的是施先生其實並非真沒有動手，他在未說退場白之前，早已揮了幾拳了。揮了之後，飄然遠引，倒是最超脫的拳法。現在只剩下一個我了，卻還得回一手，但對面沒人也不要緊，我算是在打『逍遙遊』。施先生一開首就說我加以『訓誨』，而且派他為『遺少的一肢一節。』上一句是

誣賴的，我的文章中，並未對於他個人有所勸告。至于指爲『遺少的一肢一節』，卻誠然有這意思，不過我的意思，是以爲『遺少』也並非怎麼很壞的人物。新文學和舊文學中間難有截然的分界，施先生是承認的，辛亥革命去今不過二十二年，則民國人中帶些遺少氣，遺老氣，甚而至于封建氣，也還不算甚麼大怪事，更何況如施先生自己所說，『雖然不敢自認爲遺少，但的確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的呢，過去的餘氣當然要有的。但是，只要自己知道，別人也知道，能少傳授一點，那就好了。

我早經聲明，先前的文字是並非專爲他個人而作的，而且自看了莊子與文選之後，則連這『一肢一節』也已經疏遠。爲什麼呢，因爲在推薦給青年的幾部書目上，還提出着別一個極有意味的問題：其中有一種是顏氏家訓。這家訓的作者，生當亂世，由齊入隋，一直是胡勢大張的時候，他在那書裏，也談古典，論文章，儒士似的，卻又歸心于佛，而對於子弟，則願意他們學鮮卑語，彈琵琶，以服事貴人——胡人。這也是庚子義和拳敗後的達官，富翁，巨商，士人的思想，自己唸佛，子弟卻學些『洋務』，使將來可以事人，便是現在，抱這樣思想的人恐怕還不少。而這顏氏的渡世法，竟打動了施先生的心了，還推薦于青年，

算是『道德修養。』他又舉出自己在讀的書籍，是一部英文書和一部佛經，正爲『鮮卑語』和『歸心篇』寫照。只是現代變化急速，沒有前人的悠閒，新舊之爭，又正劇烈，一下子看不出什麼頭緒，他就也只好將先前兩代的『道德』並萃于一身了。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着這顏氏式道德者多，則在中國社會上，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有蕩滌的必要。自然，這雖爲書目所引起，問題是不專在個人的，這是時代思潮的一部。但因爲連帶提出，表面上似有太關涉了某一個人之觀，我也不敢論及了，可以和他相關的只有『勸人看莊子文選了』八個字，對於個人，恐怕還不能算是不敬的。但待到看了莊子與文選，卻實在生了一點不敬之心，因爲他辯駁的話比我所豫料的還空虛，但仍給以正經的答覆，那便是感舊以後（上）。

然而施先生的寫在看了感舊以後（上）之後的那封信，卻更加證明了他和我所謂『遺少』的疏遠。他雖然口說不來拳擊，那第一段卻全是對我個人而發的。現在介紹一點在這里，並且加以注解。

施先生說：『據我想起來，勸青年看新書自然比勸他們看舊書能够多獲得一些羣

衆。』這是說，勸青年看新書的，並非爲了青年，倒是爲自己要多獲些羣衆。

施先生說：『我想借貴報的一角篇幅，將……書目改一下：我想把莊子與文選改爲魯迅先生的華蓋集正續編及偽自由書。我想，魯迅先生爲當代「文壇老將」，他的著作裏是有着很廣大的活字彙的，而且據豐之餘先生告訴我，魯迅先生文章裏的確也有一些從莊子與文選裏出來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類。這樣，我想對於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樣的。』這一大堆的話，是說，我之反對推薦莊子與文選，是因爲恨他沒有推薦華蓋集正續編與偽自由書的緣故。

施先生說：『本來我還想推薦一二部豐之餘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間只有豐子愷先生的書，而沒有豐之餘先生的書，說不定他是像魯迅先生印珂羅板木刻圖一樣的是私人精印本，屬於罕見書之列，我很慚愧我的孤陋寡聞，未能推薦矣。』這一段話，有些語無倫次了，好像是說：我之反對推薦莊子與文選，是因爲恨他沒有推薦我的書，然而我又並無書，然而恨他不推薦，可笑之至矣。

這是『從國文教師轉到編雜誌，』勸青年去看莊子與文選，論語，孟子，顏氏家訓的

施蟄存先生，看了我的感舊以後（上）一文後，「不想再寫什麼」而終於寫出來了的文章，辭退做「拳擊手」而先行拳擊別人的拳法。但他竟毫不提主張看莊子與文選的較堅實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舊與感舊以後（上）兩篇中間的錯誤，他只有無端的誣賴，自己的猜測，撒嬌，裝傻。幾部古書的名目一撕下，「遺少」的肢節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現出本相：明明白白的變了「洋場惡少」了。

（十月二十日。）

【備考】

推薦者的立場

施蟄存

——莊子與文選之論爭——

萬秋先生：

我在貴報向青年推薦了兩部舊書，不幸引起了豐之餘先生的訓誨，把我派做「遺少中的一肢一節。」自從讀了他老人家的感舊以後（上）一文後，我就

不想再寫什麼，因為據我想起來，勸新青年看新書自然比勸他們看舊書能夠多獲得一些羣衆。豐之餘先生畢竟是老當益壯，足爲青年人的領導者。至於我呢，雖然不敢自認爲遺少，但的確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在這萬象皆秋的環境中，即使豐之餘先生那樣的新精神，亦已不够振拔我的中年之感了。所以，我想借貴報一角篇幅，將我在九月二十九日貴報上發表的推薦給青年的書目改一下：我想把莊子與文選改爲魯迅先生的華蓋集正續編及偽自由書。我想，魯迅先生爲當代『文壇老將』他的著作裏是有着很廣大的活字彙的，而且據豐之餘先生告訴我，魯迅先生文章裏的確也有一些從莊子與文選裏出來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類。這樣，我想對於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樣的。本來我還想推薦一二部豐之餘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間祇有豐子愷先生的書，而沒有豐之餘先生的書，說不定他是像魯迅先生印珂羅版本刻圖一樣的是私人精印本，屬於罕見書之列，我很慚愧我的孤陋寡聞，未能推薦矣。

此外，我還想將豐之餘先生介紹給貴報，以後貴報倘若有關於徵求意見之

類的計畫，大可設法寄一份表格給豐之餘先生，我想一定能够供給一點有價值的意見的。不過，如果那徵求是與『遺少的一肢一節』有關係的話，那倒不妨寄給我。

看見昨天的貴報，知道你預備將這樁公案請貴報的讀者來參加討論。我不知能不能請求你取銷這個計畫。我常常想，兩個人在報紙上作文字戰，其情形正如弧光燈下的拳擊手，而報紙編輯正如那趕來趕去的瘦裁判，讀者呢，就是那些在黑暗裏的無理智的看客。瘦裁判總希望拳擊手一回合又一回合地打下去，直到其中的一個倒了下來，One, Two, Three……站不起來，於是跑到那喘着氣的勝者身旁去，舉起他的套大皮手套的膀子，高喊着“Mr. X Wins the Champion.”你試想想看，這豈不是太滑稽嗎？現在呢，我不幸而自己做了這兩個拳擊手中間的一個，但是我不想爲了瘦裁判和看客而繼續扮演這滑稽戲了。並且也希望你不要做那瘦裁判。你不看見今天自由談上止水先生的文章中引着那幾句俗語嗎？『舌頭是扁的，說話是圓的，』難道你以爲從讀者

的討論中會得有真是非產生出來嗎？

施蟄存。十月十八日。

（十月十九日，大晚報火炬。）

『撲空』正誤

豐之錄

前幾天寫撲空的時候，手頭沒有書，涉及顏氏家訓之處，僅憑記憶，後來怕有錯誤，設法覓得原書來查了一查，發見對於顏之推的記述，是我弄錯了。其教子篇云：『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子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然則齊士的辦法，是庚子以後官商士紳的辦法，施蟄存先生卻是合齊士與顏氏的兩種典型爲一體的，也是現在一部分的人們的辦法，可改稱爲『北朝式道德』也還是社會上的嚴重的問題。

對於顏氏，本應該十分抱歉的，但他早經死去了，謝罪與否都不相干，現在只在這裡對於施先生和讀者訂正我的錯誤。

（十月二十五日。）

突 圍

施 藝 存

（八）對於豐之餘先生，我的確曾經『打了幾拳』，這也許會成爲我畢生的遺憾。但是豐先生作『撲空』，其實並未『空』，還是撲的我，站在豐先生那一方面（或者說站在正邪說那方面）的文章却每天都在『剿』我，而我却真有『一個人的受難』之感了。

但是，從『撲空』一文中我發現了豐先生作文的邏輯，他說『我早經聲明，先前的文字並非專爲他個人而發的。』但下文却有『因爲他辯駁的話比我所預料的還空虛。』不專爲我而發，但已經預料我會辯駁，這又該作何解？

因爲被人『指摘』了，我也覺得『莊子與文選』這兩本書誠有不妥處，於是在

給大晚報編輯的信裏要求他許我改兩部新文學書，事實確是如此的。我並不說豐先生是恨我沒有推薦這兩部新文學書而『反對莊子與文選』的，而豐先生却說我存着這樣的心思，這又豈是『有倫次』的話呢？

豐先生又把話題搭到顏氏家訓，又搭到我自己正在讀的兩本書，併爲一談，說推薦顏氏家訓是在教青年學鮮卑語，彈琵琶，以服事貴人，而且我還以身作則，在讀一本洋書；說顏之推是『儒士似的，却又歸心於佛』，因而我也看一本佛書；從豐先生的解釋看起來，竟連我自己也失笑了，天下事真會這樣巧！

我明明記得，顏氏家訓中的確有一個故事，說有人教子弟學鮮卑語，學琵琶，但我還記得底下有一句：『亦不願汝曹爲之』，可見顏之推並不勸子弟讀外國書。今天豐先生有『正誤』了，他把這故事更正了之後，却說：『施蟄存先生卻是合齊士與顏氏的兩種典型爲一體的。』這個，我倒不懂了，難道我另外還介紹過一本該『齊士』的著作給青年人嗎？如果豐先生這邏輯是根據於『自己讀外國書即勸人學鮮卑語』，那我也沒話可說了。

豐先生似乎是個想爲儒家爭正統的人物，不然何以對於顏之推受佛教影響如此之鄙薄呢？何以對於我自己看一本釋迦傳如此之不滿呢？這裏有兩點可以題出來：（一）顏氏家訓一書之價值是否因歸心篇而完全可以抹殺？況且顏氏雖然爲佛教張目，但他倒並不鼓吹出世，逃避現實，他也不過列舉佛家與儒家有可以並行不悖之點，而採佛家報應之說，以補儒家道德教訓之不足，這也可以說等於現在人引聖經或可蘭經中的話一樣。（二）我看一本佛本行經，其意義也等於看一本謨罕默德傳或基督傳，既無皈依佛之心，更無勸人學佛之行，而豐先生的文章卻說是我的『渡世法』，妙哉言乎，我不免取案頭的一本某先生捨金上梓的百喻經而引爲同志矣。

我以前對於豐先生，雖然文字上有點太鬧意氣，但的確還是表示尊敬的，但看到撲空這一篇，他竟罵我爲『洋場惡少』了，切齒之聲儼若可聞，我雖『惡』却也不敢再惡到以相當的惡聲相報了。我呢，套一句現成詩：『十年一覺文壇夢，贏得洋場惡少名，』原是無足重輕，但對於豐先生，我想該是會得後悔的。今

天讀到撲空正誤，則又覺得豐先生所謂『無端的誣賴，自己的猜測，撒嬌，裝傻，』又正好留着給自己『寫照』了。

（附註）大晚報上那兩個標題並不是我自己加的，我並無『立場』也並不願意因我之故而使莊子與文選這兩部書爭吵起來。

右答豐之餘先生。（二十七日。）

（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一日，自由談。）

答「兼示」

豐之餘

前幾天寫了一篇撲空之後，對於什麼『莊子與文選』之類，本也不想再說了。第二天看見了自由談上的施蟄存先生致黎烈文先生書，也是『兼示』我的，就再來說幾句。因為施先生駁覆我的三項，我覺得都不中肯——

(一)施先生說，既然『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式形也可以藏新內容，』則像他似的『遺少之羣中的一肢一節』的舊思想也可以存而不論，而且寫莊子那樣的古文也不妨了。自然，倘要這樣寫，也可以說『不妨』的，宇宙決不會因此破滅。但我總以為現在的青年，大可以不必捨白話不寫，卻另去熟讀了莊子，學了牠那樣的文法來寫文章。至于存而不論，那固然也可以，然而論及又有何妨呢？施先生對於青年之文法拙直，

字彙少，和我的感舊，不是就不肯『存而不論』麼？

(二)施先生以爲『以詞取士』和勸青年看莊子與文選有『強迫』與『貢獻』之分，我的比例並不對。但我不知道施先生做國文教員的時候，對於學生的作文，是否以富有莊子文法與文選字彙者爲佳文，轉爲編輯之後，也以這樣的作品爲上選？假使如此，則倘作『考官』我看是要以莊子與文選取士的。

(三)施先生又舉魯迅的話，說他曾經說過：『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可見是承認了要能作文，該多看中國書；二『……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就知道沒有反對青年讀古書過。這是施先生忽略了時候和環境。他說一條的那幾句的時候，正是許多人大叫要作白話文，也非讀古書不可之際，所以那幾句是針對他們而發的，猶言即使恰如他們所說，也不過不能作文，而去讀古書，卻比不能作文之害還大。至于二，則明明指定着研究舊文學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張，涉及一般的大異。倘要弄中國上古文學史，我們不是還得看易經與書經麼？其實，施先生說當他填寫那書目的時候，並不如我所推測那樣的嚴肅，我看這話倒

是真實的。我們試想一想，假如真有這樣的一個青年後學，奉命惟謹，下過一番苦功之後，用了莊子的文法，文選的語彙，來寫發揮論語孟子和顏氏家訓的道德的文章，『這豈不是太滑稽嗎？』

然而我的那篇懷舊是嚴肅的。我並非爲要『多獲羣衆』也不是因爲恨施先生沒有推薦華蓋集正續編及偽自由書；更不是別有『動機』，例如因爲做學生時少得了分數，或投稿時被沒收了稿子，現在就藉此來報私怨。

(十月二十一日。)

【備考】

致黎烈文先生書

施蛸存

——兼示豐之餘先生

烈文兄：

那天電車上忽忽一晤，我因爲要到民九社書鋪去買一本看中意的書，所

以在王家沙下車了。但那本書終於因價錢不合，沒有買到，徒然失去了一個與你多談一刻的機會，甚悵悵。

關於『莊子與文選』問題，我決不再想說什麼話。本來我當時填寫大晚報編輯部寄來的那張表格的時候，並不含有如豐先生的意見所看出來的那樣嚴肅。我並不說每一個青年必須看這兩部書，也不是說每一個青年祇要看這兩部書，也並不是說我祇有這兩部書想推薦。大概報紙副刊的編輯，想借此添一點新花樣，而填寫者也大都是偶然覺得有什麼書不妨看看，就隨手寫下了。早知這一寫竟會闖出這樣大的文字糾紛來，即使大晚報副刊編者崔萬秋先生給我磕頭我也不肯寫的。今天看見濤聲第四十期上有一封曹聚仁先生給我的信，最後一句是：『沒有比這兩部書更有利於青年了嗎？敢問。』這一問真問得我啼笑皆非了。（曹聚仁先生的信態度很真摯，我將有一封覆信給他，也許他會得刊在濤聲上，我希望你看一看。）

對於豐之餘先生我也不願再冒犯他，不過對於他在感舊上那一篇文章裏

三點另外的話覺得還有一點意見——

(一) 豐先生說：『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是的，新青年尙且可以有舊思想，那麼像我這種『遺少之羣中的一肢一節』之有舊思想似乎也可以存而不論的了。至於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則似乎寫莊子那樣的古文也不妨，祇要看牠的內容如何罷了。

(二) 豐先生說不懂我勸青年看莊子與文選與做了考官以詞取士有何分界，這其實是明明有着分界的。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見供獻給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後者却是代表了整個階級（註：做官的階級也），幾乎是強迫青年全體去填詞了。（除非這青年不想做官。）

(三) 說魯迅先生的文章是從莊子與文選中來的，這確然是滑稽的，我記得我沒有說過那樣的話。我的文章裏舉出魯迅先生來作例，其意祇想請不反對青年從古書求得一點文學修養的魯迅先生來幫幫忙。魯迅先生雖然一向是勸青年多讀外國書的，但這是他以為從外國書中可以訓練出思想新銳的青

年來；至於像我那樣給青年從做文章（或說文學修養）上着想，則魯迅先生就沒有反對青年讀古書過。舉兩個證據來罷：一、『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見北新版華蓋集第四頁。）這可見魯迅先生也承認要能作文，該多看中國書了。而這所謂中國書，從上文看來，似乎並不是指的白話文書。二、『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麼書……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見北新版而已集第四十五頁。）

現在，我想我應該在這裏『帶住』了，我曾有一封信給大晚報副刊的編者，爲了尊重豐之餘先生的好意，我曾請求允許我換兩部書介紹給青年。除了我還寫一封信給曹聚仁先生之外，對於這『莊子與文選』的問題我沒有要說的話了。我曾經在自由談的壁上，看過幾次的文字爭，覺得每次總是愈爭愈鬧意氣，而離本題愈遠，甚至到後來有些參加者的動機都是可以懷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捲入漩渦，所以我不再說什麼話了。昨晚套了一個現成偈語：

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是非

唯無是非觀

庶幾免是非

倘有人能寫篆字者乎？頗想一求法揮，張之素壁。

施蟄存上（十九日。）

（十月二十日，甲報，自由談。）

中國文與中國人

余 銘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譯：高本漢著的中國語和中國文。高本漢先生是個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羅倔倫（Karlgren）。他爲什麼『貴姓』高呢？那無疑的是因爲中國化了。他的確對於中國語文學有很大的供獻。

但是，他對於中國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國字，以爲對中國人是不可少的。

他說：『近來——按高氏這書是一九二三年在倫敦出版的——某幾種報紙，曾經試用白話，可是並沒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許還要觸怒多數定報人，以爲這樣，就是諷刺著他們不能看懂文言報呢！』

『西洋各國裏有許多伶人，在他們表演中，他們幾乎隨時可以插入許多「打諢」，也有許多作者，濫引文書；但是大家都認這種是劣等的風味。這在中國恰好相反，正認為高妙的文雅而表示絕藝的地方。』

中國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國人不但因之感受了困難，反而願意養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卻因此受够了侮辱：『本書的著者和親愛的中國人談話，所說給他的，很能完全瞭解；但是，他們彼此談話的時候，他幾乎一句也不懂。』這自然是那些『親愛的中國人』在『諷示』他不懂上流社會的話，因為『外國人到了中國來，只要注意一點，他就可以覺得：他自己雖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語言，而對於上流社會的談話，還是莫名其妙。』

于是他就說：『中國文字好像一個美麗可愛的貴婦，西洋文字好像一個有用而不美的賤婢。』

美麗可愛而無用的貴婦的『絕藝』就在于『插諢』的含混。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學者，至多也不過抵得上中國的普通人，休想爬進上流社會裏來。這樣，我們『精神上

勝利了。』爲要保持這種勝利，必須有高妙文雅的字彙，而且要豐富！五四白話運動的『沒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會怕人諷示他們不懂文言。雖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們還是含混些好了。否則，反而要感受困難的。

（十月二十五日。）

野獸訓練法

余 銘

最近還有極有益的講演，是海京伯馬戲團的經理施威德在中華學藝社的三樓上給我們講『如何訓練動物』可惜我沒福參加旁聽，只在報上看見一點筆記。但在那裏面，就已經够多着警闢的話了——

『有人以為野獸可以用武力拳頭去對付牠，壓迫牠，那便錯了，因為這是從前野蠻人對付野獸的辦法，現在訓練的方法，便不是這樣。』

『現在我們所用的方法，是用愛的力量，獲取牠們對於人的信任，用愛的力量，溫和的心情去感動牠們……』

這一些話，雖然出自日耳曼人之口，但和我們聖賢的古訓，也是十分相合的。用武力

拳頭去對付，就是所謂『霸道』。然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所以文明人就待用『王道』，以取得『信任』。『民無信不立』。

但是，有了『信任』以後，野獸可要變把戲了——

『教練者在取得牠們的信任以後，然後可以從事教練牠們了：第一步，可以使牠們認清坐的，站的位置；再可以使牠們跳浜，站起來……』

訓獸之法，通于牧民，所以我們的古之人，也稱治民的大人物曰『牧』。然而所『牧』者，牛羊也，比野獸怯弱，因此也就無須乎專靠『信任』，不妨兼用着拳頭，這就是冠冕堂皇的『威信』。

由『威信』治成的動物，『跳浜，站起來』是不夠的，結果非貢獻毛角血肉不可，至少是天天擠出奶汁來，——如牛奶，羊奶之流。

然而這是古法，我不覺得也可以包括現代。

施威德講演之後，聽說還有餘興，如『東方大樂』及『踢毬子』等，報上語焉不詳，無從知道底細了，否則，我想，恐怕也很有意義。

（十月二十七日。）

反芻

元 良

關於『莊子與文選』的議論，有些刊物上早不直接提起應否大家研究這問題，卻拉到別的事情上去了。他們是在嘲笑那些反對文選的人們自己卻曾做古文，看古書。

這真利害。大約就是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罷——對不起，『古書』又來了！不進過牢獄的那里知道牢獄的真相。跟着闊人，或者自己原是闊人，先打電話，然後再去參觀的，他只看見獄卒非常和氣，犯人還可以用英語自由的談話。倘要知道得詳細，那他一定是先前的獄卒，或者是釋放的犯人。自然，他還有惡習，但他教人不要鑽進牢獄去的忠告，卻比什麼名人說模範監獄的教育衛生，如何完備，比窮人的家裏好得多等類的話，更其可信的。

然而自己沾了牢獄氣，據說就不能說牢獄壞，獄卒或囚犯，都是壞人，壞人就不能有好話。只有好人說牢獄好，這才是好話。讀過文選而說牠無用，不如不讀文選而說牠有用的可聽。反『反文選』的諸君子，自然多是讀過的了，但未讀的也有，舉一個例在這裡罷——『莊子我四年前雖曾讀過，但那時還不能完全讀懂……文選則我完全沒有見過。』然而他結末說，『爲了浴盤的水糟了，就連小寶寶也要倒掉，這意思是我們不敢讚同的。』（見火炬）他要保護水中的『小寶寶』可是沒有見過『浴盤的水』。

五四運動的時候，保護文言者是說凡做白話文的都會做文言文，所以古文也得讀。現在保護古書者是說反對古書的也在看古書，做文言，——可見主張的可笑。永遠反芻，自己卻不會嘔吐，大約真是讀透了莊子了。

（十一月四日。）

歸 厚

羅 煥

在洋場上，用一瓶強水去灑他所恨的女人，這事早經絕迹了。用些穢物去灑他所恨的律師，這風氣只繼續了兩個月。最長久的是造了謠言去中傷他們所恨的文人，說這事已有了好幾年，我想，是只會少不會多的。

洋場上原不少閒人，『喫白相飯』尙且可以過活，更何況有時打幾圈馬將。小婦人的噉噉喳喳，又何嘗不可以消閒。我就是常看造謠專門雜誌之一人，但看的並不是謠言，而是謠言作家的手段，看他有怎樣出奇的幻想，怎樣別緻的描寫，怎樣險惡的構陷，怎樣躲閃的原形。造謠，也要才能的，如果他造得妙，即使造的是我自己的謠言，恐怕我也會愛他的本領。

但可惜大抵沒有這樣的才能，作者在謠言文學上，也還是『濫竽充數。』這並非我個人的私見。講什麼文壇故事的小說不流行，什麼外史也不再做下去，可見是人們多已搖頭了。講來講去總是這幾套，縱使記性壞，多聽了也會煩厭的。想繼續，這時就得要才能；否則，臺下走散，應該換一齣戲來叫座。

譬如罷，先前演的是『殺子報』罷，這回就須是『三娘教子』、『老東人呀，唉，唉！』而文場實在也如戲場，果然已經漸漸的『民德歸厚』了，有的還至于自行聲明，更換辦事人，說是先前『揭載作家祕史，雖爲文壇佳話，然亦有傷忠厚。』以後本刊停登此項稿件……以前言責……概不負責。』（見微言）爲了『忠厚』而犧牲『佳話』，雖可惜，卻也可敬的。

尤其可敬的是更換辦事人。這並非敬他的『概不負責』，而是敬他的澈底。古時候雖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但因爲也有『放下官印，立地唸佛』而終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這一種玩意兒，實在已不足以昭大信于天下；令人辦事有點爲難了。

不過，尤其爲難的是忠厚文學遠不如謠言文學之易于號召讀者，所以須有才能更大的作家，如果一時不易搜求，那刊物就要減色。我想，還不如就用先前打諢的二丑掛了長鬚來唱老生戲，那麼，暫時之間倒也特別而有趣的。

（十一月四日。）

附記：這一篇沒有能够發表。

（次年六月十九日記。）

難得糊塗

子明

因爲有人談起寫篆字，我倒記起鄭板橋有一塊圖章，刻着『難得糊塗。』那四個篆字刻得叉手叉腳的，頗能表現一點名士的牢騷氣。足見刻圖章寫篆字也還反映着一定的風格，正像『玩』木刻之類，未必『祇是個人的事情』、『謬種』和『妖孽』就是寫起篆字來，也帶着些『妖謬』的。

然而風格和情緒傾向之類，不但因人而異，而且因事而異，因時而異。鄭板橋說『難得糊塗，』其實他還能夠糊塗的。現在，到了『求仕不獲無足悲，求隱而不得其地以竄者，毋亦天下之至哀歟』的時代，卻實在求糊塗而不可得了。

糊塗主義，唯無是非觀等等——本來是中國的高尙道德。你說他是解脫，達觀罷；也

未必。他其實在固執着，堅持着什麼，例如道德上的正統，文學上的正宗之類。這終于說出來了：——道德要孔孟加上『佛家報應之說』（老莊另帳登記）而說別人『鄙薄』。佛教影響就是『想爲儒家爭正統』，原來同善社的三教同源論早已是正統了。文學呢？要用生澀字，用詞藻，穠纖的作品，而且是新文學的作品，雖則他『否認新文學和舊文學的分界』，而大衆文學『固然贊成』，『但那是文學中的一個旁支。』正統和正宗，是明顯的。

對於人生的倦怠並不糊塗，活的生活已經那麼『窮乏』，要請青年在『佛家報應之說』，在文選、莊子、論語、孟子裏去求得修養。後來，修養又不見了，只剩得字彙。『自然景物，個人情感，宮室建築，……之類，還不妨從文選之類的書中去找來用。』從前嚴幾道從甚麼古書裏——大概也是莊子罷——找着了『么匿』兩個字來譯 Deity，又古雅，又音義雙關的。但是後來通行的卻是『單位』。嚴老先生的這類『字彙』很多，大抵無法復活轉來。現在卻有人以爲『漢以後的詞，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帶來的字和詞，可以拚成功我們的光芒的新文學。』這光芒要是只在字和詞，那大概像古墓裏的貴婦人似

的，滿身都是珠光寶氣了。人生卻不在拚湊，而在創造，幾千百萬的活人在創造。可恨的是人生那麼騷擾忙亂，使一些人『不得其地以竄，』想要逃進字和詞裏去，以求『庶免是非，』然而又不可得。真要寫篆字刻圖章了！

（十一月六日。）

古書中尋活字彙

羅 懣

古書中尋活字彙，是說得出，做不到的，他在那古書中，尋不出一個活字彙。

假如有『文選的青年』在這裡，就是高中學生中的幾個罷，他翻開文選來，一心要尋活字彙，當然明知道那裏面有些字是已經死了的。然而他怎樣分別那些字的死活呢？大概只能以自己的懂不懂爲標準。但是，看了六臣注之後才懂的字不能算，因爲這原是死屍，由六臣背進他腦裏，這才算是活人的，在他腦裏即使復活了，在未『文選的青年』的眼前卻還是死傢伙。所以他必須看白文。

誠然，不看注，也有懂得的，這就是活字彙。然而他怎會先就懂得的呢？這一定是曾經在別的書上看見過，或是到現在還在應用的字彙，所以他懂得。那麼，從一部文選裏，又尋

到了什麼？

然而施先生說，要描寫宮殿之類的時候有用處。這很不錯，文選裏有許多賦是講到宮殿的，並且有什麼殿的專賦。倘有青年要做漢、晉的歷史小說，描寫那時的宮殿，找文選是極應該的，還非看四史、晉書之類不可。然而所取的僻字也不過將死屍抬出來，說得神祕點便名之曰『復活』。如果要描寫的是清故宮，那可和文選的瓜葛就極少了。

倘使連清故宮也不想描寫，而豫備工夫卻用得這麼廣泛，那實在是徒勞而仍不足。因為還有易、經和儀禮裏面的字彙，在描寫周朝的卜課和婚喪大事時候是有用處的，也得作為『文學修養之根基』，這纔更像『文學青年』的樣子。

（十一月六日。）

「商定」文豪

白在宣

筆頭也是尖的，也要鑽。言路的窄，現在也正如活路一樣，所以（以上十五字，刊出時作『別的地方鑽不進，』）只好對於文藝雜誌廣告的誇大，前去刺一下。

一看雜誌的廣告，作者就個個是文豪，中國文壇也真好像光燄萬丈，但一面也招來了鼻孔裏的哼哼聲。然而，著作一世，藏之名山，以待考古團的掘出的作家，此刻早已沒有了，連自作自刻，訂成薄薄的一本，分送朋友的詩人，也已經不大遇得到。現在是前週作稿，次週登報，上月剪貼，下月出書，大抵僅僅爲稿費。倘說，作者是餓着肚子，專心在爲社會服務，恐怕說出來有點要臉紅罷。就是笑人需要稿費的高士，他那一篇嘲笑的文章也還是不免要稿費。但自然，另有薪水，或者能靠女人匿資養活的文豪，都不屬於這一類。

就大體而言，根子是在賣錢，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樣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

商家印好一種稿子後，倘那時封建得勢，廣告上就說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時，便是革命文豪，于是封定了一批文豪們。別家的書也印出來了，另一種廣告說那些作者並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這邊的才是真貨色，于是又封定了一批文豪們。別一家又集印了各種廣告的論戰，一位作者加上些批評，另出了一位新文豪。

還有一法是結合一套腳色，要幾個詩人，幾個小說家，一個批評家，商量一下，立一個什麼社，登起廣告來，打倒彼文豪，擡出此文豪，結果也總可以封定一批文豪們，也是一種的『商定』。

就大體而言，根子是在賣錢，所以後來的書價，就不免指出文豪們的真價值，照價二折，五角一堆，也說不定的。不過有一種例外：雖然鋪子出盤，作品賤賣，卻並不是文豪們走了末路，那是他們已經『爬了上去』進大學，進衙門，不要這踏腳橈了。

（十一月七日。）

青年與老子

敬一尊

聽說，『慨自歐風東漸以來，』中國的道德就變壞了，尤其是近時的青年，往往看不起老子。這恐怕真是一個大錯誤，因為我看了幾個例子，覺得老子的對於青年，有時確也很有用處，很有益處，不僅足爲『文學修養』之助的。

有一篇舊文章——我忘記了出于什麼書裏的了——告訴我們，曾有一個道士，有長生不老之術，自說已經百餘歲了，看去卻『美如冠玉，』像二十左右一樣。有一天，這位活神仙正在大宴關客，突然來了一個鬚髮都白的老頭子，向他要錢用，他把他罵出去了。大家正驚疑問，那活神仙慨然的說道，『那是我的小兒，他不聽我的話，不肯修道，現在你們看，不到六十，就老得那麼不成樣子了。』大家自然是很感動的，但到後來，終于知道了

那人其實倒是道士的老子。

還有一篇新文章——楊某的自白——卻告訴我們，他是一個有志之士，學說是很正確的，不但講空話，而且去實行，但待到看見有些地方的老頭兒苦得不像樣，就想起自己的老子來，即使他的理想實現了，也不能使他的父親做老太爺，仍舊要喫苦。于是得到了更正確的學說，拋去原有的理想，改做孝子了。假使父母早死，學說那有這麼圓滿而堂皇呢？這不也就是老子對於青年的益處麼？

那麼，早已死了老子的青年不是就沒有法子麼？我以為不然，也有法子想。這還是要查舊書。另有一篇文章——我也忘了出在什麼書裏的了——告訴我們，一個老女人在討飯，忽然來了一位大闊人，說她是自己的久經失散了的母親，她也將錯就錯，做了老太太。後來她的兒子要嫁女兒，和老太太同到首飾店去買金器，將老太太已經看中意的東西自己帶去給太太看一看，一面請老太太還在揀——可是他從此就不見了。

不過，這還是學那道士似的，必須實物時候的辦法，如果單是做做自白之類，那是實在有無老子，倒並沒有什麼大關係的。先前有人提倡過『虛君共和』，現在又何妨有『沒

親孝子！
張宗昌很尊孔，恐怕他府上也未必有四書、五經罷。

(十一月七日。)

後記

這六十多篇雜文，是受了壓迫之後，從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種的筆名，障住了編輯先生和檢查老爺的眼睛，陸續在自由談上發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靈感』的『文學家』吹噓，有無法隱瞞之勢，雖然他們的根據嗅覺的判斷，有時也並不和事實相符。但不善于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閃不到那里去，于是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厲害的壓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筆，證明了我的筆墨，實在敵不過那些帶着假面，從指揮刀下挺身而

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覺又過了半年，回想離停筆的時候，已是一年有餘了，時光真是飛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雜文還好像說着現在或甚而至于明年。

記得偽自由書出版的時候，社會新聞曾經有過一篇批評，說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書的本意，完全是爲了一條尾巴——後記。這其實是誤解的。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麼原也過得去的了。但畫上一條尾巴，卻見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寫後記，除了我是弄筆的人，總要動筆之外，只在要這一本書裏所畫的形象，更成爲完全的一個具象，卻不是『完全爲了一條尾巴。』

內容也還和先前一樣，批評些社會的現象，尤其是文壇的情形。因爲筆名改得勤，開初倒還平安無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難移，』我知道自己終于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着了曾今可，豪語的折扣又觸犯了張資平，此外在不知不覺之中得罪了一些別的小人，什麼偉人，我還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種捐班和登龍術拾遺以後，這案件可就鬧大了。

去年八月間，詩人邵洵美先生所經營的書店裏，出了一種十日談，這位詩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飄飄然的論起『文人無行』來了，先分文人爲五類，然後作結道——

除了上述五類外，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爲文人之故，總是因爲沒有飯吃，或是有了飯吃不飽。因爲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錢。一枝筆，一些墨，幾張稿紙，便是你所要預備的一切。嚙本錢生意，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的事實。

我們的文壇便是由這種文人組織成的。

因爲他們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因此他們的目的仍在職業而不在文人。他們借着文藝宴會的名義極力地拉攏大人物；借文藝雜誌或是副刊的地盤，極力地爲自己做廣告；但求聞達，不顧羞恥。

誰知既爲文人矣，便將被目爲文人；既被目爲文人矣，便再沒有職業可得，這般東西便永遠在文壇裏胡鬧。

文人的確窮的多，自從迫壓言論和創作以來，有些作者也的確更沒有飯喫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謂『詩人』，又是有名的鉅富『盛宮保』的孫婿，將汗穢潑在『這般東西』的頭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喪』有些不同，即使僱得一大羣幫閒，開鑼喝道，過後仍是一條空街，還不及『大出喪』的雖在數十年後，有時還有幾個市僧傳頌。窮極，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銀又並非文章的根苗，牠最好還是買長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兒總不免常常誤解，以為錢可使鬼，使鬼，大概的確的，也許還可以通神，但通文卻不成，詩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詩便是證據。我那兩篇中的一段，便是說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帶官兒，卻沒有裙帶文人的。

然而，幫手立刻出現了，還出在堂堂的中央日報（九月四日及六日）上——

女婿問題

如是

最近的自由談上，有兩篇文章都是談到女婿的，一篇是孫用的滿意和寫不出，一篇是葦索的登龍術拾遺。後一篇九月一日刊出，前一篇則不在手頭，刊出

日期大約在八月下旬。

葦索先生說：『文壇雖然不致于要招女婿，但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後一句『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立論十分牢靠，無瑕可擊。我們的祖父是人家的女婿，我們的父親也是人家的女婿，我們自己，也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比如今日在文壇上『北面』而坐的魯迅、茅盾之流，都是人家的女婿，所以『女婿會要上文壇的』是不成問題的，至於前一句『文壇雖然不致于要招女婿，』這句話就簡直站不住了。我覺得文壇無時無刻不在招女婿，許多中國作家現在都變成了俄國的女婿了。

又說：『有富岳家，有濶太太，用賠嫁錢，作文學資本，……』能用妻子的賠嫁錢來作文學資本，我覺得這種人應該佩服，因為用妻子的錢來作文學資本，總比用妻子的錢來作其他一切不正當的事情好一些。況且凡事必須有資本，文學也不能例外，如沒有錢，便無從付印刷費，則雜誌及集子都出不成，所以要辦書店，出雜誌，都得是大家拿一些私蓄出來，妻子的錢自然也是私蓄之一。況且

做一個富家的女婿並非罪惡，正如做一個報館老板的親戚之並非罪惡爲一樣，如其一個報館老板的親戚，回國後遊蕩無事，可以依靠親戚的牌頭，奪一個副刊來編編，則一個富家的女婿，因爲興趣所近，用些妻子的賠嫁錢來作文學資本，當然也無不可。

『女婿』的蔓延

聖 閉

狐狸喫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於是對於一切有富岳家的人發生了妒忌，妒忌的結果是攻擊。

假如做了人家的女婿，是不是還可以做文人的呢？答案自然是屬於正面的，正如前天如是先生在本園上他的一篇女婿問題裏說過，今日在文壇上最有聲色的魯迅、茅盾之流，一方面身爲文人，一方面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不過既然做文人同時也可以做人家的女婿，則此女婿是應該屬於窮岳家的呢，還是屬於富岳家的呢？關於此層，似乎那些老牌作家，尙未出而主張，不知究竟應

該「富傾」還是「窮傾」才對，可是自由談之流的撰稿人，既經對於富岳家的女婿取攻擊態度，則我們感到，好像至少做富岳家的女婿的似乎不該再跨上這個文壇了，「富岳家的女婿」和「文人」彷彿是衝突的，二者祇可任擇其一。

目下中國文壇似乎有這樣一個現象，不必檢查一個文人他本身在文壇上的努力的成績，而唯斤斤於追究那個文人的家庭瑣事，如是否有富妻子或窮妻子之類。要是你今天開了一家書店，則這家書店的本錢，是否出乎你妻子的賠嫁錢，也頗勞一些尖眼文人，來調查打聽，以此或作攻擊譏諷。

我想將來中國的文壇，一定還會進步到有下種情形：穿陳嘉庚橡皮鞋者，方得上文壇，如穿皮鞋，便屬貴族階級，而入於被攻擊之列了。

現在外國回來的留學生失業的多得很。回國以後編一個副刊也並非一件羞恥事情，編那個副刊，是否因親戚關係，更不成問題，親戚的作用，本來就在這種地方。自命以掃除文壇為己任的人，如其人家偶而提到一兩句自己的不願

意聽的話，便要成羣結隊的來反攻，大可不必。如其常常罵人家爲狂吠的，則自己切不可也落入於狂吠之列。

這兩位作者都是富家女壻崇拜家，但如是先生是凡庸的，背出了他的祖父、父親、魯迅、茅盾之後，結果不過說着『魯迅拿盧布』那樣的濫調；打諢的高手要推聖閑先生，他竟拉到我萬想不到的詩人太太的味道上去了。戲劇上的二丑幫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用的便是這樣的說法，我後來也引在滑稽例解中。

但邵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今年二月，我給日本的改造雜誌做了三篇短論，是譏評中國、日本、滿洲的。邵家將卻以爲『這回是得之矣』了。就在也是這甜葡萄棚裏產生出來的人言（三月三日出）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譯者算是只譯了其中的一篇談監獄，投給了人言，並且前有『附白』，後有『識』——

談監獄

魯迅

（頃閱日文雜誌改造三月號，見載有我們文壇老將魯迅翁之雜文三

篇，比較翁以中國文發表之短文，更見精彩，因逐譯之，以寄人言。惜譯者未知迅翁寓所，問內山書店主人丸造氏，亦言未詳，不能先將譯稿就正於氏爲憾。但請仍用翁的署名發表，以示尊重原作之意。——譯者井上附白。

人的確是由事實的啓發而獲得新的覺醒，并且事情也是因此而變革的。從宋代到清朝末年，很久長的時間中，專以代聖賢立言的『制藝』文章，選拔及登用人才。到同法國打了敗仗，才知這方法的錯誤，於是派遣留學生到西洋，設立武器製造局，作爲改正的手段。同日本又打了敗仗之後，知道這還不敷，這一回是大大地設立新式的學校。於是學生們每年大鬧風潮。清朝覆亡，國民黨把握了政權之後，又明白了錯誤，而作爲改正手段，是大造監獄。

國粹式的監獄，我們從古以來，各處早就有的，清朝末年也稍造了些西洋式的，就是所謂文明監獄。那是特地造來給旅行到中國來的外人看的，該與爲同外人講交際而派出去學習文明人的禮節的留學生屬於同一種類。囚人却托庇了得着較好的待遇，也得洗澡，有得一定分量的食品喫，所以是很幸福的地

方。而且在二三星期之前，政府因為要行仁政，便發佈了囚人口糧不得刻扣的命令。此後當是益加幸福了。

至於舊式的監獄，像是取法於佛教的地獄，所以不但禁錮人犯，而且有要給他吃苦的責任。有時還有榨取人犯親屬的金錢使他們成爲赤貧的職責。而且誰都以爲這是當然的。倘使有不以爲然的人，那卽是幫助人犯，非受犯罪的嫌疑不可。但是文明程度很進步了，去年有官吏提倡，說人犯每年放歸家中一次，給予解決性慾的機會，是很人道主義的說法。老實說：他不是他對於人犯的性慾特別同情，因爲決不會實行的望頭，所以特別高聲說話，以見自己的是官吏。但輿論甚爲沸騰起來。某批評家說，這樣之後，大家見監獄將無畏懼，樂而赴之，大爲爲世道人心憤慨。受了聖賢之教，如此悠久，尙不像那個官吏那麼狡猾，是很使人心安，但對於人犯不可不虐待的信念，却由此可見。

從另一方面想來，監獄也確有些像以安全第一爲標語的人的理想鄉。火災少，盜賊不進來，土匪也決不來掠奪。即使有了戰事，也沒有以監獄爲目標而來

爆發的傻瓜，起了革命。只有釋放人犯的例，沒有屠殺的事。這回福建獨立的時候，說釋人犯出外之後，那些意見不同的，卻有了行蹤不明的謠傳，但這種例子是前所未見的。總之，不像是很壞的地方。只要能容許帶家眷，那麼即使現在不是水災，饑荒，戰爭，恐怖的時代，請求去轉居的人，也決不會沒有。所以虐待是必要了吧。

牛蘭夫妻以宣傳赤化之故，收容於南京的監獄，行了三四次的絕食，什麼效力也沒有。這是因為他不了解中國的監獄精神之故。某官吏說他自己不要喫，同別人有什麼關係，很訝奇這事。不但不關係於仁政，且節省伙食，反是監獄方面有利。甘地的把戲，倘使不選擇地方，就歸於失敗。

但是，這樣近於完美的監獄，還留着一個缺點，以前對於思想上的事情，太不留意了。爲補這個缺點，近來新發明有一種『反省院』的特種監獄，而施行教育。我不會到其中去反省過，所以不詳細其中的事情，總之對於人犯時時講授三民主義，使反省他們自己的錯誤。而且還要做出排擊共產主義的論文。倘使

不願寫或寫不出則當然非終生反省下去不行，但做得不好，也得反省到死。在目前，進去的有，出來的也有，反省院還有新造的，總是進去的人多些。試驗完畢而出來的良民也偶有會到的，可是大抵總是萎縮枯槁的樣子，恐怕是在反省和畢業論文上面把心力用盡了。那是屬於前途無望的。

（此外尚有王道及火二篇，如編者先生認為可用，當再譯寄。——譯者識。）

姓雖然冒充了日本人，譯文卻實在不高明，學力不過如邵家幫閒專家章克標先生的程度，但文字也原是無須譯得認真的，因為要緊的是後面的算是編者的回答——

編者註：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但我們刊登此稿目的，與其說爲了文章本身精美或其議論透澈；不如說舉一個被本國迫逐而託庇於外人威權之下的論調的例子。魯迅先生本來文章極好，強辭奪理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統觀此文，則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證，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爲我所不取也。登此一篇，以見文化統制治

下之呼聲一般。王道與火兩篇，不擬再登，轉言譯者，可勿寄來。

這編者的『託庇於外人威權之下』的話，是和譯者的『問內山書店主人丸造氏』相應的；而且提出『軍事裁判』來，也是作者極高的手筆，其中含着甚深的殺機。我見這富家兒的鷹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權門賣身投靠之輩是怎樣的陰險了。他們的主公邵詩人，在讚揚美國白詩人的文章中，貶落了黑詩人，『相信這種詩是走不出美國的，至少走不出英國語的圈子』。（現代五卷六期）我在中國的富貴人及其鷹犬的眼中，雖然也不下于黑奴，但我的聲音卻走出去了。這是最可痛恨的。但其實，黑人的詩也走出『英國語的圈子』去了。美國富翁和他的女婿及其鷹犬也是奈何牠不得的。

但這種鷹犬的這面目，也不過以向『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的我而已，只要立刻能給一個嘴巴，他們就比吧兒狗還馴服。現在就引一個也會在滑稽例解中提過，登在去年九月二十一日申報上的廣告在這里罷——

十日談向晶報聲明誤會表示歉意

敬啓者十日談第二期短評有朱霽青亦將公布捐款一文後段提及晶報係屬誤會本刊措詞不善致使晶報對邵洵美君提起刑事自訴按雙方均爲社會有聲譽之刊物自無互相攻訐之理茲經章士釗江容平衡諸君詮釋已得晶報完全諒解除由晶報自行撤回訴訟外特此登報聲明表示歉意

『雙方均爲社會有聲譽之刊物，自無互相攻訐之理，』此『理』極奇，大約是應該攻訐『最近是在查禁之列』的刊物的罷，金子做了骨髓，也還是站不直，在這裏看見鐵證了。

給『女壻問題』紙張費得太多了，跳到別一件，這就是莊子和文選。

這案件的往覆的文字，已經收在本文裏，不再多談；別人的議論，也爲了節省紙張，都不剪帖了。其時十日談也大顯手段，連漫畫家都出了馬，爲了一幅陳靜生先生的『魯迅翁之笛』，還在濤聲上和曹聚仁先生惹起過一點辯論的小風波。但是辯論還沒有完，濤聲已被禁止了，福人總永遠有福星照命……

然而時光是不留情面的，所謂『第三種人』尤其是施蟄存和杜衡即蘇汶，到今年就各自露出他本來的嘴臉來了。

這回要提到末一篇，流弊是出在用新典。

聽說，現在是連用古典有時也要被檢查官禁止了，例如提起秦始皇，但去年還不妨，不過用新典總要鬧些小亂子。我那最末的青年與老子，就因為碰着了楊邨人先生，（雖然刊出的時候，那名字已給編輯先生刪掉了，）後來在申報本埠增刊的談言（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引得一篇妙文的。不過頗難解，好像是在說我以孝子自居，卻攻擊他做孝子，既『投井』又『下石』了。因為這是一篇我們的『改悔的革命家』的標本作品，棄之可惜，謹錄全文，一面以見楊先生倒是現代『語錄體』作家的先驅，也算是我的後記裏的一點餘興罷——

聰明之道

邨人

疇昔之夜，拜訪世故老人於其廬：廬爲三層之樓，面街而立，雖電車玲瓏軋軋，

汽車嗚嗚啞啞，市囂擾人而不覺，儼然有如隱士，居處晏如，悟道深也。老人曰，「汝來何事？」對曰，「敢問聰明之道。」談話有主題，遂成問答。

「難矣哉，聰明之道也！孔門賢人如顏回，舉一隅以三隅反，孔子稱其聰明過人，於今之世能舉一隅以三隅反者尚非聰明之人，汝問聰明之道，其有意難余老瞶者耶？」

「不是不是，你老人家誤會了我的問意了！我并非要請教關於思辨之術。我是生性拙直愚笨，處世無方，常常碰壁，敢問關於處世的聰明之道。」

「噫嘻，汝誠拙直愚笨也，又問處世之道！夫今之世，智者見智，仁者見仁，階級不同，思想各異，父子兄弟夫婦姊妹因思想之各異，一家之內各有主張各有成見，雖屬骨肉至親，乖離衝突，背道而馳；古之所謂英雄豪傑，各事其君而為仇敵，今之所謂志士革命家，各為階級反目無情，甚至祇因立場之不同，骨肉至親格殺無赦，投機取巧或能勝利於一時，終難立足於世界，聰明之道實則已窮，且唯既愚且魯之徒方能享福無邊也矣……」

「老先生雖然說的頭頭是道理由充足，可是，真的聰明之道就沒有了嗎？」

「然則僅有投機取巧之道也矣。試爲汝言之：夫投機取巧之道要在乎滑頭，而滑頭已成爲專門之學問，西歐學理分門別類有所謂科學哲學者，滑頭之學問實可稱爲滑頭學。滑頭學如依大學教授之編講義，大可分成若干章，每章分成若干節，每節分成若干項，引古據今，中西合璧，其理論之深奧有甚於哲學，其引證之廣大舉凡中外歷史，物理化學，藝術文學，經商貿易之直，誘惑欺騙之術，概屬必列，包羅萬象，自大學預科以至大學四年級此一講義僅能講其千分之一，大學畢業各科及格，此滑頭學則無論何種聰明絕頂之學生皆不能及格，且大學教授本人恐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難學也可想而知之矣。余處世數十年，頭頂已禿，鬚髮已白，閱歷不爲不廣，教訓不爲不多，然而余着手編輯滑頭學講義，僅能編其第一章之第一節，第一節之第一項也。此第一章之第一節，第一節之第一項其綱目爲『順水行舟』，卽人云亦云，亦卽人之喜者喜之，人之惡者惡之是也，舉一例言之，如人之惡者爲孝子，所謂封建宗法社會之禮教遺

尊之一，則汝雖曾經爲父侍湯服藥問醫求卜出諸天性以事親人，然論世之出諸天性以事親人者則引『孝子』之名以責難之，惟求青年之鼓掌稱快，勿管本心見解及自己行動之如何也。被責難者處於時勢潮流之下，百辭莫辯，辯則反動更爲證實，從此青年鳴鼓而攻，體無完膚，汝之勝利不但已操左券，且爲青年奉爲至聖大賢，小品之集有此一篇，風行海內洛陽紙貴，於是名利雙收，富貴無邊矣。其第一章之第一節，第一節之第二項爲『投井下石』余本亦知一二，然偶一憶及投井下石之人，殊覺頭痛，實無心編之也。然而滑頭學雖屬聰明之道，實乃左道旁門，汝實不足學也。』

『老先生所言想亦很有道理，現在社會上將這種學問作敲門磚混飯吃的人實在不少，他們也實在到處逢源，名利雙收，可是我是一個拙直愚笨的人，恐怕就要學也學不了吧？』

『嗚呼汝求聰明之道，而不學之，雖屬可取，然碰壁也宜矣！』
是夕問道於世故老人，歸來依然故我，嗚呼噫嘻！

但我們也不要一味賞鑒『嗚呼噫嘻』，因為這之前，有些地方演了『全武行』也還是剪報好，我在這里剪一點記的最為簡單的——

藝華影片公司被『影界剷同志會』搗毀

昨晨九時許，藝華公司在滬西康腦脫路金司徒廟附近新建之攝影場內，忽來行動突兀之青年三人，向該公司門房偽稱訪客，一人正在持筆簽名之際，另一人遂大呼一聲，則預伏於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藍布短衫褲，蜂擁奪門衝入，分投各辦事室，肆行搗毀寫字檯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後又至室外，打毀自備汽車兩輛，晒片機一具，攝影機一具，並散發白紙印刷之小傳單，上書『民衆起來一致勦滅共產黨』、『打倒出賣民衆的共產黨』、『撲滅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等等字樣，同時又散發一種油印宣言，最後署名爲『中國電影界剷同志會』。約逾七分鐘時，由一人狂吹警笛一聲，衆暴徒即集合列隊而

去，迨該管六區聞警派警士偵緝員等趕至，均已遠颺無蹤。該會且宣稱昨晨之行動，目的僅在予該公司一警告，如該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變方針，今後當準備更激烈手段應付，聯華、明星、天一等公司，本會亦已有嚴密之調查矣云云。

據各報所載該宣言之內容稱，藝華公司係共黨宣傳機關，普羅文化同盟爲造成電影界之赤化，以該公司爲大本營，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內容爲描寫階級鬭爭者，但以向南京檢委會行賄，故得通過發行。又稱該會現向教育部、內政部、中央黨部及本市政府發出呈文，要求當局命令該公司，立即銷毀業已攝成各片，自行改組公司，清除所有赤色份子，并對受賄之電影檢委會之責任人員，予以懲處等語。

事後，公司堅稱，實係被劫，並稱已向曹家渡六區公安局報告。記者得訊，前往調查時，亦僅見該公司內部佈置被毀無餘，桌椅東倒西歪，零亂不堪，內幕究竟如何，想不日定能水落石出也。

（十一月十三日，大美晚報。）

影界劃共會

警戒電影院

拒演田漢等之影片

自從藝華公司被擊以後，上海電影界突然有了一番新的波動，從製片商已經牽涉到電影院，昨日本埠大小電影院同時接到署名上海影界劃共同志會之警告函件，請各院拒映田漢等編製導演主演之劇本，其原文云：

敵會激於愛護民族國家心切，並不忍電影界為共產黨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電影大本營——藝華影片公司之行動，查貴院平日對於電影業，素所熱心，為特嚴重警告，祈對於田漢（陳瑜）、沈端先（即蔡叔聲、丁謙之）、卜萬蒼、胡萍、金燄等所導演，所編製，所主演之各項鼓吹階級鬭爭貧富對立的反動電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則必以暴力手段對付，如藝華公司一樣，決不寬假，此告。上海影界劃共同志會。十一月十三。

（十一月十六日，大美晚報。）

* 剪報 —

但『創共』又並不限于『影界』出版界也同時遭到覆面英雄們的襲擊了。又

今晨良友圖書公司

突來一怪客

手持鐵錘擊碎玻璃窗

揚長而去捕房偵查中

▼……光華書局請求保護

滬西康腦脫路藝華影片公司，昨晨九時許，忽被狀似工人等數十名，闖入攝影場中，並大發各種傳單，署名『中國電影界創共同志會』等字樣，事後揚長而去。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日上午十一時許，北四川路八百五十一號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忽有一男子手持鐵錘，至該公司門口，將鐵錘擊入該店門市大玻璃窗內，擊成一洞。該男子見目的已達，立即逃避。該管虹口捕房據報後，立即派員前往調查一過，查得良友公司經售各種思想左傾之書籍，與搗毀藝華

公司一案，不無關聯。今日上午四馬路光華書局據報後，驚駭異常，即自投該管中央捕房，請求設法保護，而免意外，惟至記者截稿時尙未聞發生意外之事云。

（十一月十三日，大晚報。）

搗毀中國論壇

印刷所已被搗毀

編輯間未受損失

承印美人伊羅生編輯之中國論壇報勒佛爾印刷所，在虹口天潼路，昨晚有暴徒潛入，將印刷間搗毀，其編輯間則未受損失。

（十一月十五日，大美晚報。）

襲擊神州國光社

昨夕七時四人衝入總發行所

鐵錘揮擊打碎櫥窗損失不大

河南路五馬路口神州國光社總發行所，於昨晚七時，正欲打烊時，突有一身

衣長袍之顧客入內，狀欲購買書籍。不料在該客甫入門後，背後即有三人尾隨而進。該長袍客回頭見三人進來，遂即上前將該書局之左面走廊旁牆壁上所掛之電話機摘斷。而同時三短衣者即實行搗毀，用鐵錘亂揮，而長衣者亦加入動手，致將該店之左櫥窗打破，四人即揚長而逸。而該店時有三四夥友及學徒，亦驚不能作聲。然長衣者方出門至相距不數十步之泗涇路口，爲站崗巡捕所拘，蓋此長衣客因打櫥窗時玻璃倒下，傷及自己面部，流血不止，渠因痛而不能快行也。

該長衣者當即被拘入四馬路中央巡捕房後，竭力否認參加搗毀，故巡捕已將此人釋放矣。

（十二月一日，大美晚報。）

最有趣。美國人辦的報館搗毀得最客氣，武官們開的書店搗毀得最遲。『揚長而逸』寫得

搗毀電影公司，是一面撒些宣言的，有幾種報上登過全文；對於書店和報館卻好像

並無議論，因為不見有什麼記載。然而也有，是一種鋼筆版藍色印的警告，店名或館名空着，各各填以墨筆，筆跡並不像讀書人，下面是一長條紫色的木印。我幸而藏着原本，現在訂定標點，照樣的抄錄在這裡——

敝會激於愛護民族國家心切，並不忍文化界與思想界為共黨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電影大本營——藝華公司之行動。現為貫徹此項任務計，擬對於文化界來一清算，除對於良友圖書公司給予一初步的警告外，於所有各書局各刊物，均已精密之調查。素知

貴……對於文化事業，熱心異人，為特嚴重警告，對於赤色作家所作文字，如魯迅、茅盾、蓬子、沈端先、錢杏邨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反動文字，以及反動劇評，蘇聯情況之介紹等，一律不得刊行，登載，發行。如有不遵，我們必以較對付藝華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澈底的手段對付你們，決不寬假！此告

.....

上海影界劇共同志會 (十一，十三。)

一個『志士』縱使對於文化事業，熱心異人，但若會在不知何時，飛來一個鎚子，打破值銀數百兩的大玻璃；『如有不遵』更會在不知何時，飛來一頂紅帽子，送掉他比大玻璃更值錢的腦袋，那他當然是也許要灰心的。然則書店和報館之有些爲難，也就可想而知了。我既是被『揚長而去』的英雄們指定爲『赤色作家』，還是莫害他人，放下筆，靜靜的看一會把戲罷，所以這一本裏面的雜文，以十一月七日止，因爲從七日到恭逢警告的那時候——十一月十三日，我也並沒有寫些什麼的。

但是，經驗使我知道，我在受着武力征伐的時候，是同時一定要得到文力征伐的文人原多『烟士披離純』，何況現在嗅覺又特別發達了，他們深知道要怎樣『創作』才合式。這就到了我不批評社會，也不論人，而人論我的時期了，而我的工作，是收材料。材料儘有，妙的卻不多。紙墨更該愛惜，這裏僅選了六篇。官辦的中央日報討伐得最早，真是得風氣之先，不愧爲『中央』；時事新報正當『全武行』全盛之際，最合時宜，卻不免非常昏憤；大晚報和大美晚報起來得最晚，這是因爲『商辦』的緣故，聰明，所以小心，小心就不免遲鈍，他剛才決計合夥來討伐，卻不料幾天之後就要過年，明年是先行檢查書報，以

惠商民，另結新樣的網，又是一個局面了。

現在算是還沒有過年，先來中央日報的兩篇罷——！

雜感

別

近來有許多雜誌上都在提倡小文章。申報月刊、東方雜誌以及現代上，都有雜感隨筆這一欄。好像一九三三真要變成一個小文章年頭了。目下中國雜感家之多，遠勝于昔，大概此亦魯迅先生一人之功也。中國雜感家老牌，自然要推魯迅。他的師爺筆法，冷辣辣的，有他人所不及的地方。熱風、華蓋集、華蓋續集，去年則還出了什麼三心二心之類。照他最近一年來『幹』的成績而言大概五心六心也是不免的。魯迅先生久無創作出版了，除了譯一些俄國黑麵包之外，其餘便是寫雜感文章了。雜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揮而就。則于抽捲煙之際，略轉腦子，結果就是十元千字。大概寫雜感文章，有一個不二法門。不是熱罵，便是冷嘲。如能熱罵後再帶一句冷嘲或冷嘲裏夾兩句熱罵，則更佳矣。

不過普通一些雜感，自然是冷嘲的多。如對於某事物有所不滿，自然就不滿（迅案：此字似有誤）有冷嘲的文章出來。魯迅先生對於這樣也看不上眼，對於那樣也看不上眼，所以對於這樣又有感想，對於那樣又有感想了。

我們村上有個老女人，醜而多怪。一天到晚專門愛說人家的短處，到了東村頭搖了一下頭，跑到了西村頭嘆了一口氣。好像一切總不合她的胃。但是，你真的問她倒底要怎樣呢，她又說不出。我覺得她倒有些像魯迅先生，一天到晚祇是諷刺，祇是冷嘲，祇是不負責任的發一點雜感。當真你要問他究竟的主張，他又從來不給我們一個鮮明的回答。

（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公園。）

文壇與擂台

鳴春

上海的文壇變成了擂台。魯迅先生是這擂台上的霸王。魯迅先生好像在自己的房間裏帶了一付透視一切的望遠鏡，如果發現文壇上那一個的言論與

行爲有些瑕疵，他馬上橫槍躍馬，打得人家落花流水。因此，魯迅先生就不得不花去可貴的時間，而去想如何鋒利他的筆端，如何達到挖苦人的頂點，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

關於這，我替魯迅先生想想有些不大合算。魯迅先生你先要認清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反對你的人，暗裏總不敢否認你是中國頂出色的作家；既然你的言論，可以影響青年，那麼你的言論就應該慎重。請你自己想想，在寫阿Q傳之後，有多少時間浪費在筆戰上？而這種筆戰，對一般青年發生了何種影響？

第一流的作家們既然常時混戰，則一般文藝青年少不得在這戰術上學許多乖，流弊所及，往往越淮北而變枳，批評人的人常離開被批評者的言論與思想，筆頭一轉而去罵人家的私事，說人家眼鏡帶得很難看，甚至說人家皮鞋前面破了個小洞；甚至血債脈張要辱及人家的父母，甚至要丟下筆桿動拳頭。我說，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囂，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像魯迅先生這一般人多少總要負一點兒責任的。

其實，有許多筆戰，是不需要的，譬如有人提倡詞的解放，你就是不罵，不見得有人去跟他也填一首『管他娘』的詞；有人提倡讀莊子與文選，也不見得就是教青年去吃鴉片煙，你又何必咬緊牙根，橫睜兩眼，給人以難堪呢？

我記得一個精通中文的俄國文人 B. A. Vassiliev 對魯迅先生的阿Q傳曾經下過這樣的批評：『魯迅是反映中國大眾的靈魂的作家，其幽默的風格，是使人流淚，故魯迅不獨為中國的作家，同時亦為世界的一員。』魯迅先生，你現在亦垂垂老矣，你念起往日的光榮，當你現在閱歷最多，觀察最深，生活經驗最豐富的時候，更應當如何去發奮多寫幾部比阿Q傳更偉大的著作？偉大的著作，雖不能傳之千年不朽，但是筆戰的文章，一星期後也許人就要遺忘。青年人佩服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實在更勝於佩服一個舞台上的霸主。我們讀的是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哥德，這般人的文章，而並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

（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公園。）

這兩位，一位比我為老醜的女人，一位願我有『偉大的著作』，說法不同，目的卻一

致的，就是討厭我『對於這樣又有感想，對於那樣又有感想』于是而時時有『雜文』這的確令人討厭的，但因此也更見其要緊，因為『中國的大眾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裏了。

州先生刺我不給他們一個鮮明的主張，這用意，我是懂得的；但頗詫異鳴春先生的引了莎士比亞之流一大串。不知道爲什麼，近一年來，竟常常有人誘我去學託爾斯泰了，也許就因爲『並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給我一個好榜樣。可是我看見過歐戰時候他罵皇帝的信，在中國，也要得到『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囂，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的罪名的。託爾斯泰學不到，學到了也難做人，他生存時，希臘教徒就年年詛咒他落地獄。

中間就夾兩篇時事新報上的文章——

略論告密

陳代

最怕而且最恨被告密的可說是魯迅先生，就在偽自由書，『一名：不三不四』

『集』的前記與後記裏也常可看到他在注意到這一點。可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告密，並不是有人把他的住處，或者什麼時候，他在什麼地方，去密告巡捕房，（或者什麼要他的『密』的別的機關？）以致使他被捕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有人把『因為』他『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的什麼宣說出來，而使人知道『什麼就是魯迅。』

『這回』魯迅先生說，『是王平陵先生告發于前，周木齋先生揭露于後；』他卻忘了說編者暗示於魯迅先生尙未上場之先。因為在何家幹先生和其他一位先生將上台的時候，編者先介紹說，這將上場的兩位是文壇老將。於是人家便提起精神來等那兩位文壇老將的上場。要是在異地，或者說換過一個局面，魯迅先生是也許會說編者是在放冷箭的。

看到一個生疏的名字在什麼附刊上出現，就想知道那個名字是真名呢，還是別的熟名字的又一筆名，想也是人情之常。即就魯迅先生說，他看完了王平陵先生的『「最通的」文藝』便禁不住問：『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

「真名還是筆名」要是他知道了那是誰的筆名的話，他也許會說出那就是誰來的。這不會是怎樣的誣蔑，我相信，因為於他所知道的他不是在實說「柳絲是楊村人先生……的筆名」而表示着欺不了他。

還有，要是要告密，爲什麼一定要出之「公開的」形式？秘密的不是於告密者更爲安全？我有些懷疑告密者的聰敏，要是真有這樣的告密者的話。

而在那些用這個那個筆名零星發表的文章，剪貼成集子的時候，作者便把這許多名字緊縮成一個，看來好像作者自己是他的最後的告密者。

（十一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的青光。）

略論放暗箭

陳代

前日讀了魯迅先生的偽自由書的前記與後記，略論了告密的。現在讀了唐先生的新臉譜，止不住又要來略論放暗箭。

在新臉譜中，唐先生攻擊的方面是很廣的，而其一方是「放暗箭」。可是

唐先生的文章又幾乎全爲『暗箭』所織成，雖然有許多箭標是看不大清楚的。

『說是受着潮流的影響，文舞台的戲兒一齣齣換了。脚色雖然依舊，而臉譜卻是簇新的。』——是暗箭的第一條。雖說是暗箭，射倒射中了的。因爲現在的確有許多文脚色，爲要博看客的喝采起見，放着演慣的舊戲不演演新戲，嘴上還『說是受着潮流的影響，』以表示他的不落後。還有些甚至不要說脚色依舊，就是臉譜也並不簇新，只是換了一個新的題目，演的還是那舊的一套：如把『薛平貴西涼招親』改題着『穆薛姻緣』之類，內容都一切依舊。

第二箭是——不，不能這樣寫下去，要這樣寫下去，是要有很廣博的識見的，因爲那文章一句一箭，或者甚至一句數箭，看得人眼花頭眩，竟無從把它把捉住，比讀硬性的繙譯還難懂得多。

可是唐先生自己似乎又並不滿意這樣的態度，不然爲什麼要罵人家『怪聲怪氣地吆喝，扭扭妮妮的挑戰』然而，在事實上，他是在『怪聲怪氣地吆喝，

姐姐妮妮的挑戰。」

或者說，他並不是在挑戰，只是放放暗箭，因為「鏖戰」即使是「拉拉扯扯的」，究竟吃力，而且「敗了」「再來」的時候還得去「重畫」臉譜。放暗箭多省事，躲在隱暗處，看到了什麼可射的，便輕展弓絃，而箭就向前舒展地直飛。可是他又在罵放暗箭。

要自己先能放暗箭，然後才能罵人放。

（十一月二十二日，時事新報的青光。）

這位陳先生是討伐軍中的最低能的一位，他連自己後來的說明和別人豫先的揭發的區別都不知道。倘使我被謀害而終于不死，後來竟得「壽終×寢」，他是會說我自己乃是「最後的兇手」的。

他還問：要是要告密，為什麼一定要出之「公開的」形式？答曰：這確是比較的難懂一點，但也因為要告得像個「文學家」的緣故呀，要不然，他就得下野，分明的排進探壇裏去了。有意的和無意的區別，我是知道的。我所謂告密，是指着叭兒們，我看這陳代

先生就正是其中的一匹。你想，消息不靈，不是反而不便當麼？

第二篇恐怕只有他自己懂。我只懂得一點：他這回嗅得不對，誤以唐弢先生爲就是我了。採在這里，只不過充充自以爲我的論敵的標本的一種而已。

其次是要剪一篇大晚報上的東西——

錢基博之魯迅論

戚 蕊

近人有袁集關於批評魯迅之文字而爲魯迅論一書者，其中所收，類皆稱頌魯迅之辭，其實論魯迅之文者，有毀有譽，毀譽互見，乃得其真。頃見錢基博氏所著現代中國文學史，長至三十萬言，其論白話文學，不過一萬餘字，僅以胡適入選，而以魯迅、徐志摩附焉。於此諸人，大肆訾贅。邇來舊作文家，品藻文字，裁量人物，未有若錢氏之大胆者，而新人未嘗注意及之。茲特介紹其『魯迅論』於此，是亦文壇上之趣聞也。

錢氏之言曰，有摹仿歐文而諛之曰歐化的國語文學者，始倡於浙江周樹人

之譯西洋小說，以順文直譯之爲尙，斥意譯之不忠實，而摹歐文以國語，比鸚鵡之學舌，託於象胥，斯爲作俑。效顰者乃至造述抒志，亦競歐化，小說月報，盛揚其焰。然而詰屈聱牙，過於周誥，學士費解，何論民衆？上海曹慕管笑之曰：吾儕生願讀歐文，不願見此妙文也！比於時裝婦人着高底西女式鞋，而跬步傾跌，益增醜態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國，獨非奴性耶。反唇之譏，或謔近虐！然始之創白話文以期言文一致，家喻戶曉者，不以歐化的國語文學之興而荒其志耶？斯則矛盾之說，無以自圓者矣。此於魯迅之直譯外國文學，及其文壇之影響，而加以訾警者也。平心論之，魯迅之譯品，誠有難讀之處，直譯當否是一問題，歐化的國語文學又是一問題，藉曰二者皆有未當，誰尸其咎，亦難言之也。錢先生而謂，鄙言爲不然耶？

錢先生又曰，自胡適之創白話文學也，所持以號於天下者，曰平民文學也！非貴族文學也。一時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樹人以小說著。樹人頹廢，不適於奮鬪。樹人所著，祇有過去回憶，而不知建設將來，祇見小己憤慨，而不圖福利民衆，若而

人者，彼其心目，何嘗有民衆耶！錢先生因此而斷之曰：周樹人、徐志摩爲新文藝之右傾者。是則於魯迅之創作亦加以警警，兼及其思想矣。至目魯迅爲右傾，亦可謂獨具隻眼，別有鑒裁者也！既不滿意於郭沫若、蔣光赤之左傾，又不滿意於魯迅、徐志摩之右傾，而惟傾慕於所謂『讓清』遺老之流風餘韻，低徊感喟而不能自己，錢先生之志皎然可觀矣。當今之世，左右做人難，是非無定質，亦於錢先生之論魯迅見之也！

錢氏此書出版於本年九月，尙有上年十二月之跋記云。

（十二月二十九日，大晚報的火炬。）

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話，讚爲『獨具隻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評』得連我自己也不想再說什麼話，『頹廢』了。然而我覺得牠很有趣，所以特別的保存起來，也是以備『魯迅論』之一格。

最後是大美晚報，出臺的又是曾經有過文字上的交涉的王平陵先生——

罵人與自供

王平陵

學問之事，很不容易說，一般通材碩儒每不屑與後生小子道長論短，有所述作，無不譏爲『淺薄無聊』；同樣，較有修養的年輕人，看着那般通材碩儒們言必稱蘇俄，文必宗普魯，亦頗覺得如嚼青梅，齒頰間酸不可耐。

世界上無論什麼紛爭，都有停止的可能，惟有人類思想的衝突，因爲多半是近於意氣，斷沒有終止的時候。有些人好像把毀謗人家故意找尋人家的錯誤當作是一種職業；而以直接否認一切就算是間接抬高自己的妙策了。至於自己究竟是什麼東西，那祇許他們自己知道，別人是不能過問的。其實，有時候這些人意在對人而發的陰險的暗示，倒並不適切；而正是他們自己的一篇不自覺的供狀。

聖經裏好像有這樣一段傳說：一羣街頭人捉着一個偷漢的淫婦，大家要把石塊打死她。耶穌說：『你們反省着！祇有沒有犯過罪的人，才配打死這個淫

婦。』羣衆都羞愧地走開了。今之文壇，可不是這樣？自己偷了漢，偏要指說人家是淫婦。如同魯迅先生慣用的一句刻毒的評語，就罵人是代表官方說話；我不知道他老先生是代表什麼『方』說話！

本來，不想說話的人，是無話可說；有話要說的人，誰也不會想到是代表那一方。魯迅先生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免『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了。

像這樣的情形，文壇有的是，何止是魯迅先生。

（十二月三十日，大美晚報的火樹。）

記得在偽自由書裏，我曾指王先生的高論爲屬於『官方，』這回就是對此而發的，但意義卻不大明白。由『自己偷了漢，偏要指說人家是淫婦』的話看起來，好像是說我倒不是『官方，』而不知『有話要說的人誰也不會想到是代表那一方』的。所以如果想到了，那麼，說人反動的，他自己正是反動，說人匪徒的，他自己正是匪徒……且住，又是『刻毒的評語』了，耶穌不說過『你們反省着』嗎？——爲消災計，再添一條小尾：這壞習

氣只以文壇爲限，與官方無干。

王平陵先生是電影檢查會的委員，我應該謹守小民的規矩。

真的且住。寫的和剪貼的，也就是自己的和別人的，化了大半夜工夫，恐怕又有八九千字了。這一條尾巴又並不小。

時光是一天天的過去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跟着過去，不久就在我們的記憶上消亡；而且都是分散的，就我自己而論，沒有感到和沒有知道的事情真不知有多少。但即此寫了下來，幾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後記來補敘些因此而生的糾紛，同時也照見了時事，格局雖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麼？——而現在又很少有肯低下他仰視莎士比亞，託爾斯泰的尊臉來，看看暗中寫牠幾句的作者。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雜感，而且牠也因此更能够生存，雖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惡，但又在圍剿中更加生長起來了。嗚呼，『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這是爲我自己和中國的文壇，都應該悲憤的。

文壇上的事件還多得很：獻檢查之祕計，施離析之奇策，起謠詠兮中權，藏真實兮心

曲，立降旛于往年，溫故交于今日……然而都不是做這准風月談時期以內的事，在這里也且不提及，或永不提及了。還是真的帶住罷，寫到我的背脊已經覺得有些痛楚的時候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夜，魯迅記于上海。

花邊文學

序 言

我的常常寫些短評，確是從投稿于申報的自由談上開頭的；集一九三二年之所作，就有了偽自由書和淮風月談兩本。後來編輯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擠軋得苦，到第二年，終于被擠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擱筆，但爲了賭氣，卻還是改些作法，換些筆名，託人抄寫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細辨，依然常常登了出來。一面又擴大了範圍，給中華日報的副刊動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類，也間或寫幾篇同樣的文字。聚起一九三三年所寫的這些東西來，就是這一本花邊文學。

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裏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爲這類短評，在報上登出來的時候往往圍繞一圈花邊以示重要，使

我的戰友看得頭疼；二、因為『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以見我的這些文章是爲了稿費，其實並無足取。至于我們的意見不同之處，是我以爲我們無須希望外國人待我們比雞鴨優，他卻以爲應該待我們比雞鴨優，我在替西洋人辯護，所以是『買辦』。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這里不必多說。此外，倒也並無什麼可記之事。只爲了一篇玩笑，只當牠玩笑，又曾引出過一封文公直先生的來信，筆伐的更嚴重了，說我是『漢奸』。現在和我的覆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餘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閃閃的攻擊，離上舉的兩位還差得很遠，這里都不轉載了。

『花邊文學』可也真不行。一九三三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爲了『閒話皇帝』事件，官家的書報檢查處忽然不知所往，還革掉七位檢查官，日報上被刪之處，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術語謂之『開天窗』）了。但那時可真利害，這麼說不可以，那麼說又不成功，而且刪掉的地方，還不許留下空隙，要接起來，使作者自己來負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責任。在這種明誅暗殺之下，能够苟延殘喘，和讀者相見的，那麼，非奴隸文章是什麼呢？

我曾經和幾個朋友閒談。一個朋友說：現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譬如向一種

日報上的副刊去投稿罷，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來還有什麼呢？我說：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的，否則，連『剩下來』的也不剩。所以，那時發表出來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現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麼，幸而他們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現在，他們的言行是誰也無從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氣的文章之外，讀者也只能看看沒有骨氣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隸出身，不同二十五歲以內的青年，一生下來就是中華民國的主子，然而他們不經世故，偶爾『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釘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發表的，當然不給牠見得有骨氣，所以被『花邊』所裝飾者，大約也確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刪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現在補全，仍用黑點爲記。我看論秦理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報館的總編輯刪的，別的兩篇，卻是檢查官刪的：這裏都顯着他們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談和動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經想過：凡是

我寄文稿的，只寄開初的一兩期還不妨，假使接連不斷，牠就總歸活不久。於是從今年起，我就不大做這樣的短文，因為對於同人，是迴避他背後的悶棍，對於自己，是不願做開路的馱子，對於刊物，是希望牠儘可能的長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別敷衍推宕，非『擺架子』也，是帶些好意——然而有時也是惡意——的『世故』。這是要請索稿者原諒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這纔看見了新聞記者的『保護正當輿論』的請願和智識階級的言論自由的要求。要過年了，我不知道結果怎麼樣。然而，即使從此文章都成了民衆的喉舌，那代價也可謂大極了：是北五省的自治。這恰如先前的不敢懇請『保護正當輿論』和要求言論自由的代價之大一樣：是東三省的淪亡。不過這一次，換來的東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萬一不幸，後來又復換回了我做『花邊文學』一樣的時代，大家試來猜一猜那代價該是什麼罷……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魯迅記。

未來的光榮

張承祿

現在幾乎每年總有外國的文學家到中國來，一到中國，總惹出一點小亂子。前有蕭伯納，後有德哥派拉；只有伐揚古久列，大家不願提，或者不能提。

德哥派拉不談政治，本以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不料因為恭維了食與色，又掙得『外國文氓』的惡諺，讓我們的論客，在這裡議論紛紛。他大約就要做小說去了。

鼻子生得平而小，沒有歐洲人那麼高峻，那是沒有法子的，然而倘使我們身邊有幾角錢，卻一樣的可以看電影。偵探片子演厭了，愛情片子爛熟了，戰爭片子看膩了，滑稽片子無聊了，于是乎有『人猿泰山』，有『獸林怪人』，有『斐洲探險』等等，要野獸和野蠻登場。然而在蠻地中，也還一定要穿插一點蠻婆子的蠻曲綫。如果我們也還愛看，那就

可見無論怎樣奚落，也還是有些戀戀不捨的了，『性』之于市僧，是很要緊的。

文學在西歐，其碰壁和電影也並不兩樣；有些所謂文學家也者，也得找尋些奇特的 (grotesque)，色情的 (erotic) 東西，去給他們的主顧滿足，因此就有探險式的旅行，目的倒並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請酒。然而倘遇猷問，則以笑話了之，他其實也知道不了這些，他也不必知道。德哥派拉不過是這些人們中的一人。

但中國人，在這類文學家的作品裏，是要和各種所謂『土人』一同登場的，只要看報上所載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單就知道——中國、南洋、南美、英、德之類太平常了。我們要覺悟着被描寫，還有覺悟着被描寫的光榮還要多起來，還要覺悟着將來會有人以有這樣的事為有趣。

(一月八日。)

女人未必多說謊

趙令儀

侍桁先生在談說謊裏，以為說謊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舉證的事實是：『因此爲什麼女人講謊話要比男人來得多。』

那並不一定是謊話，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實。我們確也常常從男人們的嘴裏，聽說是女人講謊話要比男人多，不過卻也並無實證，也沒有統計。叔本華先生痛罵女人，他死後，從他的書籍裏發見了醫梅毒的藥方；還有一位奧國的青年學者，我忘記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書，說女人和謊話是分不開的，然而他後來自殺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經病。我想，與其說『女人講謊話要比男人來得多，』不如說『女人被人指爲「講謊話要比男人來得多」的時候來得多，』但是，數目字的統計自然也沒有。

譬如罷，關於楊妃，祿山之亂以後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謊，玄宗逍遙事外，倒說是許多壞事情都由她，敢說『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的有幾個。就是妲己、褒姒，也還不是一樣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長遠了。

今年是『婦女國貨年』，振興國貨，也從婦女始。不久，是就要挨罵的，因為國貨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責罵，男人們的責任也盡了。

記得某男士有為某女士鳴不平的詩道：『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快哉快哉！

（一月八日。）

批評家的批評家

倪朔爾

情勢也轉變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評家和非批評家都批評文學，自然，不滿的居多，但說好的也有。去年以來，卻變了文學家和非文學家都翻了一個身，轉過來來批評批評家了。

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說好，最徹底的是不承認近來有真的批評家。即使承認，也大大的笑他們胡塗。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往往用一個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合就好，不合就壞。

但是，我們曾經在文藝批評史上見過沒有一定圈子的批評家嗎？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實的圈，或者是前進的圈。沒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評家，那才是怪漢子呢。辦

雜誌可以號稱沒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實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變戲法的手巾。譬如一個編輯者是唯美主義者罷，他儘可以自說並無定見，單在書籍評論上，就足夠玩把戲。倘是一種所謂『爲藝術的藝術』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選登一篇贊成這種主義的批評，或讀後感，捧着牠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進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評家的文章，捺牠到地裏去。讀者這就被迷了眼。但在個人，如果還有一點記性，卻不能這麼兩端的，他須有一定的圈子。我們不能責備他有圈子，我們只能批評他這圈子對不對。

然而批評家的批評家會引出張獻忠考秀才的古典來：先在兩柱之間橫繫一條繩子，叫應考的走過去，太高的殺，太矮的也殺，于是殺光了蜀中的英才。這麼一比，有定見的批評的即等于張獻忠，真可以使讀者發生滿心的憎恨。但是，評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繩嗎？論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長短嗎？引出這例子來的，是誣陷，更不是什麼批評。

（一月十七日。）

漫 罵

倪朔爾

還有一種不滿于批評家的批評，是說所謂批評家好「漫罵，」所以他的文字並不是批評。

這「漫罵，」有人寫作「嫚罵，」也有人寫作「謾罵，」我不知道是否是一樣的函義。但這姑且不管牠也好。現在要問的是怎樣的是「漫罵。」

假如指着一個人，說道：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罵；倘使她實在是做賣笑生涯的，就並不是漫罵，倒是說了真實。詩人沒有捐班，富翁祇會計較，因為事實是這樣的，所以這是真話，即使稱之為漫罵，詩人也還是捐不來，這是幻想碰在現實上的小釘子。

有錢不能就有文才，比「兒女成行」並不一定明白兒童的性質更明白。「兒女成

行」祇能證明他兩口子的善于生，還會養，卻並無妄談兒童的權利。要談，祇不過不識羞。這好像是漫罵，然而並不是。倘說是的，就得承認世界上的兒童心理學家，都是最會生孩子的父母。

說兒童爲了一點食物就會打起來，是冤枉兒童的，其實是漫罵。兒童的行爲，出于天性，也因環境而改變，所以孔融會讓梨。打起來的，是家庭的影響，便是成人，不也有爭家私，奪遺產的嗎？孩子學了樣了。

漫罵固然冤屈了許多好人，但含含糊糊的撲滅「漫罵」卻包庇了一切壞種。

（一月十七日。）

「京派」與「海派」

樂廷石

自從北平某先生在某報上有揚「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頗引起了一番議論。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雜誌上的不平，且引別一某先生的陳言，以為作者的籍貫與作品並無關係，要給北平某先生一個打擊。

其實，這是不足以服北平某先生之心的。所謂「京派」與「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貫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羣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蘭芳博士，戲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貫，則為吳下。但是，籍貫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處的文陋，卻也影響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此之謂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

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亦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閒，『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但從官得食者其情狀隱，對外尙能傲然，從商得食者其情狀顯，到處難于掩飾，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據以有清濁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國舊習，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而北京學界，前此固亦有其光榮，這就是五四運動的策動。現在雖然還有歷史上的光輝，但當時的戰士，卻『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穩』者有之，『身陞』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場惡鬪，幾乎令人有『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之感。『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前年大難臨頭，北平的學者們所想援以掩護自己的是古文化，而惟一大事，則是古物的南遷，這不是自己澈底的說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麼了嗎？

但北平究竟還有古物，且有古書，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學者文人們，又大抵有着講師或教授的本業，論理，研究或創作的環境，實在是比『海派』來得優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見學術上，或文藝上的大著作。

（一月三十日。）

北人與南人

樂廷石

這是看了『京派』與『海派』的議論之後，牽連想到的——

北人的卑視南人，已經是一種傳統。這也並非因為風俗習慣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歷來的侵入者多從北方來，先征服中國之北部，又攜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

二陸入晉，北方人士在歡欣之中，分明帶着輕薄，舉證太煩，姑且不談罷。容易看的是，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中，就常詆南人，並不視爲同類。至于元，則人民截然分爲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漢人卽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爲他是最後投降的一夥。最後投降，從這邊說，是矢盡援絕，這纔罷戰的南方之強，從那邊說，卻是不識順逆，久梗王師的賊子遺

自然還是投降的，然而爲奴隸的資格因此就最淺，因爲淺，所以班次就最下，誰都不妨加以卑視了。到清朝，又重理了這一篇賬，至今還流行着餘波；如果此後的歷史是不再回旋的，那真不獨是南人的如天之福。

當然，南人是有缺點的。權貴南遷，就帶了腐敗頹廢的風氣來，北方倒反而乾淨。性情也不同，有缺點，也有特長，正如北人的兼具二者一樣。據我所見，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愚，機靈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經指出缺點道：北方人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人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就有閒階級而言，我以為大體是的確的。

缺點可以改正，優點可以相師。相書上有一條說，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貴。我看這並不是妄語。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機靈，南人北相者，不消說是機靈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謂『貴』，不過是當時的成功，在現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業了。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小小的自新之路。

不過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卻受了影響。北京的報紙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顧影

自憐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嗎？這倘和北方固有的『貧嘴』一結婚，產生出來的
一定是一種不祥的新劣種！

（一月三十日。）

『如此廣州』讀後感

越 容

前幾天，自由談上有一篇如此廣州，引據那邊的報章，記店家做起玄壇和李逵的大像來，眼睛裏嵌上電燈，以鎮壓對面的老虎招牌，真寫得有聲有色。自然，那目的，是在對於廣州人的迷信，加以譏刺的。

廣東人的迷信似乎確也很不小，走過上海五方雜處的衙堂，只要看畢畢剝剝在那裏放鞭砲的，大門外的地上點着香燭的，十之九總是廣東人，這很可以使新黨歎氣。然而廣東人的迷信卻迷信得認真，有魄力，即如那玄壇和李逵大像，恐怕就非百來塊錢不辦。漢求明珠，吳徵大象，中原人歷來總到廣東去刮寶貝，好像到現在也還沒有被刮窮，爲了對付假老虎，也能出這許多力。要不然，那就是拚命，這卻又可見那迷信之認真。

其實，中國人誰沒有迷信，只是那迷信迷得沒出息了，所以別人倒不注意。譬如罷，對面有了老虎招牌，大抵的店家，是總要不舒服的。不過，倘在江浙，恐怕就不肯這樣的出死力來鬥爭，他們會只化一個銅元買一條紅紙，寫上『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或『泰山石敢當』，悄悄的貼起來，就如此的安身立命。迷信還是迷信，但迷得多少小家子相，毫無生氣，奄奄一息，他連做自由談的材料也不給你。

與其迷信，模胡不如認真。倘若相信鬼還要用錢，我贊成北宋人似的索性將銅錢埋到地裏去，現在那樣的燒幾個紙錠，卻已經不但是騙別人，騙自己，而且簡直是騙鬼了。中國有許多事情都只剩下一個空名和假樣，就爲了不認真的緣故。

廣州人的迷信，是不足爲法的，但那認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

(二月四日。)

過年

張承祿

今年上海的過舊年，比去年熱鬧。

文字上和口頭上的稱呼，往往有些不同：或者謂之『廢歷』，輕之也；或者謂之『古歷』，愛之也。但對於這『歷』的待遇是一樣的：結帳，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馬將，拜年，『恭喜發財！』

雖過年而不停刊的報章上，也已經有了感慨；但是，感慨而已，到底勝不過事實。有些英雄的作家，也曾經叫人終年奮發，悲憤，紀念。但是，叫而已矣，到底也勝不過事實。中國的可哀的紀念太多了，這照例至少應該沈默；可喜的紀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反動分子乘機搗亂』，所以大家的高興也不能發揚。幾經防遏，幾經淘汰，什麼佳節都被絞死，于

是就覺得只有這僅存殘喘的『廢歷』或『古歷』還是自家的東西，更加可愛了。那就格外的慶賀——這不能以『封建的餘意』一句話，輕輕了事的。

叫人整年的悲憤，勞作的英雄們，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憤，勞作的人物。在實際上，悲憤者和勞作者，是時時需要休息和高興的。古埃及的奴隸們，有時也會冷然一笑。這是蔑視一切的笑。不懂得這笑的意義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勞作較少，並且失了悲憤的奴才。

我不過舊歷年已經二十三年了，這回卻連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國人也『噓』了起來：這卻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僅有的高興。

(二月十五日。)

運命

倪朔爾

電影「姊妹花」中的窮老太婆對她的窮女兒說：「窮人終是窮人，你要忍耐些！」宗漢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窮人哲學」（見大晚報）

自然，這是教人安貧的，那根據是「運命」。古今聖賢的主張此說者已經不在少數了，但是不安貧的窮人也「終是」很不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裏的「失」是在非到蓋棺之後，一個人的運命「終是」不可知。

豫言運命者也未嘗沒有人，看相的，排八字的，到處都是。然而他們對於主顧，肯斷定他窮到底的是很少的，即使有，大家的學說又不能相一致，甲說當窮，乙卻說當富，這就使窮人不能確信他將來的一定的運命。

不信運命，就不能『安分』窮人買獎券，便是一種『非分之想』。但這于國家，現在是不能說沒有益處的。不過『有一利必有一弊』運命既然不可知，窮人又何妨想做皇帝，這就使中國出現了『推背圖』。據宋人說，五代時候，許多人都看了這圖給自己的兒子取名字，希望應着將來的吉兆，直到宋太宗（？）抽亂了一百本，與別本一同流通，讀者見次序多不相同，莫衷一是，這纔不再珍藏了。然而九一八那時，上海卻還大賣着『推背圖』的新印本。

『安貧』誠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無法指定究竟的運命，總不能令人死心塌地。現在的優生學，本可以說是科學的了，中國也正有人提倡着，冀以濟運命說之窮，而歷史又偏偏不掙氣，漢高祖的父親並非皇帝，李白的兒子也不是詩人；還有立志傳，絮絮叨叨的在對人講西洋的誰以冒險成功，誰又以空手致富。

運命說之毫不足以治國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歷的。倘若還要用牠來做工具，那中國的運命可真要『窮』極無聊了。

（二月二十三日。）

大小騙

鄧當世

『文壇』上的醜事，這兩年來真也揭發得不少了：剪貼、瞎抄、販賣、假冒。不過不可究詰的事情還有，只因為我們看慣了，不再留心牠。

名人的題簽，雖然字不見得一定寫的好，但只在表示這書的作者或出版者認識名人，和內容並無關係，是算不得騙人的。可疑的是『校閱』。校閱的腳色，自然是名人、學者、教授。然而這些先生們自己卻並無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所以真的校閱了沒有是一個問題；即使真的校閱了，那校閱是否真的可靠又是一個問題。但再加校閱，給以批評的文章，我們卻很少見。

還有一種是『編輯』。這編輯者，也大抵是名人，因這名，就使讀者覺得那書的可靠。

但這也是也很可疑的。如果那書上有些序跋，我們還可以由那文章，思想，斷定牠是否真是這人所編輯，但市上所陳列的書，常有翻開便是目錄，叫你一點也摸不着頭腦的。這怎麼靠得住？至于大部的各門類的刊物的所謂『主編』，那是這位名人竟上至天空，下至地底，無不通曉了，『無爲而無不爲』，倒使我們無須再加以揣測。

還有一種是『特約撰稿』。刊物初出，廣告上往往開列一大批特約撰稿的名人，有時還用凸版印出作者親筆的簽名，以顯示其真實。這並不可疑。然而過了一年半載，可就漸有破綻了，許多所謂特約撰稿者的東西一個字也不見。是並沒有約，還是約而不來呢，我們無從知道；但可見那些所謂親筆簽名，也許是從別處剪來，或者簡直是假造的了。要是從投稿上取下來的，爲什麼見簽名卻不見稿呢？

這些名人在賣着他們的『名』，不知道可是領着『乾薪』的？倘使領的，自然是同意的自賣，否則，可以說是被『盜賣』。『欺世盜名』者有之，盜賣名以欺世者有之，世事也真是五花八門。然而受損失的卻只有讀者。

（三月七日。）

『小童擋駕』

宓子章

近五六年來的外國電影，是先給我們看了一通洋俠客的勇敢，于是而野蠻人的陋劣，又于是而洋小姐的曲綫美。但是，眼界是要大起來的，終于幾條腿不夠了，于是一大叢；又不够了，于是赤條條。這就是『裸體運動大寫真』，雖然是正堂堂的『人體美與健康美的表現』，然而又是『小童擋駕』的，他們不配看這些『美』。

爲什麼呢？宣傳上有這樣的文字——

『一個極頂聰明的孩子說：她們怎不回過身子兒來呢？』

『一位十足嚴正的爸爸說：怪不得戲院對孩子們要擋駕了！』

這當然只是文學家虛擬的妙文，因爲這影片是一開始就標榜着『小童擋駕』的，

他們無從看見。但假使真給他們去看了，他們就會這樣的質問嗎？我想，也許會的。然而這質問的意思，恐怕和張生唱的『哈，怎不回過臉兒來』完全兩樣，其實倒在電影中人的態度的不自然，使他覺得奇怪。中國的兒童也許比較的早熟，也許性感比較的敏，但總不至于比成年的他的『爸爸』心地更不乾淨的。倘其如此，二十年後的中國社會，那可真真可怕了。但事實上大概決不至于此，所以那答話還不如改一下：

『因為要使我過不了癮，可惡極了！』

不過肯這樣說的『爸爸』恐怕也未必有。他總要『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度己之後，便將這心硬塞在別人的腔子裏，裝作不是自己的，而說別人的心沒有他的乾淨。裸體女人的都『不回過身子兒來』，其實是專為對付這一類人物的。她們難道是白癡，連『爸爸』的眼色，比他孩子的更不規矩都不知道嗎？

但是，中國社會還是『爸爸』類的社會，所以做起戲來，是『媽媽』類獻身，『兒子』類受謗。即使到了緊要關頭，也還是什麼『木蘭從軍』，『汪疇衛國』，要推出『女子與小人』去搪塞的。『吾國民其何以善其後歟？』

（四月五日。）

古人並不純厚

翁集

老輩往往說：古人比今人純厚，心好，壽長。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現在這信仰可是動搖了。達賴啦，總該比平常人心好，雖然『不幸短命死矣』，但廣州開的耆英會，卻明明收集過一大批壽翁壽媪，活了一百零六歲的老太太還能穿針，有照片為證。

古今的心的好壞，較為難以比較，只好求教于詩文。古之詩人，是有名的『溫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你看够多麼惡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閱』之後，竟沒有刪，還說什麼『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哩，好像聖人也並不以為可惡。

還有現存的最通行的文選，聽說如果青年作家要豐富語彙，或描寫建築，是總得看

牠的，但我們倘一調查裏面的作家，卻至少有一半不得好死，當然，就因為心不好。經昭明太子一挑選，固然好像變成語彙祖師了，但在那時，恐怕還有個人的主張，偏激的文字。否則，這人是不傳的，試翻唐以前的史上的文苑傳，大抵是稟承意旨，草檄作頌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流傳至今者偏偏少得很。

由此看來，翻印整部的古書，也就不無危險了。近來偶爾看見一部石印的平齋文集，作者，宋人也，不可謂之不古，但其詩就不可為訓。如詠狐鼠云：『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達，不論天有眼，但管地無皮……』又詠荆公云：『養就禍胎身始去，依然鍾阜向人青。』那指斥當路的口氣，就為今人所看不慣。『八大家』中的歐陽修，是不能算作偏激的文學家的罷，然而那讀李翱文中卻有云：『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它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也就悻悻得很。

但是，經後人一番選擇，卻就純厚起來了。後人能使古人純厚，則比古人更為純厚也。可見，清朝會有欽定的唐宋文醇和唐宋詩醇，便是由皇帝將古人做得純厚的好標本，不久也許會有人翻印，以『挽狂瀾於既倒』的。

（四月十五日）

法會和歌劇

孟 孤

『時輪金剛法會募捐緣起』中有這樣的句子：『古人一遇災祲，上者罪己，下者修身……今則人心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末由消除此浩劫。』恐怕現在也還有人記得的罷。這真說得令人覺得自己和別人都半文不值，治水除蝗，完全無益，倘要『或消自業，或澹他災，』只好請班禪大師來求佛菩薩保佑了。

堅信的人們一定是有的，要不然，怎麼能募集一筆鉅款。

然而究竟好像是『人心浸以衰矣』了，中央社十七日杭州電云：『時輪金剛法會將於本月二十八日在杭州啟建，並決定邀梅蘭芳、徐來、胡蝶，在會期內表演歌劇五天。』梵唄圓音，竟將為輕歌曼舞所『加被，』豈不出于意表也哉！

蓋聞昔者我佛說法會有天女散花現在杭州啟會我佛大概未必親臨則恭請梅郎權扮天女，自然尙無不可。但與摩登女郎們又有什麼關係呢？莫非電影明星與標準美人唱起歌來，也可以『消除此浩劫』的麼？

大約，人心快要『浸衰』之前，拜佛的人，就已經喜歡兼看玩藝的了，款項有限，法會不大的時候，和尙們便自己來飛鉞，唱歌，給善男子，善女人們滿足，但也很使道學先生們搖頭。班禪大師只『印可』開會而不唱毛雨，原是很合佛旨的，可不料同時也唱起歌劇來了。

原人和現代人的心，也許很有些不同，倘相去不過幾百年，那恐怕即使有些差異，也微乎其微的。賽會做戲文，香市看嬌嬌，正是『古已有之』的把戲。既積無量之福，又極視聽之娛，現在未來，都有好處，這是向來興行佛事的號召的力量。否則，黃胖和尙唸經，參加者就未必踴躍，浩劫一定沒有消除的希望了。

但這種安排，雖然出于婆心，卻仍是『人心浸以衰矣』的徵候。這能够令人懷疑：我們自己是不配『消除此浩劫』的了，但此後該靠班禪大師呢，還是梅蘭芳博士，或是密

法 會 和 歌 劇

斯徐來，密斯胡蝶呢？

(四月二十日。)

洋服的沒落

韋士繇

幾十年來，我們常常恨着自己沒有合意的衣服穿。清朝末年，帶些革命色采的英雄不但恨辮子，也恨馬褂和袍子，因為這是滿洲服。一位老先生到日本去游歷，看見那邊的服裝，高興的了不得，做了一篇文章登在雜誌上，叫作不圖今日重見漢官儀。他是贊成恢復古裝的。

然而革命之後，採用的卻是洋裝，這是因為大家要維新，要便捷，要腰骨筆挺。少年英俊之徒，不但自己必洋裝，還厭惡別人穿袍子。那時聽說竟有人去責問樊山老人，問他為什麼要穿滿洲的衣裳。樊山問道：『你穿的是那里的服飾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國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國服。』

這故事頗爲傳誦一時，給袍褂黨揚眉吐氣。不過其中是帶一點反對革命的意味的，和近日的因爲衛生，因爲經濟的大兩樣。後來，洋服終于和華人漸漸的反目了，不但袁世凱朝，就定袍子馬褂爲常禮服，五四運動之後，北京大學要整飭校風，規定制服了，請學生們公議，那議決的也是：袍子和馬褂！

這回的不取洋服的原因卻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說，因其不合于衛生。造化賦給我們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彎曲的，彎腰曲背，在中國是一種常態，逆來尙須順受，順來自然更當順受了。所以我們是最能研究人體，順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細，發明了砍頭；膝關節能彎，發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發明了打屁股。違反自然的洋服，于是便漸漸的自然的沒落了。

這洋服的遺迹，現在已只殘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恰如辮子小腳，不過偶然還見于頑固男女的身上一般。不料竟又來了一道催命符，是鏹水悄悄從背後洒過來了。

這怎麼辦呢？

恢復古制罷，自黃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時實難以明白；學戲臺上的裝束罷，蟒袍玉

帶，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車喫番菜，實在也不免有些滑稽。所以改來改去，大約總還是袍子馬褂牢穩。雖然也是外國服，但恐怕是不會脫下的了——這實在有些稀奇。

（四月二十一日）

朋友

黃凱音

我在小學的時候，看同學們變小戲法，『耳中聽字』呀，『紙人出血』呀，很以為有趣。廟會時就有傳授這些戲法的人，幾枚銅元一件，學得來時，倒從此索然無味了。進中學是在城裏，於是興致勃勃的看大戲法，但後來有人告訴了我戲法的祕密，我就不再高興走近圈子的旁邊。去年到上海來，纔又得到消遣無聊的處所，那便是看電影。

但不久就在書上看到一點電影片子的製造法，知道了看去好像千丈懸崖者，其實離地不過幾尺，奇禽怪獸，無非是紙做的。這使我從此不很覺得電影的神奇，倒往往只留心牠的破綻，自己也無聊起來，第三回失掉了消遣無聊的處所。有時候，還自悔去看那一本書，甚至于恨到那作者不該寫出製造法來了。

暴露者揭發種種隱秘，自以為有益于人們，然而無聊的人，為消遣無聊計，是甘于受欺，並且安于自欺的，否則就更無聊賴。因為這，所以使戲法長存于天地之間，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為欺人者所深惡，亦且為被欺者所深惡。

暴露者只在有為的人們中有益，在無聊的人們中便要滅亡。自救之道，只在雖知一切隱秘，卻不動聲色，幫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無聊的人們，任牠無聊的戲法一套一套的，終于反反覆覆的變下去。周圍是總有這些人會看的。

變戲法的時時拱手道：『……出家靠朋友！』有幾分就是對着明白戲法的底細者而發的，為的是要他不來戳穿西洋鏡。

『朋友，以義合者也，』但我們向來常常不作如此解。

（四月二十二日。）

清明時節

孟 孤

清明時節，是掃墓的時節，有的要進關內來祭祖，有的是到陝西去上墳，或則激論沸天，或則歡聲動地，真好像上墳可以亡國，也可以救國似的。

墳有這麼大關係，那麼，掘墳當然是要不得的了。

元朝的國師八合思巴罷，他就深相信掘墳的利害。他掘開宋陵，要把人骨和豬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後來幸而給一位義士盜走了，沒有達到目的，然而宋朝還是亡。曹操設了『摸金校尉』之類的職員，專門盜墓，他的兒子卻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諡爲『武帝』，好不威風。這樣看來，死人的安危，和生人的禍福，又彷彿沒有關係似的。

相傳曹操怕死後被人掘墳，造了七十二疑塚，令人無從下手。於是後之詩人曰：『邈

掘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冢君屍。」於是後之論者又曰：阿瞞老奸巨猾，安知其屍實不在此七十二塚之內乎。真是沒有法子想。

阿瞞雖是老奸巨猾，我想，疑塚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過古來的塚墓，卻大抵被發掘者居多，塚中人的主名的確者也很少，洛陽邙山，清末掘墓者極多，雖在名公鉅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塊誌石和凌亂的陶器，大約並非原沒有貴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經有人掘過，拿走了，什麼時候呢，無從知道。總之是葬後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間罷。

至于墓中人究竟是什麼人，非掘後往往不知道。即使有相傳的主名的，也大抵靠不住。中國人一向喜歡造些和大人物相關的名勝，石門有『子路止宿處』，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處』，一個小山洞，是埋着大禹，幾堆大土堆，便葬着文、武和周公。

如果掃墓的確可以救國，那麼，掃就要掃得真確，要掃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掃着別人的土包子，還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孫。于是乎要有考古的工作，就是掘開墳來，看看有無葬着文、武、周公的證據，如果有遺骨，還可照洗冤錄的方法來滴血。但是，這又和掃墓救國說相反，很傷孝子順孫的心了。不得已，就只好閉了眼睛，硬着頭皮，亂拜一陣。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單是掃墓救國術沒有靈驗，還不過是一個小笑話而已。

（四月二十六日。）

小品文的生機

崇 巽

去年是『幽默』大走鴻運的時候，論語以外，也是開口幽默，閉口幽默，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臺，這不對，那又不對，一切罪惡，全歸幽默，甚至於比之文場的丑腳。罵幽默竟好像是洗澡，只要來一下，自己就會乾淨似的了。

倘若真的是『天地大戲場』，那麼，文場上當然也一定有丑腳——然而也一定有黑頭。丑腳唱着丑腳戲，是很平常的，黑頭改唱了丑腳戲，那就怪得很，但大戲場上卻有時真會有這等事。這就使直心眼人跟着歪心眼人嘲罵，熱情人憤怒，脆情人心酸。爲的是唱得不內行，不招人笑嗎？並不是的，他比真的丑腳還可笑。

那憤怒和心酸，爲的是黑頭改唱了丑腳之後，事情還沒有完。串戲總得有幾個腳色：

生、旦、末、丑、淨，還有黑頭。要不然，這戲也唱不久。爲了一種原因，黑頭只得改唱丑腳的時候，照成例，是一定丑腳倒來改唱黑頭的。不但唱工，單是黑頭涎臉扮丑腳，丑腳挺胸學黑頭，戲場上只見白鼻子的和黑臉孔的丑腳多起來，也就滑天下之大稽。然而，滑稽而已，並非幽默。或人曰：『中國無幽默。』這正是一個注腳。

更可歎的是被謚爲『幽默大師』的林先生，竟也在自由談上引了古人之言，曰：『夫飲酒猖狂，或沉寂無聞，亦不過潔身自好耳。今世癩鼈，欲使潔身自好者負亡國之罪，若然則「今日烏合，明日烏散，今日倒戈，明日憑軾，今日爲君子，明日爲小人，今日爲小人，明日復爲君子」之輩可無罪。』雖引據仍不離乎小品，但去『幽默』或『閒適』之道遠矣。這又是一個注腳。

但林先生以爲新近各報上之攻擊人間世，是系統的化名的把戲，卻是錯誤的，證據是不同的論旨，不同的作風。其中固然有雖曾附驥，終未登龍的『名人』，或扮作黑頭，而實是真正的丑腳的打諢，但也有熱心人的諫論，世態是這麼的糾紛，可見雖是小品，也正有待于分析和攻戰的了，這或者倒是人間世的一線生機罷。

（四月二十六日。）

刀「式」辯

黃 煉

本月六日的動向上，登有一篇阿芷先生指明楊昌溪先生的大作鴨綠江畔，是和法捷耶夫的毀滅相像的文章，其中還舉着例證。這恐怕不能說是『英雄所見略同』罷。因為生吞活剝的模樣，實在太明顯了。

但是，生吞活剝也要有本領，楊先生似乎還差一點。例如毀滅的譯本，開頭是——

「在階石上鏘鏘地響着，有了損傷的日本指揮刀，萊奮生走到後院去了……」
而鴨綠江畔的開頭是——

「當金蘊聲走進庭園的時候，他那損傷了的日本式的指揮刀在階石上噹噹地響着……」

人名不同了，那是當然的；響聲不同了，也沒有什麼關係，最特別的是他在『日本』之下，加了一個『式』字。這或者也難怪，不是日本人，怎麼會掛『日本指揮刀』呢？一定是照日本式樣，自己打造的了。

但是，我們再來想一想：萊奮生所帶的是襲擊隊，自然是襲擊敵人，但也奪取武器。自己的軍器是不完備的，一有所得，使用起來。所以他所掛的正是『日本的指揮刀』並不『日本式』。

文學家看小說，並且豫備抄襲的，可謂關係密切的了，而何且如此粗心，豈不可歎也夫！

（五月七日。）

化名新法

白 道

杜衡和蘇汶先生在今年揭破了文壇上的兩種秘密，也是壞風氣：一種是批評家的圈子，一種是文人的化名。

但他還保留着沒有說出的秘密——

圈子中還有一種書店編輯用的橡皮圈子，能大能小，能方能圓，只要是這一家書店出版的書籍，這邊一套，『行』那邊一套，也『行』。

化名則不但可以變成別一個人，還可以化爲一個『社』。這個『社』還能夠選文，作論，說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創作，也『行』。

例如『中國文藝年鑑社』所編的中國文藝年鑑前面的『鳥瞰』據牠的『瞰』

法，是蘇汶先生的議論，『行』杜衡先生的創作，也『行』。

但我們在實際上再也尋不着這一個『社』。

查查這『年鑑』的總發行所：現代書局；看看現代雜誌末一頁上的編輯者：施蟄存、杜衡。

Ohol

孫行者神通廣大，不單會變鳥獸蟲魚，也會變廟宇，眼睛變窗戶，嘴巴變廟門，只有尾巴沒處安放，就變了一枝旗竿，豎在廟後面。但那有只豎一枝旗竿的廟宇的呢？牠的被二郎神看出來的破綻就在此。

『除了萬不得已之外，』『我希望』一個文人也不要化爲『社』，倘使只爲了自吹自捧，那真是『就近又有點卑劣了。』

（五月十日。）

讀幾本書

鄧當世

讀死書會變成書獃子，甚至于成爲書廚，早有人反對過了，時光不絕的進行，反讀書的思潮也愈加澈底，于是有人來反對讀任何一種書。他的根據是叔本華的老話，說是倘讀別人的著作，不過是在自己的腦裏給作者跑馬。

這對於讀死書的人們，確是一下當頭棒，但爲了與其探究，不如跳舞，或者空暴躁，瞎牢騷的天才起見，卻也是一句值得介紹的金言。不過要明白：死抱住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腦裏卻正被叔本華跑了一趟馬，踏得一塌胡塗了。

現在是批評家在發牢騷，因爲沒有較好的作品；創作家也在發牢騷，因爲沒有正確的批評。張三說李四的作品是象徵主義，于是李四也自以爲是象徵主義，讀者當然更以

爲是象徵主義。然而怎樣是象徵主義呢？向來就沒有弄分明，只好就用李四的作品爲證。所以中國之所謂象徵主義，和別國之所謂 Symbolism 是不一樣的，雖然前者其實是後者的譯語，然而聽說梅特林是象徵派的作家，于是李四就成爲中國的梅特林了。此外中國的法朗士，中國的白璧德，中國的吉爾波丁，中國的高爾基……還多得很。然而真的法朗士他們的作品的譯本，在中國卻少得很。莫非因爲都有了『國貨』的緣故嗎？

在中國的文壇上，有幾個國貨文人的壽命也真太長；而洋貨文人的可也真太短，姓名剛剛記熟，據說是已經過去了。易卜生大有出全集之意，但至今不見第三本；柴霍甫和莫泊桑的選集，也似乎走了虎頭蛇尾運。但在我們所深惡痛疾的日本，吉訶德先生和一千一夜是有全譯的；沙士比亞、歌德……都有全集；託爾斯泰的有三種，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有兩種。

讀死書是害己，一開口就害人；但不讀書也並不見得好。至少，譬如要批評託爾斯泰，則他的作品是必得看幾本的。自然，現在是國難時期，那有工夫譯這些書，看這些書呢，但我所提議的是向着只在暴躁和牢騷的大人物，並非對於正在赴難或『臥薪嘗膽』的

英雄。因爲有些人物，是即使不讀書，也不過玩着，並不去赴難的。

（五月十四日。）

一思而行

曼 雪

只要並不是靠這來解決國政，布置戰爭，在朋友之間，說幾句幽默，彼此莞爾而笑，我看是無關大體的。就是革命專家，有時也要負手散步；理學先生總不免有兒女，在證明着他，並非日日夜夜，道貌永遠的儼然。小品文大約在將來也可以存在于文壇，只是以『閒適』為主；卻稍嫌不夠。

人間世事，恨和尙往往就恨袈裟。幽默和小品的開初，人們何嘗有貳話。然而轟的一聲，天下無不幽默和小品，幽默那有這許多，于是幽默就是滑稽，滑稽就是說笑話，說笑話就是諷刺，諷刺就是漫罵。油腔滑調，幽默也；『天朗氣清』，小品也；看鄭板橋道情一遍，談幽默十天，買袁中郎尺牘半本，作小品一卷。有些人既有以此起家之勢，勢必有想反此以

名世之人，於是轟然一聲，天下又無不罵幽默和小品。其實，則趁隊起哄之士，今年也和去年一樣，數不在少的。

手拿黑漆皮燈籠，彼此都莫名其妙。總之，一個名詞歸化中國，不久就弄成一團糟。偉人，先前是算好稱呼的，現在則受之者已等于被罵；學者和教授，前兩三年還是乾淨的名稱；自愛者聞文學家之稱而逃，今年已經開始了第一步。但是，世界上真的沒有實在的偉人，實在的學者和教授，實在的文學家嗎？並不然，只有中國是例外。

假使有一個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圍滿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個人，無端大叫一聲，拔步便跑，同時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然而又心懷不滿，罵他的莫名其妙的對象曰『媽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聲的人，歸根結蒂還是大人物。當然，沈着切實的人們是有的。不過偉人等等之名之被尊視或鄙棄，大抵總只是做唾沫的替代品而已。

社會仗這添些熱鬧，是值得感謝的。但在烏合之前想一想，在雲散之前也想一想，社會未必就冷靜了，可是還要像樣一點點。

（五月十四日。）

推己及人

夢文

忘了幾年以前了，有一位詩人開導我，說是愚衆的輿論，能將天才罵死，例如英國的濟慈就是。我相信了。去年看見幾位名作家的文章，說是批評家的漫罵，能將好作品罵得縮回去，使文壇荒涼冷落。自然，我也相信了。

我也是一個想做作家的人，而且覺得自己也確是一個作家，但還沒有獲得挨罵的資格，因為我未曾寫過創作。並非縮回去，是還沒有鑽出來。這鑽不出來的原因，我想是一定爲了我的女人和兩個孩子的吵鬧，她們也如漫罵批評家一樣，職務是在毀滅真天才，嚇退好作品的。

幸喜今年正月，我的丈母要見見她的女兒了，她們三個就都回到鄉下去。我真是耳

目清靜，猗歎休哉，到了產生偉大作品的時代。可是不幸得很，現在已是廢歷四月初，足足靜了三個月了，還是一點也寫不出什麼來。假使有朋友問起我的成績，叫我怎麼回答呢？還能歸罪于她們的吵鬧嗎？

于是乎我的信心有些動搖。

我疑心我本不會有什麼好作品，和她們的吵鬧與否無關。而且我又疑心到所謂名作家也未必會有什麼好作品，和批評家的漫罵與否無涉。

不過，如果有人吵鬧，有人漫罵，倒可以給作家的沒有作品遮羞，說是本來是要有的，現在給他們鬧壞了，他于是就像一個落難小生，縱使並無作品，也能從看客贏得一掬一掬的同情之淚。

假使世界上真有天才，那麼，漫罵的批評，于他是有損的，能罵退他的作品，使他不成其為作家。然而所謂漫罵的批評，于庸才是有益的，能保持其為作家，不過據說是嚇退了他的作品。

在這三足月裏，我僅僅有了一點『煙士披離純』是套羅蘭夫人的腔調的：『批評

推 己 及 人

批評，世間多少作家，借汝之罵以存！』

（五月十四日。）

偶 感

公 汗

還記得東三省淪亡，上海打仗的時候，在只聞砲聲，不愁砲彈的馬路上，處處賣着「推背圖」，這可見人們早想歸失敗之故于前定了。三年以後，華北、華南，同瀕危急，而上海卻出現了「碟仙」。前者所關心的還是國運，後者卻只在問試題、獎券、亡魂。着眼的大小，固已迥不相同，而名目則更加冠冕，因為這「靈乩」是中國的「留德學生白同君所發明」，合于「科學」的。

「科學救國」已經叫了近十年，誰都知道這是很對的，並非「跳舞救國」「拜佛救國」之比。青年出國去學科學者有之，博士學了科學回國者有之。不料中國究竟自有其文明，與日本是兩樣的，科學不但並不足以補中國文化之不足，卻更加證明了中國文

化之高深。風水，是合于地理學的，門閥，是合于優生學的，煉丹，是合于化學的，放風箏，是合于衛生學的。『靈乩』的合于『科學』亦不過其一而已。

五四時代，陳大齊先生曾作論揭發過扶乩的騙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卻用碟子證明了扶乩的合理，這真叫人從那里說起。

而且科學不但更加證明了中國文化的高深，還幫助了中國文化的光大。馬將桌邊，電燈替代了蠟燭，法會壇上，鎂光照出了喇嘛，無綫電播音所日日傳播的，不往往是『狸貓換太子』、『玉堂春』、『謝謝毛毛雨』嗎？

老子曰：『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羅蘭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傳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團，化爲濟私助燄之具，科學，亦不過其一而已。

此弊不去，中國是無藥可救的。

（五月二十日。）

論秦理齋夫人事

公 汗

這幾年來，報章上常見有因經濟的壓迫，禮教的裁制而自殺的記事，但爲了這些，便來開口或動筆的人是很少的。只有新近秦理齋夫人及其子女一家四口的自殺，卻起過不少的回聲，後來還出了一個懷着這一段新聞記事的自殺者，更可見其影響之大了。我想，這是因爲人數多。單獨的自殺，蓋已不足以招大家的青睞了。

一切回聲中，對於這自殺的主謀者——秦夫人，雖然也加以恕辭；但歸結卻無非是誅伐。因爲——評論家說——社會雖然黑暗，但人生的第一責任是生存，倘自殺，便是失職，第二責任是受苦，倘自殺，便是偷安。進步的評論家則說人生是戰鬥，自殺者就是逃兵，雖死也不足以蔽其罪。這自然也說得下去的，然而未免太籠統。

人間有犯罪學者，一派說，由于環境；一派說，由于個人。現在盛行的是後一說，因為倘信前一派，則消滅罪犯，便得改造環境，事情就麻煩，可怕了。而秦夫人自殺的批判者，則是大抵屬于後一派。

誠然，既然自殺了，這就證明了一個弱者。但是，怎麼會弱的呢？要緊的是我們須看看她的尊翁的信札，爲了要她回去，既聳之以兩家的名聲，又動之以亡人的乩語。我們還得看看她的令弟的輓聯：『妻殉夫，子殉母……』不是大有視爲千古美談之意嗎？以生長及陶冶在這樣的家庭中的人，又怎麼能不成爲弱者？我們固然未始不可責以奮鬥，但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勝于孤軍，況且自殺的批判者未必就是戰鬥的應援者，當他人奮鬥時，掙扎時，敗績時，也許倒是鴉雀無聲了。窮鄉僻壤或都會中，孤兒寡婦，貧女勞人之順命而死，或雖然抗命，而終于不得死者何限，但曾經上誰的口，動誰的心呢？真是『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爲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爲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鬥，但爲的是改革。責別人的自殺者，一面責人，一面正也應該向逼人于自殺之途的環

境挑戰，進攻。倘使對於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殺人者的幫兇而已。

(五月二十四日。)

『……』『□□□□』論補

曼 雪

徐訏先生在人間世上，發表了這樣的題目的論。對於此道，我沒有那麼深造，但『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所以想來補一點，自然，淺薄是淺薄得多了。

『……』是洋貨，五四運動之後這纔輸入的。先前林琴南先生譯小說時，夾注着『此語未完』的，便是這東西的翻譯。在洋書上，普通用六點，吝嗇的卻只用三點。然而中國是『地大物博』的，同化之際，就漸漸的長起來，九點，十二點，以至幾十點；有一種大作家，則簡直至少點上三四行，以見其中的奧義，無窮無盡，實在不可以言語形容。讀者也大抵這樣想，有敢說覺不出其中的奧義的罷，那便是低能兒。

然而歸根結蒂，也好像終于是安徒生童話裏的『皇帝的新衣』，其實是一無所有；

不過須是孩子，纔會照實的大聲說出來。孩子不會看文學家的『創作』，于是在中國就沒有有人來道破。但天氣是要冷的，光着身子不能整年在路上走，到底也得躲進宮裏去，連點幾行的妙文，近來也不大看見了。

『□□』是國貨，穆天子傳上就有這玩意兒，先生教我說是闕文。這闕文也鬧過事，曾有人說『口生垢，口戕口』的三個口字，也是闕文，又給誰大罵了一頓。不過先前是只見于古人的著作裏的，無法可補，現在卻見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補不能。到目前，則漸有代以『××』的趨勢。這是從日本輸入的。這東西多，對于這著作的內容，我們便預覺其激烈。但是，其實有時也並不然。胡亂×牠幾行，印了出來，固可使讀者佩服作家之激烈，恨檢查員之峻嚴，但送檢之際，卻又可使檢查員愛他的順從，許多話都不敢說，只×得這麼起勁。一舉兩得，比點牠幾行更加巧妙了。中國正在排日，這一條錦囊妙計，或者不至于模仿的罷。

現在是什麼東西都要用錢買，自然也就都可以賣錢。但連『沒有東西』也可以賣錢，卻未免有些出乎意表。不過，知道了這事以後，便明白造謠爲業，在現在也還要算是

「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生活了。

（五月二十四日。）

誰在沒落？

常 庚

五月二十八日的大晚報告訴了我們一件文藝上的重要的新聞：

「我國美術名家劉海粟、徐悲鴻等，近在蘇俄莫斯科舉行中國書畫展覽會，深得彼邦人士極力贊美，喻揚我國之書畫名作，切合蘇俄正在盛行之象徵主義作品。爰蘇俄藝術界向分寫實與象徵兩派，現寫實主義已漸沒落，而象徵主義則經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榮之概。自彼邦藝術家見我國之書畫作品，深合象徵派後，即憶及中國戲劇亦必採取象徵主義。因擬……邀中國戲曲名家梅蘭芳等前往奏藝。此事已由俄方與中國駐俄大使館接洽，同時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亦奉到訓令，與我方商洽此事……」

這是一個喜訊，值得我們高興的。但我們當欣喜于『發揚國光』之後，還應該沈靜一下，想到以下的事實——

一、倘說：中國畫和印象主義有一脈相通，那倒還說得下去的，現在以為『切合蘇俄正在盛行之象徵主義』，卻未免近于夢話。半枝紫藤，一株松樹，一個老虎，幾匹麻雀，有些確乎是不像真的，但那是因為畫不像的緣故，何常『象徵』着別的什麼呢？

二、蘇俄的象徵主義的沒落，在十月革命時，以後便崛起了構成主義，而此後又漸為寫實主義所排去。所以倘說：構成主義已漸沒落，而寫實主義『引成欣欣向榮之概』，那是說得下去的。不然，便是夢話。蘇俄文藝界上，象徵主義的作品有些什麼呀？

三、臉譜和手勢，是代數，何嘗是象徵。牠除了白鼻梁表醜腳，花臉表強人，執鞭表騎馬，推手表開門之外，那里還有什麼說不出，做不出的深意義？

歐洲離我們也真遠，我們對於那邊的文藝情形也真的不大分明，但是，現在二十世紀已經度過了三分之一，粗淺的事是知道一點的了，這樣的新聞倒令人覺得是『象徵主義作品』，牠象徵着他們的藝術的消亡。

（五月三十日。）

倒 提

公 汗

西洋的慈善家是怕看虐待動物的，倒提着鷄鴨走過租界就要辦。所謂辦，雖然也不過是罰錢，只要捨得出錢，也還可以倒提一下，然而究竟是辦了。于是有幾位華人便大鳴不平，以為西洋人優待動物，虐待華人，至于比不上鷄鴨。

這其實是誤解了西洋人。他們鄙夷我們，是的確的，但並未放在動物之下。自然，鷄鴨這東西，無論如何，總不過送進廚房，做成大菜而已，即順提也何補於歸根結蒂的運命。然而牠不能言語，不會抵抗，又何必加以無益的虐待呢？西洋人是什麼都講有益的。我們的古人，人民的『倒懸』之苦是想到的了，而且也實在形容得切帖，不過還沒有察出鷄鴨的倒提之災來，然而對於什麼『生剗驢肉』『活烤鵝掌』這些無聊的殘虐，卻早經在

文章裏加以攻擊了。這種心思，是東西之所同具的。

但對於人的心思，卻似乎有些不同。人能組織，能反抗，能爲奴，也能爲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淪爲輿臺，自由解放，便能够獲得彼此的平等，那運命是並不一定終于送進廚房，做成大菜的。愈下劣者，愈得主人的愛憐，所以西崽打叭兒，則西崽被斥，平人忤西崽，則平人獲咎，租界上並無禁止苛待華人的規律，正因爲我們該自有力量，自有本領，和鷄鴨絕不相同的緣故。

然而我們從古典裏，聽熟了仁人義士，來解倒懸的胡說了，直到現在，還不免總在想從天上或什麼高處遠處掉下一點恩典來，其甚者竟以爲『莫作亂離人，寧爲太平犬，』不妨變狗，而合羣改革是不肯的。自歎不如租界的鷄鴨者，也正有這氣味。

這類的人物一多，倒是大家要被倒懸的，而且雖在送往廚房的時候，也無人暫時解救。這就因爲我們究竟是人，而不是沒出息的人的緣故。

（六月三日。）

論「花邊文學」

近來有一種文章，四週圍着花邊，從一些副刊上出現。這文章，每天一段，雍容閒適，縝密整齊，看外形似乎是「雜感」，但又像「格言」，內容卻不痛不癢，毫無着落。似乎是小品或語錄一類的東西。今天一則「偶感」，明天一段「據說」。從作者看來，自然是好文章，因為翻來覆去，都成了道理，頗盡了八股的能事的。但從讀者看，雖然不痛不癢，卻往往滲有毒汁，散佈了妖言。譬如甘地被刺，就起來作一篇「偶感」，頌揚一番「摩哈達麻」，咒罵幾通暴徒作亂，為聖雄出氣禳災，順便也向讀者宣講一些「看定一切」、「勇武和平」的不抵抗說教之類。這種文章無以名之，且名之曰「花邊體」或「花邊文學」罷。

這花邊體的來源，大抵是走入烏道以後的小品文變種。據這種小品文的擁護者說是會要流傳下去的。（見人間世關於小品文。）我們且來看看他們的流傳之道罷。六月念八日申報「自由談」載有這樣一篇文章，題目叫「倒提」。

大意說西洋人禁止倒提鷄鴨，華人頗有鳴不平的，因為西洋人虐待華人，至於比不上鷄鴨。

於是這位花邊文學家發議論了，他說：『這其實是誤解了西洋人。他們鄙夷我們是的確的，但並未放在動物之下。』

爲什麼『並未』呢？據說是『人能組織，能反抗……自有力量，自有本領，和鷄鴨絕不相同的緣故。』所以租界上沒有禁止苛待華人的規律。不禁止虐待華人，當然就是把華人看在鷄鴨之上了。

倘要不平麼，爲什麼不反抗呢？

而這些不平之士，據花邊文學家從古典裏得來的證明，斷爲『不妨變狗』之輩，沒有出息的。

這意思極明白，第一是西洋人並未把華人放在鷄鴨之下，自歎不如鷄鴨的人，是誤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這種優待，不應該再鳴不平。第三是他雖也正面的承認人是能反抗的，叫人反抗，但他實在是說明西洋人爲尊重華

人起見，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進一步，第四倘有人要不平他能從「古典」來證明這是華人沒有出息。

上海的洋行，有一種幫洋人經營生意的華人，通稱叫「買辦」，他們和同胞做起生意來，除開誇說洋貨如何比國貨好，外國人如何講禮節信用，中國人是豬糞，該被淘汰以外，還有一個特點，是口稱洋人曰：「我們的東家。」我想這一篇「倒提」的傑作，看他的口氣，大抵不出於這般人爲他們的東家而作的手筆。因爲第一，這般人是常以了解西洋人自誇的，西洋人待他很客氣；第二，他們往往贊成西洋人（也就是他們的東家）統治中國，虐待華人，因爲中國人是豬糞；第三，他們最反對中國人懷恨西洋人。抱不平，從他們看來，更是危險思想。

從這般人或希望升爲這般人的筆下產出來的就成了這篇「花邊文學」的傑作。但所可惜是不論這種文人，或這種文字，代西洋人如何辯護說教，中國人的不平，是不可免的。因爲西洋人雖然不會把中國放在鷄鴨之下，但事實上似乎也並未放在鷄鴨之上。香港的差役把中國犯人倒提着從二樓摔下來，已

是久遠的事；近之如上海，去年的高丫頭，今年的蔡洋其輩，他們的遭遇，並不勝過於鷄鴨，而死傷之慘烈有過而無不及。這些事實我輩華人是看得清清楚楚，不會轉背就忘卻的，花邊文學家的嘴和筆怎能朦混過去呢？

抱不平的華人果真如花邊文學家的『古典』證明，一律沒有出息的麼？也不。我們的古典裏，不是有九年前的五卅運動，兩年前的一二八戰爭，至今還在艱苦支持的東北義勇軍麼？誰能說這些不是由於華人的不平之氣聚集而成的勇敢的戰鬥和反抗呢？

『花邊體』文章賴以流傳的長處都在這裏。如今雖然在流傳着，為某些人們所擁護。但相去不遠，就將有人來唾棄他的。現在是建設『大眾語』文學的時候，我想『花邊文學』不論這種形式或內容，在大眾的眼中，將有流傳不下去的一天罷。

這篇文章投了好幾個地方，都被拒絕。莫非這篇文章又犯了要報私仇的嫌疑麼？但這『授意』卻沒有的。就事論事，我覺得實有一吐的必要。文中過火

之處，或者有之，但說我完全錯了，卻不能承認。倘得罪的是我的先輩或友人，那就請諒解這一點。

筆者附識。

（七月三日大晚報火炬。）

玩具

交子章

今年是兒童年。我記得的，所以時常看看造給兒童的玩具。

馬路旁邊的洋貨店裏掛着零星小物件，紙上標明，是從法國運來的，但我在日本的玩具店看見一樣的貨色，只是價錢更便宜。在擔子上，在小攤上，都賣着漸吹漸大的橡皮泡，上面打着一個印子道：『完全國貨，』可見是中國自己製造的了。然而日本孩子玩着的橡皮泡上，也有同樣的印子，那卻應該是他們自己製造的。

大公司裏則有武器的玩具：指揮刀，機關槍，坦克車……。然而，雖是有錢人家的小孩，拿着玩的也少見。公園裏面，外國孩子聚沙成爲圓堆，橫插上兩條短樹幹，這明明是在創造鐵甲砲車了，而中國孩子是青白的，瘦瘦的臉，躲在大人的背後，羞怯的，驚異的看着，身

上穿着一件斯文之極的長衫。

我們中國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鴉片槍，麻雀牌，毛毛雨，科學靈乩，金剛法會，還有別的，忙個不了，沒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雖是兒童年，雖是前年身歷了戰禍，也沒有因此給兒童創出一種紀念的小玩意，一切都是照樣抄。然則明年不是兒童年了，那情形就可想。

但是，江北人卻是製造玩具的天才。他們用兩個長短不同的竹筒，染成紅綠，連作一排，筒內藏一個彈簧，旁邊有一個把手，搖起來就格格的響。這就是機關鎗！也是我所見的惟一的創作。我在租界邊上買了一個，和孩子搖着在路上走，文明的西洋人和勝利的日本人都看見了，大抵投給我們一個鄙夷或悲憫的苦笑。

然而我們搖着在路上走，毫不愧怍，因為這是創作。前年以來，很有些人罵着江北人，好像非此不足以自顯其高潔，現在沈默了，那高潔也就渺渺然，茫茫然。而江北人卻創造了粗笨的機鎗玩具，以堅強的自信和質樸的才能與文明的玩具爭。他們，我以為是比從外國買了極新式的武器回來的人物，更其值得讚頌的，雖然也許又有人會因此給我一

具 _____ 玩

個鄙夷或悲憫的冷笑。

(六月十一日。)

零 食

莫 朕

出版界的現狀，期刊多而專書少，使有心人發愁，小品多而大作少，又使有心人發愁。人而有心，真要『日坐愁城』了。

但是，這情形是由來已久的，現在不過略有變遷，更加顯著而已。

上海的居民，原就喜歡喫零食。假使留心一聽，則屋外叫賣零食者，總是『實繁有徒』。桂花白糖倫敦糕，豬油白糖蓮心粥，蝦肉餛飩麪，芝蔴香蕉，南洋芒果，西路（暹羅）蜜橘，瓜子大王，還有蜜餞，橄欖等等。只要胃口好，可以從早晨直喫到半夜，但胃口不好也不妨，因為這又不比肥魚大肉，分量原是很少的。那功效，據說，是在消閒之中，得養生之益，而且味道好。

前幾年的出版物，是有『養生之益』的零食，或曰『入門』或曰『ABC』或曰

『概論』總之是薄薄的一本，只要化錢數角，費時半點鐘，便能明白一種科學，或全盤文學，或一種外國文。意思就是說，只要喫一包五香瓜子，便能使這人發榮滋長，抵得喫五年飯。試了幾年，功效不顯，于是很有些灰心了。一試驗，如果有名無實，是往往不免灰心的，例如現在已經很少有人修仙或鍊金，而代以洗溫泉和買獎券，便是試驗無效的結果。于是放鬆了『養生』這一面，偏到『味道好』那一面去了。自然，零食也還是零食。上海的居民，和零食是死也分拆不開的。

于是而出現了小品，但也並不是新花樣。當老九章生意興隆的時候，就有過筆記小說大觀之流，這是零食一大箱；待到老九章關門之後，自然也跟着成了一小撮。分量少了，爲什麼倒弄得鬧鬧嚷嚷，滿城風雨的呢？我想，這是因爲在擔子裝起了篆字的和羅馬字母合璧的年紅電燈的招牌。

然而，雖然仍舊是零食，上海居民的感應力卻比先前敏捷了，否則又何至于鬧嚷嚷。但這也許正因爲神經衰弱的緣故。假使如此，那麼，零食的前途倒是可慮的。

（六月十一日。）

「此生或彼生」

白 道

「此生或彼生。」

現在寫出這樣五個字來，問問讀者：是什麼意思？

倘使在申報上，見過汪懋祖先生的文章，『……例如說「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文言文只須「此生或彼生」即已明瞭，其省力為何如？……』的，那也就許能夠想到，這就是「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的意思。

否則，那回答恐怕就要遲疑。因為這五個字，至少還可以有兩種解釋：一、這一個秀才或是那一個秀才（生員）；二、這一世或是未來的別一世。

文言比起白話來，有時的確字數少，然而那意義也比較的含糊。我們看文言文，往往

不但不能增益我們的智識，並且須仗我們已有的智識，給牠注解，補足。待到翻成精密的白話之後，這才算是懂得了。如果一徑就用白話，即使多寫了幾個字，但對於讀者，「其省力爲何如？」

我就用主張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舉的文言的例子，證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

（六月二十三日。）

正是時候

張承祿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東西是自有其時候的。

『聖經，佛典，受一部分人們的笑落已經十多年了，『覺今是而昨非，』現在就是復興的時候。關岳，是清朝屢經封贈的神明，被民元革命所閒卻；從新記得，是袁世凱的晚年，但又和袁世凱一同蓋了棺；而第二次從新記得，則是在現在。

這時候，當然要重文言，掉文袋，標雅致，看古書。

如果是小家子弟，則縱使外面怎樣大風雨，也還要勇往直前，拚命掙扎的，因為他沒有安穩的老巢可歸，只得向前幹。雖然成家立業之後，他也許修家譜，造祠堂，儼然以舊家子弟自居，但這究竟是後話。倘是舊家子弟呢，爲了逞雄、好奇、趨時、喫飯，固然也未必不出

門，然而只因為一點小成功，或者一點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縮。這一縮而且縮得小，簡直退回家，更壞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爛的大宅子。

這大宅子裏有倉中的舊貨，有壁角的灰塵，一時實在搬不盡。倘有坐食的餘閒，還可以東尋西覓，那就修破書，擦古瓶，讀家譜，懷祖德，來消磨他若干歲月。如果是窮極無聊了，那就更要修破書，擦古瓶，讀家譜，懷祖德，甚而至于翻骯髒的牆根，開空虛的抽屜，想發見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寶貝，來救這無法可想的貧窮。這兩種人，小康和窮乏，是不同的，悠閒和急迫，是不同的，因而收場的緩促，也不同的，但當這時候，卻就正在古董中討生活，所以那主張和行爲，便無不同，而聲勢也好像見得浩大了。

于是就又影響了一部分的青年們，以為在古董中真可以尋出自己的救星。他看看小康者，是這麼閒適，看看急迫者，是這麼專精，這就總應該有些道理。會有仿倣的人，是當然的。然而，時光也絕不留情，他將終于得到一個空虛，急迫者是妄想，小康者是玩笑。主張者倘無特操，無灼見，則說古董應該供在香案上或擲在茅廁裏，其實，都不過在盡一時的自欺欺人的任務，要尋前例，是隨處皆是的。

（六月二十三日。）

論重譯

史 賁

穆木天先生在二十一日的火炬上，反對作家的寫無聊的游記之類，以為不如給中國介紹一點起希臘羅馬，下至現代的文學名作。我以為這是很切實的忠告。但他在十九日的自由談上，卻又反對間接翻譯，說『是一種滑頭辦法，』雖然還附有一些可恕的條件。這是和他後來的所說衝突的，也容易啓人誤會，所以我想說幾句。

重譯確是比直接譯容易。首先是原文的能令譯者自慚不及，怕敢動筆的好處，先由原譯者消去若干部分了。譯文是大抵比不上原文的，就是將中國的粵語譯為京語，或京語譯成滬語，也很難恰如其分。在重譯，便減少了對於原文的好處的躊躇。其次，是難解之處，忠實的譯者往往會有注解，可以一目了然，原書上倒未必有。但因此，也常有直接譯錯

誤，而間接譯卻不然的時候。

懂某一國文，最好是譯某一國文學，這主張是斷無錯誤的，但是假使如此，中國也就難有上起希羅，下至現代的文學名作的譯本了。中國人所懂的外國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譯，我們將只能看見許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學作品，不但沒有伊卜生，沒有伊本涅支，連極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話，西萬提司的吉訶德先生，也無從看見了。這是何等可憐的眼界。自然，中國未必沒有精通丹麥、諾威、西班牙文字的人們，然而他們至今沒有譯，我們現在的所有，都是從英文重譯的。連蘇聯的作品，也大抵是從英法文重譯的。

所以我想，對於翻譯，現在似乎暫不必有嚴峻的堡壘。最要緊的是要看譯文的佳良與否，直接譯或間接譯，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機，也不必推問的。深通原譯文的趨時者的重譯本，有時會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實者的直接譯本好，日本改造社譯的高爾基全集，曾被有一些革命者斥責為投機，但革命者的譯本出，卻反而顯出前一本的優良了。不過也還要附一個條件，並不很懂原譯文的趨時者的速成譯本，可實在是不可恕的。

待到將來各種名作有了直接譯本，則重譯本便是應該淘汰的時候，然而必須那譯

本比舊譯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譯」當作護身的擋牌。

(六月二十四日。)

再論重譯

史 賁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論重譯及其他下篇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釋我的誤會。我卻覺得並無什麼誤會，不同之點，只在倒過了一個輕重，我主張首先要看成績的好壞，而不管譯文是直接或間接，以及譯者是怎樣的動機。

木天先生要譯者「自知」用自己的長處，譯成「一勞永逸」的書。要不然，還是不動手的好。這就是說，與其來種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讓別的好園丁來種可以永久觀賞的佳花。但是，「一勞永逸」的話，有是有的，而「一勞永逸」的事卻極少，就文字而論，中國的這方塊字便決非「一勞永逸」的符號。況且白地也決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會生長荆棘或雀麥。最要緊的是有人來處理，或者培植，或者刪除，使翻譯界免于

蕪雜。這就是批評。

然而我們向來看輕着翻譯，尤其是重譯。對於創作，批評家是總算時時開口的，一到翻譯，則前幾年還偶有專指誤譯的文章，近來就極其少見；對於重譯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評翻譯卻比批評創作難，不但看原文須有譯者以上的工力，對作品也須有譯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說，重譯有數種譯本作參考，這在譯者是極爲便利的，因爲甲譯本可疑時，能夠參看乙譯本。直接譯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無法可想，因爲世界上是沒有用了不同的文章，來寫兩部意義句句相同的作品作者的。重譯的書之多，這也許是一種原因，說偷懶也行，但大約也還是語學的力量不足的緣故。遇到這種參酌各本而成的譯本，批評就更爲難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種原譯本。如陳源譯的父與子，魯迅譯的毀滅，就都屬於這一類的。

我以爲翻譯的路要放寬，批評的工作要着重。倘只是立論極嚴，想使譯者自己慎重，倒會得到相反的結果，要好的慎重了，亂譯者卻還是亂譯，這時惡譯本就會比稍好的譯本多。

臨末還有幾句不大緊要的話。木天先生因為懷疑重譯，見了德譯本之後，連他自己所譯的塔什干，也定為法文原譯是刪節本了。其實是不然的。德譯本雖然厚，但那是兩部小說合訂在一起的，後面的大半，就是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所以我們所有的漢譯塔什干，也並不是節本。

(七月三日。)

「澈底」的底子

公 斤

現在對於一個人的立論，如果說牠是「高超」，恐怕有些要招論者的反感了，但若說牠是「澈底」，是「非常前進」，卻似乎還沒有什麼。

現在也正是「澈底」的，「非常前進」的議論，替代了「高超」的時光。

文藝本來都有一個對象的界限。譬如文學，原是以懂得文字的讀者為對象的，懂得文字的多少有不同，文章當然要有深淺。而主張用字要平常，作文要明白，自然也還是作者的本分。然而這時「澈底」論者站出來了，他卻說中國有許多文盲，問你怎麼辦？這實在是對於文學家的當頭一棍，只好立刻悶死給他看。

不過還可以另外請一枝救兵來，也就是辯解。因為文盲是已經在文學作用的範圍

之外的了，這話只好請畫家、演劇家、電影作家出馬，給他看文字以外的形象的東西。然而這還不足以塞『澈底』論者的嘴的，他就說文盲中還有色盲，有瞎子，問你怎麼辦？於是藝術家們也遭了當頭一棍，只好立刻悶死給他看。

那麼，作為最後的掙扎，說是對於色盲、瞎子之類，須用講演、唱歌、說書罷。說是也說得過去的。然而他就要問你：莫非你忘記了中國還有聾子嗎？

又是當頭一棍，悶死，都悶死了。

於是『澈底』論者就得到一個結論：現在的一切文藝，全都無用，非澈底改革不可！他立定了這個結論之後，不知道到那里去了。誰來『澈底』改革呢？那自然是文藝家。然而文藝家又是不『澈底』的多，於是中國就永遠沒有對於文盲、色盲、瞎子、聾子，無不有效的——『澈底』的好的文藝。

但『澈底』論者卻有時又會伸出頭來責備一頓文藝家。

弄文藝的人，如果遇見這樣的大人物而不能撕掉他的鬼臉，那麼，文藝不但不會前進，並且只會萎縮，終于被他消滅的。切實的文藝家必須認清這一種『澈底』論者的真

學 文 邊 花

面
目!

(七月八日。)

知了世界

鄧當世

中國的學者們，多以為各種智識，一定出于聖賢，或者至少是學者之口；連火和草藥的發明應用，也和民衆無緣，全由古聖王一手包辦：燧人氏、神農氏。所以，有人以為『一若各種智識，必出諸動物之口，斯亦奇矣』是毫不足奇的。

況且，『出諸動物之口』的智識，在我們中國，也常常不是真智識。天氣熱得要命，窗門都打開了，裝着無線電播音機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頭，『與民同樂。』咿咿啾啾，唱呀唱呀。外國我不知道，中國的播音，竟是從早到夜，都有戲唱的，牠一會兒尖，一會兒沙，只要你願意，簡直能夠使你耳根沒有一刻清淨。同時開了風扇，喫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漲』『旱象已成』之處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掙扎過活的人們，

的地方也完全是兩個世界。

我在唧唧啾啾的曼聲高唱中，忽然記得了法國詩人拉芳丁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螞蟻。也是這樣的火一般的太陽的夏天，螞蟻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卻在枝頭高吟，一面還笑螞蟻俗。然而秋風來了，涼森森的一天比一天涼，這時知了無衣無食，變了小癩三，卻給早有準備的螞蟻教訓了一頓。這是我在小學校『受教育』的時候，先生講給我聽的。我那時好像很感動，至今有時還記得。

但是，雖然記得，卻又因了『畢業即失業』的教訓，意見和螞蟻已經很不同。秋風是不久就來的，也自然一天涼比一天，然而那時無衣無食的，恐怕倒是現在的流着油汗的人們；洋房的周圍固然靜寂了，但那是關緊了窗門，連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爐的暖氣，遙想那裏面，大約總依舊是唧唧啾啾，『謝謝毛毛雨。』

『出諸動物之口』的智識，在我們中國豈不是往往不適用的麼？

中國自有中國的聖賢和學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去聲）人，治人者食於人，』說得多麼簡截明白。如果先生早將這教給我，我也不至于有上面的

那些感想，多費紙筆了。這也就是中國人非讀中國古書不可的一個好證據罷。

（七月八日。）

算 帳

莫 朕

說起清代的學術來，有幾位學者總是眉飛色舞，說那發達是爲前代所未有的。證據也真够十足：解經的大作，層出不窮，小學也非常的進步；史論家雖然絕迹了，考史家卻不少；尤其是考據之學，給我們明白了宋、明人沒有看懂的古書……

但說起來可又有些躊躇，怕英雄也許會因此指定我是猶太人，其實，並不是的。我每遇到學者談起清代的學術時，總不免同時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罷，但失去全國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隸，卻換得這幾頁光榮的學術史，這買賣，究竟是賺了利，還是折了本呢？

可惜我又不是數學家，到底沒有弄清楚。但我直覺的感到，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

子賠款來養成幾位有限的學者，虧累得多了。

但恐怕這又不過是俗見。學者的見解，是超然于得失之外的。雖然超然于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卻又似乎並非全沒有。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對新朝的說法，就叫作「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而這中國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澈底，到現在，還在用兵燹、癘疫、水旱、風蝗，換取着孔廟重修，雷峯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庫珍本發行這些大門面。

我也並非不知道災害不過暫時，如果沒有記錄，到明年就會大家不提，然而光榮的事業卻是永久的。但是，不知怎地，我雖然並非猶太人，卻總有些喜歡講損益，想大家來算一算向來沒有人提起過的這一筆帳——而且，現在也正是這時候了。

（七月十七日。）

水 性

公 序

天氣接連的大熱了近二十天，看上海報，幾乎每天都有下河洗浴，淹死了人的記載。這在水村裏，是很少見的。

水村多水，對於水的智識多，能浮水的也多。倘若不會浮水，是輕易不下水去的。這一種能浮水的本領，俗語謂之『識水性』。

這『識水性』，如果用了『買辦』的白話文，加以較詳的說明，則：一、是知道火能燒死人，水也能淹死人，但水的模樣柔和，好像容易親近，因而也容易上當；二、知道水雖能淹死人，卻也能浮起人，現在就設法操縱牠，專來利用牠浮起人的這一面；三、便是學得操縱法，此法一熟，『識水性』的事就完全了。

但在都會裏的人們，卻不但不能浮水，而且似乎連水能淹死人的事情也都忘卻了。平時毫無準備，臨時又不先一測水的深淺，遇到熱不可耐時，便脫衣一跳，倘不幸而正值深處，那當然是要死的。而且我覺得，當這時候，肯設法救助的人，好像都會裏也比鄉下少。但救都會人恐怕也較難，因為救者固然必須『識水性』，被救者也得相當的『識水性』的。他應該毫不用力，一任救者托着他的下巴，往淺處浮。倘若過于性急，拚命的向救者的身上爬，則救者倘不是好手，便只好連自己也沉下去。

所以我想，要下河，最好是預先學一點浮水工夫，不必到什麼公園的游泳場，只要在河灘邊就行，但必須有內行人指導。其次，倘因了種種關係，不能學浮水，那就不用竹竿先探一下河水的淺深，只在淺處敷衍敷衍；或者最穩當是舀起水來，只在河邊沖一沖，而最要緊的是要知道水有能淹死不會游泳的人的性質，並且還要牢牢的記住！

現在還要主張宣傳這樣的常識，看起來好像發瘋，或是志在『花邊』罷，但事實卻證明着斷斷不如此。許多事是不能爲了討前進的批評家喜歡，一味閉了眼睛作豪語的。

（七月十七日。）

玩笑只當牠玩笑（上）

康伯度

不料劉半農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學術界上又短少了一個人。這是應該惋惜的。但我于音韻學一無所知，毀譽兩面，都不配說一句話。我因此記起的是別一件事，是在現在的白話將被『揚棄』或『唾棄』之前，他早是一位對於那時的白話，尤其是歐化式的白話的偉大的『迎頭痛擊』者。

他曾經有過極不費力，但極有力的妙文：

「我現在只舉一個簡單的例：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這太老式了，不好！」

「學而時習之，」子曰，「不亦悅乎？」

「這好！」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子曰。

「這更好！爲什麼好？歐化了。但「子曰」終沒有能歐化到「日子」！」

這段話見于中國文法通論中，那書是一本正經的書；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時代「文學革命」的戰士，現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國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够增價的，所以我想從新提起，並且提出他終于也是論語社的同人，有時不免發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開玩笑」的陰溝裏去的。

實例也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其實是，那論法，和頑固先生，市井無賴，看見青年穿洋服，學外國話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還低，臉孔也不白」的那些話，並沒有兩樣的。

自然，劉先生所反對的是「太歐化。」但「太」的範圍是怎樣的呢？他舉出的前二法，古文上沒有，談話裏卻能有的，對人口談，也都可以懂。只有將「子曰」改成「日子」是決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對的歐化文中也尋不出實例來，只好說是「「子曰」

終沒有能歐化到「日子」！那麼，這不是『無的放矢』嗎？

歐化文法的侵入中國白話中的大原因，並非因為好奇，乃是爲了必要。國粹學家痛恨鬼子氣，但他住在租界裏，便會寫些『霞飛路』、『麥特赫司脫路』那樣的怪地名；評論者何嘗要好奇，但他要說得精密，固有的白話不夠用，便只得採些外國的句法。比較的難懂，不像茶淘飯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補這缺點的是精密。胡適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義，比起近時的有些文藝論文來，的確容易懂，但我們不覺得牠卻又粗淺，籠統嗎？

如果嘲笑歐化式白話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試一試紹介外國的精密的論著，又不隨意改變，刪削，我想，他一定還能夠給我們更好的箴規。

用玩笑來應付敵人，自然也是一種好戰法，但觸着之處，須是對手的致命傷，否則，玩笑終不過是一種單單的玩笑而已。

（七月十八日。）

文公直給康伯度的信

伯度先生：今天讀到先生在自由談刊布的大作，知道爲西人侵略張目的急先鋒（漢奸）仍多，先生以爲歐式文化的風行，原因是『必要』這我真不知是從那裏說起？中國人雖無用，但是話總是會說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國話取消，要鄉下人也『密司忒』起來，這不見得是中國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華人的言語說：張甲說：『今天下雨了。』李乙說：『是的，天涼了。』若照尊論的主張，就應該改做：『今天下雨了，』張甲說：『天涼了，——是的；』李乙說：『這個算得是中華民國全族的『必要』嗎？』一般繙譯大家的歐化文筆，已足阻盡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讀原文的人也不懂譯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從此使中國更無可讀的西書了。陳子展先生提倡的『大衆語』是天經地義的。中國人應該說中國話，總是絕對的。而先生偏要說歐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現『買辦心理』了。劉半農先生說：『繙譯是要

使不懂外國文的人得讀；』這是確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罵其半農，認爲非使全中國人都以歐化文法爲『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現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國主義的滅絕華人的毒氣彈，已經製成無數了。先生要做買辦儘管做，祇求不必將全個民族出賣。我是一個不懂顛倒式的歐化文式的愚人！對於先生的盛意提倡，幾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敵國人了。今特負責請問先生爲甚麼投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總之，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對於先生的主張不敢領教的！幸先生注意。

文公直 七月二十五日。

（八月七日申報自由談。）

康伯度答文公直

公直先生：中國語法裏要加一點歐化，是我的一種主張，並不是『一定要把中國話取消，』也沒有『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給我『漢

奸』之類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要殺我的頭了。我的主張也許會錯的，不過一來就判死罪，方法雖然很時髦，但也似乎過分了一點。況且我看『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意見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並沒有徵求過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中國語法的歐化並不就是改學外國話，但這些粗淺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談了。我不怕熱，倒是因為無聊。不過還要說一回：我主張中國語法上加些歐化的必要。這主張，是由事實而來的。中國人『話總是會說的，』一點不錯，但要前進，全照老樣卻不夠。眼前的例，就如先生這幾百個字的信裏面，就用了兩回，『對於，』這和古文無關，是後來起于直譯的歐化語法，而且連『歐化』這兩個字也是歐化字；還用着一個『取消，』這是純粹日本詞；一個『瓦斯，』是德國字的原封不動的日本人的音譯。都用得很愜當，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罷，倘用中國固有的話的『毒氣，』就顯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彈裏面

的東西了。所以寫作『毒瓦斯』的確是出乎『必要』的。

先生自己沒有照鏡子，無意中也證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歐化語法，用鬼子名詞的人，但我看先生決不是『爲西人侵略張目的急先鋒（漢奸）』所以也想由此證明我也並非那一伙。否則，先生含狗血噴人，倒先汗了你自己的尊口了。

我想，辯論事情，威嚇和誣陷，是沒有用處的。用筆的人，一來就發你的脾氣，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還是不要暴躁，靜靜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

專此布覆，並請

熱安。

弟康伯度脫帽鞠躬。

八月五日；

（八月七日，申報自由談。）

玩笑只當牠玩笑（下）

康伯度

別一枝討伐白話的生力軍，是林語堂先生。他討伐的不是白話的『反而難懂』，是白話的『魯里魯蘇』，連劉先生似的想白話『返樸歸真』的意思也全沒有，要達意，只有『語錄式』（白話的文言）。

林先生用白話武裝了出現的時候，文言和白話的鬪爭早已過去了，不像劉先生那樣，自己是混戰中的過來人，因此也不免有感懷舊日，慨歎末流的情緒。他一閃而將宋明語錄，擺在『幽默』的旗子下，原也極其自然的。

這『幽默』便是論語四十五期裏的一張字條的寫法，他因為要問木匠討一點油灰，寫好了一張語錄體的字條，但怕別人說他『反對白話』，便改寫了白話的，選體的，桐

城派的三種，然而都很可笑，結果是差『書僮』傳話，向木匠討了油灰來。

論語是風行的刊物，這裏省煩不抄了。總之，是不可笑的只有語錄式的一張，別的一種，全都要不得。但這四個不同的腳色，其實都是林先生自己一個人扮出來的，一個是正生，就是『語錄式』，別的三个都是小丑，自裝鬼臉，自作怪相，將正生襯得一表非凡了。

但這已經並不是『幽默』，乃是『頑笑』，和市井間的在牆上畫一烏龜，背上寫上他的所討厭的名字的戰法，也並不兩樣的。不過看見的人，卻往往不問是非，就嗤笑被畫者。

『幽默』或『頑笑』，也都要生出結果來的，除非你心知其意，只當牠『頑笑』看。因為事實會並不如文章，例如這語錄式的條子，在中國其實也並未斷絕過種子。假如有工夫，不妨到上海的街口去看一看，有時就會看見一個攤，坐着一位文人，在替男女工人寫信，他所用的文章，決不如林先生所擬的條子的容易懂，然而分明是『語錄式』的。這就是現在從新提起的語錄派的末流，卻並沒有誰去塗白過他的鼻子。

這是一個具體的『幽默』。

但是，要賞識『幽默』也真難。我曾經從生理學來證明過中國打屁股之合理：假使

屁股是爲了排洩或坐坐而生的罷，就不必這麼大，腳底要小得遠，不是足夠支持全身了麼？我們現在早不喫人了，肉也用不着這麼多。那麼，可見是專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時告訴人們，大抵以爲是「幽默。」但假如有被打了的人，或自己遭了打，我想，恐怕那感應就不能這樣了罷。

沒有法子，在大家都不適意的時候，恐怕終于是「中國沒有幽默」的了。

(七月十八日。)

做文章

朔 爾

沈括的夢溪筆談裏，有云：「往歲士人，多尙對偶爲文，穆修、張景輩始爲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於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澀，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

駢文後起，唐、虞三代是不駢的，稱「平文」爲「古文」便是這意思。由此推開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則稱「白話文」爲「古文」，似乎也無所不可，但和林語堂先生的指爲「白話的文言」的意思又不同。兩人的大作，不但拙澀，主旨先就不一，穆說的是馬踏死了犬，張說的是犬給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馬，還是在犬呢？較明白穩當的還是

沈括的毫不經意的文章：『有奔馬，踐死一犬。』

因為要推倒舊東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澀』，有時簡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經古人『做』得圓熟了的舊東西還要壞。而字數論旨，都有些限制的『花邊文學』之類，尤其容易生這生澀病。

太做不行，但不做，卻又不行。用一段大樹和四枝小樹做一隻凳，在現在，未免太毛糙，總得鏤光牠一下纔好。但如全體彫花，中間挖空，卻又坐不來，也不成其為凳子了。高爾基說，大衆語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學。我想，這該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七月二十日。）

看書瑣記(一)

焉 于

高爾基很驚服巴爾札克小說裏寫對話的巧妙，以為並不描寫人物的模樣，卻能使讀者看了對話，便好像目覩了說話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學內我的文學修養）

中國還沒有那樣好手段的小說家，但水滸和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其實，這也並非什麼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衙堂裏，租一間小房子住着的人，就時時可以體驗到。他和周圍的住戶，是不一定見過面的，但只隔一層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屬和客人的談話，尤其是高聲的談話，都大略可以聽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裏有那些人，而且彷彿覺得那些人是怎樣的人了。

如果刪除了不必要之點，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談話來，我想，就可以使別人從談

話裏推見每個說話的人物。但我並不是說：這就成了中國的巴爾札克。

作者用對話表現人物的時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這人物的模樣的，於是傳給讀者，使讀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這人物的模樣。但讀者所推見的人物，卻並不一定和作者所設想的相同，巴爾札克的小鬍鬚的清瘦老人，到了高爾基的頭裏，也許變了粗蠻壯大的絡腮鬍子。不過那性格、言動，一定有些類似，大致不差，恰如將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樣。要不然，文學這東西便沒有普遍性了。

文學雖然有普遍性，但因讀者的體驗的不同而有變化，讀者倘沒有類似的體驗，牠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們看紅樓夢，從文字上推見了林黛玉這一個人，但須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見，另外想一個，那麼，恐怕會想到剪頭髮，穿印度綢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別的什麼模樣，我不能斷定。但試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紅樓夢圖詠之類裏面的畫像比一比罷，一定是截然兩樣的，那上面所畫的，是那時的讀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學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較爲永久的，但因讀者的社會體驗而生變化。北極的

遇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為是不會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會中人，也將不能懂得，他們大約要比我們的聽講始皇焚書，黃巢殺人更其隔膜。一有變化，即非永久，說文學獨有仙骨，是做夢的人們的夢話。

（八月六日。）

看書瑣記(二)

焉 于

就在同時代，同國度裏，說話也會彼此說不通的。

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說，叫作本國話和外國話，記的是法國的一個閩人家裏招待了歐戰中出死入生的三個兵，小姐出來招呼了，但無話可說，勉勉強強的說了幾句，他們也無話可答，倒只覺坐在闊房間裏，小心得骨頭疼。直到溜回自己的『豬窠』裏，他們這纔遍身舒齊，有說有笑，並且在德國俘虜裏，由手勢發見了說他們的『我們的話』的人。

因了這經驗，有一個兵便模模胡胡的想：『這世間有兩個世界。一個是戰爭的世界。別一個是有着保險箱門一般的門，禮拜堂一般乾淨的廚房，漂亮的房子的世界。完全是

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國度。那裏面，住着古怪想頭的外國人。」

那小姐後來就對一位紳士說的是：『和他們是連話都談不來的。好像他們和我們之間，是有着跳不過的深淵似的。』

其實，這也無須小姐和兵們是這樣。就是我們——算作『封建餘孽』或『買辦』或別的什麼而論都可以——和幾乎同類的人，只要什麼地方有些不同，又得心口如一，就往往免不了彼此無話可說。不過我們中國人是聰明的，有些人早已發明了一種萬應靈藥，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倘是宴會，就只猜拳，不發議論。

這樣看來，文學要普遍而且永久，恐怕實在有些艱難。『今天天氣……哈哈！』雖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卻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學。于是高超的文學家便自己定了一條規則，將不懂他的『文學』的人們，都推出『人類』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學還有別的性，他是不肯說破的，因此也只好用這手段。然而這麼一來，『文學』存在，『人』卻不多了。

于是而據說文學愈高超，懂得的人就愈少，高超之極，那普遍性和永久性便只匯集

(二)記 瑣 書 看

于作者一個人。然而文學家卻又悲哀起來，說是吐血了，這真是沒有法子想。

(八月六日。)

趨時和復古

康伯度

半農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盧隱兩位作家一樣，很使有些刊物熱鬧了一番。這情形，會延得多麼長久呢，現在也無從推測。但這一死，作用卻好像比那兩位大得多：他已經快要被封爲復古的先賢，可用他的神主來打『趨時』的人們了。

這一打是有力的，因爲他既是作古的名人，又是先前的新黨，以新打新，就如以毒攻毒，勝于搬出生鏽的古董來。然而笑話也就埋伏在這裏面。爲什麼呢？就爲了半農先生先就是一位以『趨時』而出名的人。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劉半農三個字，原因並不在他擅長音韻學，或是常做打油詩，是在他跳出鴛鴦派，罵倒王敬軒，爲一個『文學革命』陣中的戰鬥者。然而那時有一部

分人，卻毀之爲「趨時。」時代到底好像有些前進，光陰流過去，漸漸將這諛號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點，也就隨和一些，於是終於成爲乾乾淨淨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豬怕壯」，他這時也要成爲包起來作爲醫治新的「趨時」病的藥料了。

這並不是半農先生獨個的苦境，舊例着實有。廣東舉人多得很，爲什麼康有爲獨獨那麼有名呢，因爲他是公車上書的頭兒，戊戌政變的主角，趨時；留英學生也不希罕，嚴復的姓名還沒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認真的譯過好幾部鬼子書，趨時；清末，治樸學的不止太炎先生一個人，而他的聲名，遠在孫詒讓之上者，其實是爲了他提倡種族革命，趨時，而且還「造反。」後來「時」也「趨」了過來，他們就成爲活的純正的先賢。但是，晦氣也夾屁股跟到，康有爲永定爲復辟的祖師，袁皇帝要嚴復勸進，孫傳芳大帥也來請太炎先生投壺了。原是拉車前進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這回還是請他拉，拉還是拉，然而拉車屁股向後，這里只好用古文，「嗚呼哀哉，尙饜」了。

我並不在譏刺半農先生曾經「趨時，」我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謂「趨時」中的一部分：「前驅」的意思。他雖然自認「沒落，」其實是戰鬪過來的，只要敬愛他的人，多

發揮這一點，不要七手八腳，專門把他拖進自己所喜歡的油或泥裏去做金字招牌就好了。

(八月十三日)

安貧樂道法

史 賁

孩子是要別人教的，毛病是要別人醫的，即使自己是教員或醫生。但做人處世的法子，卻恐怕要自己斟酌，許多別人開來的良方，往往不過是廢紙。

勸人安貧樂道是古今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絡，開過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沒有十全大補的功效。因此新方子也開不完，新近就看見了兩種，但我想：恐怕都不大妥當。

一種是教人對於職業要發生興趣，一有興趣，就無論什麼事，都樂此不倦了。當然言之成理的，但到底須是輕鬆一點的職業。且不說掘煤，挑糞那些事，就是上海工廠裏做工，至少每天十點的工人，到晚快邊就一定筋疲力倦，受傷的事情是大抵出在那時候的。『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體之中，』連自己的身體也顧不轉了，怎麼還會有興趣？——

除非他愛興趣比性命還利害。倘若問他們自己罷，我想，一定說是減少工作的時間，做夢也想不到發生興趣法的。

還有一種是極其澈底的：說是大熱天氣，闊人還忙于應酬，汗流浹背，窮人卻挾了一條破席，鋪在路上，脫衣服，浴涼風，其樂無窮，這叫作『席捲天下』。這也是一張少見的富有詩趣的藥方，不過也有煞風景在後面。快要秋涼了，一早到馬路上去走走，看見手捧肚子，口吐黃水的就是那些『席捲天下』的前任活神仙。大約眼前有福，偏不去享的大愚人，世上究竟是不多的，如果精窮真是這麼有趣，現在的闊人一定首先躺在馬路上，而現在的窮人的席子也沒有地方鋪開來了。

上海中學會考的優良成績發表了，有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論，其中有一段——

『……若德業已立，則雖饕餮不繼，捉襟肘見，而其名德足傳於後，精神生活，將充分發展，又何患物質生活之不足耶？人生真諦，固在彼而不在此也……』

（由新語林第三期轉錄）

這比題旨更進了一步，說是連不能『充腹』也不要緊的。但中學生所開的良方，對

于大學生就不適用，同時還是出現了要求職業的一大羣。

事實是毫無情面的東西，牠能將空言打得粉碎。有這麼的彰明較著，其實，據我的愚見，是大可以不必再玩『之乎者也』了——橫豎永遠是沒有用的。

（八月十三日。）

奇 怪 (一)

白 道

世界上有許多事實，不看記載，是天才也想不到的。非洲有一種土人，男女的避忌嚴得很，連女婿遇見丈母娘，也得伏在地上，而且還不夠，必須將臉埋進土裏去。這真是雖是我們禮義之邦的『男女七歲不同席』的古人，也萬萬比不上的。

這樣看來，我們的古人對於分隔男女的設計，也還不免是低能兒；現在總跳不出古人的圈子，更是低能之至。不同泳，不同行，不同食，不同做電影，都只是『不同席』的演義。低能透頂的是還沒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氣，從這個男人的鼻孔裏呼出來，又被那個女人從鼻孔裏吸進去，淆亂乾坤，實在比海水只觸着皮膚更爲嚴重。對於這一個嚴重問題倘沒有辦法，男女的界限就永遠分不清。

我想，這只好用『西法』了。西法雖非國粹，有時卻能夠幫助國粹的。例如無線電播音，

是摩登的東西，但早晨有和尚唸經，卻不壞；汽車固然是洋貨，坐着去打麻將，卻總比坐綠呢大轎，好半天才到的打得多幾圈。以此類推，防止男女同吸空氣就可以用防毒面具，各背一個箱，將養氣由管子通到自己的鼻孔裏，既免拋頭露面，又兼防空演習，也就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凱末爾將軍治國以前的土耳其女人的面幕，這回可也萬萬比不上。

假使現在有一個英國的斯惠夫德似的人，做一部格利佛游記那樣諷刺的小說，說在二十世紀中，到了一個文明的國度，看見一羣人在燒香拜龍，作法求雨，賞鑒『胖女』，禁殺烏龜；又一羣人在正正經經的研究古代舞法，主張男女分塗，以及女人的腿應該不許其露出。那麼，遠處，或是將來的人，恐怕大抵要以爲這是作者貧嘴薄舌，隨意捏造，以挖苦他所不滿的人們的罷。

然而這的確是事實。倘沒有這樣的事實，大約無論怎樣刻薄的天才作家也想不到的。幻想總不能怎樣的出奇，所以人們看見了有些事，就有叫作『奇怪』這一句話。

(八月十四日)

奇 怪 (二)

白 道

尤墨君先生以教師的資格參加着討論大衆語，那意見是極該看重的。他主張「使中學生練習大衆語，」還舉出「中學生作文最喜用而又最誤用的許多時髦字眼」來，說「最好叫他們不要用，」待他們將來能够辨別時再說，因為是與其「食新不化，何如禁用於先」的。現在摘一點所舉的「時髦字眼」在這里——

共鳴 對象 氣壓 溫度 結晶 澈底 趨勢 理智 現實 下意識
相對性 絕對性 縱剖面 橫剖面 死亡率……（新語林三期）

但是我很奇怪。

那些字眼，幾乎算不得「時髦字眼」了。如「對象」、「現實」等，只要看看書報的

人，就時常遇見，一常見，就會比較而得其意義，恰如孩子懂話，並不依靠文法教科書一樣；何況在學校中，還有教員的指點。至于『溫度』、『結晶』、『縱剖面』、『橫剖面』等，也是科學上的名詞，中學的物理學、礦物學、植物學教科書裏就有，和用于國文上的意義並無不同。現在竟『最誤用』，莫非自己既不思索，教師也未給指點，而且連別的科學也一樣的模胡嗎？

那麼，單是中塗學了大衆語，也不過是一位中學出身的速成大衆，于大衆有什麼用處呢？大衆的需要中學生，是因為他教育程度比較的高，能够給大家開拓知識，增加語彙，能解明的就解明，該新添的就新添；他對於『對象』等等的界說，就先要弄明白，當必要時，有方言可以替代，就譯換，倘沒有，便教給這新名詞，並且說明這意義。如果大衆語既是半路出家，新名詞也還不很明白，這『落伍』可真是『澈底』了。

我想，爲大衆而練習大衆語，倒是不該禁用那些『時髦字眼』的，最要緊的是教給他定義，教師對於中學生，和將來中學生的對於大衆一樣。譬如『縱斷面』和『橫斷面』，解作『直切面』和『橫切面』，就容易懂；倘說就是『橫鋸面』和『直鋸面』，那麼，連

木匠學徒也明白了，無須識字。禁，是不好的，他們中有些人將永遠模糊，『因為中學生不一定個個能升入大學而實現其做文豪或學者的理想的。』

（八月十四日。）

迎神和咬人

越 僑

報載餘姚的某鄉，農民們因為旱荒，迎神求雨，看客有帶帽的，使用刀棒亂打他一通。這是迷信，但是有根據的。漢先儒董仲舒先生就有祈雨法，什麼用寡婦，關城門，烏烟瘴氣，其古怪與道士無異，而未嘗為今儒所訂正。雖在通都大邑，現在也還有天師作法，長官禁屠，鬧得沸反盈天，何嘗惹出一點口舌？至于打帽，那是因為恐怕神看見還很有人悠然自得，不垂哀憐；一面則也憎惡他的不與大家共患難。

迎神，農民們的本意是在救死的——但可惜是迷信，——但除此之外，他們也不知道道別一樣。

報又載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黨員，出而勸阻迎神，被大家一頓打，終于咬斷了喉管，

死掉了。

這是妄信，但是也有根據的。精忠說岳全傳說張俊陷害忠良，終被衆人咬死，人心爲之大快。因此鄉間就向來有一個傳說，謂咬死了人，皇帝必赦，因爲怨恨而至于咬，則被咬者之惡，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不知道法律，但大約民國以前的律文中，恐怕也未必有這樣的規定罷。

咬人，農民們的本意是在逃死的——但可惜是妄信，——但除此之外，他們也不知道別一樣。

想救死，想逃死，適所以自速其死，哀哉！

自從由帝國成爲民國以來，上層的改變是不少了，無教育的農民，卻還未得到一點什麼新的有益的東西，依然是舊日的迷信，舊日的訛傳，在拚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

這回他們要得到『天討』。他們要駭怕，但因爲不解『天討』的緣故，他們也要不平。待到這駭怕和不平忘記了，就只有迷信訛傳剩着，待到下一次水旱災荒的時候，依然

是迎神，咬人。

這悲劇何時完結呢？

附記：

（八月十九日。）

旁邊加上黑點的三句，是印了出來的時候，全被刪去了。是總編輯，還是檢查官的斧削，雖然不得而知，但在自己記得原稿的作者，卻覺得非常有趣。他們的意思，大約是以為鄉下人的意思——雖然是妄信——還不如不給大家知道，要不然，怕會發生流弊，有許多喉管也要危險的。

（八月二十二日。）

看書瑣記(三)

焉于

創作家大抵憎惡批評家的七嘴八舌。

記得有一位詩人說過這樣的話：詩人要做詩，就如植物要開花，因為他非開不可的緣故。如果你摘去喫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錯。

這比喻很美，也彷彿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卻也有錯誤。錯的是詩人究竟不是一株草，還是社會裏的一個人；況且詩集是賣錢的，何嘗可以白摘。一賣錢，這就是商品，買主也有了說好說歹的權利了。

即使真是花罷，倘不是開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處，如果有毒，那是園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的事實，也並不如詩人的空想。

現在可是換了一個說法了，連並非作者，也憎惡了批評家，他們裏有的說道：你這麼會說，那麼，你倒來做一篇試試看！

這真要使批評家抱頭鼠竄。因為批評家兼能創作的人，向來是很少的。

我想，作家和批評家的關係，頗有些像廚司和食客。廚司做出一味食品來，食客就要說話，或是好，或是歹。廚司如果覺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經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挾夙嫌，是否想賴帳。或者他是否廣東人，想喫蛇肉；是否四川人，還要辣椒。於是提出解說或抗議來——自然，一聲不響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對着客人大叫道：『那麼，你去做一碗來給我喫喫看！』那卻未免有些可笑了。

誠然，四五年前，用筆的人以為一做批評家，便可以高踞文壇，所以速成和亂評的也不少，但要矯正這風氣，是須用批評的批評的，只在批評家這名目上，塗上爛泥，並不是好辦法。不過我們的讀書界，是愛平和的多，一見筆戰，便是什麼『文壇的悲觀』呀，『文人相輕』呀，甚至于不問是非，統謂之『互罵』指為『漆黑一團糟』。果然，現在是聽不見說誰是批評家了。但文壇呢，依然如故，不過牠不再露出來。

文藝必須有批評；批評如果不對了，就得用批評來抗爭，這才能够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壇已經乾淨，那所得的結果倒是要相反的。

（八月二十二日。）

『大雪紛飛』

張 沛

人們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張的時候，有時會用一枝粉筆去搽對手的臉，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樣，來襯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結果，卻常常適得其反。

章士釗先生現在是在保障民權了，段政府時代，他還曾經保障文言。他造過一個實例，說倘將『二桃殺三士』用白話寫作『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是多麼的不行。這回李燄生先生反對大衆語文，也贊成『靜珍君之所舉，「大雪紛飛」總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紛紛的下着」來得簡要而有神韻，酌量採用，是不能與提倡文言文相提並論』的。

我也贊成必不得已的時候，大衆語文可以採用文言，白話，甚至于外國話，而且在事

實上，現在也已經在採用。但是，兩位先生代譯的例子，卻是很不對勁的。那時的『士』並非一定是『讀書人』，早經有人指出了；這回的『大雪紛飛』裏，也沒有『一片一片』的意思，這不過特地弄得累墜，掉着要大衆語丟臉的槍花。

白話並非文言的直譯，大衆語也並非文言或白話的直譯。在江浙，倘要說出『大雪紛飛』的意思來，是並不用『大雪一片一片紛紛的下着』的，大抵用『兇』、『猛』或『厲害』來形容這下雪的樣子。倘要『對證古本』，則水滸傳裏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緊』，就是接近現代的大衆語的說法，比『大雪紛飛』多兩個字，但那『神韻』卻好得遠了。

一個人從學校跳到社會的上層，思想和言語，都一步一步的和大眾離開，那當然是『勢所不免』的事。不過他倘不是從小就是公子哥兒，曾經多少和『下等人』有些相關，那麼，回心一想，一定可以記得他們有許多賽過文言文或白話文的好話。如果自造一點醜惡，來證明他的敵對的不行，那只是他從隱蔽之處挖出來的自己的醜惡，不能使大眾羞，只能使大眾笑。大眾雖然智識沒有讀書人的高，但他們對於胡說的人們，卻有一個

『飛粉雪大』

諡法：繡花枕頭。這意義，也許只有鄉下人能懂的了，因為窮人塞在枕頭裏面的，不是鴨絨：是稻草。

（八月二十二日。）

漢字和拉丁化

仲 度

反對大眾語文的人，對主張者得意地命令道：『拿出貨色來看！』一面也有這樣的老實人，毫不問他是誠意，還是尋開心，立刻拚命的來做標本。

由讀書人來提倡大眾語，當然比提倡白話困難。因為提倡白話時，好好壞壞，用的總算是白話，現在提倡大眾語的文章卻大抵不是大眾語。但是，反對者是沒有發命令的權利的。雖是一個殘廢人，倘在主張健康運動，他絕對沒有錯；如果提倡纏足，則即使是天足的壯健的女性，她還是在有意的或無意的害人。美國的水果大王，只為改良一種水果，尚且要費十來年的工夫，何況是問題大得多多的大眾語。倘若就用他的矛去攻他的盾，那麼，反對者該是贊成文言或白話的了，文言有幾千年的歷史，白話有近二十年的歷史，他

也拿出他的『貨色』來給大家看看罷。

但是，我們也不妨自己來試驗，在動向上，就已經有過三篇純用土話的文章，胡繩先生看了之後，卻以為還是非土話所寫的句子來得清楚。其實，只要下一番工夫，是無論用什麼土話寫，都可以懂得的。據我個人的經驗，我們那里的土話，和蘇州很不同，但一部海上花列傳，卻教我『足不出戶』的懂了蘇白。先是不懂，硬着頭皮看下去，參照記事，比較對話，後來就都懂了。自然，很困難。這困難的根，我以為就在漢字。每一個方塊漢字，是都有牠的意義的，現在用牠來照樣的寫土話，有些是仍用本義的，有些卻不過借音，於是我們看下去的時候，就得分析牠那幾個是用義，那幾個是借音，慣了不打緊，開手卻非常喫力了。

例如胡繩先生所舉的例子，說『回到家裏向罷』也許會當作回到什麼狗『窩』裏去，反不如說『回到家裏去』的清楚。那一句的病根就在漢字的『窩』字，實際上，恐怕是不該這麼寫法的。我們那里的鄉下人，也叫『家裏』作 Dwaon，讀書人去抄，也極容易寫成『窩裏』的，但我想，這 Dwaon 其實是『屋下』兩音的拚合，而又訛了一點，決

不能用『窩』字隨便來替代，如果只記下沒有別的意義的音，就什麼誤解也不會有了。

大衆語文的音數比文言和白話繁，如果還是用方塊字來寫，不但費腦力，也很費工夫，連紙墨都不經濟。爲了這方塊的帶病的遺產，我們的最大多數人，已經幾千年做了文盲來殉難了，中國也弄到這模樣，到別國已在人工造雨的時候，我們卻還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還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請漢字來做我們的犧牲了。

現在只還有『書法拉丁化』的一條路。這和大衆語文是分不開的。也還是從讀書人首先試驗起，先介紹過字母、拚法，然後寫文章。開手是像日本文那樣，只留一點名詞之類的漢字，而助詞、感歎詞，後來連形容詞、動詞也都用拉丁拼音寫，那麼，不但順眼，對於瞭解也容易得遠了。至于改作橫行，那是當然的事。

這就是現在馬上來實驗，我以為也並不難。

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爲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爲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馬上回答的。

（八月二十三日。）

「莎士比亞」

苗 荃

嚴復提起過『狹斯丕爾』一提便完；梁啟超說過『莎士比亞』也不見有人注意；田漢譯了這人的一點作品，現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可又有些『莎士比亞』『莎士比亞』起來，不但杜衡先生由他的作品證明了羣衆的盲目，連拜服約翰生博士的教授也來譯馬克斯『牛克斯』的斷片。爲什麼呢？將何爲呢？

而且聽說，連蘇俄也要排演原本莎士比亞劇了。不演還可，一要演，卻就給施蟄存先生看出了『醜態』——

『……蘇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亞」後來是「改編莎士比亞」現在呢，不是要在戲劇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亞」了嗎？（而且還要梅蘭芳去演「貴

「妃醉酒」呢！）這種以政治方策運用之於文學的醜態，豈不令人齒冷！」（現代五卷五期，施蟄存我與文言文。）

蘇俄太遠，演劇季的情形我還不了然，齒的冷暖，暫且聽便罷。但梅蘭芳和一個記者的談話，登在大晚報的火炬上，卻沒有說要去演『貴妃醉酒』。

施先生自己說：『我自有生以來三十年，除幼稚無知的時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貫的……』（同前）這當然非常之好。不過他所『言』的別人的『行』，卻未必一致，或者是偶然也會不一致的，如『貴妃醉酒』便是目前的好例。

其實梅蘭芳還沒有動身，施蟄存先生卻已經指定他要在『無產階級』面前赤膊洗澡。這麼一來，他們豈但『逐漸沾染了資產階級的「餘毒」』而已呢，也要沾染中國的國粹了。他們的文學青年，將來要描寫宮殿的時候，會在『文選與莊子』裏尋『詞彙』也未可料的。

但是，做『貴妃醉酒』固然使施先生『齒冷』，不做一下來湊趣，也使豫言家倒霉。兩面都要不舒服，所以施先生又自己說：『在文藝上，我一向是個孤獨的人，我何敢多撻』

『亞比士莎』

衆怒？（同前）

末一句是客氣話，贊成施先生的其實並不少，要不然，能堂而皇之的在雜誌上發表嗎？——這『孤獨』是很有價值的。

（九月二十日。）

商賈的批評

及 鋒

中國現今沒有好作品，早已使批評家或胡評家不滿，前些時還曾經探究過牠的所以沒有的原因。結果是沒有結果。但還有新解釋。林希雋先生說是因為「作家毀掉了自己，以投機取巧的手腕」去作「雜文」了，所以也害得做不成辛克萊或託爾斯泰（現代九月號）。還有一位希雋先生，卻以為「在這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頭，……作家無形中也就成為商賈了。……爲了獲利較多的報酬起見，便也不得不採用「粗製濫造」的方法，再沒有人殫精竭慮用苦工夫去認真創作了。」（社會月報九月號）

着眼在經濟上，當然可以說是進了一步。但這「殫精竭慮用苦工夫去認真創作」出來的學說，和我們只有常識的見解是很不一樣的。我們向來只以為用資本來獲利的

是商人，所以在出版界，商人是用錢開書店來賺錢的老板。到現在纔知道用文章去賣有限的稿費的也是商人，不過是一種『無形中』的商人。農民省幾斗米去出售，工人用筋力去換錢，教授賣嘴，妓女賣淫，也都是『無形中』的商人。只有買主不是商人，但他的錢一定是用東西換來的，所以也是商人。於是『在這資本主義社會裏頭，』個個都是商人，但可分爲在『無形中』和有形中的兩大類。

用希雋先生自己的定義來斷定他自己，自然是一位『無形中』的商人；如果並不以賣文爲活，因此也無須『粗製濫造，』那麼，怎樣過活呢，一定另外在做買賣，也許竟是有形中的商人了，所以他的見識，無論怎麼看，總逃不脫一個商人見識。

『雜文』很短，就是寫下來的工夫，也決不要寫『和平與戰爭』（這是照林希雋先生的文章抄下來的，原名其實是戰爭與和平）的那麼長久，用力極少，是一點也不錯的。不過也要有一點常識，用一點苦工，要不然，就是『雜文，』也不免更進一步的『粗製濫造，』只剩下笑柄。作品，總是有些缺點的。亞波理奈爾詠孔雀，說牠翹起尾巴，光輝燦爛，但後面的屁股眼也露出來了。所以批評家的指摘是要的，不過批評家這時卻也就翹起

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但爲什麼還要呢，就因爲牠正面還有光輝燦爛的羽毛。不過倘使並非孔雀，僅僅是鵝鴨之流，牠應該想一想翹起尾巴來，露出的只有些什麼！

（九月二十五日。）

中秋二願

白道

前幾天真是『悲喜交集』。剛過了國歷的九一八，就是『夏歷』的『中秋賞月』。還有『海寧觀潮』。因為海寧，就有人來講『乾隆皇帝是海寧陳閣老的兒子』了。這一個滿洲『英明之主』原來竟是中國人掉的包，好不闊氣，而且福氣。不折一兵，不費一矢，單靠生殖機關便革了命，真是絕頂便宜。

中國人是尊家族，尙血統的，但一面又喜歡和不相干的人們去攀親，我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從小以來，什麼『乾隆是從我們漢人的陳家悄悄的抱去的』呀，『我們元朝是征服了歐洲的』呀之類，早聽的耳朵裏起繭了，不料到得現在，紙煙鋪子的選舉中國政界偉人投票，還是列成吉思汗爲其中之一人；開發民智的報章，還在講滿洲的乾隆皇

帝是陳閣老的兒子。

古時候，女人的確去和過番；在演劇裏，也有男人招爲番邦的駙馬，佔了便宜，做得津津有味。就是近事，自然也還有拜俠客做乾爺，給富翁當贅婿，陡了起來的，不過這不能算是體面的事情。男子漢，大丈夫，還當別有所能，別有所志，自恃着智力和另外的體力。要不然，我真怕將來大家又大說一通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孫。

一願：從此不再胡亂和別人去攀親。

但竟有人給文學也攀起親來了，他說女人的才力，會因與男性的肉體關係而受影響，併舉歐洲的幾個女作家，都有文人做情人來作證據。于是又有人來駁他，說這是弗洛伊特說，不可靠。其實這並不是弗洛伊特說，他不至于忘記梭格拉第太太全不懂哲學，託爾斯泰太太不會做文章這些反證的。況且世界文學史上，有多少中國所謂『父子作家』、『夫婦作家』那些『肉麻當有趣』的人物在裏面？因爲文學和梅毒不同，並無黴菌，決不會由性交傳給對手的。至于有『詩人』在釣一個女人，先捧之爲『女詩人』那是一種討好的手段，並非他真傳染給她了詩才。

願 二 秋 中

二願：從此眼光離開臍下三寸。

(九月二十五日。)

考場三醜

黃 棘

古時候，考試八股的時候，有三樣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後來改考策論了，恐怕也還是這樣子。第一樣是『繳白卷』，只寫上題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簡直連題目也不寫。然而這最乾淨，因為別的再沒有什麼枝節了。第二樣是『鈔刊文』，他先已有了倣幸之心，讀熟或帶進些刊本的八股去，倘或題目相合，便即照鈔，想瞞過考官的眼。品行當然比『繳白卷』的差了，但文章大抵是好的，所以也沒有什麼另外的枝節。第三樣，最壞的是瞎寫，不及格不必說，還要從瞎寫的文章裏，給人尋出許多笑話來。人們在茶餘酒後作為談資的，大概是這一種。

『不通』還不在其內，因為即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題目做文章了；況且做文章做

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們對於中國古今文學家，敢保證誰決沒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有些人自以為『通』，那是因為他連『通』『不通』都不了然的緣故。

今年的考官之流，頗在講些中學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實這病源就在于瞎寫。那些題目，是只要能夠鈔刊文，就都及格的。例如問十三經是什麼，文天祥是那朝人，全用不着自己來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于是使文人學士大歎國學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像惟有他們是文林中的碩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但是，鈔刊文可也不容易。假使將那些考官們鎖在考場裏，驟然問他幾條較為陌生的古典，大約即使不瞎寫，也未必不繳白卷的。我說這話，意思並不在輕議已成的文人學士，只以為古典多，記不清不足奇，都記得倒古怪。古書不是很有些曾經後人加過注解的麼？那都是坐在自己的書齋裏，查羣籍，翻類書，窮年累月，這才脫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詳』有錯誤。現在的青年當然是無力指摘牠了，但作證的卻有別人的什麼『補正』在；而且補而又補，正而又正者，也時或有之。

由此看來，如果能鈔刊文，而又敷衍得過去，這人便是現在的大人物；青年學生有一

些錯，不過是常人的本分而已，但竟爲世詬病，我很詫異他們竟沒有人呼冤。

（九月二十五日。）

又是『莎士比亞』

苗 荃

蘇俄將排演原本莎士比亞，可見『醜態』馬克思講過莎士比亞，當然錯誤；梁實秋教授將翻譯莎士比亞，每本大洋一千元；杜衡先生看了莎士比亞，『還再需要一點做人的經驗』了。

我們的文學家杜衡先生，好像先前是因為沒有自己覺得缺少『做人的經驗』，相信羣衆的，但自從看了莎氏的凱撒傳以來，才明白『他們沒有理性，他們沒有明確的利害觀念；他們底感情是完全被幾個煽動家所控制着，所操縱着。』（杜衡：莎劇凱撒傳裏所表現的羣衆，文藝風景創刊號所載。）自然，這是根據『莎劇』的，和杜先生無關，他自說現在也還不能判斷牠對不對，但是，覺得自己『還再需要一點做人的經驗』卻已經

明白無疑了。

這是莎劇凱撒傳裏所表現的羣衆對於杜衡先生的影響。但『杜文莎劇凱撒傳裏所表現的羣衆裏所表現的羣衆』又怎樣呢？和凱撒傳裏所表現的也並不兩樣——

「……這使我們想起在近幾百年來的各次政變中所時常看到的，「鷄來迎鷄，狗來迎狗」式……那些可痛心的情形……人類底進化究竟在那兒呢？抑或我們這個東方古國至今還停滯在二千年前的羅馬所曾經過的文明底階段上呢？」

真的，『發思古之幽情』往往爲了現在。這一比，我就疑心羅馬恐怕也曾有過有理性，有明確的利害觀念，感情並不被幾個煽動家所控制，所操縱的羣衆，但是被驅散，被壓制，被殺戮了。莎士比亞似乎沒有調查，或者沒有想到，但也許是故意抹殺的，他是古時候的人，有這一手並不算什麼玩把戲。

不過經他的貴手一取捨，杜衡先生的名文一發揮，卻實在使我們覺得羣衆永遠將是『鷄來迎鷄，狗來迎狗』的材料，倒還是被迎的有出息；『至於我，老實說，』還竟有些

以爲羣衆之無能與可鄙，遠在『鷄』『狗』之上的『心情』了。自然，這是正因爲愛羣衆，而他們太不爭氣了的緣故——自己雖然還不能判斷，但是，『這位偉大的劇作者是把羣衆這樣看法的』呀，有誰不信，問他去罷！

（十月一日。）

點句的難

張 沛

看了袁中郎全集校勘記，想到了幾句不關重要的話，是：斷句的難。

前清時代，一個塾師能够不查他的祕本，空手點完了四書，在鄉下就要算一位大學者，這似乎有些可笑，但是很有道理的。常買舊書的人，有時會遇到一部書，開首加過句讀，夾些破句，中途卻停了筆：他點不下去了。這樣的書，價錢可以比乾淨的本子便宜，但看起來也真教人不舒服。

標點古書，印了出來，是起于『文學革命』時候的；用標點古文來試驗學生，我記得好像是同時開始于北京大學，這真是惡作劇，使『莘莘學子』鬧出許多笑話來。

這時候，只好一任那些反對白話，或並不反對白話而兼長古文的學者們講風涼話。

然而，學者們也要『技癢』的，有時就自己出手。一出手，可就有些糟了，有幾句點不斷，還有可原，但竟連極平常的句子也點了破句。

古文本來也常常不容易標點，譬如孟子裏有一段，我們大概是這樣讀法的：『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說應該斷為『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的。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則』他的『士』要不然，『其為士』就太鶻突了。但也很難決定究竟是那一面對。

不過倘使是調子有定的詞曲，句子相對的駢文，或並不艱深的明人小品，標點者又是名人學士，還要鬧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裏是白話怎麼壞，古文怎麼好，一動手，對古文就點了破句，而這古文又是他正在竭力表揚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標記麼？說好說壞，又從那里來的？

標點古文真是一種試金石，只消幾點幾圈，就把真顏色顯出來了。

但這事還是不要多談好，再談下去，我怕不久會有更高的議論，說標點是『隨波逐

『荒』的玩意，有損『性靈』，應該排斥的。

(十月二日。)

奇怪(三)

白 蓮

『中國第一流作家』葉靈鳳和穆時英兩位先生編輯的文藝畫報的大廣告，在報上早經看見了。半個多月之後，才在店頭看見這『畫報』。既然是『畫報』看的人就自然也存着看『畫報』的心，首先來看『畫』。

不看還好，一看，可就奇怪了。

戴平萬先生的瀋陽之旅裏，有三幅插圖有些像日本人的手筆，記了一記，哦，原來是日本雜誌店裏，曾經見過的在戰爭版畫集裏的料治朝鳴的木刻，是為紀念他們在奉天的戰勝而作的，日本紀念他對中國的戰勝的作品，卻就是被戰勝國的作者的作品的插圖——奇怪一。

再翻下去是穆時英先生的墨綠衫的小姐裏，有三幅插畫有些像麥綏萊勒的手筆，黑白分明，我曾從良友公司翻印的四本小書裏記得了他的作法，而這回的木刻上的署名，也明明是FM兩個字。莫非我們『中國第一流作家』的這作品，是豫先翻成法文，託麥綏萊勒刻了插畫來的嗎？——奇怪二。

這回是文字，世界文壇瞭望台了。開頭就說，『法國的龔果爾獎金，去年出人意外地（白注：可恨！）頒給了一部以中國作題材的小說人的命運，牠的作者是安得烈馬爾路』但是，『或者由於立場的關係，這書在文字上總是受着讚美，而在內容上卻一致的被一般報紙評論攻擊，好像惋惜像馬爾路這樣才幹的作家，何必也將文藝當作了宣傳的工具』云。這樣一『瞭望』，『好像』法國的為龔果爾獎金審查文學作品的人的『立場』，乃是贊成『將文藝當作了宣傳工具』的了——奇怪三。

不過也許這只是我自己的『少見多怪』，別人倒並不如此的。先前的『見怪者』，說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現在的『怪』卻早已聲明着，叫你『見莫怪』了。開卷就有編者隨筆在——

「祇是每期供給一點並不怎樣沉重的文字和圖畫，使對於文藝有興趣的讀者能醒一醒被其他嚴重的問題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顏一笑，祇是如此而已。」

原來『中國第一流作家』的玩着先前活剝『琵琶詞侶』今年生吞麥綏萊勒的小玩藝，是在大才小用，不過要給人『醒一醒被其他嚴重的問題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顏一笑。』如果再從這醒眼的『文藝畫』上又發生了問題，雖然並不『嚴重』不是究竟也辜負了兩位『中國第一流作家』獻技的苦心嗎？

那麼，我也來『破顏一笑』吧——
哈！

(十月二十五日。)

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上)

張 沛

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傳統。辛亥革命後，伶人的品格提高了，這崇拜也乾淨起來。先只有譚叫天在劇壇上稱雄，都說他技藝好，但恐怕也還夾着一點勢利，因為他是「老佛爺」——慈禧太后賞識過的。雖然沒有人給他宣傳，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聲，卻也沒有人來爲他編劇本。我想，這不來，是帶着幾分「不敢」的。

後來有名的梅蘭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蘭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寵兒，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奪取民間的東西的，將竹枝詞改成文言，將「小家碧玉」作爲姨太太，但一沾着他們的手，這東西也就跟着他們滅亡。他們將他從俗衆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來。教他用多數人聽不懂的話，緩緩的「天

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戲的，這時卻成了戲爲他而做，凡有新編的劇本，都只爲了梅蘭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蘭芳。雅是雅了，但多數人看不懂，不要看，還覺得自己不配看了。

士大夫們也在日見其消沉，梅蘭芳近來頗有些冷落。

因爲他是旦角，年紀一大，勢必至于冷落的嗎？不是的，老十三旦七十歲了，一登臺，滿座還是喝采。爲什麼呢？就因爲他沒有被士大夫據爲己有，罩進玻璃罩。

名聲的起滅，也如光的起滅一樣，起的時候，從近到遠，滅的時候，遠處倒還留着餘光。梅蘭芳的遊日，游美，其實已不是光的發揚，而是光在中國的收斂。他竟沒有想到從玻璃罩裏跳出，所以這樣的搬出去，還是這樣的搬回來。

他未經士大夫幫忙時候所做的戲，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骯髒，但是潑刺，有生氣。待到化爲『天女』，高貴了，然而從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憐。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數人是倒不如看一個漂亮活動的村女的，她和我們相近。

然而梅蘭芳對記者說，還要將別的劇本改得雅一些。

(十一月一日。)

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下)

張 沛

而且梅蘭芳還要到蘇聯去。

議論紛紛。我們的大畫家徐悲鴻教授也曾到墨斯科去畫過松樹——也許是馬，我記不真切了——國內就沒有談得這麼起勁。這就可見梅蘭芳博士之在藝術界，確是超人一等的了。

而且累得現代的編輯室裏也緊張起來。首座編輯施蟄存先生曰：『而且還要梅蘭芳去演「貴妃醉酒」呢！』（現代五卷五期。）要這麼大叫，可見不平之極了，倘不豫先知道性別，是會令人疑心生了臟躁症的。次座編輯杜衡先生曰：『劇本鑒定的工作完畢，則不妨選幾個最前進的戲先到莫斯科去宣傳為梅蘭芳先生「轉變」後的個人的創』

作……因爲照例，到蘇聯去的藝術家，是無論如何應該事先表示一點「轉變」的。」（文藝畫報創刊號。）這可冷靜得多了，一看就知道他手段高妙，足使齊如山先生自愧弗及，趕緊來請幫忙——幫忙的幫忙。

但梅蘭芳先生卻正在說中國戲是象徵主義，劇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實倒是爲藝術而藝術，他也是一位「第三種人」。

那麼，他是不會「表示一點「轉變」的，」目前還太早一點。他也許用別一個筆名，做一篇劇本，描寫一個知識階級，總是專爲藝術，總是不問俗事，但到末了，他卻究竟還在革命這一方面。這就活動得多了，不到末了，花呀光呀，倘到末了，做這篇東西的也就是我呀，那就不就在革命這一方面了嗎？

但我不知道梅蘭芳博士可會自己做了文章，卻用別一個筆名，來稱讚自己的做戲；或者虛設一社，出些什麼「戲劇年鑑」，親自作序，說自己是劇界的名人，倘使沒有，那可是不會玩這一手的。

倘不會玩，那可真要使杜衡先生失望，要他「再亮些」了。

還是帶住罷倘再『略論』下去我也要防梅先生會說因為被批評家亂罵害得他演不出好戲來。

(十一月一日。)

罵殺與捧殺

阿法

現在有些不滿于文學批評的，總說近幾年的所謂批評，不外乎捧與罵。

其實所謂捧與罵者，不過是將稱讚與攻擊，換了兩個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爲英雄，說娼婦是娼婦，表面上雖像捧與罵，實則說得剛剛合式，不能責備批評家的。批評家的錯處，是在亂罵與亂捧，例如說英雄是娼婦，舉娼婦爲英雄。

批評的失了威力，由于『亂』，甚而至于『亂』到和事實相反，這底細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時也就相反了。所以現在被罵殺的少，被捧殺的卻多。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學史上，是自有他們的價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羣學者們捧了出來，頌揚，標點，印刷，『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借得他一榻胡塗，正如在中郎臉上，畫上花臉，卻指給

大家看，嘖嘖讚歎道：『看哪，這多麼「性靈」呀！』對於中郎的本質，自然是並無關係的，但在未經別人將花臉洗清之前，這『中郎』總不免招人好笑，大觸其霉頭。

人近而事古的，我記起了泰戈爾。他到中國來了，開壇講演，人給他擺出一張琴，燒上一爐香，左有林長民，右有徐志摩，各各頭戴印度帽。徐詩人開始介紹了：『唵！噯哩咕嚕，白雲清風，銀磬……噹！』說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樣，于是我們的地上的青年們失望，離開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離開呢？但我今年看見他論蘇聯的文章，自己聲明道：『我是一個英國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約他到中國來的時候，決不至于還胡塗，如果我們的詩人諸公不將他製成一個活神仙，青年們對於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現在可是老大的晦氣。

以學者或詩人的招牌，來批評或介紹一個作者，開初是很能夠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這作者的真相的時候，卻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誠懇，或學識的不夠了。然而如果沒有旁人來指明真相呢，這作家就從此被捧殺，不知道要多少年後纔翻身。

（十一月十九日。）

讀書忌

焉 于

記得中國的醫書中，常常記載着『食忌』就是說，某兩種食物同食，是于人有害，或者足以殺人的，例如葱與蜜，蟹與柿子，落花生與王瓜之類。但是否真實，卻無從知道，因為我從未聽見有人實驗過。

讀書也有『忌』不過與『食忌』稍不同。這就是某一類書決不能和某一類書同看，否則兩者中之一必被尅殺，或者至少使讀者反而發生憤怒。例如現在正在盛行提倡的明人小品，有些篇的確是空靈的。枕邊廁上，車裏舟中，這真是一種極好的消遣品。然而先要讀者的心裏空空洞洞，混混茫茫。假如曾經看過明季稗史，痛史，或者明末遺民的著作，那結果可就不同了，這兩者一定要打起仗來，非打殺其一不止。我自以為因此很了解

了那些憎惡明人小品的論者的心情。

這幾天偶然看見一部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其中有一篇戊申（即清康熙八年）八月做的自代北入京記。他的文筆，豈在中郎之下呢？可是很有些地方是極有重量的，抄幾句在這里——

「……沿河行，或渡或否。往往見西夷氍帳，高低不一，所謂穹廬連屬，如岡如阜者。男婦皆蒙古語；有賣乾濕酪者，羊馬者，鼈皮者，臥兩駱駝中者，坐奚車者，不鞍而騎者，三兩而行，被戒衣，或紅或黃，持小鐵輪，念「金剛穢咒」者。其首頂一柳筐，以盛馬糞及木炭者，則皆中華女子。皆盤頭跣足，垢面，反被毛襖。人與牛羊相枕籍，腥臊之氣，百餘里不絕……」

我想，如果看過這樣的文章，想像過這樣的情景，又沒有完全忘記，那麼，雖是中郎的廣莊或瓶史，也斷不能洗清積憤的，而且還要增加憤怒。因為這實在比中郎時代的他們互相標榜還要壞，他們還沒有經歷過揚州十日，嘉定三屠！

明人小品，好的；語錄體也不壞，但我看明季稗史之類和明末遺民的作品卻實在還

要好現在也正到了標點，翻印的時候了：給大家來清醒一下。

（十一月二十五日。）

魯迅全集

第五卷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月初版
編纂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三版

總經售兼印刷者：作 家 書 屋

上海中正中路六一〇號

封
底